武俠世界

一笑鬼神驚（江湖奇俠列傳）　龍乘風・著

爲了探求一對刀劍的秘密，武林中掀起軒然巨波，處處爲之風聲鶴唳，更從而翻開武林史上駭人聽聞的一頁。本故事人物刻劃精采，激戰場面尤爲驚心動魄，絕無冷場，是一篇奇峯迭出，保証令你手不釋卷之超級鉅著。

由32期起增加篇幅十六大頁
全面革新・名家助陣加盟

$4.00

第24年
33
革新號

編者話

久已膾炙讀者閱讀興趣，撰寫雪刀浪子故事的青年作家龍乘風君今期有巨著刊出。龍君在本刊所撰之巨型小說，不但文筆精簡流暢，題材構思、人物個性塑型也別具一流手法，是期刊出的江湖奇俠列傳「一笑鬼神驚」也不例外，精彩非常，故事中描述武林中的奇俠，爲了探討一對刀劍的隱秘，掀起一連串軒然巨波，殺伐處處，風聲鶴唳，後來更由於此一段秘辛，翻開了武林史上駭人聽聞的一頁……。欲知其詳，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三頁。

秦紅的中篇「千劍照紅顏」今期情節發展高潮迭起，棋王與棋后的一段恩怨事蹟實在耐人尋味，趙池、師抱眞和仇元凱當然脫不了關係。王烈告之了百里映紅眞正身世後所面臨際遇也匪夷所思，欲知故事的總交代，請千萬不要錯過下期的大結局。

＊＊　　＊＊　　＊＊

本刊逐期不斷加料，每期刊出必屬佳作。下期巨型小說是雙鷹故事「青冥錢」，是一篇陰森詭異、恐怖懸疑的巨構。側聞雙鷹神捕退隱在即，作者西門丁定必竭盡心智以酬讀者厚愛，屆時敬請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一笑鬼神驚（江湖奇俠列傳）
爲了探求一對刀劍的秘密，武林中人物風起雲湧，殺伐之聲，此起彼伏……本故事人物刻劃精彩，激戰連場，驚心動魄，先睹爲快…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追魂血印（精選短篇奇情小說）
要當奇男　克服萬難……馬千里4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屠　龍（沈勝衣傳奇故事）◀三▶
擄走查捕頭　謀奪花名册……黃　鷹51

磨劍江湖（俠義傳奇小說）
羣雄無首　丐幫內鬨……西門丁59

名　人（千門奇俠故事）◀二▶
命案發生　奇俠受嫌……馬　雲68

萬里飛虹（俠情中篇故事）
習熟八陣圖　入洞獲靈丹……高　皐77

勇闖鬼門關（現代遊俠傳奇故事）◀二▶
雙面佳人　連環妙計……龍　驥85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中篇）
妻女困囹圄　棋王苦思索……秦　紅95

神弓·寶斧·歸元劍（俠義中篇連載）
洞天福地　變作鬥場……隆中客10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長　劍　篇（武俠長篇連載）
邂逅瘋華陀　靈藥贈少俠……蕭　逸111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絕技騙魔王　直搗百花閣……秦　紅121

科技世界·日新月異

油井爆炸（科技珍聞）……金一翼10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1.12.

第24年
第33期
（總號121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金星劍與銀月刀

北風凜冽，街上行人稀少，只有一個寂寞的流浪漢，推着一輛木頭車子，緩緩地穿過旺丁大街，來到了金玉樓氣派恢宏的金漆牌匾下。

雖然今天旺丁街冷冷清清，一點也不旺，但在金玉樓裏，氣氛就完全兩樣了，只要一踏入此樓，你甚至會忘了現在是嚴寒的冬天。

幾乎每一個剛踏入金玉樓的人，都會面露愉快的神色，因爲這裏實在是太溫暖了。

在這裏，可是酒佳餚精，招呼一流，無論老饕們想吃甚麽，金玉樓的大厨子都不會讓他們失望。

只聽得樓中喧鬧無比，猜拳行令之聲不絕於耳。

但那流浪漢却冷清清地，獨自坐在西北一隅，而那輛木頭車，却放在門外。

沒有人理會這流浪漢，也沒有人去看那輛木頭車一眼。

唯一上前搭腔的，就只有一個心地善良，給別人欺負慣了的小伙計，他叫阿白，但並不姓白，而是臉皮白白淨淨，所以才給人叫做阿白。

「大爺，外面好冷，要暖暖身子，先來半斤燒刀子怎樣？」

阿白心腸極好，從這兩句說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燒刀子是金玉樓裏最便宜的一種酒，有錢的大爺根本不會喝。

但阿白看這流浪漢的模樣，就知道他一定不會是個有錢人，金玉樓當然不乏陳年佳釀，但價錢却是貴得驚人，阿白向這流浪漢推薦燒刀子，絕不是「狗眼看人低」，而是全然出於一番好意。

那流浪漢面上沒有甚麽表情，只是漫不經心的點了點頭。

阿白又看了他幾眼，越看越覺得他是個窮之又窮的窮漢，本想告訴他在這條大街後面，還有另一間小酒館，那裏的酒菜價錢，比這裏最少便宜了一大半，在那裏吃喝，是儉儉不少了。

但是他這些說話，最後還是吞回肚子裏。

他在想：「也許他看來寒酸，其實却是禾桿堆裏藏珍珠哩！」

但再看兩眼，又覺得看來看去也不像，倒不如做做好心，讓他吃喝都儘量省錢，免得結賬的時候肉痛死了。

阿白很快就勺了半斤燒刀子過來。

流浪漢捧起酒壺，仰首便喝。

他喝得很快，半斤燒刀子，一口氣就已全都灌進肚子裏，阿白看見，不禁眉頭一皺，心想：「像你這般喝法，要多少個半斤才能够癮？」

流浪漢喝完這半斤酒後，把錫酒壺揑扁了，道：「這酒不錯，最少比喝血還要好。」

阿白一楞，陪笑道：「這裏沒有人喝血。」

「誰說沒有？」流浪忽然吊着嗓子，大聲道：「這裏有不少豺狼虎豹，喝的儘是人血，吃的全是民脂民膏，善良百姓的肉！」

阿白吃了一驚，忙道：「你少說這種話好不好，你一定是醉了……」

他還沒有說完，背上衣衫已給一隻蒲扇般的大手抓住，只聽一人厲笑着道：「阿白，這裏沒有你的事，給大爺遠遠滾開去！」

阿白回頭一望，不禁連臉都灰了，把他揪着的，是個又高又肥，有如一座鐵塔般的黃衣大漢，這大漢叫褚震天，外號「天崩地裂開山手」，他這雙大手若是稍爲用點勁力，休說是區區阿白，就算是幾百斤重的大蟲，也得頭爆頸折而死。

在這座城鎮裏，褚震天可說是最可怕的人物之一。

他叫阿白「遠遠滾開去」，阿白當然不敢違命。

但阿白才連跑帶跌的走了幾步，另一隻手却又把他抓了回去。

阿白臉色再變，回頭一望，這次把自己抓住的却是那個看來已經有點醉的流浪漢。

「啊呀，求你行行好，別再纏着小的好不好，難道你沒聽見褚大爺怎樣囑咐小的嗎？」阿白苦着臉，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

流浪漢咳嗽着，道：「我沒聽見有人囑咐你甚麽，只是聽見有隻野狗在狂吠而已。」

褚震天倏地怪吼起來，他一拍桌面，一張用上好楠木製成的桌子，立刻唏哩嘩啦的四分五裂，變成了一堆廢物。

「小子，你竟敢消遣大爺，準是他媽的活得不耐煩了！」褚震天是惡慣了的兇徒，這口氣當然聽不下去，初時，他還只打算把這流浪漢的舌頭拔了出來，然後再折斷他一手一脚，就把他趕出金玉樓，但現在，他却要把這人生吞活剝，然後把殘骸拿去雪嶺餵狗，方始洩得心頭之恨。

阿白看見褚震天這副兇狠的模樣，不禁連腿都軟了。

他想跑開去，但兩條腿却硬直直的釘在那裏，連動也動不了。

褚震天一掌拍碎桌子，接着就向流浪漢撲了過去。

他氣力驚人，橫練一身外家功夫，這麽一撲一撞，簡直比森林裏竄出來的野豬還更厲害。

但那流浪漢一點也不害怕　等到褚震天撲過來的時候，突然微微一笑，道：「看蟲！」

江湖奇俠列傳

一笑驚鬼神

文圖・龍乘風・可飛

阿白一呆。

在這緊張關頭，正是逃命也嫌來不及，還說甚麼「看蟲」？這是甚麼玩意？

他不明白，褚震天也不明白。

這時候，褚震天正以雙掌齊飛的姿態，向流浪漢撲擊過去，在他想像中，這兩掌只要其中一掌打着這可惡的傢伙，這人勢非氣絕身亡不可。

只聽得「叭！叭！」兩聲，褚震天的兩隻巨掌已先後拍在流浪漢的胸膛上。

褚震天面上露出了殘酷的笑意，心想：「你現在可後悔了罷？只是已經他媽的太遲了……」

孰料心念未已，他這對手掌竟然拍得出去，收不回來。

原來當他這兩掌先後拍在這流浪漢胸膛上的時候，流浪漢的胸肌突然向內收縮，這也還罷了，居然還有一股極強大的吸力，把褚震天的兩隻手掌吸吮着，任憑褚震天怎樣使勁，也抽不出來。

褚震天臉色大變，冷汗已如黃豆般滾滾淌下，不由失聲叫道：「你是……是甚麼妖怪？」

流浪漢冷冷一笑，道：「你敢罵我是妖怪？」

褚震天又驚又怒：「放開我的手！」

他這句話剛說完，流浪漢胸膛上的吸力倏地消失，褚震天猝然不防，身子立刻蹌踉地向後飛退開去。

又是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這鐵塔般的巨漢最少撞跌了八九張桌椅，眼看就要撞出街外，却有一隻鳥爪般枯瘦的小手，輕輕把他的身軀扶住。

若非親眼目睹，眞令人難以相信，這一隻又瘦又小的手，竟然能遏制得住這股強勁的衝力，把褚震天狼狽的跌勢停止下來。

褚震天驚魂甫定，已是面無人色。

但他隨即又怪叫了起來：「這……這是甚麼東西？」

只見一條色澤金黃，全身毛茸茸的怪蟲，已附在他的右臂上，似是不斷的在吸吮着臂上鮮血。

褚震天用力揮動右臂，但那條金色毛蟲却吸吮得極是牢固，任憑他怎樣揮動，也是揮之不去。

褚震天正要用左手把毛蟲趕開，背後一把蒼老的聲音立時喝止：「別去趕牠，這是北邙山的『毒金子』，只可以毒攻毒，牠一離開肌肉，毒力見風即行擴散，那時候誰也救不了你！」

褚震天一聽見「毒金子」這三個字，差點沒給嚇出一泡尿來。

這是一種劇毒之物，連北天山的「雪底五色毒蝎」也鬥牠不過，聽說半年前峨嵋派俗家第一高手「青雲劍客」岳不羣，就是給這種毒蟲叮了一口，終於全身潰爛身亡的。

褚震天雖然自負不凡，但若跟岳不羣這等絕世高手相比，那可是萬萬比不上。

連岳不羣尚且難免死在「毒金子」毒力之下，這也就難怪褚震天從心底裏顫抖出來了。

這時候，阿白也是大感詫異，他怎樣也想不到，兩人一交手，吃了大虧的居然是兇神惡煞般的「天崩地裂開山手」褚大爺。

很明顯地，褚震天已經敗了，而且還敗得一敗塗地，連跟別人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沒有。

但阿白仍然不免爲流浪漢担心，因爲褚震天雖然敗陣，但他的背後，還有一個青衣老人。

這青衣老人身材遠遠不如褚震天，甚至連流浪漢也比不上，但阿白却曾經親眼看見，這老人在金玉樓外，連殺十九名武林高手。

那已是兩年前的事了，說來也眞晦氣，那一天，恰好正是大年初一，金玉樓也沒有營業，但阿白却在這大年初一的早上，看見了一幕驚心動魄的流血大屠殺。

十九個身懷利刃的漢子，向這青衣老人展開圍攻，他們每一個人都正值壯年，人人身手不凡，那時候，阿白以爲這青衣老人一定難逃刼數了。

誰知道激戰下來，却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十九個漢子，雖然人人奮勇作戰，而且又人多勢衆，但不知如何，在半個時辰之內，他們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而那青衣老人，却連衣角也沒有給弄破。

阿白還記得，青衣老人的手裏根本就沒有甚麼武器，只是拿着一根樹枝而已。

但阿白却不知道，在高手的手中，一根樹枝已是可怕的殺人武器。

當然，這種高手，世間上恐怕還找不出十個，然而，這青衣老人居然就是其中之一。

那十九個漢子是甚麼人，阿白直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他只知道，血戰後不久，就有一個鐵塔般的巨人，駕駛着一輛用四匹健馬拖着的大車來到這裏，然後又迅速地把十九具屍體運走。

自此之後，這裏再也沒有血戰。

而那巨人，也在這城鎮上買下了一幢巨宅，成爲了這地方上的第一號人物。

他就是褚震天！

至於那青衣老人，阿白再也沒有見過他出現，想不到這時候，他忽然又來了。

× × ×

喧闐的金玉樓已不再喧闐，胆小的顧客已紛紛離座，剩下來胆子較大一點的，也退開一旁，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甚至不敢說半句話。

說話的只有兩個人。

只聽得青衣老人乾笑兩聲，抱拳道：「這位兄台神功蓋世，老兒欽佩得緊，未知尊駕是那一路的好漢？」

流浪漢淡漠地一笑，道：「在下姓葛，葛人龍便是區區賤名。」

「葛人龍，這名字很好！」青衣老人乾笑着，道：「尊駕名字好，武功更好，老兒佩服！佩服！」

葛人龍冷冷道：「沈先生，你是武林前輩，怎麼對我這武林後學，一開口就是欽佩得緊，再說兩句又是佩服，佩服？」

青衣老人「哦」一聲：「你知道老兒姓沈？」

葛人龍：「無形劍叟沈二先生之名，在下早已聽聞多時。」

沈二先生嘿嘿一笑：「你果然是衝着沈某而來，有甚麼說話，請說好了。」

葛人龍問道：「兩年前，正義門十九位弟兄，曾到此處，沈先生大概不會忘記罷？」

沈二先生道：「老兒記性雖不大好，這件事倒還沒有忘記。」

葛人龍目注着他，冷冷道：「你殺了他們？」

沈二先生直認不諱，道：「是的，一個也沒有倖免。」

葛人龍道：「十二年來，正義門有多少弟子死在你們無形幫的手下？」

沈二先生搖搖頭，道：「這倒記不起來了，大概最少有百餘人罷？」

葛人龍嘆息一聲，道：「這不嫌太過份嗎？」

沈二先生望着他，半晌才道：「你也是正義門的人？」

葛人龍搖搖頭，道：「不是。」

沈二先生彷彿鬆一口氣，道：「老兒也知道你不是正義門的人。」

葛人龍道：「爲甚麼？」

沈二先生說道：「正義門近年來人材凋零，就算是掌門唐復，也沒有你這等功力。」

葛人龍道：「唐復是條好漢。」

沈二先生道：「葛兄與唐掌門可有淵源嗎？」

葛人龍道：「唐掌門娶了我姐姐。」

沈二先生乾咳一聲，道：「這樣說來，你是唐復的親戚了。」

葛人龍道：「是的。」

沈二先生道：「本幫與正義門結怨的由來，你知道多少？」

葛人龍說道：「在下正想向沈先生請教。」

沈二先生嘆了口氣：「這件事，說來實在話長，但這裏可不是談話之所……」

葛人龍道：「只要沈先生願意細說從前恩怨，就算天涯海角在下也願跟隨。」

沈二先生微微一笑，說道：「那也不必到天涯海角，咱們就到城外慢慢再說好了。」

× × ×

城外有積雪，雪雖不深，但這裏和溫暖的金玉樓相比，却有如從被窩裏掉進了千年冰窖。

葛人龍跟隨着沈二先生來到了一座破廟裏，而褚震天却在廟外站着。

他給「毒金子」纏住了一臂，雖然又驚又怒，但却是無可奈何，只好跟隨着沈二先生和葛人龍，希望可得到解救之法。

沈二先生也不再提起「毒金子」的事，似乎已忘掉了褚震天這個人。

葛人龍仍然推着那輛木頭車，只見車裏載着一大堆物事，但上面却用厚厚的棉被遮蓋着，根本無法看見裏面的是甚麼東西。

沈二先生也沒有問，甚至連看也不看一眼。

在破廟裏，總算可以抵擋住外面寒冷的北風，當然，跟金玉樓相比，仍然是有天壤之別。

兩人沉默了片刻，沈二先生首先說道：「無形幫的幫主是誰，你可知道？」

葛人龍道：「是沈先生嗎？」

沈二先生道：「不錯是沈先生，但却不是老兒，而是老兒的兄長沈大先生。」

葛人龍道：「不管是沈大先生還是沈二先生，總之無形幫的幫主姓沈，這是絕對不會有錯的。」

沈二先生道：「沈幫主雖然是老兒的兄長，但他却和老兒不同，他是個老實人，而且不喜歡動刀動槍，動輒殺人。」

葛人龍道：「沈大先生不嗜殺，這一點在下也曾聽說過，但他的手下，包括尊駕在內，却幾乎全是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人物。」

沈二先生嘆息一聲，道：「老兒承認，本幫弟子經常殺人，但却絕對不是隨便濫殺無辜，咱們每殺一人，都必定有着極充份的理由。」

葛人龍冷冷一笑，道：「兩年前你一口氣殺了正義門十九個弟子，也是很有理由了？」

沈二先生面不改容，道：「這個自然，試想，老兒只是一個人，而他們却用十九件利刃向老兒襲擊，老兒若不還手，豈非白白送掉一條老命嗎？」

葛人龍道：「但他們根本不是你的對手，那只是秦無悔一時衝動，擅自帶領十八弟子所發動的愚蠢行爲。」

沈二先生道：「他們是愚蠢還是精明，老兒可不知道，老兒只知道，我若不殺他們，這十九個人就會把老兒砍成肉醬，葛兄，易地而處，難道你會伸頭就刃，白白給這羣兇徒砍掉自己的腦袋嗎？」

葛人龍眉頭一皺，說道：「但這却使無形幫與正義門的仇恨，越來越不可化解了。」

沈二先生道：「那也不是一定的，只要唐復聰明一點，把銀月刀交出來，老兒敢保證，兩派從此天下太平，再也不會有甚麼仇殺的事情出現。」

葛人龍道：「可是唐復却是個笨人，他是寧願玉碎珠沉，也不會把銀月刀雙手奉送出來的。」

沈二先生嘆了口氣：「那可沒辦法了，老兒雖然不會怎樣，但幫主却誓取銀月刀而後甘心。」

葛人龍道：「你不是說，沈大先生不喜歡動刀動槍，動輒殺人嗎？」

沈二先生道：「他的確絕少動手殺人，但他決定了要做的事，却是誰也無法讓他改變主意的。」

葛人龍道：「而且，雖然他不動手殺人，但却可以下命令，讓無形幫的手下個個大開殺戒，直至把正義門的人全部殺掉爲止。」

沈二先生說道：「葛兄未免是太言重了。」

葛人龍道：「這是事實，我可沒有偏幫任何一方，比方說，無形幫要正義門把銀月刀交出來，爲甚麼無形幫又不可以把金星劍送給正義門？」

沈二先生道：「本幫幫主也曾建議，大家共同拿出金星劍及銀月刀，一起共襄大事。」

葛人龍道：「傳說中的金銀寶庫，難道是眞的？」

沈二先生道：「是眞是假，老兒不敢妄自猜測，但最少會有這種可能性。」

葛人龍道：「唐掌門始終不肯答應沈

主？」

沈二先生道：「他若肯答應，也不會弄得滿城風雨了。」

葛人龍嘆了口氣，道：「但這樣繼續下去，對兩派都非常不利。」

沈二先生道：「葛兄，你可有甚麼辦法？」

葛人龍却道：「魯東大飢荒，每天都餓死好幾百人。」

沈二先生一怔：「大飢荒跟這件事有甚麼關係。」

葛人龍道：「當然有關係，這十二年來，無形幫與正義門相持不下，就是爲了這個寶庫，誰都不甘心讓對方得到這寶藏，所以，照我的見解，倒不如大家都不要，索性把寶庫裏的奇珍異寶，全都用來賑災，這才是最兩全其美的方法。」

沈二先生聽得呆住，良久才乾笑兩聲，點頭道：「這方法不錯是很好的，但只怕唐掌門不會答應。」

葛人龍道：「這一點沈先生不用担心，唐掌門已答應了這件事，而且交由在下全權辦理。」

沈二先生又是一怔：「眞有這麼一回事？」

葛人龍道：「如有半字虛言，五雷轟頂，天誅地滅。」

沈二先生捋鬚一笑，道：「葛兄既然這樣說，老兒自然是信得過的，但那銀月刀仍在唐掌門手上，他這份誠意，却是難免令人懷疑。」

葛人龍搖搖頭，道：「這也不必懷疑，銀月刀已不在他手裏。」

沈二先生雙眉一蹙：「難道銀月刀已在葛兄手上嗎？」

葛人龍點點頭，道：「不錯，唐掌門已把銀月刀交由在下保管，就只欠一柄金星劍而已。」

沈二先生沉吟半晌，又望定了葛人龍，道：「茲事體大，請恕老兒無法擅自作主，但那銀月刀，老兒倒想一開眼界。」

葛人龍微微一笑，道：「這一點不成問題。」

說着，從木頭車裏拉開一張棉被，裏面赫然放着一把銀柄銀鞘的寶刀。

刀未出鞘，已是寒氣逼人。

這柄刀呈彎狀，就像是一彎新月。

沈二先生看得連嘴巴也合不攏了，他怎樣也想不到，無形幫千方百計要奪取到手的銀月刀，竟然會像是垃圾一般被放在這輛殘舊的木頭車上。

葛人龍緩緩地把刀抽出。

刀鋒甫現，光華倏然暴射，沈二先生差點連眼睛也睜不開來。

這不是銀月刀又是甚麼？

沈二先生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顫聲道：「果然是天下無雙的銀月刀！」

葛人龍道：「刀就在這裏，沈先生現在可以回去跟幫主慢慢商量了。」

沈二先生忽然乾笑兩聲，怪着嗓子道：「葛兄，象齒焚身，你帶着這柄刀在身上，只怕對你大有害處，老兒認爲，你還是不要逞英雄了。」

葛人龍面不改容，只是淡淡道：「沈先生此言，是何用心？」

沈二先生道：「你說的方法，老兒也很贊成，相信幫主也不會反對，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倘若把寶藏裏的財富去賑災，那是最好不過的，但你帶着這柄刀，却是極不安全，萬一給歹人搶走了，這樁大善事咱們就欲幹無從了……」

葛人龍淡淡道：「沈先生之意，在下已很明白，是不是在下把這柄銀月刀交給你老人家，那就很穩當呢？」

沈二先生點頭不迭，道：「這個自然，老兒在這地方上，總算有點人面權勢，刀在老兒手裏，那是萬無一失的。」

葛人龍點點頭，道：「沈先生說得對，這柄刀若在你老人家手裏，那必定會是萬無一失的了，但只怕在下想取回此刀的時候，也同樣比登天還難。」

沈二先生呵呵一笑，道：「葛兄眞會說笑，江湖上的朋友，誰不知道沈二言出九鼎，正是金漆招牌，童叟無欺，老兒敢保證，這柄刀絕不會落在別人手上，而這樁大善事，也勢必水到渠成，而正義門與無形幫的仇怨，也從今日起一筆勾銷，化干戈爲玉帛。」

葛人龍也呵呵一笑，道：「好一句金漆招牌，童叟無欺，倒不知道四十年前，野豬林外佳記客棧的大掌櫃是誰？怎麼有人會在半夜深更裏忽然給機關床送進地牢裏，然後一刀一個，銀子固然丟了，命也丟了，還要給造成人肉包子，當做羊肉炊給別的顧客塡肚子？」

葛人龍越往下說，沈二先生的臉龐也就越是難看，到最後，一張老臉簡直已變成了灰黑之色。

葛人龍瞧着沈二先生，冷冷道：「這就叫做金漆招牌，童叟無欺嗎？」

沈二先生的眼睛已收縮成兩道狹縫般，冷厲殺氣却從這兩道狹縫裏暴射出來。

「小子，你今年幾歲了？」沈二先生不再叫「葛兄」，聲音也冷酷得可怕。

葛人龍悠然一笑，道：「在下三十二歲，還沒有成親。」

沈二先生道：「你才三十二歲，又怎知道四十年前的事？」

葛人龍道：「這就是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沈二先生沉聲道：「老兒要聽老實說話，這些事，是誰告訴你的？」

葛人龍道：「在下的恩師。」

沈二先生倏地臉色一變：「是『九尾飛龍』東方雪？」

葛人龍道：「正是。」

沈二先生冷冷道：「哦！原來東方老兒的弟子出道江湖了，難怪如此神氣。」

葛人龍道：「在下一事無成，只是渾渾噩噩的打發日子，又怎會神氣？」

沈二先生道：「銀月刀已給你弄到手了，還想把金星劍也一併取掉，你的胃口倒也不小。」

葛人龍道：「在下只想把那寶藏發掘出來，然後拿出賑災。」

沈二先生「呸」一聲，怒道：「姓葛的，你以爲老兒是三歲孩童，會相信你這種鬼話？你要獨吞寶藏，那是做夢！」

葛人龍嘆了口氣，說道：「難怪唐掌門老早就說，你們是不會相信賑災這種事的。」

沈二先生冷笑道：「黃澄澄的金子，

白花花的銀子，誰不想要？天下間會有幾個傻瓜，把金子銀子送出去賑災？這豈不是把財神爺一脚踢出大門嗎？」

葛人龍道：「在下也不想分辯，既然談不攏，告辭了。」

說着，抱拳，回刀入鞘，再把銀月刀放回木頭車裏，然後就推着車子，向破廟門外走出去。

沈二先生沒有追趕，只是不斷的在冷笑。

× × ×

廟外甚荒凉，門外有死人。

這死人特別阻路，因爲他太龐大了。

褚震天已嚥氣，他兩眼瞪着天，面上的神色又驚又怒，好像想開口罵人，但嘴巴却早已僵硬了。

他臂上的「毒金子」仍在，但葛人龍知道，褚震天並不是給這條怪異的金色毛蟲螫斃的。

只要「毒金子」仍在臂上，那麼毒力發作最少應該是在兩個時辰之後。

而褚震天給「毒金子」螫咬到現在，才只不過半個時辰而已。

褚震天橫臥在門外，葛人龍的木頭車推不過去。

當然，葛人龍可以很輕易地，就把木頭車提起來，然後連人帶車，一起跨過褚震天的屍體。

但葛人龍沒有這樣做。

他只是停在破廟門前，靜靜地瞧着四個人。

這四個人也目不轉睛的望着他，每一張臉孔的神情都是冷冰冰的。

只見最左一人臉皮白淨，手裏拿着一根狼牙棒。

第二個短小精悍，穿一襲豹皮大衣，手中拿着兩條三尺鐵棍，而且不斷互相敲擊，發出了沉實的擊鐵聲音來。

第三人身形微胖，穿一件價值不菲的銀貂皮外套，十隻粗胖的指頭，最少戴着七八枚碧綠晶瑩玉戒，氣派像是個富商模樣。

而最右一人，却是個中年婦人，但在四人之中，却以這婦人的身材最爲粗壯，而她所用的武器，更是婦道人家絕少使用的大鐵鎚，以是四人站在一起，也以這婦人最是怪異，令人爲之側目。

葛人龍打量了這四人很久，才指着地上的褚震天，緩緩地說道：「這大個子是誰殺的？」

白臉漢子冷冷一笑，道：「你認爲是誰殺的，就是誰殺的，咱們四人，一向無分彼此。」

葛人龍聳聳肩，微笑道：「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但四位却是四位一體，共同進退，這也未嘗不是好事。」

穿豹皮大衣的漢子沉聲道：「姓葛的，不必嚕嗦了，把刀交出來。」

葛人龍道：「甚麼刀？」

胖子冷冷笑道：「自然是銀月刀！」

葛人龍道：「你們都知道了？」

手持大鐵鎚的中年婦人喝道：「少廢話，要命的就放下銀月刀，否則休怪老娘無禮！」

葛人龍皺着眉頭，道：「四位看來不像是強盜，怎麼却要搶人家的東西？」

白臉漢子冷冷道：「這不是搶，而是物歸原主。」

「物歸原主？」葛人龍一怔，道：「這柄刀原來是四位之物？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穿豹皮大衣的漢子冷笑道：「你知道個屁！」

葛人龍道：「屁我倒不知道，但這柄刀本來是唐掌門之物，怎麼四位却又說要物歸原主了？」

胖子怪笑一聲，道：「唐復才是個強盜，金星劍銀月刀，本來都是——」

「老蔡，跟這種人嚕嗦也是多餘的，」中年婦人怒道：「瞧他這副樣子，是不肯把刀交出來的了，咱們先把他放倒了再說！」

這婦人性子最烈，說動手便動手，兩柄大鐵鎚一左一右，立時便向葛人龍的頭上砸下去。

「乖乖不得了，這要腦袋開花啦！」葛人龍一邊怪笑着，身形旋轉扭動，連閃六鎚。

中年婦人哼的一聲，喝道：「看你避得幾招！」

葛人龍笑道：「這是好男不與女鬥，避之則吉。」

白臉漢子大叫一聲：「三娘，讓俺來會他一會。」

中年婦人已連攻十八槌，但俱無功而退，雖然不想停下來，但白臉漢子的狼牙棒已殺將出去，只好收鎚退開一旁。

這白臉漢子只是中等身材，那根狼牙棒最少比他高了一半以上，但他一使勁，狼牙棒立刻有如排山倒海般，轉瞬間已攻出二十一招。

葛人龍仍然赤手空拳，但無論白臉漢子怎樣進襲，始終傷他不得。

白臉漢子攻出一百零八招後，臉色終於變了。

「點子扎手，咱們一塊兒上！」那胖子叫道。

「對，咱們本來就是四位一體，這不算是以衆欺少！」中年婦人揮動鐵鎚，再度攻擊葛人龍。

穿豹皮大衣的漢子雙棍齊飛，當作判官筆使用，急點葛人龍胸腹間十二要穴。

四人同時動上了手，葛人龍還是面不改容，只是說道：「對不起，我要用刀啦，否則必然會釀成鷸蚌相爭，漁人得利之局。」

他說的「漁人」，正是指沈二先生。

銀月刀就在木頭車的棉被裏，葛人龍動作極快，一伸手就已把刀抽了出來。

刀一出鞘，寒光四射，那三男一女瞧得連眼都花了。

他們又驚又喜，那中年婦人，已忍不住失聲道：「果然是銀月刀！」

四人一見此刀，立刻精神一振，攻勢更爲緊密，有如滔天巨浪，一層又一層的向葛人龍湧去。

但葛人龍全然不懼，只見刀光亂閃，穿豹皮大衣漢子的兩根鐵棍，突然甩手跌出，一根射在了破廟大門上，另一根却冲天飛起。

中年婦人大吃一驚，想不到四人聯手，竟然還制不住這姓葛的小子。

突聽那胖子沉聲喝道：「住手！不要再打了！」

白臉漢子仍然攻了幾招，才氣呼呼地收回狼牙棒，不悅地道：「爲甚麼不再打了？」

那胖子嘆了口氣，道：「這位葛朋友已經手下留情，否則四弟兩條肩膀子早就廢掉了。」

那穿豹皮大衣的漢子面有慚色，頓足道：「這只怪我學藝不精，辱沒了『太湖四友』的名堂，老四去也！」

「也」字甫出口，他掌中忽然翻了一柄鋒利的匕首，「嗖」一聲向咽喉猛戳。

「使不得！」那胖子面無血色，急忙阻止，但哪裏還趕得及？眼看四弟立時就得一命嗚呼，却有一隻手掌，突然疾迅無倫地緊緊抓住那豹皮大衣漢子的右腕。

「你瘋了？」那是葛人龍的手，葛人龍的聲音。

那漢子陡地一呆，瞪着葛人龍的臉孔，半晌才道：「你爲甚麼不讓我死？」

葛人龍冷冷一笑道：「生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男子漢大丈夫，當然不該怕死，但像你這樣死法算得上英雄嗎？」

那漢子面色倏地一變，中年婦人已突然搶了過來，一掌推開葛人龍：「你讓開，待老娘好好教訓這混帳的龜孫子。」

她這一掌並沒有用上內力，但力道也是大得出奇，只聽得「蓬」然一聲，葛人龍立時向後倒退了三步。

中年婦人的眼睛紅了，她把鐵鎚丟在地上，右掌劈劈拍拍的，正正反反地在那漢子的臉上最少打了十五六記耳光。

那漢子沒有閃避。

中年婦人大概打得連自己的手也疼了，這才住手，一面哭，一面罵道：「蕭祥貴，你也不想想，你這條小命，是誰給你撿回來的？那時候你八歲，老娘比你大五歲，鄉下大水崩堤，老娘帶着你跑了幾百里，做乞丐，做小偷，向那些大爺們搖尾乞憐，咱們才有隔夜饅頭啃，有燒焦了的臭番薯吃，沒有老娘，你這條小命早就一命嗚呼啦，爲甚麼那時候你不死，現在稍受挫折，就不想活了，姓蕭的，你對得起我這個苦命的姐姐嗎？」

蕭祥貴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抖着聲說道：「姐姐，是我不對，妳再打我好了。」

中年婦人抬起手，但看見他兩頰高高隆起，却是再也打不下去。

她沒再打蕭祥貴，但却忽然跪了下來，向葛人龍「咚咚咚」的叩了幾個响頭。

葛人龍大吃一驚，忙道：「這個萬萬不可以！」

「不，這是絕對應該的，」中年婦人又再「咚咚咚」的叩頭，道：「若不是你，蕭家三代單傳，到了這一代就絕後了，蕭三娘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對不起蕭家列祖列宗。」

葛人龍忽然也跪下去，也依樣葫蘆，「咚咚咚」的向蕭三娘叩了幾個响頭。

「葛人龍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別人向自己叩頭，我又不是菩薩，妳這樣隆而重之的又叩又拜，在下怎麼消受得起？」

蕭三娘怔住，心想：「這小子原來不壞，剛才自己是太過份了。」

她連忙說：「我不跪不叩，大家都起來，別嚇壞了山神土地公公。」

葛人龍見蕭三娘已站了起來，這才長身而起，道：「四位原來是『太湖四友』，這眞是不打不相識了。」

那胖子呵呵一笑，道：「我姓蔡，在這四個人之中，算是老大。」

葛人龍道：「你就是『義無反顧』蔡大方？」

「對啦！」胖子說：「使狼牙棒的是『霹靂火』雷鵬，那女的是『轟天女金剛』蕭三娘，現在鼻青臉腫的，就是蕭三娘的弟弟『雙棍猴』蕭祥貴。」

葛人龍抱拳道：「四位英名遠播，昔才在下諸多冒犯，還請大家不要見怪。」

蔡大方乾咳兩聲，嘆道：「咱們學藝不精，誠然是敗得心服口服，但這銀月刀，本來確是咱們羣英盟之物……」

葛人龍面色倏變，道：「四位是羣英盟中人？」

蔡大方點點頭，道：「若不是盟主相救，咱們四人早已給無形幫的人宰了。」

葛人龍道：「盟主現在可安好？」

蔡大方黯然道：「盟主已經死了。」

葛人龍又是臉色一變，道：「甚麼？羣英盟盟主已經死了？這是怎麼回事？」

蔡大方嘆了口氣，道：「兩個月前，盟主離開了總壇，臨走前寫下了一封信交給咱們四人保管，說十天後才可拆閱，等到十天過後，咱們拆開這封信，才知道盟主已跟沈大先生決戰，信上說，盟主既然過了十天還沒有回來，必已凶多吉少，他囑咐咱們遠走高飛，再也不要留在總壇裏，更不要承認自己是羣英盟中人。」

蕭三娘道：「盟主是一番苦心，但咱們的性命，本來就是盟主救回來的，既然盟主戰敗身亡，咱們又豈可置身事外？」

雷鵬一頓狼牙棒，道：「無形幫以無形二字爲幫號，自誇無形無影更無敵，天下羣豪盡在掌握中，俺雷鵬就是第一個不服氣。」

蕭三娘道：「直到盟主死後，咱們才從盟主夫人口中，知道金星劍和銀月刀，本來都是盟主之物，但在十二年前，却給人盜走了，一直下落不明，想不到原來金星劍已在無形幫手中，而銀月刀却在葛朋友手上。」

葛人龍沉默了一會，才道：「各位又怎知道銀月刀，已爲在下所得？」

蕭三娘道：「當盟主失踪後，咱們又接獲到一封匿名信，謂銀月刀已落在葛人龍手上。」

葛人龍道：「所以四位就到處找尋在下了？」

蔡大方道：「不錯，爲了銀月刀，咱們是萬死不辭的。」

葛人龍道：「這刀眞的那麼重要？」

蔡大方道：「金星劍和銀月刀，本來就是盟主之物，而這一刀一劍，更牽涉及一座金銀寶庫，那當然是很重要了。」

葛人龍道：「這座金銀寶庫，各位可知道是誰所建造？」

蔡大方道：「是西域金鷹王！」

葛人龍點點頭，道：「金鷹王是西域第一鉅富，可說是富可敵國，但在二十年前，却與西藏火衣喇嘛派發生衝突，結果

給火衣喇嘛派的番僧弄得家破人亡，再也無法在西域立足，最後，金鷹王帶着隨從，和數之不盡的金銀財寶，逃入中原，並與羣英盟主結爲莫逆知己。」

蔡大方道：「你說得一點也沒錯。」

葛人龍道：「但不久，金鷹王患了重病，屢治不癒，當臨終之際，他把金星劍和銀月刀交給盟主，希望盟主把這一刀一劍，交給金鷹王的兒子。」

蔡大方接道：「但金鷹王的兒子，却一直下落不明，據說他雖然是金鷹王之子，但母親却是個江南人，當他出生之後，其母就帶着他回到江南，甚至連金鷹王也無法找到他們。」

葛人龍嘆了口氣，道：「但盟主還沒有找到金鷹王之子，金星劍和銀月刀就已被盜走了。」

蔡大方道：「難怪盟主老是鬱鬱寡歡，而他赴約決戰沈大先生，想也必是爲了要奪回金星劍。」

葛人龍道：「本來，這柄銀月刀的確該交給四位，但在下却想做一件怪事。」

蕭三娘奇道：「甚麼怪事？」

葛人龍道：「慷他人之慨，把這寶藏弄到手，然後把所有的財富拿去賑災，這年頭，飢荒處處，奸商却囤積居奇，眞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蕭三娘一怔，繼而說道：「這主意很好，可以考慮考慮！」

蔡大方皺眉道：「但這寶藏本來是屬於金鷹王之子的，咱們這樣幹，豈不是陷盟主於不義？」

雷鵬却搖頭不迭，道：「這不是陷盟主於不義，而是爲盟主做了一件大大的善事。」

蕭三娘也說道：「對，就算咱們能够把寶藏交回金鷹王的手上，得到好處的也只是一個人而已，但用它來賑災，却可以救活成千上萬的災民，那眞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善舉。」

蕭祥貴已很久沒有開口，這時也腫着臉龐道：「與其一人受益，倒不如人人受惠，葛朋友說得對極了。」

蔡大方想了想，終於也點點頭，道：「不錯，咱們就這樣決定。」

蕭三娘道：「我們已有了銀月刀，就只差了一柄金星劍。」

蔡大方道：「金星劍在無形幫幫主手裏，這件事可有點麻煩。」

雷鵬嘆了口氣，道：「這不是有點麻煩，而是天大的麻煩，又有誰能在沈大先生的手裏奪取金星劍？」

他這句話才說完，立刻就有人回答說：「我能！」

鬼手神刀俏嬌娃

高聲回答說「我能」的人，是沈二先生。

他滿面笑容地從破廟裏走出來，道：「老兒是沈二，也只有沈二，才能尅制沈大先生，把金星劍弄到手裏。」

蕭三娘道：「老娘知道你是沈二，咱們在金玉樓就已經一直跟了上來。」

沈二先生悠然一笑道：「有了銀月刀，再加上金星劍，你們就可以找到金鷹王的寶藏，也可以共襄善舉，爲飢民找出一條活路。」

蔡大方冷笑一聲，說道：「沈二，明人不說暗話，你有甚麼餿主意，說出來好了。」

沈二先生捋着花白的鬍子道：「老實說，老兒的武功，其實並不比沈大差到甚麼地方，但這數十年來，沈大一直騎在沈二的頭上，他是幫主，我是勞什子香主，呸，他媽的香個屁，不過癮！沒意思！」

蔡大方道：「難道你想當無形幫的幫主嗎？」

沈二先生道：「這個自然，只要幾位願意合作，老兒可以把金星劍拿到手，但你們也要幫老兒一個忙。」

葛人龍冷冷道：「可不是要咱們宰掉你的老大哥罷？」

沈二先生嘿嘿一笑：「正是這樣！」

蕭三娘凜然道：「你好大的胆子！」

沈二先生道：「人在江湖，誰的胆子不大？越胆小的死得越快！」

蔡大方道：「沈二，咱們不會上你的當，你們若要兄弟鬩牆，那是你們的事，咱們絕對不會插手。」

沈二先生道：「但金星劍呢？難道你們也不想要了？」

葛人龍道：「就算我們很想得到金星劍，也不會幫你去背叛沈大先生，再說，我們也不相信，你眞的要謀害沈幫主。」

蕭三娘冷笑一聲，道：「葛兄弟說得對，咱們明人不作暗事，沈二，你休想把咱們騙倒！」

沈二先生陰森地笑了一下，道：「羣英盟中人，本來就不見得怎樣聰明，你們到了這裏，正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那柄銀月刀，你們還是乖乖的放下好了。」

「呸！做你媽的春秋大夢！」蔡大方罵了起來：「羣英盟人人忠肝義胆，豈會像爾等鄙劣之徒，見利忘義，不知羞恥爲何物！」

「罵得好，這才不愧是江湖名俠的風範。」沈二先生桀桀一笑，道：「但光會罵人又有甚麼用？最重要的，還是手要硬，刀要快！」

葛人龍沉着臉，道：「沈先生武藝精湛，那是人盡皆知的，但想在這裏逞強，恐怕還不大容易。」

沈二先生冷然道：「甚麼『太湖四友』，老兒是絕對沒放在眼內的，倒是葛朋友，老兒倒想領教領教你的不世絕學。」

葛人龍目露寒芒，道：「你一定要拚一拚？」

沈二先生道：「老兒已是風燭殘年，就算死在你手下，也不枉了此生。」

蔡大方「呸」一聲，對葛人龍說：「別聽他這一套，正義門的好漢，已不知多少個死在他的手下！」

葛人龍輕輕撫摸着銀月刀，淡然道：「沈先生既然已決定，在下自當奉陪。」

沈二先生乾咳兩聲，右腕一翻，忽然抖出一柄軟劍。

「葛朋友，你小心了。」語聲甫落，寒芒亂閃，軟劍有如毒蛇般撲向葛人龍。

只見劍尖顫動，劍氣流轉，刹那間又化作千百道光環，重重疊疊的罩住葛人龍

的身子。

葛人龍面色凝重，手中寶刀奇招突生，還擊過去。

只聽得劍氣蕭蕭，刀風虎虎，兩人的招式越戰越快，而身形之變動，更是奇幻莫測。

「太湖四友」在江湖上也可算是經驗豐富之輩，但如此精采激烈的比拚，他們是第一次目睹。

沈二先生一直採取主動，劍勢綿綿不絕，不斷猛攻過去。

但葛人龍一刀在手，也是守得緊密異常，幾乎是全無罅隙可乘。

沈二先生初時還極具信心，但漸漸地，他的臉色開始變了。

他突然收劍退開兩步，說道：「葛兄刀法高明，老兒不是你的對手！」

「太湖四友」不禁面面相覷，在他們的眼中看來，沈二先生一直都佔着優勢，雖然葛人龍守得極穩，但最多也只是雙方不分勝負而已，但沈二先生却忽然認輸，這眞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葛人龍也沒有緊逼過去，只是淡淡的說道：「沈先生的『催魂十絕劍』果然厲害，難怪正義門弟子，全都不是你老人家的對手。」

沈二先生面色蒼白，道：「老兒老了，但即使再年輕三十歲，仍然不是葛兄弟之敵。」

葛人龍道：「勝負等閒事而已，在下不想殺人，只想取得金星劍，還望沈先生助一臂之力。」

沈二先生道：「金星劍並不在老兒手中，請恕老兒實在無能爲力。」

葛人龍道：「然則金星劍又在何人之手？」

沈二先生道：「老兒早已說得很清楚，金星劍在沈幫主手中。」

葛人龍嘆息一聲，道：「到了這時候，你還想欺瞞天下人耳目，眞是可笑復可憐。」

沈二先生眼色一變：「葛兄此言，請恕老兒大惑不解。」

葛人龍道：「無形幫以無形爲名，實則連幫主沈大先生亦是無形無影之輩。」

蔡大方奇道：「何謂之無形無影？」

葛人龍道：「沈大先生，他老人家本來就是獨生子，又何來甚麼沈大沈二？」

蔡大方怔住。

「太湖四友」俱怔住。

沈二先生却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道：「好一個葛人龍，果然不愧是東方老怪的得意弟子，老兒的事，似乎甚麼都瞞不過你。」

葛人龍道：「這也不是瞞不過我，而是瞞不過在下的恩師。」

沈二先生吸了口氣，道：「無論老兒是沈大也好，沈二也好，那柄金星劍，我是絕對不會輕易拿出來的。」

葛人龍道：「你老人家若還不太糊塗，該知道在下這柄銀月刀，最少有八分把握，可以把你的腦袋砍下來。」

沈二先生說：「這一點，不必你來提醒，葛老弟，你砍呀，爲甚麼不砍掉我這個又老又醜的腦袋？」

他最後那句說話的語氣，已跡近乎是無賴了。

但葛人龍沒有動手，他甚至把銀月刀收藏起來。

「沈幫主，咱們現在很需要那柄金星劍，但却絕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千千萬萬災民，你要甚麼條件，才肯把劍交出來？」葛人龍沉聲說道。

沈二先生的臉色似乎又神氣起來。

他緩緩地在廟前踱着步，想了大半天才說：「其實老兒也不是個見錢開眼，見死不救的老混蛋，但不瞞諸位，近幾年來，無形幫實在是太窮了，幫中兄弟，也是三餐不繼，和那些災民不分伯仲。」

「窮你媽個屁！」雷鵬罵了起來，「莫不是無形幫中弟子，全都是災民，也要分佔一份寶藏了。」

沈二先生眨着眼睛，道：「你說對了，你們就當無形幫是災民，而且災情極之嚴重，所以，無形幫該佔寶藏的一半！」

「一半？你他媽的瘋了！」雷鵬怒道：「爲了銀子金子，你們甚麼說話，甚麼事情都敢說敢做，還不是見死不救，見錢開眼嗎？」

沈二先生瞧了他半晌，道：「姓雷的，有一件事情你可要弄清楚，現在你們有的只是銀月刀，而金星劍却在咱們無形幫手裏，正是大家各佔其一，諸位是善心人，你們要把花花碌碌的銀子拿去賑災，那是諸位的事，但可不能勉強無形幫也大撒金錢。正是人各有志，誰也不能勉強別人怎樣花錢！」

雷鵬啐了一口，勃然道：「甚麼各佔其一，簡直又是他媽的胡說八道，金星劍和銀月刀，本來都是羣英盟之物，無形幫憑甚麼強佔一半？」

沈二先生淡淡道：「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不管金星劍和銀月刀以前是屬於誰的，現在既已在咱們無形幫的手裏，無形幫就是物主。」

雷鵬冷冷一笑，道：「物主物主，俺要你這個老不死把金星劍交出來，物歸原主！」

沈二先生瞪了他一眼，道：「甚麼物歸原主，原主是誰？是金鷹王？還是你們羣英盟的盟主？」

雷鵬正待說話，蔡大方却已搶先說道：「咱們盟主說要跟無形幫的沈大先生決一死戰，既然沈大是你，沈二也是你，蔡某倒要問一句，盟主怎樣了？」

沈二先生嘿嘿一笑，道：「這還用問嗎？兩人決一死戰，一個活着，另一個當然是活不成了。」

「放屁！」雷鵬又罵了起來：「俺就不信，盟主的武功不比你強。」

沈二先生一翻白眼，道：「你們也未免把諸葛維看得太高了，本幫主只是用八成功夫，就已把他一劍刺死！」

蕭三娘怒道：「咱們不會相信你的鬼話！」

沈二先生哈哈一笑，道：「諸葛維若不是已經給本幫主宰了，爲甚麼一直沒有再回到你們的身邊。」

四友相顧失色，而事實上，他們也早已相信，諸葛盟主已然遇害，否則也不會擅自行動，追趕葛人龍要奪回銀月刀。

只聽得沈二先生又道：「諸葛維欺世盜名，成立了一個甚麼羣英盟，那是自己捧自己，誰知捧上半天高之後，一場決戰就把自己的弱點暴露無遺，還白白的賠了一條老命，像這樣的廢材，也虧有你們這種呆子死心塌地的跟隨左右。」

雷鵬大怒，舉起狼牙棒就向沈二先生砸過去。

沈二先生冷笑着，紋風不動的站在那裏，就只當那根沉重的狼牙棒是紙糊的。

葛人龍嘆了口氣，擋開雷鵬，緩緩道：「現在並不是爭強鬥勝的時候，要知道，事情稍爲延慢一天，就會有不少人活活給餓死。」

雷鵬咬着牙，狼牙棒用力向地上一頓，立時陷入積雪中。

沈二先生瞇着眼睛，目注着葛人龍微笑道：「還是葛兄弟識得大體，那寶藏是金山銀海，拿一半去賑災，已經綽綽有餘了。」

蕭三娘冷笑道：「拿一半去賑災，也許已經綽綽有餘，只怕無形幫的災情，比千萬難民還更嚴重，你們只要一半，恐怕還是不夠用哩！」

沈二先生乾笑一聲，道：「除了呆子，誰也不會嫌金子太多的，但咱們只有金星劍，要得寶藏，還須借助你們手上的銀月刀，所以一半就一半啦，正是各得其所，大家都高高興興。」

葛人龍說道：「就當大家都高興得要死好了，但那金星劍，你甚麼時候才交出來？」

沈二先生眉毛一揚，道：「明日午時，就在金玉樓會晤如何？」

「好了，一言爲定。」葛人龍一口就答應下來。

× × ×

沈二先生面露滿意的笑容，離開了破廟。

雷鵬兀自在罵：「老不死，老王八，他媽的絕子絕孫，保祐他屁股上生出八十個大毒瘡，保祐他……」

「够啦够啦！」蕭三娘聽得焦躁起來：「堂堂大男人，怎麼像個潑婦？」

雷鵬瞪了她一眼，道：「俺又不是罵妳，妳幹嗎要幫着別人來罵自己人？」

「別再吵啦！」蔡大方搖搖頭，道：「人都已走了，咱們却亂七八糟的，也不怕葛大俠笑話！」

「誰是葛大俠？」葛人龍笑了起來。

蔡大方道：「你不就是葛大俠嗎？」

葛人龍微笑道：「在下是葛人龍，不是甚麼江湖大俠，蔡兄莫再取笑了。」

蔡大方道：「我是說眞的，江湖上不少被稱爲大俠之輩，其實還比不上你一根指頭。」

葛人龍道：「是大俠也好，大芋頭也好，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對付這條老狐狸。」

蔡大方點點頭，雷鵬却冷笑不迭，道：「這老不死有甚麼值得顧慮？他又打不過葛大俠，那柄金星劍，咱們還不是手到拿來嗎？」

蕭三娘哼一聲：「你倒說得容易，這裏畢竟是無形幫勢力範圍之內，剛才他只是一個人，葛大俠還可以尅制住他，到了明天，恐怕形勢又大不相同了！」

葛人龍忽然苦笑了一下，道：「四位切莫以爲沈二先生並非在下之敵，昔才一戰，在下其實沒有佔到絲毫上風，只是堪與對方打了一個平手而已。」

雷鵬皺眉道：「你也別太謙遜了，你若不比沈二強，他豈肯認輸？」

葛人龍道：「那可不然，沈二先生城府深沉，他出手向在下挑戰，只是想試探一下在下的虛實，倘若可以輕易取勝，自是一舉擊殺了我，然後從容奪刀而去，但激戰之下，他發覺要贏此仗，並不容易，而且除了在下之外，還有四位在旁，他是『君子派』中人，自是『君子不吃眼前虧』，索性認輸，其實只是避却目前一戰，然後再行徐圖後計。」

雷鵬聽得一呆，道：「這樣說來，到了明午，咱們的形勢更是大大不利了。」

蕭祥貴忽然插口道：「無形幫固然是人多勢衆，但咱們羣英盟，也可有援手在附近。」

蔡大方眼睛一亮，點頭說道：「對，正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咱們怎麼忘記了盛大俠？」

雷鵬道：「那一個盛大俠？」

蔡大方說道：「他是咱們羣英盟的一份子，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做『鐵面獅王』？」

雷鵬一拍額角，道：「對，咱們爲甚麼不去找獅王盛天濮？」

蕭祥貴道：「盛獅王是獅威山莊莊主，莊內高手如雲，讓他對付無形幫，那是最好不過的。」

蔡大方道：「盛老英雄嫉惡如仇，而且樂善好施，咱們把金鷹王的寶藏拿去賑災，他老人家必然會大力贊成的。」

雷鵬面露興奮之色：「對，咱們現在去拜會盛莊主！」

蕭三娘望着葛人龍，道：「未知葛大俠意下如何？」

葛人龍沉吟半晌，道：「既然大家都贊同，在下也自無異議。」

雷鵬瞧着蔡大方，道：「從這裏到獅威山莊，有多遠路程？」

蔡大方想了想，道：「大概是西南三十里左右。」

雷鵬道：「這可不怎麼遠，一日之內，大可來回走七八遭了。」

蕭三娘笑道：「你要走七八十遭也是你的事，咱們可沒工夫奉陪。」

雷鵬道：「但走一遭妳還是免不了的，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去。」

× × ×

獅威山莊建立在一座雄偉大山南麓之下。

大山雄偉，這座山莊也是氣派堂皇，只見門牆高闊，庭院深廣，雖然天氣異常嚴寒，但門前幾株松柏，仍然一片蒼綠，只是佔了大半都已鋪着鵝毛般的白雪。

蔡大方帶着衆人，來到了獅威山莊，求見莊主。

門房是個老蒼頭，經過傳報後，這老蒼頭帶引五人，穿過庭院，來到了一座寬宏的大廳中。

不久，四個黃衣漢子相繼進入大廳，接着，又是一個錦袍老人，緩緩地跟着那四個漢子，進入廳中。

蔡大方抱拳含笑道：「盛莊主，久違了。」

那錦袍老人，正是獅威山莊莊主，江湖上人稱「鐵面獅王」的盛天濮！

盛天濮向衆人望了一眼，道：「自衡山大會一別，匆匆又已一載，未知盟主可還安好？」

蔡大方長嘆一聲，道：「盟主於月前，赴約應戰無形幫幫主……」

說到這裏，神色更是黯然。

盛天濮面色一變，道：「盟主這一戰勝負如何？」

蔡大方吸了口氣，把事情詳細說了一遍，並且又把葛人龍在破廟外一戰，及沈二先生要分佔寶藏的事一一說出。

蔡大方越往下說，盛天濮的面色就越是沉重。

直到最後，盛天濮才悲憤地坐下，仰首長嘆道：「盟主孤身犯險，恐怕那一場決戰，無形幫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

雷鵬立刻附和道：「盛莊主說得對極了，想那沈老不死武功再高，無論如何也不是盟主敵手，但盟主單刀赴會，無形幫必是設下了險惡的陷阱，而且又以多欺少，盟主才會着了他們的道兒。」

盛天濮道：「只是如今，戰局已定，咱們已無法挽救盟主，唯今之計，必是應該商量怎樣對付沈二先生。」

蔡大方道：「明午之會，恐怕無形幫會不懷好意，他們未必眞心要跟咱們共同發掘金鷹王的寶藏。」

雷鵬道：「葛大俠銀月刀在手，咱們怕他作甚？」

盛天濮道：「這也不是怕與不怕的問題，而是咱們不能老是任人擺佈，落在下風。」

雷鵬道：「對，無形幫那些兔崽子也威風得太多了，這次咱們再不能有失！」

蔡大方道：「照盛莊主的意見，咱們明午是不是依約到金玉樓？」

盛天濮道：「金玉樓之約，咱們是不能不去的，畢竟金星劍相當重要，沒有它之會，葛兄弟萬萬不能去，在那裏，無形幫佔盡了地利，今天他們還可說是沒有準備，但到了明午，只怕一切都會不同。」

葛人龍目光一閃，道：「盛莊主之意思，是否……」

「咱們來一招連消帶打，」盛天濮的臉閃動着紅光，朗聲道：「沈二先生在金玉樓佈下重兵，但咱們却臨時改變約會之地，到時就只怕他們沒有胆量跟進。」

蔡大方恍然大悟，姆指一豎，裂嘴笑道：「盛莊主果然高明，這是引蛇入洞，把無形幫的混蛋全都趕進死胡洞裏。」

蕭三娘却緊蹙着眉，緩緩地說道：「無形幫高手如雲，爲了銀月刀，必然精銳盡出，即使易地作戰，咱們可以應付得來嗎？」

盛天濮沉聲道：「無形幫雖然高手衆多，但在短短一天時間之內，未必就能召集幫中所有精英高手，而咱們易地候敎之處，則早已佈下奇門陣法，老夫敢保證，他們除非不敢來，只要一來，那柄金星劍就是咱們的！」

雷鵬興奮地怪笑了起來：「如此妙極，正是各展奇謀，那沈老不死這次也該死了！」

盛天濮道：「目下時間已不早了，諸位請到客廂休息，明日之戰，大家必須養精蓄銳，萬萬不能有失。」

× × ×

雷鵬對葛人龍越來越有好感，他自動要求跟葛人龍共住在一間房子裏。

獅威山莊裏，酒肉不缺，不等他們開口，已有婢僕把酒菜一盤一盤的送進來。

雷鵬餓極了，他幾乎一口氣就吃掉了整隻烤鴨。

葛人龍也在吃，但他吃得不多，酒却喝得不少，雷鵬瞧着他，微笑着說：「別喝醉了，明天可還有一場大厮殺！」

葛人龍笑了笑，道：「你也莫吃得太膩，當心要往茅坑裏躺着過夜。」

雷鵬哈哈一笑，道：「俺的胃口，比三娘還厲害，再吃三五斤肉也不妨事。」

他說到這裏，葛人龍忽然做了一個手勢，低聲道：「噤聲，有人來了。」

雷鵬側耳一聽，却沒聽出甚麼聲音來，但他還是馬上閉上了嘴巴，神情緊張地東張西望。

倏地，西方一扇窗子被推開，雷鵬立刻看見了一張青慘慘，詭異已極的臉孔。

雷鵬臉色一變，右腕一翻，手裏已扣着三顆鋼彈丸。

但鋼彈丸還沒脫手打出，對方已比他更早出手，最少有五枚暗器打在他身上。

雷鵬張大了嘴巴，本是「啊呀」一聲叫了出來，誰知這五枚暗器，打的全是他身上的穴道，其中連啞穴也一併點了。

所以，他只是張開大嘴，却連一點聲音也沒叫出來，而他手裏的鋼彈丸，也仍然扣在手裏，沒有發動。

他並不是不想射出鋼彈丸，而是幾處穴道已被對方的暗器擊中，頓時全身僵硬，無法移動分毫。

但他的眼睛却沒事，還是可以看見一切物事，只見那些暗器，原來是已經剝了硬殼的核桃！

雷鵬很喜歡吃花生、核桃之類的東西，却想不到，核桃居然也能點住自己的穴道。

他很不服氣，立刻強自運行內力，想把被制住的穴道衝開，但他越是運勁，穴道血脈竟似封得更緊，連兩腿也有點酸軟起來。

只見一個穿着寬大黑袍，長髮披肩的青臉怪人，很輕巧地從窗裏閃身躥進來。

葛人龍目注着這黑袍怪人，沉聲道：「尊駕點穴手法雖然高明，行事却不够光明磊落，但尊駕竟然敢在這裏出作非爲，這份胆子也的確令人佩服！」

黑袍怪人冷冷一笑，「這裏談話極不方便，你跟我來！」

這人模樣奇特，聲音也是同樣怪異。

葛人龍冷笑一聲：「你給我留下才是眞的！」

語聲未落，葛人龍身形已疾迅標起，他一伸手就向黑袍人左右雙肩同時抓了過去。

這一抓看似乎淡無奇，實在却是「五龍擒拿手」二十五招絕學裏的「龍迴雙搴」，一爪伸出，看似攻左，又似攻右，招中套式，變幻莫測，只要敵人一時不察，或者武功稍差，立時就會被扣住「肩胛穴」，完全喪失了戰鬥的能力。

但這黑袍怪人身手却也不凡，葛人龍這一着「龍迴雙搴」才使出去，他的身子便已向後微縮，等到葛人龍招式落實，這黑袍怪人已輕輕一蹬，反身向窗外竄了出去。

葛人龍冷笑一聲，身形矯若遊龍，也從窗戶追出去。

黑袍怪人桀桀一笑，道：「你是人龍，我是蝙蝠，且看你是否追得上我！」

「黑蝙蝠？」葛人龍哼一聲，不再說話，施展出「飛龍騰雲步」，窮追不捨。

黑袍怪人袍寬袖闊，忽高忽低的在莊中飛竄，在星光下看來眞的有點像隻巨大蝙蝠。

獅威山莊雖然佔地廣闊，但這兩人這樣一追一逐，三幾個起落之間，已然超越出山莊的範圍。

黑袍怪人不斷的回頭，葛人龍心中冷笑，管他是蝙蝠還是老鼠總不相信趕他不上。

追了一程，不經不覺已繞過了這座大山，葛人龍心想：「這怪人雖然容貌和聲音都極醜惡，但輕功身姿却十分好看。」

初時，葛人龍恃着師父傳授下來的「飛龍騰雲步」，可說是滿懷信心，以爲一定可以追到這黑袍怪人，但漸漸地，他發覺對方腳程極快，而且身形飄忽，宛若無影無形，無所不在的幽靈，自己雖然已用足全力，竟是未能輕易將之越過。

黑袍怪人繞過了大山，繼續望北飛掠而去，只見前面有片林子，一時之間，葛人龍不禁有點猶豫起來。

江湖上常言有道：「窮寇莫追，遇林莫入。」這黑袍怪人來歷不明，而且似乎有意要把自己引入那座林子之中，說不定林內就有着極厲害的埋伏，正在等待着自己，如此形勢，對自己來說，可說是相當不利。

他本非胆小之人，但再想到銀月刀就在自己身上，若有甚麼閃失，却可麻煩透頂，一想及此，不由倏然收住了腳步，不再追前。

那黑袍怪人見葛人龍沒有再追過來，却立刻折回到他面前，冷冷道：「你不敢再追了？」

葛人龍直認不諱，冷冷一笑道：「你說對了，我怕了你啦，再見！」

他說一聲「再見」，立刻就轉身面向獅威山莊，正要舉步，黑袍怪人又已「嗖」的攔在他面前：「我還有說話要跟你說嘛！」

葛人龍道：「你有甚麼說話，快說好了，我這個人可沒有甚麼耐性。」

黑袍怪人冷笑一聲，截然道：「你果然負不凡，那是很常見的，咳咳，我也不怪你，但那銀月刀……」

葛人龍冷笑一聲，截然道：「你果然爲了銀月刀而來的？」

「你誤會了，」黑袍怪人咳嗽兩聲，搖搖頭道：「我怎會覬覦這柄刀？就算你把它送了給我，我也是沒用的。」

葛人龍道：「只怕是口是心非罷？」

黑袍怪人哼的一聲：「你莫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只是要提醒你一句，盛莊主的說話，你千萬不要相信，他才是眞正想佔有銀月刀的人！」

葛人龍冷冷一笑，道：「這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對嗎？」

黑袍怪人點點頭，道：「這兩句說話，你是說對了，盛莊主爲人如何，我比誰都更明白，到了明天，他一定會哄騙你到一個地方，說是以銀月刀爲餌，要把無形幫的高手一網打盡，他要對付無形幫，那是不必懷疑的，但金星劍和銀月刀一旦都在你們手上，他絕不會把寶藏裏的銀子拿去賑災，而你和太湖四友，自然是他殺人滅口的對象！」

葛人龍面色一沉，道：「請恕在下無法相信一個來歷不明者的說話！」

黑袍怪人嘆了口氣，道：「江湖中人，往往就是這樣，僞君子的說話，人人深信不疑，我這些苦口良藥，你們却視如毒蝎砒霜！」

葛人龍道：「即使易地而處，你也不會相信這麼一個人的說話罷？最少，我連你的容貌和姓名都不知道，又怎能認爲你的說法是正確的？」

黑袍怪人哼的一聲，臉色看來更是青得發綠。

世間上諸色人種，皮膚有紅、黃、黑、白之分，但却絕對沒有綠色皮膚的人，這黑袍怪人面色青得發綠，自然是經過易

容的了。

葛人龍冷冷一笑，又道：「尊駕分明是爲了銀月刀而來，却又矢口否認，莫不是嫌在下沒有跟你進入林子，在這裏動手却又沒有把握，所以才編造故事，誣衊盛老莊主？」

黑袍怪人陡地怒叫起來，罵道：「天下間所有蠢材笨蟲，恐怕還沒有一個及得上你如此糊塗，我本來並不打算搶走銀月刀，但你太豈有此理了，看掌！」

葛人龍早已料到對方有此一着，當下也不打話，雙掌翻飛，霎眼間已和黑袍怪人展開一幕兇險異常的惡鬥。

黑袍怪人雖然容顏醜陋，聲音尖銳刺耳，但這時候動手比武，一雙手掌却是白淨到不得了，若單憑這雙手看來，這黑袍怪人倒絕不像是個粗鹵之人。

只見黑袍怪人出掌其快如電，葛人龍雖練成了「天龍神掌」，但却還是沒有佔着半點便宜，劇戰之下，雙方僅是堪堪打了個平手。

黑袍怪人的掌法越來越快，身法也是越變越是奇特，而隱約之間，他身上又傳來陣陣幽蘭一般的香氣，和他的外貌看來，大不相襯。

葛人龍心想：「你又不是個女兒家，怎麼塗得一身香味？雖然這香氣很不錯，但男人大丈夫如此這般，却是未免太姐姐氣了。」

兩人惡戰之下，不經不覺居然打了半個時辰，葛人龍並不着急，一招就是一招，一掌就是一掌，絕無急躁，也絕不拖泥帶水，雖然短暫時間裏無法取勝，但這種沉穩的打法，却也使他立下了不敗之地。

兩人動武，一個不敗，另一個自然遲早支撐不住了，只見黑袍怪人的掌法和身形都已逐漸慢了下來，顯然內力比不上葛人龍！

突聽「噹」的一聲，黑袍怪人手中青光閃動，一柄鋒利的匕首已劃在葛人龍的脇下。

這一着來勢刁鑽異常，葛人龍身手雖快，却還是不免着了道兒，左脇下已被劃開了一道數寸長的口子。

這種傷勢雖然並無大碍，但那冰冷的感覺，仍然不免使葛人龍爲之心頭一震。

黑袍怪人一招得手，忽然「噗哧」的笑了起來，道：「原來你怕癢！」

葛人龍眉頭一皺，心想這人出手詭異，說話又是變得陰陽怪氣，再久纏下去，恐怕還會再中了他的暗算，還是速戰速決，才是明智之舉。

雖然他左脇受傷，但却全然並不影響他的身手，這時候殺得性起，突然右腕一沉，掌勢斜向橫裏疾劈，正是「天龍神掌」中的殺手招式「蛟龍渡江」。

這一着狠辣異常，就算是對方武功再高，也是難以招架。

黑袍怪人本來以爲自己已佔着優勢，誰知葛人龍招式一變，那柄匕首全不管用，根本就連發招的餘地也沒有，「蓬」然一聲，胸膛已吃了一掌。

黑袍怪人大吃一驚，但吃驚更甚的，却是葛人龍。

他這一掌，是壓在黑袍怪人胸膛上的，按照「天龍神掌」裏的口訣，這一掌壓下去後，勁力還要再度加強，但葛人龍的手掌，却忽然如遭電殛，立刻縮了回去。

黑袍怪人又驚又怒，身子蹌踉地不斷向後倒退！

葛人龍的身子也在倒退，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吶吶的說：「妳……妳……原來是個女……女……」

黑袍怪人忽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你欺負女人！你欺負女人！」

葛人龍臉色蒼白，道：「我……我不是有意的，妳扮成這副樣子，誰知是妳是女人來着？」

黑袍怪人又急又怒，罵道：「你佔了便宜，還在說風涼話，你又不是個瞎子，怎會看不出我是個女兒家！」

她一面說，一面伸手住臉上一抹，居然像剝荔枝皮般，在臉上剝出了一塊薄薄的人皮面具來。

剎那間，葛人龍又再愣住了。

甚麼「青面怪人」，其實原來竟然是個容貌秀麗之極的絕色少女，只見她櫻唇貝齒，膚光賽雪，一雙眼睛更是有如一泓清水，眞是一個美麗到不得了的美人兒。

面對着如此清秀可人的少女，葛人龍就算胆子再大，也是不敢輕易褻瀆的。

但剛才那一掌……

其實葛人龍雖然還沒有成親，但也不算是太年輕了，但這時候回想起剛才掌中觸撫到對方軟綿綿酥胸的情景，臉上居然爲之一陣發熱。

然而，就在他愣住之際，這少女突然咬着嘴唇，發起狠勁一掌向他的胸膛擊了過來。

「你也吃我一掌！」她的聲音不再尖銳，但却好像是很生氣。

她這一掌，最少已運凝着九成以上的內力，威力倒也非同小可。

而葛人龍却居然沒有閃避，他挺直胸膛，坦然承受了這一掌。

黑袍少女一掌擊中葛人龍，她却呆住了。

「你爲甚麼不閃避？」

葛人龍眨了眨眼睛，微笑道：「一掌換一掌，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扯平了？」

黑袍少女道：「剛才那一掌，你打得並不重，但我這一掌却是很兇的，難道你以爲我的手掌是塊豆腐嗎？」

葛人龍忽然咳嗽一聲，苦笑道：「我……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

說到這裏，他的面色忽然變了，身子也在搖搖欲墮。

黑袍少女吃了一驚：「你怎麼了？」

葛人龍雙手亂搖，道：「我沒事，我沒事……」

但他才說了兩句，人已「咕咚」一聲跌倒下去。

× × ×

葛人龍跌倒下去的時候，只覺得胸間白氣翻騰，眼前天昏地暗。

他聽見自己的腦袋碰在地面時的聲音，但接着，他就甚麼都聽不見，也看不見了，他暈迷了。

當他再醒過來的時候，他在朦朧中看見昏黃的燈光，嗅到了令人舒泰已極的香氣。

只見在他身旁不遠，有一張紫檀木几

，几上放着一座青銅香爐，一縷青烟，自香爐頂上，裊裊飄出。

葛人龍揉了揉眼睛，正要轉動身子，却聽見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葛公子，你醒了？嗯，你受了傷，現在還沒有痊癒，萬萬不能隨便移動身子。」

這幾句說話充滿了關切，聲音更是嬌柔悅耳之極。

葛人龍轉過臉，立刻就看見了那個曾經戴着青臉面具，說話聲音尖銳刺耳的黑袍少女。

只是，她現在不再穿着又寬闊又詭異的黑袍，聲音也不再尖銳難聽，而且容貌看來越發嬌態可人了。

她已換上了一襲水藍長裙，一頭長髮也已梳理得整整齊齊，在燈光下，她的眼睛明亮動人，一點也不像個武林高手。

但葛人龍却已領教過她的武功，雖然，比起自己還是有一點點距離，但憑着她這副身手，江湖上也沒有多少人可以把她欺負了。

葛人龍凝視着她，看了很久才道：「姑娘，這裏是甚麼地方？妳又是誰？」

少女搖搖頭，道：「我不能說。」

葛人龍道：「爲甚麼不能說？」

少女道：「我若胡亂講話，媽媽會罵我的。」

葛人龍皺眉道：「妳害怕妳媽媽？」

少女說道：「這不是害怕，而是尊重她。」

葛人龍道：「妳眞是個乖女兒，妳媽媽一定很疼愛妳啦！」

少女點點頭，微笑着說：「她眞的很疼愛我，不像我爹……」說到這裏，似乎覺得不該再說下去，倏然住口。

葛人龍望着她，忽然問：「妳媽媽在甚麼地方？」

少女笑了笑，道：「她在墳墓裏。」

葛人龍一呆，不禁又有一陣奇怪，心想：「妳媽在墳墓裏，這有甚麼好笑？」

少女又說：「你是不是想見見她？」

葛人龍苦笑一聲道：「姑娘別開玩笑了，既然她已死了，我又怎能去見她？」

少女突然臉色一變：「你爲甚麼咒我媽死了？」

葛人龍陡地楞住，道：「妳剛才不是說，她在墳墓裏嗎？」

少女「唉」的嘆息一聲，道：「你怎麼獃得這麼厲害，墳墓裏的人，並不一定就是死人，就像你和我，現在還不是活靈活現嗎？」

葛人龍吃了一驚，道：「妳是說，這裏是個墳墓？」

少女點點頭，說道：「這是個古墓，據說最少已有五百多年歷史了，葬在這裏的人，是個大官。」

葛人龍道：「這是個清廉官員，還是個貪官？」

少女道：「他爲官清廉與否，又有甚麼關係？」

葛人龍道：「他若是個大貪官，陪葬之物一定不少罷。」

少女道：「聽說這古墓的確曾經發現了不少寶物和金子，但現在已甚麼值錢的東西也沒有給留下來。」

葛人龍道：「是盜墓者的傑作？」

少女道：「是的。」

葛人龍道：「這盜墓者是誰？」

少女道：「我不能說。」

葛人龍笑道：「是不是又怕妳媽媽責罵？」

少女道：「我不說就是不說，你想知道，問我媽去。」

葛人龍道：「她老人家也在這古墓裏？怎麼不見她的踪影？」

少女說道：「這古墓雖然建築在地底下，但却有多處暗室，規模極爲龐大，有時候，連我想找媽媽，也要費上一番功夫哩。」

葛人龍嘆了口氣，道：「這大官人已死了，但却花掉這許多人力物力，來建造這麼一個大墳墓，眞是太浪費了。」

少女瞧着他，忽然說：「你爲甚麼不問：『我的銀月刀在哪裏？』」

葛人龍苦笑一下，道：「現在才問又有甚麼用？妳若要拿走它，早已拿掉，甚至老早就可以殺了我。」

少女道：「你眞是個怪人！」

葛人龍道：「跟那『蝙蝠』相比，我就顯得平凡極了。」

少女笑了笑，道：「我本來只想告訴你，盛天濮這人不可靠，他是個僞君子，假英雄，但你却不肯相信，那又有甚麼辦法？」

葛人龍皺了皺眉，道：「盛莊主俠名早著，怎會是甚麼僞君子？」

少女道：「你不相信，硬是要上他的當，吃他的虧，本來跟我是半點關係也沒有的，但我們却無法容忍，金鷹王的寶藏，落在這種人的手裏。」

葛人龍道：「妳也知道金鷹王這個人嗎？」

少女道：「很多事情我都知道，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葛人龍深深的吸了口氣，道：「我現在只想知道妳的名字。」

少女說道：「我早已說過，這是不能說的，我媽媽會不高興，會罵我的。」

葛人龍道：「妳說了，我保守秘密，她又怎會知道？」

少女搖搖頭，道：「那不行，我不能欺瞞媽媽，你也別再逼我做這種壞事。」

葛人龍怔了一怔，道：「這也算是壞事，倒是天下奇聞，但妳不肯說，在下自無相強之理，但我該怎樣稱呼姑娘？」

少女正在考慮該怎樣回答，忽然有人插口說道：「她姓盛，叫盛仙兒，是盛天濮的女兒。」

葛人龍大感意外，看看那少女，她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並未加以否認。

輕輕一望，只見門外來了一個穿着黑衣裳，手裏挽着一串珍珠的老婦。

其實這老婦並不眞的很老，只是臉上的皺紋多了一點而已。

「媽……」少女輕輕的叫喚一聲。

老婦目注着他，緩緩道：「仙兒，妳的身世在外面切切不可輕易洩露，但在葛公子面前，却是不必隱瞞。」

盛仙兒點了點頭，緩緩的回答說：「女兒知道了。」

老婦目光一移，瞧在葛人龍的臉上，半晌才慢慢的說道：「你是否在懷疑老身

的說話？」

葛人龍忙道：「晚輩沒有這個意思，只是感到詫異而已。」

老婦嘆息一聲，又沉默了很久，才說：「在二十年前，我本來是盛天濮的妻子，但爲了這座古墓的寶物，我丈夫殺了我爹，還要把我母女倆人趕盡殺絕，免留後患。」

葛人龍聽得心頭一凜，却道：「前輩所說的事，晚輩並不怎樣明白。」

老婦道：「我爹人稱『百臂判官』，在江湖上，提起了『百臂判官』施中豪這七個字，可說是人人敬畏幾分的，在二十年前，我爹找到了這古墓，把古墓裏的財寶運了出來，但却給盛天濮知道，這賊子竟然暗裏通知一夥強盜去刼寶，這夥強盜結果跟我爹激戰了一晝兩夜，最後是我爹苦勝了，可是却已身受創傷，武功大打折扣，盛天濮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直到這時候才現身，還說是甚麼『收拾殘局』云云，可憐我爹空有一身武功，但在傷疲交集之下，終於敵不過盛天濮，慘死在一座山谷之中……」

葛人龍聽得爲之出神。

老婦又接着說道：「盛老賊殺了我爹，自然不敢讓我知道，誰知道我最後還是把這樁慘案查得水落石出，正是人證物證俱在，豈容他加以抵賴？他知道我查出了眞相，就把心一橫，要殺我母女，免除後患，那時候我武功遠不如他，和他拚了十招八招，就已受了重傷，眼看母女兩人性命難保，却有一個老僕挺身而出，勇戰盛老賊，又有另一個老嫗，帶着咱們母女闖出獅威山莊，這才倖存得以不死。」

葛人龍忙道：「這兩位又是誰？」

老婦人道：「這下子，可說是連盛老賊也看走了眼，他一直都不知道，在自己莊院裏的老僕李石年和燒灶老婦夏五婆，原來竟然就是數十年前名震中原的『江南鐵鴛鴦』石華武和魏春娘。」

葛人龍奇道：「這對武林前輩，爲何會甘願在獅威山莊做低三下四的奴僕？」

老婦人道：「這對『江南鐵鴛鴦』的本事，極其厲害，等閒之輩，恐怕連他們一招半式也接不下來，可是，強中自有強中手，他們終於碰上了一個比他們更厲害的大魔頭，一戰之下，兩人都大大吃虧，不但吃了敗仗，還雙雙損折了一半以上的功力，到最後，總算憑着七七四十九顆『迷魂百步珠』，遮掩着那大魔頭的視綫，才狼狽逃脫性命，但自此之後，他們已是心灰意冷，更不敢再在江南露面，只是，誰也沒有想到，這對名重一時的武林前輩，原來已隱姓埋名，在獅威山莊裏爲奴爲婢。」

葛人龍又問道：「後來這對鐵鴛鴦怎樣了？」

老婦人沉聲道：「爲了咱們倆母女的悲慘遭遇，激發起了他們的俠義心腸，不惜洩露身份，一個纏鬥盛老賊，另一個帶着咱們母女闖出獅威山莊，想這對武林異人，武功原本極是厲害，可惜已給那大魔頭毀掉了一半功力，再加上當時魏春娘又染病在身，根本無法幫助丈夫共同對付盛老賊，結果，魏春娘把咱們帶到這古墓後，就已元氣大傷，昏迷了兩天才醒過來，但不到兩個時辰，又再暈倒過去，這一次，她再也沒有醒過來了，她臨死之際，把夫婦二人合力研創的『鐵鴛鴦武功秘法』圖譜送給了我，並希望我能把『鴛鴦門』的武功發揚光大，流傳後世……」

說到這裏，老婦已是泣不成聲，神情激動已極。

葛人龍最怕看見女人哭泣，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幸而老婦極力抑制激動的情緒，揩抹乾淨眼淚後，又緩緩地接着說道：「魏春娘死後，我很久都不敢離開這古墓，原來『江南鐵鴛鴦』早就知道有這麼一座古墓，也知道這裏埋藏着不少奇珍異寶，但這對年老夫婦，對金銀財帛之物，已是全然不再動心，所以並未打這古墓的主意，至於盛老賊，他只是截刼我爹已運出來的寶物，却不知道這古墓原來就在獅威山莊背後，所以一直未曾發覺咱們母女，原來並未遠逃他方，只是匿藏在這黑暗不見天日的墓穴裏……葛公子，我說的全是眞話，你千萬不要懷疑，更莫一錯再錯，誤中這老奸賊的毒計！」

葛人龍心中一凜，道：「晚輩當然相信前輩之言，只是那『太湖四友』，他們可是送羊入虎口了。」

老婦嘆了一口氣，道：「這二十年來，我雖然很少離開這裏，但却與外界還沒有完全隔絕，原來當日獅威山莊一戰，石華武恩公與盛老賊苦戰了一千回合，終於氣力不繼，給盛老賊一掌殺死，而盛老賊也到處追查咱們母女及魏春娘的下落，他是要斬草除根，但一直也沒有甚麼結果，後來，盛老賊爲了要沽名釣譽，不惜大洒金錢，做善事，又拔刀抱打不平，爲武林主持公道，更加入羣英盟，把自己的身份不斷向上抬高。」

葛人龍嘆道：「如此看來，盛天濮着實城府深沉，正是人不可以貌相。」

老婦冷冷一笑，道：「江湖上恩怨糾葛夾纏不清，往往就是這種僞君子在暗中興風作浪，把原本已不寧靜的武林，弄得更加天翻地覆。」

葛人龍說道：「『太湖四友』可是性情中人，這時候他們仍在獅威山莊裏，恐怕……」

老婦道：「這四人的安全倒是暫時不必過份顧慮，盛老賊雖然心狠手辣，但却也不會無緣無故的胡亂殺人，最少，他現在仍然是以羣英盟中人自居，他要顧全着這點名譽，目前必然還會行規步矩，而他最終目的，却是金星銀月這一對寶刃！」

葛人龍道：「這樣說來，『太湖四友』帶着晚輩到獅威山莊，眞可說是送羊入獅口了。」

老婦忽然笑了笑，道：「你也不是甚麼羊牯，最少，連沈二先生也未能把你怎樣。」

葛人龍苦笑着，忖道：「沈二先生也許未能把我怎樣，但妳的寶貝女兒却厲害極了。」

這句說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老婦却已從他的神情裏瞧得很清楚。

她冷厲地瞧了盛仙兒一眼，道：「我只是叫妳帶葛公子到這裏，妳怎麼把人家打成這副樣子？」

盛仙兒道：「是他自己……」

才說了四個字，她的蛋臉忽然紅了起來。

她畢竟是女兒家，葛人龍那無心的一掌，她又怎能提起？

老婦冷冷一笑，說道：「是妳自己不對，不必再推三賴四的，還不向葛公子賠罪？」

盛仙兒的臉更紅了，葛人龍忙道：「這只是誤會，又來賠甚麼罪？」

盛仙兒却已檢裙走了過來，稽首說道：「是小妹糊塗誤傷了葛公子，祈望公子海量汪涵，切莫見怪。」

葛人龍吸了口氣，道：「盛小姐何罪之有？休要折煞在下了。」

老婦這才面色緩和下來，嘆息一聲，又道：「葛公子人才出衆，武藝高強，老身是深信不疑的，只是在目前這等形勢下，羣英盟的力量實在是太薄弱了，憑葛公子一人之力，要同時對付無形帮及盛天濮，那是絕不足够的。」

葛人龍道：「依前輩之見，該當如何呢？」

老婦說道：「那金星劍目前仍在無形帮手中，但沈二先生還欠缺了銀月刀，所以金鷹王的寶藏，無形帮暫時是無法染指的。」

葛人龍道：「但在下若得不到金星劍，賑災的事也同樣無法進行。」

老婦道：「所以，老身認爲，在寶藏沒有得到手之前，我們必須與沈二先生聯手，對抗盛老賊。」

葛人龍道：「沈二先生野心勃勃，對這寶藏志在必得，在下若與他聯手發掘寶藏，他表面上必然是大表贊同的，但『太湖四友』尚在獅威山莊，難道我不再去理會他們嗎？」

老婦沉吟半晌，道：「這四友雖然是俠義中人，但本領不大，你和他們在一起，他們未必可以給你任何帮助，反而會是一種贅累，葛公子，做大事，莫拘小節，處處應從大處着想。」

葛人龍想了想，雖然覺得貿然不再與四友聯繫，似乎有點不妥，但不妥之處在那裏，却是說不出來。

老婦又接着說：「你已昏迷了大半天，距離金玉樓之約，大概只有兩個時辰而已。」

葛人龍霍然一凜，想從床上爬起來，但却竟然全身酸軟無力。

老婦嘆了口氣道：「你中了仙兒一掌，傷勢不輕，老身恐防會傷及公子奇經八脈，所以餵你服下了一碗『大功奇參茶』，凡是服下這種『大功奇參茶』的人，三天之內不能走動，更遑論動武拚命了。」

葛人龍吃了一驚，道：「這樣金玉樓的事，如何是好？」

老婦道：「就讓它擱下來好了，等公子傷癒之後，才再去找沈二先生不遲。」

葛人龍長嘆一聲，道：「只是魯東災情嚴重，事情躭誤一天，又不知有多少人會變成路邊枯骨。」

老婦道：「但這件事，要急也是急不來，萬一弄個不好，非但取不到金星劍和寶藏，反而會連銀月刀也落在無形帮羣魔的手裏。」

葛人龍聞言，不禁鬱鬱不樂。

但就在他苦思無策之際，忽然有人怪笑起來，道：「取金星劍，易如反掌！」

老婦和盛仙兒的臉色同時變了，只見老婦身形如電，急掠出門外，暴喝道：「是甚麼人？竟敢鬼鬼祟祟的潛入這裏？」

× × ×

這老婦自從得到魏春娘遺下來的「鐵鴛鴦武功秘法」圖譜後，朝夕苦練之下，一身武功已非昔年的盛夫人可比。

這時候，她一掠出門外，就已舞起千重掌影，護住全身，而且也立刻開始攻擊那隱匿門外的不速之客。

「古墓夫人，妳怎麼兇得如此厲害？」門外的不速之客，原來是個銀髯禿頂，身高却不滿五尺的矮小老人。

老婦更是心中吃驚，怎麼這老人一開口就叫自己「古墓夫人」。

這四個字，她只曾經對一個人說過，而這人却是她最信任的親姐姐。

她對姐姐說：「爹死了，盛天濮再也不是我的丈夫，從今之後，我的丈夫就是這座古墓。」

「古墓夫人」之名，就是由此而得。

古墓夫人的姐姐，向來體弱多病，而且不懂武功，自從她們的父親遇害後，這個姐姐更遁跡空門，不再願見塵世間的千般慘事。

古墓夫人也只是到過庵院一次，自此之後，她們就再也沒有會面。

這時候，這個來歷不明的矮小老人，居然能叫得出「古墓夫人」這四個字，眞是匪夷所思的事。

因爲即使是盛仙兒，她也絕不會說出這四個字來。

「你到底是誰？怎知道老身叫古墓夫人？」她掌底下的攻勢仍然凌厲，但聲音却是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

矮小的銀髯老人哈哈一笑，道：「妳有多大年紀？最多五十歲左右罷了，怎麼『老身、老身！』的，叫得敎人渾身出了疙瘩？」

他談笑自若，但手下功夫絲毫不慢，古墓夫人雖然攻勢又快又急，却是未能將這言行古怪的銀髯老人制服。

「媽，讓我來對付他！」盛仙兒已拿出了一雙匕首，正要接替古墓夫人，但古墓夫人却忽然退了下來，伸手攔着她，顫聲道：「仙兒，我們都不是他的敵手！」

盛仙兒半信半疑，臉色也是陣青陣白，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候，銀髯老人已有大半邊身子，進入了這間石室之中。

葛人龍也沒有見過這怪異的老人，也不知道對方的來意，但他却已相信古墓夫人之言：她們就算兩人聯手，也一定打不過這銀髯老人。

只聽得銀髯老人大聲笑了好一會，忽然笑聲倏止，面上居然又露出了悲戚的神情來。

盛仙兒冷冷的看着他，道：「你可不是笑了又想哭罷？」

誰知她這句話才說完，這銀髯老人已眞的放聲嚎哭了起來。

他笑聲宏亮，哭起來的時候，聲音也同樣駭人已極，他一會兒笑，一會兒哭，

而且哭得很傷心，連鼻涕也左抹一把，右抹一把，倒不像是僞裝出來的。

古墓夫人深深的吸了口氣，怔怔的望着這老人，不禁問道：「老丈何以忽然如此悲傷？」

銀髯老人又哭了好一會，才道：「別人說貓哭老鼠假慈悲，但我活到現在快八十歲了，可從來沒有這麼一套，只是如今到了這裏，想起了那對苦命鴛鴦，又怎能不爲之悲從中來？」

古墓夫人又是心頭大震：「甚麼苦命鴛鴦？」

銀髯老人道：「當然是江南鐵鴛鴦那兩口子，他倆身亡的時候，雖然已年逾花甲，但還是恩愛萬分，可惜只能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未能鴛鴦合葬於一穴，這豈非已值得天下有情人爲之同聲一哭耶？」

古墓夫人的聲音又顫抖起來：「這些事，你怎會知道的？」

銀髯老人忽然雙目一瞪，道：「天下間事，又有幾件能瞞得過我來着？」

古墓夫人神情緊張地問：「你……你是不是見過寒葉大師？」

寒葉大師，也就是古墓夫人的姐姐。

銀髯老人直認不諱道：「對呀，但可不是我找她，而是她派人叫我見她的。」

古墓夫人恍然，終於明白這銀髯老人怎麼會叫自己做「古墓夫人」。

「寒葉大師怎樣了？」古墓夫人道：「她的哮喘病好了沒有？」

銀髯老人道：「好了，全都好了，她再也不會有哮喘病啦。」

古墓夫人道：「是眞的？」

銀髯老人道：「當然是眞的，你幾時見過死人會有哮喘的？」

古墓夫人面色大變，身子不由自主的發抖起來：「你……你胡說八道！」

銀髯老人奇道：「妳爲甚麼罵人？我說的都是眞話，有甚麼胡說八道？」

古墓夫人面如紙白，她呆了很久，終於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不錯，你沒有胡說八道，她的身體，本來一直就不怎樣好。」

銀髯老人道：「她是妳的姐姐，她身體怎樣，妳當然是很清楚的，當我見着她的時候，她已快要死了，她告訴我，希望我能够找到妳，叫妳別掛念着她啦，別人也許以爲我是個大魔頭，只有寒葉知道我其實並不是個壞蛋。」

古墓夫人吃驚的看着他，忽然說：「你……你就是把『江南鐵鴛鴦』從江南趕到這裏來的……『鬼手神刀客』？」

銀髯老人呵呵一笑，道：「妳說對了，我就是『鬼手神刀客』齊漢功！」

古墓夫人忽然面露怒容：「你剛才分明是在貓哭老鼠，爲甚麼却要否認？若不是你，『江南鐵鴛鴦』怎會在盛天濮的莊院裏爲奴爲婢？他們若不是給你的『冥獄鬼手』傷了，又怎會毀掉一半內力？結果給盛天濮所殺？」

齊漢功又哭又笑，笑了又哭，這時候又再哭了起來，道：「那一場惡戰，是我一時糊塗，誤信奸徒擺佈，以爲『江南鐵鴛鴦』是對殺人放火的雌雄大盜，所以才跟他們火併起來，到後來，我查明了眞相，知道錯怪了好人，不禁大是後悔，於是四處找尋這對老鴛鴦的下落，想向他倆負荊請罪，但找了許久，還是踪跡杳然，等到寒葉大師把他倆的遭遇說出來的時候，這對苦命鴛鴦又已是骨頭打鼓，唉，妳說，我是不是好生痛苦哉！」

他越說越是傷心，又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個不停。

古墓夫人乍聞寒葉大師逝世消息，本也悲哀不已，但看見齊漢功比自己還更傷心，不禁大起惻忍之心，反而出言安慰着這位人稱「鬼手神刀客」的江湖異人。

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奇妙，一直以來，古墓夫人都很痛恨齊漢功，因爲他把「江南鐵鴛鴦」逼害得走投無路，但這時候古墓夫人知道昔年一戰眞相後，却又不期然地完全原諒了齊漢功，甚至希望這老人別再太悲傷，哭壞了身子。

古墓夫人的安慰，倒是很快見效，齊漢功哭了一會，就停止下來，道：「對！人死不能復活，只會哭又有甚麼屁用？古墓夫人，妳有甚麼事情，儘管囑咐下來，我就算拚掉了這身老骨頭，也必定替妳辦得妥妥當當！」

古墓夫人聞言，不禁心頭一陣跳動。

這番說話，若是別人說的，她也許會當作耳邊風，吹過便算，但齊漢功是當今武林頂尖兒的高手，無論武功、輩份，都遠非一般武林高手可以比擬，他若肯出手對付無形幫，倒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古墓夫人甚至已把這要求說到了嘴邊，但却因這件事情非同小可，不禁仍然有所猶豫。

齊漢功忽然瞧着躺在床上的葛人龍，說道：「嗯，你不就是東方雪的弟子葛人龍嗎？」

葛人龍一怔道：「前輩見過我嗎？」

齊漢功哈哈一笑，道：「你是東方老兒的衣鉢弟子，我自然對你十分注意。」

葛人龍想了想，忽然說道：「噢，是不是在十年前的華山論劍大會上？」

齊漢功點點頭，說道：「對了，你的記性還不算太壞，那時候，你還是甚麼事情都不懂的少年，現在該磨鍊得像個老江湖了罷？」

葛人龍苦笑了一下，道：「我這個老江湖現在可要乖乖躺在床上，甚麼事情都不能親自去做。」

齊漢功「啊呀」一聲，道：「這可不過癮，難道撒尿也要旁人侍候嗎？」

此言一出，盛仙兒的俏臉立刻紅了。

齊漢功哈哈一笑，忽然自掌嘴巴，罵道：「呸！他媽的爲老不尊，胡說八道，也不怕女兒家聽見了害臊，眞該打！眞該打！」

盛仙兒鼓着腮，悻悻然道：「光是只會哭哭笑笑，自打耳括子又有甚麼用？只怕遇上了無形幫的人，就會連話都抖不出來了。」

齊漢功怪眼一翻，怒道：「老夫怎會怕了無形幫？妳是不是要我去宰了他們每一個人？」

盛仙兒道：「我不要你胡亂殺人。」

齊漢功道：「無形幫上上下下，全都不是好人，就算把他們所有的人都宰掉了，也沒有甚麼不對。」

盛仙兒道：「你喜歡殺人，那是你自

己的事，我可沒有叫你這樣幹。」

齊漢功搔了搔脖子，道：「妳既然不高興，我就不胡亂殺人，但看在『江南鐵鴛鴦』的臉上，無論妳要我幹甚麼，我都一定答應。」

古墓夫人、盛仙兒互望一眼，兩人心中想着的都是：「這『鬼手神刀客』看來眞的不像是甚麼大魔頭，『江南鐵鴛鴦』顯然是給奸人所害，不然，這齊漢功也絕不會和這對伴侶打了起來。」

盛仙兒望了古墓夫人一眼，立刻就對齊漢功說：「沈二先生有一柄金星劍，那本來是羣英盟盟主之物，你能否把它搶回來？」

齊漢功哈哈一笑，道：「這又有何難哉？甚麼無形幫，我只當它是個屁！」

古墓夫人道：「讓我跟你一起去！」

齊漢功瞪了她一眼，道：「憑妳這點三脚貓的本事，跟着我又有甚麼用？」

古墓夫人道：「你武功高強，自然是對付無形幫的一流高手，但那些纏手纏脚小嘍囉，就讓我來打發好了！」

齊漢功想了想，終於點頭道：「這也不錯，蚊子蒼蠅雖然咬不死人，但纏頭纏脚，也是麻煩之極，妳就跟在我後面，把他們趕走好了。」

古墓夫人擺出一副唯命是從的樣子，齊漢功見了，甚是高興，忽然又大聲說：「老夫今天很高興，咱們結拜做對兄妹如何？」

古墓夫人聞言，不禁怔住。

齊漢功見她有所猶豫，不禁大是不悅，說道：「妳是不是認爲老夫不配做妳的大哥？」

古墓夫人居然連想也不想，就點頭說道：「是的。」

齊漢功氣得「哇」一聲叫了起來，怒道：「我是天下間五大高手之一，連『江南鐵鴛鴦』也不是敵手，爲甚麼不配做妳大哥？」

古墓夫人神色鎭定，緩緩地說道：「因爲你太老了，做我大哥，實在一點也不相襯。」

齊漢功呆住，過了半晌，忽然怒氣全消，只是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妳說得不錯，老夫最少比妳還大二三十歲，若做妳的哥哥，眞是他媽的太老了，算啦，妳就當我沒提過這回事。現在，咱們先去找無形幫沈二，把金星劍奪回來再說！」

「且慢！」古墓夫人道：「你做我的大哥，雖然不相襯，但我却可以拜你爲義父！」

齊漢功一楞，繼而狂喜，大笑道：「對！對！對！怎麼老夫就是這樣死心眼兒，做老哥哥不好看，做個老義父却又何妨呢？」

古墓夫人已「咚咚咚」的跪下叩頭，道：「義父，從現在開始，我就是你的女兒了。」

盛仙兒瞧得有點痴，她母親已是年紀不輕，但這時候却忽然變成另一個老頭兒的女兒，倒讓她不知該怎樣說話才好。

齊漢功笑得連嘴巴都合不攏，忽然又對盛仙兒說：「連妳媽都叫我義父，那麼我就是妳的爺爺啦！」

「還不能叫爺爺？」古墓夫人催促地叫着。

「爺爺！」盛仙兒很乖巧，這麼一叫，齊漢功樂得幾乎連站也站不穩了。

「好極！妙極！短短一瞬間功夫，老夫就有了女兒，也有了孫女兒，就只差一個孫女婿！」齊漢功說到最後一句，眼睛却向葛人龍的臉上射了過去。

古墓夫人道：「若要去取金星劍，現在時候已差不多了。」

齊漢功道：「乖女兒，咱們到哪裏去搶回金星劍？」

古墓夫人道：「金玉樓。」

「金玉樓！」齊漢功陡地怪笑起來，「這地方不錯，美酒佳餚，正對了乾爹的胃口！」

盛仙兒道：「我也去！」

古墓夫人却道：「妳不能去。」

盛仙兒噘着嘴說道：「我爲甚麼不能去？我也可以給爺爺趕掉那些蒼蠅和蚊子嘛。」

齊漢功也搖搖頭，道：「那些蒼蠅、蚊子都很兇，妳若給咬了一口，可就不怎麼妙了。」

古墓夫人道：「再說，妳若也離開了古墓，誰來照顧葛公子？」

盛仙兒這才沒話說。

「妳不必担心，妳爺爺是中原武林五大高手之一，無形幫的蚊子蒼蠅，還不是手到拿來，見一個抓一個？」齊漢功滿懷信心地說。

終於，齊漢功和古墓夫人離開了古墓，盛仙兒面對着葛人龍，兩人都沉默着，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金玉樓頭献寶劍

這一天午晌時份，金玉樓已高朋滿座，街道上也比平時熱鬧了不少。

沈二先生早就坐在金玉樓西方靠近欄杆的一副座頭上，他看來很孤獨，身邊沒任何人，他也沒去看任何人一眼。但明眼人都已看出，這裏已全是無形幫的天下。

在這種形勢下，葛人龍會來嗎？

× × ×

葛人龍還沒有出現，「太湖四友」已全都來了。沈二先生半闔着眼睛，忽然露出了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

雷鵬昨天晚上，給一個「青臉怪人」用核桃點了穴道，足足過了三個時辰，穴道才衝解開來，但葛人龍却已不知去向，銀月刀也已無踪無影。雷鵬可說是蹩了一肚子悶氣，這時候一看見沈二先生，立刻就破口大罵道：「好不要臉的老東西！」

沈二先生面色一沉，道：「雷鵬，你吃錯了甚麼藥，一見面就罵人？」

雷鵬冷笑一聲，道：「夜半深更，喬裝鬼怪的人，不是你們無形幫中的人又會是誰？」這下子，沈二先生眞莫名其妙。

「你在說甚麼，本幫主可不懂！」

「哼！少裝蒜了，葛大俠在哪裏？快把他交出來！」蕭三娘也大聲喝罵。

按照常理，有人高聲吵罵，必然有人覲圍瞧個究竟，但這時候他們越罵越兇，四週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加以理睬，喝酒的仍在喝酒，吃肉的依舊一塊一塊把鷄、鵝、鴨塞進自己的嘴裏，而街上的行人、貨

郎、販夫走卒，也全然沒有人走過來看熱鬧。

這看似平靜如常的景象，其實就是大不尋常。

「太湖四友」可不是初出道的雛兒，自然明白其中緣故。

這些人既非聾子，也沒有一個是瞎子，但却是一羣極有組織，具有高度服從命令習性的殺人好手。

他們可以裝聾扮啞，視如不見，聽而不聞，但只要一聲令下，這些人全部不顧一切地，向敵人展開兇悍的襲擊。

「太湖四友」就是他們的敵人。

但「太湖四友」並非貪生怕死之輩，雖然明知身在虎穴龍潭之中，但每張臉孔都是勇敢的、眞正無懼的。

其實，雙方若動上了手，不必他人相助，只是一個沈二先生，就已可把這四人輕易解決。

沈二先生可不急躁，他沉着冷靜，但心中也是有着解不開的疑團。

「葛人龍和他的銀月刀在哪裏？這四個不知死活的傢伙，憑甚麼敢來到這金玉樓上，而且一點懼怕的樣子也沒有？」

「莫非有甚麼強援跟着而來嗎？」

沈二先生心裏已打着千百轉念頭，但面上却是不動聲息，只是淡淡道：「四位都是明白人，但本帮主可給你們弄得不明不白，我現在也想問問諸位，葛人龍和銀月刀在甚麼地方？」

雷鵬怒道：「沈老不死，你已搶走了銀月刀，葛大俠也多半已給你們這羣惡賊害死，你還在這裏假惺惺。」

沈二先生眉頭緊皺，聽到這裏，他知道葛人龍和那柄銀月刀眞的出事了，而「太湖四友」却以爲是無形帮幹的。

沈二先生嘆了口氣，道：「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你們慢慢的說一遍好不好？」

雷鵬「呸」一聲：「說你媽個屁，好好歹歹，你今天一定要把葛大俠和銀月刀交出來！」

沈二先生不禁心中有氣冷笑道：「要不要連金星劍也一併雙手奉獻給各位？」

「如此最好了。」蕭三娘立時應聲說道。

沈二先生瞪了「太湖四友」一眼，冷冷道：「你們也不用腦袋仔細想一想，咱們無形帮若已得到了銀月刀，還會在這裏跟你們磨菇一番嗎？」

雷鵬道：「這…這就是欲蓋彌彰！」

沈二先生一拍桌子，冷笑道：「本帮主可沒功夫跟你們胡說八道，雖說沒有銀月刀，本帮主是有點失望，但你們沒有金星劍，也同樣得不到那座寶藏。」

雷鵬怒道：「沈老不死，咱們來的時候，就已知道你準備會來這麼一套……」

沈二先生臉色一寒，索性也打橫着來說：「就當本帮主已殺了葛人龍，搶走了銀月刀，你們又還能怎樣？」

蕭三娘的性子也和雷鵬同樣猛烈，聞言火從心上起，咬牙切齒道：「就算不是爲了金星劍銀月刀，咱們羣英盟也不能够再讓你們橫行無忌，作惡下去，這一伏，彼此都是無可避免的，咱們就在這裏動手罷！」

說着，一對大鐵鎚揮動起來，她雖然是個女人，但却殺氣滿面，兇相逼人。

沈二先生冷冷一笑：「可不是憑你們四個草包，就想把這座金玉樓拆掉罷？」

蕭三娘冷笑道：「咱們要拆的並不是金玉樓，而是你身上的每一根老骨頭。」

「好大的口氣，」沈二先生陡地狂笑起來：「你們也該說實話了，到底是誰給你們撐腰？」

蔡大方沉聲回答：「說給你知道也不妨，是獅威山莊的英雄好漢，誓爲咱們『太湖四友』作後盾！」

沈二先生眉頭一皺，四週看了一眼，：「誰是獅威山莊的人？」

沒有人回答，甚至沒人看他們一眼。

四方八面的人還是那麼熱鬧，但還是沒有人理會這五個人在吵些甚麼。

他們都是無形帮的人，那固然是不必說了，但獅威山莊的高手，又在哪裏？獅威山莊的莊主盛獅王，爲甚麼還不現身，來挫一挫沈二先生的銳焰？

「太湖四友」面面相覷，眼色忽然漸漸變了。

四週的環境仍然沒有改變，獅威山莊高手，沒有一個出現。

莊主盛天濮，也是踪跡杳然，毫無半點動靜。

良久，沈二先生才冷冷一笑，道：「諸位大概是神經病發作了，就憑你們四塊材料，就想奪取金星劍，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蕭三娘忽然大聲叫道：「盛莊主，你在那裏？爲甚麼還不出來？」

沒有回答，他們只能聽見沈二先生的陰森冷笑。

雷鵬面如土色，對蔡大方道：「盛莊主不是一直都跟着咱們嗎？」

蔡大方苦笑說道：「本來是的，但現在……」

「他出賣了咱們，」雷鵬咆哮地叫道：「他臨陣退縮，只是存心要咱們四個人來送死！」

蔡大方面上的肥肉顫抖着，嘆道：「但他爲甚麼要陷害咱們？」

雷鵬怒道：「他打甚麼主意，我們雖不知道，但他現在爲甚麼還不趕上來！」

沈二先生冷冷笑道：「你們現在才知害怕，未免是太遲了，褚震天是給你們殺害的，現在正是本帮主爲他伸雪冤仇的時候。」

蕭三娘「呸」一聲：「沒有盛天濮，咱們『太湖四友』仍然是不怕死的英雄豪傑，誰會怕了你們這些狐羣狗黨？」

沈二先生怪笑道：「女流之輩，也敢說自己是英雄豪傑，眞不怕笑掉本帮主的大牙。」

蕭三娘怒道：「老娘是女中豪傑，總比你這種禍國殃民的惡賊強勝幾百倍。」

她越罵越起勁，雖然明知武功遠遜對方，但仍然按捺不住，雙鎚疾劈出去。

她才撲出去，蔡大方，雷鵬和蕭祥貴已不同時動手。

四友深知對方武功極高，一出手就全力施爲，儘是犀利霸道的招數。

他們雖非頂尖高手，但人人都曾身經百戰，驟然看來，他們所用的武功，並不怎樣好看，但却也是相當實用。

尤其是四人聯手，那種氣勢更是咄咄逼人，絕非一般學武之士可以招架得來。

「太湖四友」雖然各人使用的兵刃都不相同，招式也自然各自有異，但在這絕不相同的兵刃和招式裏，却又有着一種完全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的進攻招式，絕不繁複。

也可以說，他們的武功招式，是非常簡單的，一棒就是一棒，一鎚就是一鎚，進攻時快步殺上，防守時就是全力閃退招架，絕不三心兩意，又想攻殺敵人，又想力求自保。

這本來並無多大的奧秘，但難得之處就是四人都是心意相通，合作嚴密，這種打法，也許在高手眼中看來，會認爲不值一哂，但等到你面臨這四人攻擊之際，就會覺得這種壓力，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驚人、可怕。

可是，沈二先生不愧是絕頂厲害的一流高手，「太湖四友」雖然用盡方法，仍然無法傷害他分毫。

沈二先生只是輕描淡寫地，就把「太湖四友」的狂烈攻勢化解。

蕭三娘雖是女流，但却是四友中最兇悍的一個，尤其是她那種不要命的打法，旁人看來，着實難免有心驚肉跳之感。

沈二先生忽然冷冷喝道：「潑婦，且讓妳嚐試一下自己那柄大鎚子的滋味。」

蔡大方立時道：「三娘小心！」

但他才提出警告，沈二先生已不知用甚麼手法，竟然硬生生地從蕭三娘手裏，奪走一柄鐵鎚。

蕭三娘也不是沒有提高警覺，而是沈二先生的出手實在是太快，招式也極之詭異，她還沒有看見這位沈帮主怎樣出手，右腕已給人重重的捏了一下，那柄鐵鎚再也拿不住，立時鬆手跌下。

但這鐵鎚却並非跌在地上，而是落在沈二先生的手中。

沈二先生說要取鐵鎚，鐵鎚立刻就已落在他的手上，就像是探囊取物，輕而易舉。

「看鎚！」沈二先生又是一聲冷喝。

蕭三娘咬緊牙關，猛可裏只見一團黑影迎頭而下，正是她自己的大鐵鎚。

這柄鐵鎚份量極其沉重，倘若擊中了腦袋，可說是非死不可的。

蕭三娘自然知道厲害，正想閃避，但已來不及了，只好運足氣力，以左手一柄大鐵鎚擋架。

只聽得「卜」的一聲，兩鎚互撞在一起，剎那間星火四射，就和鐵匠在打鐵時的情景一般無異。

兩鎚一碰，優劣之勢更是明顯。

蕭三娘本來膂力猶勝男子漢，但這麼一碰之下，整條左臂簡直痲痺得完全失去了知覺，手上唯一的大鐵鎚，也鬆跌下來了。

這柄鐵鎚也沒有跌落在地上，又再落在沈二先生的手中。

四友相顧失色，沈二先生手執雙鎚，怪笑不已：「這本是男人才配使用的兵器，你們瞧，本帮主是不是比那婆娘威武多了？」

他這麼一叫，滿堂顧客不再聾了，紛紛大聲說道：「自然差得遠了。」

「帮主威震中原無形帮天下無敵！」

「我武維揚，沈帮主才是天下第一條好漢。」

「無形帮天下第一，哎喲！」

在帮衆興高采烈大吹大擂之際，忽然有人「哎唷」一聲叫了出來，接着大家又看見這人痛苦地在地上滾來滾去，額上甚至已淌出了黃豆般大小的冷汗來。

吹擂叫喊之聲倏然停止，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那個高呼「無形帮天下第一！」但接着又大叫「哎唷」的，是個身高七尺的黃袍大漢，他在無形帮地位不低，乃第十一分堂堂主，平素最愛拍帮主馬屁，在這等場合裏，當然是少不了這人的聲音。

但他居然會忽然大叫「哎唷」，接着在地上四處滾動，那就眞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了。

第十二分堂堂主一直都在他身邊，但連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同伴爲甚麼會忽然變成這樣的。

在另外一個角落，第五分堂堂主忽然叫道：「大家小心，有人暗算咱們。」

他在無形帮中，有「小諸葛」之稱，平素自負智謀過人，而在無形帮十八分堂所有堂主裏，他也是最喜歡表現自己才能的。

有人忽然着了道兒，這位「小諸葛」提出警告，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但「小諸葛」的說話還沒有說完，忽然也「唷」的一聲悶哼起來，接着又像是中了邪一樣，捧着肚子在地上滾動不已。

沈二先生臉色鐵青，怒道：「是何方神聖，怎麼只會暗箭傷人！」

他已退開五尺，暫時不再跟「太湖四友」動手。

雷鵬立時大叫道：「盛莊主，你怎麼現在才出手？」

却聽一人「呸」的一聲，冷笑說道：「甚麼盛莊主，盛他媽個屁，那混帳的東西，也只有混帳的糊塗蟲才會以爲他是靠得住。」

這人聲音雖然蒼老，但却極是宏亮，金玉樓中每一個人，甚至街上的人羣，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初時「太湖四友」都以爲是盛天濮帶着獅威山莊的高手殺到此地，不禁面露興奮之色，誰知道來的却是一個矮小的老人，和一個黑衣老婦。

來的正是「鬼手神刀客」齊漢功和古墓夫人。

齊漢功賦性豪放，每每憑自己一時喜惡而行事，是以往往在判斷錯誤，或者是被奸徒蒙騙之下，幹出了不少乖悖常理的錯事，而這些事情，在武林白道人物眼中看來，是難以忍受及無法原諒的。

若是換上別人，恐怕早已惹下無法彌補的殺身之禍。

但齊漢功的的武功，却是高得出奇，旁人就算要找他算帳、理論，往往也是徒勞無功，奈何不得。

也正由於他是如此神奇的人物，他一開口說話，往往就把別人噴得一鼻子灰，在年輕時已然如此，到了這把年紀，更是倚老賣老，他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絕不管別人是否忍受得了。

然而，這位「鬼手神刀客」，却實在是個古道熱腸，至情至聖的正義人物，他最討厭的，就是專拍馬屁、自以爲是及恃強凌弱的人。

是以第十一分堂堂主和第五分堂堂主，先後各領了一枚「鑽骨奪命針」。

齊漢功發射的暗器，旁人自然不容易察覺得到，不明就裏的人，往往會以爲中了暗器的人，是中了邪惡妖魔的侵襲。

而當齊漢功和古墓夫人出現在衆人眼前之際，那兩位雙雙中針的堂主，已然氣絕喪命。

「太湖四友」面面相覷，他們既不知齊漢功是何方神聖，也不認得古墓夫人，只好呆在一旁，一時之間，四人說話也不是，再跟沈二先生動手拚命也不是，神情都顯得頗不自然。

沈二先生的臉色也很不好看。

他神情肅穆，冷冷的盯着齊漢功，又望着古墓夫人。

齊漢功咳嗽兩聲，隨手抓起了一張椅子，大模大樣的坐下，冷冷道：「你就是沈幫主了？」

沈二先生沉着臉，「唔」的一聲：「好說！好說！」

齊漢功瞪着他，勃然喝道：「你好無禮！」

沈二先生冷冷道：「彼此彼此！」

齊漢功怒道：「我有禮無禮，關你屁事？」

沈二先生也是面有慍色：「老夫忝爲一幫之主，在幫中弟子面前，不多不少也該有幾分尊嚴，尊駕不給我面子，那分明是想打架了！」

「打架？」齊漢功哈哈一笑：「咱們是甚麼身份的人，怎麼居然用『打架』這種字眼？」

沈二先生道：「不說『打架』，該說甚麼？」

齊漢功道：「該說以武會友，印證武功！」

沈二先生冷笑道：「甚麼以武會友？你可不是本幫主的甚麼朋友。」

齊漢功道：「現在不是，說不定很快就會是朋友了。」

沈二先生道：「尊駕何出此言？」

齊漢功道：「倘若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標，大家全力以赴去把這件事情完成，那豈不是可以成爲朋友了？」

沈二先生皺眉道：「甚麼共同目標，有甚麼事情可以讓大家一起去完成的？」

齊漢功道：「是金鷹王的寶藏！」

沈二先生嘿嘿一笑，道：「本幫主可沒這個興趣跟你談。」

齊漢功道：「爲甚麼沒有興趣？」

沈二先生說：「除非銀月刀在尊駕手上，否則你根本就沒有資格談論金鷹王的寶藏。」

齊漢功道：「老夫若沒有銀月刀，也不會來到這裏找你了！」

此言一出，沈二先生、「太湖四友」全都面色一變。

沈二先生忙道：「刀在哪裏？」

齊漢功道：「金星劍又在哪裏？」

沈二先生忽然哼了一聲，道：「你休來騙本幫主了，你根本就沒有銀月刀！」

齊漢功哈哈一笑，說道：「老夫身上，的確沒有銀月刀，但却知道它在甚麼地方。」

沈二先生道：「且說出來聽聽。」

齊漢功道：「但老夫現在却想看一看金星劍。」

沈二先生道：「要看金星劍，先亮銀月刀！」

齊漢功道：「何不先亮出金星劍？」

沈二先生道：「國有國法，幫有幫規，本幫的規矩，就是絕不能輕易相信別人的說話。」

齊漢功冷冷一笑，道：「老夫的說話也不能相信？」

沈二先生道：「尊駕高姓大名，本幫主還不知道，又怎能輕信你的說話？」

齊漢功說道：「老夫姓齊，齊漢功便是。」

沈二先生陡地面色一變，「太湖四友」也是驚愕萬分。

眼前這矮小的銀髯老人，眞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鬼手神刀客」齊漢功嗎？

沈二先生畢竟是江湖梟雄，乍聞「齊漢功」這三個字，雖然難免神色一變，但很快就恢復了鎭定，微笑着說道：「原來是齊神刀，久仰！久仰！」

齊漢功冷冷一笑，道：「葛人龍與老夫淵源極深，他的事也就是老夫的事！」

蕭三娘雖然給鐵鎚震得手臂酸軟，全身乏力，但仍然忍不住開口問道：「葛大俠怎樣了？」

齊漢功道：「躺在……躺在床上，動彈不得！」

他本想說「躺在墓穴裏，動彈不得。」，但却恐防會對乾女兒不利，才改口說是「躺在床上」。

但這番說話，仍然不免使「太湖四友」又是詫異，又是震驚。

蕭三娘又已追問着：「是誰把他害成這樣的？」

齊漢功却橫了她一眼，道：「關妳屁事！」

蕭三娘又急又怒，但一則剛才已吃了大虧，二則知道「鬼手神刀客」武功比自己等人高出甚多，他不肯說，就算再焦急，也是無可奈何。

沈二先生的視綫忽然落在古墓夫人臉上：「這位婆婆，不知道怎樣稱呼？」

齊漢功搶着回答道：「她是我的乾女兒，她叫古……古慕慕。」

「古……」

「是古慕慕，羨慕的慕，仰慕的慕！」齊漢功忙道：「她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她父親是古大年，是星宿海的老前輩。」

沈二先生「噢」的一聲，沒有再問下去。

齊漢功撒了這個謊，是爲了要掩飾古墓夫人的身份，但他並非善於撒謊之輩，這一番說話，說來頗不自然，沈二先生及「太湖四友」都是心中疑雲大起。

沈二先生沉吟半晌，忽然說道：「本幫主並非冥頑不靈之人，既然齊神刀對金星劍志在必得，這柄劍，本幫主可以雙手奉上，但却有個要求，還望齊兄接納。」

他忽然願意把金星劍交出，衆人不禁大感意外。

二沈向直，鎚鐵大雙一舞揮娘三蕭。
。去而擊撲生先

齊漢功瞧着他，道：「你有甚麼條件，儘管說出來好了。」

沈二先生道：「齊兄武功蓋世，小弟自知無法匹敵，以是甘願不戰認輸，那金星劍，小弟也自然交出，好讓齊兄完成心願。」他忽然又自稱「小弟」，語氣更是比剛才謙遜得多。

齊漢功眉毛一揚，臉上不由露出了得意之色。

沈二先生又接道：「但本幫主却有個仇家，此人不除，實在寢食難安。」

齊漢功目中寒芒一閃：「你是要老夫爲你把這人除掉？」

沈二先生點頭道：「正是如此。」

齊漢功沉吟着，道：「這本來不是甚麼大問題，但老夫却必需知道，你的仇家是甚麼人？」

沈二先生道：「這個自然，小弟等知齊兄嫉惡如仇，這仇家若是忠義之人，小弟也絕不敢開口。」

齊漢功道：「少說廢話，你要老夫爲你幹掉甚麼厲害的對頭？」

沈二先生道：「是獅威山莊莊主！」

齊漢功眼睛一亮：「是盛天濮？」

沈二先生道：「正是這個可惡的惡賊，他一直都想把無形幫消滅！」

齊漢功冷冷一笑，道：「無形幫多行不義，盛天濮要把你們消滅，那本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他在無形幫重重包圍之中，却口出此言，無形幫中人，莫不面色又是一變。

但齊漢功全不在意，他是自恃藝高人胆大，而這幾十年來，可以讓他忌憚的事情和人物，可還絕不多見。

沈二先生却是神色不變，一點也不介意的樣子。

只聽得齊漢功又接着說道：「只是，盛天濮的確是個他媽的混蛋，正是殺之不枉！」

沈二先生道：「實不相瞞，在很久以前，小弟與盛天濮，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他却垂涎小弟愛妾櫻姬美色，在一個中秋之夜，把小弟灌醉，然後就帶着櫻姬逃到老遠，先姦後殺！」

齊漢功臉色一沉，道：「貪色背友，假仁假義，當眞可惡得很。」

沈二先生道：「其後，他向小弟解釋，謂當時是櫻姬乘他酒醉，把他誘騙，酒醒後大感懊悔，痛罵櫻姬，櫻姬反唇相稽，盛天濮怒從心上起，一時激憤，就把她勒斃了。」

齊漢功「哦」的一聲，道：「倘眞如此，那可是櫻姬之過。」

沈二先生冷冷一笑，道：「初時小弟也相信了，孰料盛天濮笑裏藏刀，在這番道歉之際，竟然出手暗算小弟，小弟猝然不防，給他傷了小腹，險些死在這卑鄙小人手裏。」

齊漢功「哼」的一聲：「如此說來，此人實在是死有餘辜。」

沈二先生道：「自此之後，咱們就分道揚鏢，他做他的大莊主，而小弟則自立門戶，成爲無形幫幫主，但這惡賊仍然處處逼害小弟，令到小弟無時無刻不爲之提心吊胆……」

「不必說啦，老夫都已明白！」齊漢功聽得有點不耐煩。

沈二先生道：「齊兄深明事理，小弟總算放下一塊心頭大石了。」

齊漢功道：「劍呢？」

沈二先生說道：「只要齊兄割掉那惡賊的腦袋，這柄金星劍，小弟自當立刻奉上。」

齊漢功「呸」的一聲，冷笑道：「區區一個小莊主，老夫要殺他還不是易如反掌？但那柄金星劍，老夫必然先拿到手，才有興緻去對付盛天濮。」

「這個……」沈二先生面有難色。

「甚麼這個那個，」齊漢功臉色一寒，指着自己的鼻子喝道：「老夫既已答應了殺他，他就算插上十八對翅膀也飛不出老夫的掌心，你担心甚麼？」

沈二先生正要說話，齊漢功又瞪着眼說：「你是信不過老夫嗎？」

沈二先生道：「沒有這回事，齊兄威名遠播，言重九鼎，那是人所共知的。」

齊漢功道：「你知道就好了。」

沈二先生道：「這樣罷，金星劍，小弟可以立刻奉上，但却希望齊兄答允，在一天之內，把盛天濮這惡賊殺了，也好讓小弟早點心安理得。」

齊漢功一怔，想不到沈二先生忽然答應得如此爽快，不禁又有點疑惑起來。

他乾咳一聲，不答沈二先生，却問古墓夫人：「乖女兒，妳說怎樣？」

古墓夫人沒有開口，只是用力的點了點頭。

殺盛天濮爲父報仇，這是她渴望多年的心願，但她知道，憑自己和盛仙兒的武功，要報仇是沒有機會的，齊漢功既已成爲了自己的義父，由他出手剪除盛天濮，那也是很適合的。

齊漢功見乾女兒也贊成，立刻就對沈二先生說道：「就照這麼辦，十二個時辰內，老夫就要盛天濮的腦袋搬家！」

沈二先生面露悅容，笑道：「這樣好極了，齊兄既可得金星劍，本幫主也可安寢無憂，正是各得其所！」

「少廢話，把劍拿來！」

「這個自然。」

沈二先生果然眞的把金星劍交出，放在桌上。

齊漢功把劍看了一會兒，嘆道：「果然是天下無雙的寶劍！」

沈二先生道：「金星劍已奉上，誅除盛賊之事，有勞齊兄了。」

齊漢功冷冷一笑，把劍藏在腰間，道：「你不必用說話來套我，老夫雖已答應了這樁事，就算盛天濮從地底鑽進鄧都城，老夫也要把他揪回來，割掉他媽的王八腦袋交給你！」

沈二先生道：「齊兄切莫誤會，小弟絕無不信任之意，否則又豈會先把金星劍交了出來？」

齊漢功暗暗忖道：「老夫既已伸出了手討劍，你敢不從，不怕無形幫從此變作『無此一幫』嗎？」

他忽然轉目瞧着「太湖四友」，道：「你們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沈二若要殺你們，爾等此刻焉還有性命在？」

這一下，齊漢功倒是會錯了意，原來四友激戰沈二先生之際，他早已在暗處瞧得清清楚楚，他見沈二先生武功分明遠在四友之上，但却始終沒有使用殺手招數對付他們，遂以爲沈二先生手下留情，殊不知沈二先生雖然沒有用重手對付四友，但却絕不是存心容讓，而是有意慢慢折磨四友一番，然後才讓他們痛苦地死去

經此一戰，「太湖四友」知道江湖上奇人異士，多得不可勝數，不禁都有點心灰意冷之慨。

而金玉樓之戰，他們還能倖存性命，也着實是相當幸運，只是，一想起盛天濮，四友又不禁咬牙切齒，大罵此人全無信義，竟然把他們推入龍潭虎穴之中，然後又置之不理。

離開金玉樓後，齊漢功問四友：「你們是不是想報仇？」

雷鵬道：「報仇？報那門子的仇？」

齊漢功一怔，道：「難道你們有很多仇家嗎？」

雷鵬道：「金子銀子和虱子咱們都沒有，但仇家倒眞還有不少。」

齊漢功道：「盛天濮險些把你們害得命喪金玉樓，你們想不想出這口烏氣？」

雷鵬道：「當然想！」

蕭三娘却搖搖頭，道：「我不想報甚麼仇了，只想見一見葛大俠。」

蕭祥貴說：「我也想見見葛大俠。」

齊漢功搖頭不迭，道：「甚麼事情老夫都可以答應，就是這件事例外。」

蔡大方臉色一變，道：「咱們爲甚麼不能去見葛大俠？」

齊漢功道：「他現在需要休息，你們不能打擾他。」

蕭三娘道：「咱們只是想見他一面，可不能說是打擾。」

齊漢功怒道：「我說不能就不能，你們別惹老夫光火。」

「火火火！俺可也是個『霹靂火』！」雷鵬粗着嗓子，大聲說道：「你老人家有火氣，俺也有火氣，你要俺熄火，大可以一掌斃了俺，但俺只要有一口氣，就一定要見一見葛大俠！」

齊漢功似未曾料到，「太湖四友」竟敢正面與自己頂撞，不禁有點發楞起來。

他瞧了四友一眼，忽然頓足嘆道：「葛人龍又不是人間仙子，天上嫦娥，有甚麼好看？」

雷鵬嘿嘿一笑，道：「俺現在可明白了。」

齊漢功一呆，兩眼直視着他：「你明白甚麼？」

雷鵬冷冷道：「葛大俠眞的已經遇害了，昨天晚上那黑袍人，就是你自己。」

「黑袍人？甚麼黑袍白袍人？」齊漢功可給弄糊塗了。

只見雷鵬滿面悲憤之色，對蔡大方說：「老大，昨晚那個穿黑袍的傢伙身材並不高大，準是這老東西喬裝的，他點了俺穴道，引走了葛大俠，然後殺人奪刀，現在又連金星劍也搶到手裏，他是事事如意啦，咱們却還得要叫他一聲『恩公』。」

「老夫不是甚麼恩公，是齊漢功！」

齊漢功怒吼道：「老夫行走江湖六十餘年，向來行事光明磊落，你們越說越離譜，簡直他媽的不分好歹，一塌糊塗之極！」

雷鵬冷笑道：「若非葛大俠已遭毒手，你怎會得到銀月刀？」

蕭三娘道：「若要表明清白，無論怎樣，必須讓咱們見一見葛大俠。」

齊漢功皺着眉，連鬍子也扯斷不少。

古墓夫人忽然說：「就讓他們去見見葛公子好了。」

齊漢功一怔，道：「但那地方……」

古墓夫人道：「我信得過這幾位朋友，他們不會把那地方告訴別人知道的。」

齊漢功遲疑片刻，才道：「既然乾女兒答允，我這個乾爹自無反對之理，但你們可要保守秘密，切莫把那地方說給別人知道。」

雷鵬道：「咱們可以立下毒誓！」

「對！」蕭三娘馬上附和，「太湖四友」隨即指天爲誓，誓言決不把那地方洩露出去。

齊漢功這才放心，接着，古墓夫人帶着衆人，一起來到那林子之中。

古墓就在林內。

× × ×

「太湖四友」終於看見了葛人龍，也看見了盛仙兒。

雷鵬瞧着她，面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妳……妳就是那個黑袍青面的怪物？」他驚奇地問。

盛仙兒盈盈一笑，沒有開口回答，却給了他一撮東西。

雷鵬一瞧，不禁面上一紅，原來那撮東西，就是已剝掉硬殼的合桃。

蔡大方伸手拈取了一顆，毫不客氣地咀嚼起來，笑道：「很好吃。」

雷鵬苦笑了一下，也吃了一顆。

合桃眞的很甘香，但當雷鵬想起給點住穴道動彈不得的滋味，面上的笑容更是苦澀幾分。

蕭三娘看見葛人龍並無大碍，這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齊漢功却一直板着臉，一言不發。

蔡大方知道他在生氣，連忙賠罪，道：「恩公……」

「不是恩公，是齊漢功！」齊漢功冷冷的說：「現在可知道，老夫沒有害死葛人龍了罷？」

雷鵬聞言，急急趕過來，道：「齊前輩，都是俺不好，俺糊塗，俺誤把好人當作盜賊，俺是條狗，咬了呂洞賓……」

「够了够了，老夫最討厭人家嚕嚕嗦嗦，就像是有放不完的狗屁，你要表示歉意，那很容易，一頭向牆壁撞死，老夫就原諒了你。」齊漢功仍然板着面孔，聲音也是冷冰冰的。

雷鵬陡地哈哈大笑，道：「這又有何難哉。」

他站立之處，就在一幅厚厚石牆旁邊，說完這六個字後，居然毫不猶疑，眞的以頭壁撞，用盡全力撞了出去。

他這一撞，可不是裝腔作勢，衆人之中，原以蔡大方和他距離最近，但等到蔡大方伸手阻攔之際，已是來不及。

雷鵬性烈如火，是個坐言起行之人，他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現在說要一頭撞死謝罪，也是絕不遲疑，眞的全力施爲，唯恐頭顱不會爆裂。

石牆堅硬無比，蔡大方又阻攔不住，齊漢功更是連看也不看雷鵬一眼。

只聽得一聲悶響，雷鵬的腦袋已重重的撞在石牆上，這一來，盛仙兒嚇得連臉都白了。

「雷鵬！」蕭三娘尖聲叫了起來。

雷鵬沒回答，人已直挺挺躺在地上。

蔡大方面如土色，掀着齊漢功的衣襟，嘶聲道：「你……你爲甚麼一定要逼死雷鵬？」

齊漢功冷冷一笑：「是他自己要撞牆的，干老夫甚麼事？」

蔡大方氣得渾身顫抖，却又自知武功不如齊漢功，就算想拚命也是拚不來，只好又放開了手，俯下身子瞧瞧雷鵬。

這麼用力一撞，雷鵬一定會給撞爆了腦袋，然後腦漿塗地當場慘死。

但蔡大方俯下身子，就看見鵬雷忽然睜開眼睛，滿臉茫然之色，似乎如夢初醒的樣子。

「鵬，你怎麼了？」蕭三娘、蔡大方異口同聲地說。

雷鵬摸了摸額角，然後又看着自己的手，訝然道：「怎麼……怎麼沒有血？怎麼我還沒有死？」

這時候，蕭三娘和蔡大方忽然雙雙昂起頭，向那石牆望去。

只見石牆已給撞穿了一個大洞，地上一片白濛濛的，全是灰白色的粉末。

雷鵬一呆，緩緩地站立起來，「嗯」的一聲道：「怎麼這裏的石牆，一點也不堅硬，就像是豆腐一般？」

古墓夫人忽然悠悠一笑，道：「還是乾爹算得準，他知道你站立的位置，就算出你會撞向石牆的甚麼地方。」

蔡大方一怔，繼而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原來齊前輩早已在牆上做了手脚？」

古墓夫人微微一笑，道：「做這種手脚，說來簡單，要做起來却一點也不容易，但乾爹是天下馳名的『鬼手』，他只是悄悄在牆上抹了幾抹，堅硬的石頭就變成豆腐一般啦。」

雷鵬如夢初醒，蔡大方和蕭三娘也是同時長長的吁了口氣。

只聽得齊漢功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很厲害，也很愉快，就像是一個在遊戲裏大勝對手的頑童。

他大笑着走到雷鵬面前，捏着他的鼻子，道：「小子，你是條血性漢子，老夫怎捨得讓你一頭撞死在這裏？」

曾鵬的眼睛忽然滿佈血絲，臉上的表情很激動，他顫抖着聲音說：「齊前輩，是小子無禮，小子該死……」

「別再說這個『死』字，老夫不高興聽，」齊漢功笑道：「老夫要這裏每一個人都福壽康寧，長命百歲！」

蔡大方轟聲笑了起來：「齊前輩說得好，他媽的當浮一大白！」

蕭三娘皺了皺眉，道：「你當這裏是酒館嗎？就算你想喝酒想得瘋了，也休想喝到一滴燒刀子。」

盛仙兒忽然淡淡一笑，道：「要喝燒刀子，那是欠奉的了，但陳年的女兒紅，却有兩三百斤。」

蔡大方差點跳了起來，正想問個清楚，齊漢功已搶着說：「我的乾孫女兒，妳可不是哄騙爺爺罷？」

盛仙兒嫣然一笑，道：「這裏高手雲集，小女子就算胆大包天，也不敢胡言亂語。」

古墓夫人微笑着接道：「這都仙兒的傑作，有一次，她帶了一小壺女兒紅回來給我嘗試，我喝了一點，讚不絕口，第二天，這淘氣女兒就一口氣搬來了幾十罈女兒紅，唉，我又不是酒量如海的醉仙，這幾十罈酒，又怎消化得了？」

齊漢功大笑道：「乾孫女兒幹得好，她是未卜先知，知道這些女兒紅總有一天會大派用場，來來來，咱們痛痛快快的喝一喝，然後把盛天濮痛痛快快的幹掉！」

他說完最後一句說話，盛仙兒的面色忽然變了。

她並不是生氣，也不是害怕，但盛天濮畢竟是她的父親，而齊漢功却說要在喝酒之後，就把自己的父親殺了。

這種感受，除了她自己之外，旁人又怎會瞭解？

但古墓夫人却不同，她是仙兒的媽媽，她已看出女兒的心在想着些甚麼。

「仙兒，我跟妳一起去取酒。」古墓夫人目露深思之色，帶着女兒走了出去。

過了一頓飯時光，酒已一罈一罈的送到。

果然是陳年女兒紅，每一罈都酒香馥郁，令人不喝也已爲之陶醉。

盛仙兒神態也改變了，她不再鬱鬱不樂，但眉宇間却流露出一種肅殺的情緒。

旁人沒有留意，但躺在床上的葛人龍却注意到了。

但這時候，他既不能移動身子，也不能喝酒，接近任何人。

葛人龍只是覺得盛仙兒的態度已有所轉變，但那是甚麼緣故他却全不知情。

雙梟血戰鬼神刀

黃昏，斜陽早已被大山遮掩，獅威山莊陷入了一片沉靜的境界。

齊漢功並非言而無信之徒，他答應了沈二先生要殺盛天濮，現在他果然來了。

他並非孤身而來，陪同在他身旁的，還有古墓夫人。

古墓夫人的神色顯得有點緊張，這也難怪，二十年來，她無時無刻不在想着怎樣手刃仇人，而現在，她已有了很好的機會，可以親眼看見盛天濮怎樣死亡。

仙兒也要來，但古墓夫人却嚴辭拒絕。她斥訓女兒，道：「這一戰妳絕不能在場，須知妳武功雖然不錯，內力却比仇人輸虧，況且莊中不乏一流好手，妳若和我們一起，只會給我和爺爺增加負累。」

仙兒又向齊漢功哀求，希望他准許自己一起去獅威山莊。

齊漢功微笑着，忽然以食指向她身上虛點了幾下，仙兒就不會動了。

「乖乖孫女兒，不必担心咱們，也不必担心自己的穴道，三個時辰後，妳就可以活動自如了。」

他點穴的手法，遠比仙兒高明，雷鵬不禁爲之看得目瞪口呆。

齊漢功又對四友說道：「老夫把孫女兒和葛人龍交給你們看管，你們可別喝得天昏地暗。」

蔡大方正色說道：「齊前輩不必担心，咱們會穩守着這裏的。」

齊漢功和古墓夫人這才安心離開古墓，向獅威山莊邁進。

古墓夫人對獅威山莊並不陌生，她曾經是這山莊的女主人，但現在却捲土重來，要擊殺莊主盛天濮。

齊漢功和古墓夫人的輕功都非常了得，兩人瞬即已潛入了山莊之內。

齊漢功以「傳音入密」的內功，向古墓夫人道：「盛天濮會在甚麼地方？」

古墓夫人向其中一座樓閣一指，齊漢功望去，只見那樓閣門外，豎着一塊血紅色的牌子，牌上寫着四個大字：「妄入者殺！」

齊漢功冷冷一笑，忖道：「這種字句，老夫已見識得多了，甚麼武林禁地，閒人莫入，違令者格殺勿論之類的牌子，簡直就是多餘之舉。」

忽聽得古墓夫人悄悄地說道：「從前，盛賊總是在這裏練功，而且練功的時份通常都是在黃昏左右。」

齊漢功點頭會意，道：「那惡賊死期已到，且看妳乾爹的本領！」

說着，兩三個起落，人已欺近樓閣，他輕輕一推大門，接着就已潛了進去。

古墓夫人緊隨在後，正想也潛入樓內之際，忽然四週火光沖天，兵刃出鞘之聲不絕於耳。

齊漢功的聲音，也在這剎那間同時傳出，只聽得他怒吼一聲，罵道：「奸賊，原來你也在這裏！」

古墓夫人心中一凜，心想：「義父在裏面罵誰？」

她也想進入樓內，但已有四個勁裝使刀大漢，圍了上來，他們連說話也沒半句，四柄鬼頭大刀已沒頭沒腦的迎面劈至。

古墓夫人不敢怠慢，手腕一翻，一柄金刀已亮出，只見刀鋒一展，散舞着刀花，四柄鬼頭大刀居然全都給震了開去。

突聽一人在旁厲聲喝道：「別放走了這臭婆娘，誰宰了她，重重有賞！」

古墓夫人只覺得腦袋「轟隆」一聲，忖道：「這不是盛天濮的聲音嗎？」

轉眼望去，只見一個錦袍老者，正指點七八個弩箭手向自己展開致命的射擊。

這些弩箭，全都餵上了劇毒，可說是歹毒無比，但在古墓夫人的眼中看來，天下間最毒的毒藥，恐怕還毒不過這錦袍老者的心腸。

「盛天濮！你還認得我嗎！」古墓夫人發出了沙啞的嘶叫。

盛天濮冷冷一笑，沒有開口，而他的回答，却是數十支來勢急勁的毒弩。

毒弩有如飛蝗般射向古墓夫人，若在二十年前，她遇上這等兇霸的暗器，只怕立時就得中箭身亡，但這時候她的武藝已大爲精進，金刀一展，所有毒弩全都被刀鋒一一擊落。

盛天濮滿面殺氣，又下了一道命令：「用水淹死這臭婆娘！」

他說用「水淹」，但其實攻殺出去的，却是六個使用江南霹靂堂火器的厲害高手，只聽得「噗噗」兩聲，兩條火舌分從東西方向，同時向古墓夫人燒了過來。

那是「火燄槍」，是霹靂堂中極可怕的一種武器。

這種火燄，歹毒無比，據說連豺狼虎豹，也會給這種「火燄槍」活活燒焦！

古墓夫人又驚又怒，縱身閃開，同時破口大罵盛天濮：「姓盛的，你是個禽獸！你不是個人！」

盛天濮冷冷道：「正是天堂有路妳不走，以爲有齊老兒撐腰，就可以在本莊院裏爲所欲爲了？眞是做夢！」

這時候，齊漢功正在跟一個人纏鬥得難分難解。

那人赫然正是沈二先生，他要齊漢功到獅威山莊殺人，原來是個陷阱。

齊漢功想不到，沈二先生已和盛天濮有所勾結，他們正在這裏，等待着齊漢功和古墓夫人的來臨。

齊漢功生平最憎恨別人欺騙自己，沈二先生佈下這個圈套，更令他大爲光火。

「姓沈的，老夫今天若不殺你，誓不爲人！」齊漢功一開口，就立下了重誓。

沈二先生桀桀怪笑，五劍連環攻出，他這五劍，每一招內便有五種不同的變化，五劍發出，便已是五招二十五式，只見長劍忽高忽低，忽然有若穿花蝴蝶，忽然宛似一鶴沖天，一攻一守，都堪稱變化萬狀，令人無法捉摸。

齊漢功一看之下，便已知道沈二先生能成爲黑道梟雄，果非倖致，就以這一手劍法來說，武林中已鮮有人能望其背項。

齊漢功不敢輕視沈二先生，也拔刀相迎，他是武林泰山北斗，武功精深博大，只見刀光一閃，瞬息間已把沈二先生攻出的五劍完全封住。

但沈二先生却紋風不動，只見他掌中一柄長劍仍然橫掠直刺，配合着極上乘的卸力巧勁功夫，繼續不斷緊迫着齊漢功。

他這一輪劍勢異常凌厲，劍鋒寒氣沁肌不在話下，那變化莫測的殺着，更是令人防不勝防，可說是兇險之極。

齊漢功見對手武功果然卓絕，不禁爲之精神大振，道：「很久沒有遇上可以一戰的對手了，咱們今天好好較量較量！」

轉眼間，兩人已鬥了三十幾招，只見沈二先生忽然腳步蹌踉，掌中長劍忽從東來，忽從西去，看似雜亂無章，實在却是招招殺着，乃是當世最厲害的一種劍法！

齊漢功冷冷一笑，把刀柄一抖，幻起片片寒光，忽然長身撲起，刀光如雪片般向沈二先生迎頭洒了下來。

這是齊漢功成名江湖絕技之一的「神來之刀」，全套總共二十七式，而這一招，則是二十七式中的第一式——「佛光普照」。

沈二先生自恃劍法精妙，對於齊漢功這厲害的刀法並未閃避，只是不斷以快速劍招，企圖把對方的刀勢壓下去。

齊漢功怪笑一聲，道：「中原武林有你這種高手，本是一種榮譽，但像你這般德性，却是人人得而誅之。」

他那招「佛光普照」已被沈二先生化解，但另一招「雷神在天」，也已如雷電般倏地劈至。

這一刀出手快得駭人，在一捲一劈兩個動作中，已包藏着十三種可怕的變化，而每種變化都可以發揮出天下間最直接的致命攻擊。

所以，這一招也有另一個名字，就叫「雷神十三」。

齊漢功雖然個子矮小，但他發出這一刀的時候，身形已凌空躍高七尺，刀鋒彷似有着無堅不摧的驚人力量。

而事實上這一刀也確是無堅不摧的。

齊漢功是武林中頂尖高手，他劈出這一刀的時候，已把沈二先生每一種可以反擊甚至是招架的方位，完全封死。

這是必殺沈二先生的一刀！除非……

「他絕不會這樣屈辱自己的！」齊漢功心裏在想：「除非他從我的褲襠下穿了過去！」

在齊漢功心中，這的確是不可能的。

誰知心念未已，沈二先生已絕無猶豫地，從齊漢功胯下飛越而過，閃開了這雷霆萬鈞的一擊。

而在那一剎那間，沈二先生的劍也已同時反擊，只聽得「刷刷」兩聲，劍尖有如箭矢般射向齊漢功左右雙脇之下。

齊漢功「哼」的一聲，手中刀鋒反刺回來，雖然他仍然人在半空，但這一反刺之勢仍是快得不可思議，刀尖「叮」的一聲，不偏不倚正擊在沈二先生的劍尖上。

這本是平分秋色的一擊，但沈二先生却已取得有利的位置，忽然從齊漢功刀鋒之下疾迅無倫地發出一掌。

這一掌看來並不威猛，甚至是無聲無息的，但齊漢功却是覺得這掌力有如怒海漩渦，力可吞舟，霎那之間，他連環使出十二着怪招，才把沈二先生這兇險的掌勢消解。

齊漢功以神刀、鬼手兩大絕技名震天下，這十二着看似奇怪的招式，其實是精妙絕倫的「鬼手十二變」，只見掌風不絕，震耳隆隆作响，對於勁力收發轉變的運用，尤爲到家，絕無招式用老，把自己逼入死角之弊，可說是天下間最神奇的一種武功。

沈二先生本已憑着「胯下之辱」取得優勢，誰知轉眼間又已給齊漢功化險爲夷，不由心中一凜，暗忖：「這老兒果然不愧是個絕頂高手！」

兩人都是當世武林一等一高手，雖然彼此掌中俱有兵刃，但接戰之下，却是兵刃和掌上功夫都一起搬了出來，眞是既激烈，又罕見。

齊漢功刀法凌厲，左手也往往伺機進擊，端的令人防不勝防。沈二先生一面接戰，一面審視形勢，知道憑自己一人之力，絕難勝得過對方，遂怪嘯一聲，向外面的盛天濮示意叫他進來合力對付齊漢功。

這時候，盛天濮正與古墓夫人展開酣戰，他們雖然是對夫妻，而且還生下了女兒，但古墓夫人深恨盛天濮，而盛天濮也欲殺之而甘心，是以兩人動手起來，彼此都是絕不容情。

論武功，以往是盛天濮高出甚多，但經過這許多年，古墓夫人的武功已是大爲精進，一時之間誰也沒有佔着甚麼便宜。

齊漢功與沈二先生在廳中展開激戰，盛天濮是知道的，沈二先生那一聲怪嘯的用意，盛天濮也是相當清楚。

他已知道，沈二先生無法獨力收拾齊漢功，必須再添增援手。

古墓夫人也不是笨人，她也知道盛天濮的心意，手下招式纏得更緊，不容他抽身入內夾擊齊漢功。

盛天濮嘿嘿一笑，說道：「難得娘子如此情深義重，只可惜爲夫暫時無暇奉陪啦！」

古墓夫人怒道：「無恥狂徒，你休想用脫開去！」

却聽一人冷冷笑道：「夫人不必失望，莊主雖無暇奉陪，就由奴才來討教幾招好了。」

古墓夫人臉色一變，突覺腦後生風，急忙向左一閃。

她這一閃，盛天濮已飄然退了開去，他同時哈哈一笑，道：「霍總護法，這裏的事，就交給你全權料理好了。」

古墓夫人又驚又怒，回頭瞧着背後那人。

那人大概六十上下年紀，頭髮半白，

面上滿臉皺紋，雖然嘴角掛着微笑，但眼睛裏却是殺氣逼人，手中一柄玄鐵長劍正筆直地指着古墓夫人的咽喉。

那是獅威山莊的總護法霍浣飛，江湖上人稱「鐵手劍王」，九九八十一式「迴風落葉劍」早在三十年前便已威震河朔，是一個極難纏的人物。

盛天濮要去對付齊漢功，霍浣飛就代替他的位置，來纏鬥古墓夫人。

那八十一式「迴風落葉劍」，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防守功夫，據說是從「鐵門閂」這種刀法蛻變而成，雖然刀招劍式本不相同，但經過去蕪存菁，仔細琢磨後，這套劍法在防守功夫方面，竟是尤勝於原來的「鐵門閂」，成爲天下間最緊密，也最難被敵人攻破的一種奇怪劍法。

當然，這套劍法也有極厲害的殺手招數，但霍浣飛却是老奸巨滑之輩，一纏上古墓夫人，就抱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宗旨，一味只是穩守門戶，但却又緊纏着古墓夫人，一點也不放鬆。

他不必着急，着急的只是古墓夫人。

但古墓夫人越是着急，面對着霍浣飛這種軟力非凡的劍法，就越是攻不進去。

霍浣飛得意洋洋地笑道：「夫人不必着急，奴才這套劍法，最少有十七八處破綻，只要慢慢來，妳一定可以把奴才殺掉的。」

古墓夫人咬着牙關，她明知霍浣飛是在故意激怒自己，但却還是無法禁制得住內心的憤怒，在急怒之下，她更是無可奈何。

她並不担心自己，只是担心齊漢功。

×　×　×

齊漢功酣戰沈二先生，兩人都是功力悉敵，可說是鬥得難分難解，奇峯迭出。

但嚴格來說，畢竟還是齊漢功稍勝一籌，雖然目前仍然未分勝負，但再打下去，沈二先生恐怕還是不免要敗陣下來。

兩人決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沈二先生即使敗在齊漢功手下，也的確並非丟臉之事。

然而，沈二先生絕不想敗，因爲失敗就是死。

而且，以他現在這種地位，即使敗而不死，也是他絕對不能忍受的。

他早就並不冀求，憑自己一人之力，就可以解決了齊漢功，所以，他必須要有強援，和自己同心協力，聯手對付這位「鬼手神刀客」。

盛天濮無疑是極理想的援手。

盛天濮也知道，自己已是騎上了虎背，不殺齊漢功，獅威山莊恐怕立刻就會被夷爲平地。

所以，他比沈二先生更加着急，非要把齊漢功殺了不可。

齊漢功陷入了以一敵二的局面，形勢開始逆轉。

他縱橫江湖數十年，休說以一敵二，就算是以一敵百的大仗大陣也曾經歷過，但盛天濮與沈二先生聯手的威力，却是絕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倘若說天下間並無不敗之神，那麼齊漢功今天已到了該吃敗仗的時候。

在沈二先生和盛天濮聯手合擊下，他終於腰間中了一劍。

這一劍刺得很深，令沈二先生大爲震駭。

他已很久沒有受過這樣嚴重的傷害。

雖然，在數十年前他有類似的經歷，但那時候他還年輕，挺得住！

現在，他還可以支持下去嗎？

他沒有把握！

但他絕不甘心死在這兩個奸徒的手上，就算是眞的要死，也不能在獅威山莊裏死！

他狂衝出去，渾身是血。

古墓夫人看見他這副樣子，臉色登時蒼白如雪。

「乾爹！」她嘶聲大叫道：「你怎麼啦？」

齊漢功拚盡一口氣，喝道：「快走！快走！」

古墓夫人道：「要走一塊兒走！」

霍浣飛怪笑着道：「只怕你們是走投無路了！」

沈二先生得意的笑聲也同時响了起來：「齊老兒，你想不到居然會敗在咱們手下罷？」

盛天濮更又已搶攻了過來，似是要把齊漢功碎屍萬段的樣子。

古墓夫人竭盡全力，逼開了霍浣飛，怒道：「你們都是衣冠禽獸！」

齊漢功又在呸喝：「妳快走！」

古墓夫人拚命的搖頭，道：「乾爹不走，我也不走！」

齊漢功道：「我也走，他們還沒有本領可以留下『鬼手神刀客』這條老命！」

「老命」二字甫出口，他身上最少就在剎那間同時射出八九十件暗器。

暗器從他衣袖、背領、靴底、腰革等等部位射出，那是馳名天下的「碧血飛花暗器大法」。

沈二先生和盛天濮都是第一流的江湖高手，但還是不免被他這手暗器手法所懾住。

就在這霎眼間，古墓夫人已機警地拋出兩顆「鴛鴦同命珠」，這是昔年「江南鐵鴛鴦」的一種救命武器，觸地即爆，隨即立刻散發出五彩繽紛的毒霧，就算是內力修爲極深的高手吸入了一口，也是天大的麻煩，輕則武功盡失，重則七竅流血而死。

沈二先生和盛天濮都是見多識廣之輩，驟見毒霧散發，不禁面色一變，雙雙退後。

霍浣飛却貪功勞，雖見毒霧爆發，仍然強行冒衝過去。

他也不是個笨人，當他衝過那重毒霧之際，早已屏息了呼吸。

誰知道那毒霧乃江南鐵鴛鴦花盡心血才製成的救命武器，端的厲害無比，霍浣飛以爲屏止呼吸，便可保萬無一失，孰料當他衝過毒霧之際，一股冷厲而痕癢的感覺，就已從他全身皮膚沁透進去。

這時候他才知道，這種毒霧非但嗅不得，連身子沾上也是同樣會中毒。

他大吃一驚，再也不敢再運勁追趕，急忙退回原處。

盛天濮瞧着他，微慍道：「你太魯莽了。」

霍浣飛心中又驚又怒，忖道：「我爲

你賣命，這時候却來說風涼話！」

他內心極爲不滿，但面上却一點也沒顯露出來，只是說：「這毒霧好厲害！」

盛天濮道：「你快盤膝打坐，待我爲你把毒力從體內迫出去！」

霍浣飛一呆，心想：「原來自己怪錯莊主了，原來他竟然不惜以內力爲我驅除劇毒，幸好剛才沒有翻臉，否則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

他連忙盤膝坐了下來，盛天濮却背對着他，臉上冷漠地沒有半點表情。

盛天濮眞的要爲霍浣飛解除毒力嗎？

錯了。他和沈二先生都知道，「鴛鴦同命珠」共分兩種，一種有毒，另一種無毒，無毒者只會擾亂敵人的視綫，那些烟霧並不傷人，但有毒的一種，却是毒力霸道得驚人，若要憑內力把這種毒完全逼出，恐怕最少要花掉三十年內力修爲，才有成功的希望。

盛天濮會如此偉大嗎？當然不！若憑霍浣飛自己的內力來驅除劇毒，那麼即使僥倖能够成功，也必已武功盡失，成爲一個毫無利用價值的糟老頭。

所以，盛天濮的說話是假的。

但沈二先生忽然刺出一劍却是眞的。

「颯」的一聲，霍浣飛等到的並不是盛天濮的雙掌，而是沈二先生從背後刺過來的穿心劍！

沈二先生很快把劍從霍浣飛的心臟裏拔出來，接着他嘆息一聲，道：「霍兄休怪，這是逼不得已之舉。」

霍浣飛咬牙慘笑，道：「盛莊主，沈幫主，霍某多謝了……」

說到這裏，人已栽倒下去。

冥王鬼帝閻滅絕

古墓夫人已重回古墓。

齊漢功也回來了，但他傷得很重，回到古墓裏的時候，已是奄奄一息。

蕭三娘又急又怒，忙問古墓夫人：「怎會弄成這樣的？」

古墓夫人滿面悲戚之色，正要回答，齊漢功已苦笑着說：「別再提啦……人，總是會有摔一跤的時候，咳……咳……」

古墓夫人忙道：「乾爹，你不要說話費了精神，仙兒已在爲你煮藥……」

「不必了，」齊漢功搖搖頭，道：「我已老啦，功力眞的是退化了，連這兩個匹夫也打不過，實在是該死得很，我死不要緊，但這兩個大奸大惡之徒，萬萬不能讓他們繼續作惡下去……」

古墓夫人道：「惡人自有惡人磨，他們不會橫行無忌得太久的。」

齊漢功道：「他們也是人，自然終究也要兩腿一伸，嗚呼哀哉，但只要他們多活一天，就有不少無辜者給他們害得家破人亡，咳！咳……」他已說得上氣不接下氣，但仍然勉力支撐着說道：「人死如燈滅，我死了，你們誰都不要難過，你們越是難過，敵人就越是得意，須知道，世事如棋，我只不過是這局棋裏的其中一隻棋子，少了我，還有你們，還有下一代！」

蕭三娘道：「齊老前輩，你是不會在這時候離開我們的，振作一點，我們都需要你。」

齊漢功瞧着她，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可惜我快要死了，不然的話，也眞希望妳能成爲我的第二個乾女兒。」

太湖四友圍着齊漢功，每個人的神情都是說不出的沉重。

齊漢功的目光已漸漸散渙，毫無生氣，但他却還是牢牢的看着古墓夫人。

「乾女兒，我不行啦，其實，我早就知道自己陽壽將盡了，今日之戰，只是把期限提前一點而已，大丈夫是不怕死的，但我這一身武功，却是後繼無人，這才是最遺憾的事。」齊漢功的聲音越來越是微弱，但他却還是不斷地要講下去：「本來，妳是我的乾女兒，我這一身武功，該傳授給妳和仙兒才對，但妳們都是女人，練我的武功，大不適合，須知『冥嶽鬼手』並非以陰柔爲主，而是似柔實剛，就算女子練成了，成就也必然極其有限，所以，我希望把這一生的武功，傳授給那個姓葛的後生小子……」

古墓夫人喉嚨哽咽，緩緩地說道：「這是很好的，但還是要你復原之後才能讓葛人龍拜你爲師。」

齊漢功搖搖頭，道：「我是不會復原的了，但我仍然可以把一身武功，傳給葛人龍。」

說到這裏，他從懷中取出一本經書，交給古墓夫人：「這是我親手筆錄下來的，上面記載着我一生最擅長的幾種武功，妳交給葛人龍罷，他是值得信任的，而且，也是我生平所遇天資最好，骨格最奇特的一個人……」

古墓夫人接過經書，淚水已把書面濕了一大片。

齊漢功凝視着她，又說：「金鷹王寶藏之事，關係重大，這也交托給妳來主持了，記着，沈二和盛天濮都在虎視眈眈，銀月刀和金星劍必須小心保存，至於這刀劍上的秘密，妳不妨去找『百能侯』獨孤五車，他也許可以助妳一臂之力。」

蔡大方忽然說道：「江湖傳言，『百能侯』雖然幾乎無所不知，但却高傲不羣，難惹得很。」

齊漢功道：「老獨孤雖然脾氣古怪，難以相與，但只要你們帶着老夫的『金衣鬼神令』去見他，他就絕不會擺甚麼臭架子了。」說着，又把一面鐵牌，交給了古墓夫人。

他是武林一代大宗師，曾經闖過不少巨風浪，會過無數黑白兩道高手，而他這雙手，幾乎可說是從來也未曾顫抖過的。

但這時候，他的手顫抖得很厲害，呼吸一直微弱下去。

等到古墓夫人接過「金衣鬼神令」的時候，齊漢功的顫抖終於停止下來。

一切都已停止，連心跳也是一樣。

×　×　×

「鬼手神刀客」齊漢功終於溘然長逝，但他沒有怨天尤人，而且臨死前的一剎那，面上的表情顯得極度安詳。

將軍難免陣中亡。

大丈夫，生則生，死則死，只要問心無愧，只要後繼有人，生又何妨？死又何妨？

但古墓夫人却必須挑起這副沉重的担子。

幸好，她在這時候認識了太湖四友，他們也願意和古墓夫人共同挑起這沉重的担子。

齊漢功就葬在這座寬闊而昏沉的古墓裏。

他已無憂慮，但活着的每一個人却是難免心事重重。

葛人龍即將痊癒，古墓夫人已把齊漢功把經書傳授給他的事，向他說出。

葛人龍很感謝齊漢功，但却並沒有感到高興。

倘若這本經書能換回齊漢功的性命，他寧願放棄這本武學奇書。

然而，現在他已無可選擇。

三天很快就過去了，葛人龍的傷勢已無大碍，武功也已完全恢復過來。

到了第四天，古墓夫人召集了所有的人，神情嚴肅地說：「這裏已非我們可以久留之地，無形帮和獅威山莊的爪牙，遲早也會找到這裏來。」

雷鵬咬牙道：「他們若眞的來到這裏，咱們就跟這些灰孫子拚了！」

蔡大方沉聲道：「拚命也該找拚命的時候，現在咱們還不能白白就此死掉。」

蕭三娘也同意蔡大方的說話，道：「齊老前輩曾叫咱們去找『百能侯』獨孤五車，現在也該是時候了。」

古墓夫人點點頭，道：「不錯，我們現在就該離開這裏。」

葛人龍望着古墓夫人，忽然道：「我好像聽見外面有點奇怪的聲音。」

此言一出，古墓夫人臉色立刻「刷」的一變，她吸了口氣，沉聲道：「不錯，他們果然來了。」

雷鵬怒道：「讓俺上去瞧瞧！」

古墓夫人搖搖頭，道：「不必瞧了，我們現在別跟敵人硬碰。」

雷鵬一怔，道：「但他們封住了墓穴的出口，咱們又怎能離開這裏？」

古墓夫人道：「這裏還有另外一個出口，你們都跟我來。」

衆人跟隨着古墓夫人，在古墓中左穿右插，終於從另一個隱蔽的山洞裏鑽了出來。

他們已離開了古墓，其時，正是午晌時分。

蕭三娘道：「他們好像已從墓穴裏追來啦！」

古墓夫人道：「不必理會，他們不熟悉途徑，一個半個時辰內，絕對追不出來。」衆人聞言，這才鬆了一口氣。

這時候，他們正在一座山谷之中，只見谷內古木參天，一片鬱沉的景象。

忽然間，一株高達五六丈的大樹折倒下來，正橫在衆人的面前。

樹木再大，也攔不住這些武林高手，但眞的要阻攔他們的，却並不是樹木，而是沈二先生！

沈二先生又出現了，他在微笑，笑容愉快非常。

雷鵬雖然自知武功遠遜於人，但還是勇氣十足，一開口就大聲罵道：「沈老匹夫，你怎麼老是陰魂不散的纏着咱們？」

沈二先生淡淡一笑，道：「其實本帮主在兩天之前就已找到這座古墓，但却知道這古墓必然另有出口，所以又費了兩天功夫，才總算找到了這裏來。」

蔡大方冷冷一笑：「沈帮主果然智深慮遠，蔡某佩服之至！」

沈二先生環視衆人一眼，忽然道：「你們似乎缺少了一個人。」

蕭三娘挺着胸膛，大聲道：「咱們大衆一心，一人如十人，十人也如一人，無論何時何地，都絕不會缺少了一個！」

她這幾句說話有點「玄」的味道，但却是說得慷慨激昂，有着男子漢雄糾糾的氣概，雷鵬聽了，首先喝采叫好。

沈二先生却只是陰冷地一笑，緩緩道：「諸位勇氣可嘉，本帮主是相當欣賞的，但天下間事，往往難以逃得出優勝劣敗這四個字之外，連名震九州的『鬼手神刀客』齊漢功尚且不免戰敗身死，憑你們幾位的力量，又豈足以跟本帮對抗？與其螳臂擋車，自取滅亡，倒不如衷誠與本帮合作，本帮主可以保證——」

「保證你老娘個臭豬屁！」雷鵬怒罵道：「你要打金星劍和銀月刀的主意，除非先把咱們都殺了，除此之外，甚麼花言巧語都是大夢春秋多屁餘的！」

沈二先生面色一寒，盯着雷鵬冷冷道：「你這種作風可要不得，你不想活，那是你自己的事，又何必把其餘的人都拉下水裏？」

蕭三娘忽然點點頭，冷笑道：「這次沈帮主可說對啦。」

雷鵬一怔，蕭三娘又接着說道：「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死在這裏，這老匹夫大言炎炎，以爲眞箇天下無敵，咱們又不是砧板上的魚肉，他能殺得掉這裏每一個人嗎？老娘就第一個不相信！」

雷鵬哈哈一笑，道：「對！說得很對，這一仗打下來，說不定無形帮全軍覆滅，也未可料！」

太湖四友本是無形帮手下敗將，但這時候狹路相逢，仍然絲毫不減英雄本色。

沈二先生冷冷一笑，目光一轉，凝注着古墓夫人：「往事俱往，今天妳可不能錯走一着，須知道，鷄蛋是永遠碰不碎石頭的。」

古墓夫人冷然不語，盛仙兒却說：「誰是鷄蛋，誰是石頭，現在似乎還是言之過早罷？」

沈二先生瞳孔收縮，桀桀一笑道：「好標緻的姑娘，只可惜身邊的郎兒，却像塊呆木頭。」

說到最後一句，冷冷的盯着葛人龍。

葛人龍一直沉默着，直到現在，他才說道：「只要成了精，木頭也會開口咬人的。」

沈二先生狂笑起來，道：「如此妙極，本帮主倒想看看，呆木頭怎樣咬人？」

古墓夫人瞧了葛人龍一眼，道：「你受傷初癒，單打獨鬥，那是絕不公平的，而且對付這種大奸大惡之徒，也不必說甚麼江湖規矩，咱們兩個一起上！」

沈二先生嘿嘿一笑：「甚麼武林英雄，江湖大俠，本來多年來就是只會口講義氣，實則毫無規矩可言之徒，只是你們就算全都並肩子上來，本帮主也不會放在眼內！」

語音甫落，忽聽一人大笑道：「沈帮主是天下大英雄，大豪傑，對付區區幾塊

廢材料，自然是游刃有餘！」

蕭三娘陡地大喝一聲，道：「誰在拍馬屁？」這時只見古墓出口之處，已被一羣人推開，爲首一人，正是「鐵面獅王」盛天濮。

盛天濮在江湖上也可是赫赫有名之輩，蕭三娘這「拍馬屁」三個字，可眞够力量，直把盛獅王氣得面色鐵青，再也笑不出來。

這時候，古墓夫人與葛人龍已雙雙展開身形，惡戰沈二先生。

盛天濮面色森冷，也一步一步的向太湖四友逼了過來。

「站住！」盛仙兒忽然攔在他的面前喝道。

她掌中有劍，劍鋒直指着盛天濮。

盛天濮皺了皺眉，怔怔的瞧着她：「妳可知道，我是妳的甚麼人？」

盛仙兒冷冷道：「我知道。」

盛天濮道：「既然知道，爲甚麼還不叫一聲『爹』？」

盛仙兒搖搖頭，道：「你不配讓我叫這個字。」

盛天濮道：「是妳爹就是妳爹，怎麼會不配？」

蕭三娘已忍不住搶了過來，怒聲罵道：「盛老賊，以往老娘一直都很尊崇你這個人，想不到你是天下間最無恥的僞君子，仙兒是仙女下凡般的玉人兒，你當然不配和她有甚麼名份！」

盛天濮勃然變色，疾喝道：「這是我們盛家的事，外人誰也管不着！」

「老娘偏是要管！」蕭三娘挺着大鐵鎚，道：「你若還有半點良心，也就不會幫着沈老匹夫，來對付自己的妻子！」

她這幾句說話，可說是擲地有聲，盛天濮雖然擅長雄辯，一時間，却也無法反駁。

古墓夫人在那邊同時大聲說道：「我沒有這種人面獸心的丈夫，他當然不配是仙兒的父親！」

盛天濮嘆了口氣，目注着盛仙兒道：「妳是給娘親毒害了，天下間那有做母親的不讓女兒認父之理？」

盛仙兒冷笑道：「這不該怪誰，只能怪你對不起我媽。」

盛天濮沉着臉，道：「咱們父女間的事，日後再談，妳站開一旁去！」

盛仙兒冷冷說道：「你要殺來自太湖的幾位英雄豪傑，除非從我的屍體上踩過去！」

「胡說！」盛天濮喝道：「爹可不會像妳一般胡鬧！」

盛仙兒道：「我比誰都更清醒，你幹盡傷天害理的事，眞令人痛心疾首！」

「讓開！」盛天濮的語氣更是冷厲逼人。

蕭三娘忽然伸手拉開了盛仙兒，說道：「這惡賊雖然大有可殺之道，但還是讓咱們四個人來動手好一點，妳就退讓開去好了。」

盛仙兒已被拉開，她變成了旁觀者。

她臉上有點茫然之色，她眞的很想親手爲母親報仇，但無論怎樣，這仇人畢竟還是她的父親。

她內心極矛盾。

她看見了太湖四友已和盛天濮動上了手，而且每人都已全力以赴。

她又看見沈二先生與葛人龍、古墓夫人也在酣戰中。

四週尚有無形帮和獅威山莊的高手，但他們都像是戰場上枕戈待發的戰士，在沒有接到大舉進襲命令之前，每個人都很有規律地穩守着陣地，跟武林中一般烏合之衆，可說是大有分別。

太湖四友雖然戰意如虹，但拚命並不一定就能取得優勢。

盛天濮根本沒有用任何兵刃，他的一雙鐵掌在四人之間倏然飛來，忽然又掩面殺至，四友雖是聯手合擊，竟然還是落了下風。

古墓夫人與葛人龍雙雙苦戰沈二先生，形勢也並不樂觀。

沈二先生雖然以一敵二，但手中一劍招式緊密無比，古墓夫人與葛人龍的壓力越大，他長劍上的威力也相應而增，竟似是遇強越強，潛在力量了無止境。

尚幸葛人龍與古墓夫人手中的兵刃是銀月刀和金星劍，在這方面總算是大佔便宜，是以一時之間，沈二先生也無法完成殺人奪取刀劍的願望。

其實，以葛人龍一人之力，沈二先生要取勝也是大不容易，但葛人龍却苦在重傷初癒，交手之初還不怎樣，長久接戰，內力方面就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倘若這一戰押後十天八天，形勢自當改觀。

但現在，却是沈二先生大佔優勢。

古墓夫人早已察覺到，這一戰是有敗無勝之局，忽然把手中的金星劍急迅地遞給葛人龍，同時喝道：「帶着仙兒遠離這裏！」

葛人龍刀劍在手，但却並未馬上離去：「前輩，這怎麼可以？」

古墓夫人怒道：「小子，你莫以爲老身是爲了你，快護着仙兒，離開此地，再婆婆媽媽的下去，咱們個個都要葬身在此地！」

沈二先生冷冷一笑，道：「妳莫痴想了，這裏早已佈下天羅地網，就憑這個小子，休想帶着令媛遠走高飛，倒不如乖乖的，放下金星劍和銀月刀，本帮主保證饒你們不死！」

古墓夫人毫不理睬，只是不斷用拚命的掌法和暗器纏住沈二先生，同時怒罵葛人龍：「枉你說要行俠仗義，解救飢民疾苦，我這個老太婆是死是活，算得了甚麼？倘若爲了我而壞了大事，那才是罪該萬死！」

這幾句話有如當頭棒喝，葛人龍不再遲疑，立刻退開，對盛仙兒說道：「咱們走吧！」

盛仙兒紅着眼睛瞧着苦戰沈二先生的母親，叫道：「不！你自己走罷！我要留在這裏跟媽殺敵！」

古墓夫人怒道：「妳莫忘了自己的責任！」

原來古墓夫人已把齊漢功交給她的武學經書和金衣鬼神令，都給了盛仙兒保存，在這種情況下，盛仙兒確是萬萬不能落在敵人手裏的。

盛仙兒聽了這句話，怔住了。

她的內心在激戰中，她絕不忍心在這時候離開母親，但她却也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即使再加上自己，母女二人也並非沈二先生之敵，留下來，也無疑是白白送死而已。

她不怕死，爲了母親而死，更是義不容辭。

但齊漢功兩件寶物，却也要落在敵人手裏了，那只會讓自己的仇人更加有利。

葛人龍沒有慫恿盛仙兒怎樣做。

在這關頭上，這件事必須讓自己作出主張，事實上，若不是爲了那重大的事，休說是盛仙兒不會走，葛人龍也必然會拚盡最後一分氣力，與敵人週旋到底。

他知道，在這時候盛仙兒作出抉擇，那是很困難很困難的。

但她終於決定了，她咬着牙關，對葛人龍說：「我們走！」

葛人龍點點頭，兩人同時展動身形，向一座大松林直奔出去。

立刻有十幾個武士圍了上來，而且其中有幾個一出手就是極歹毒的暗器。

葛人龍雖然因傷勢未曾完全痊癒而影響了身手，但這十幾個武士，也還阻止不了他們兩人。

盛仙兒解決了三個，葛人龍更是勇猛不凡，刀劍齊施，砍瓜切菜似的幹掉了八個，餘下來的臉色驟變，不由自主地退了開去。

突聽蕭三娘尖銳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大聲叫道：「快走……沈老匹夫來啦……唷！」

她說到最後一句，忽然一聲悶哼，原來已給盛天濮一掌擊在背心「靈台穴」上，這一掌勢沉力猛，足可開碑裂石，蕭三娘這血肉之軀，自然無法抵受得住，登時仰面仆倒下去，死不瞑目。

蕭祥貴目睹姐姐慘死，悲憤莫名，瘋狂地撲擊盛天濮，要爲蕭三娘報仇。

其實雷鵬和蔡大方也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誓殺盛天濮這惡賊，但無奈武功比不上鐵面獅王，縱然全力以赴，也是毫無辦法。

尤其是蕭三娘倒下去後，他們就更加顯得力不從心了，這樣再打下去，休說要爲蕭三娘報仇，就連他們這三人的性命，也是危在旦夕。

盛天濮老謀深算，他殺了蕭三娘後，知道其餘三人一定會更不要命來狂攻自己，所以他立刻改變了打法，一味只穩守門戶，並不與對方硬碰。

這樣再打下去，三人勢必漸漸成爲強弩之末，那時候，盛天濮要殺他們，更是易如反掌。

尤其是蕭祥貴急於要爲蕭三娘報仇，他出手雖然兇猛，但招式却已露出了破綻，若非蔡大方從旁加以補救，在五招之內，盛天濮已可一掌擊斃了他。

但蔡大方實際上也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雖然初時還可以補救蕭祥貴的漏洞，但再戰下去，只覺得己方的攻擊力量越來越是薄弱，而盛天濮却是越來越勇，正是此消彼長，盛天濮最少已立於不敗之地。

蔡大方暗嘆一聲，忖道：「想不到太湖四友，今日竟然悉數畢命於此地。」

他很想以一人之力，抵擋住盛天濮，從而使雷鵬和蕭祥貴有逃走的機會，但他却也深切瞭解兩人的脾氣，他們可以赴刀山蹈火海，但却絕不肯臨危退縮，自保性命。

他知道大限難逃，雷鵬和蕭祥貴却是怒火攻心，根本已沒有把生死這回事放在心上。

也正因爲他們都已豁盡出去，毫無保留，所以盛天濮才不得不穩重一些，未敢貿然硬拚，否則形勢將會更爲惡劣。

然而，現在的情況也是糟透了，難怪蔡大方心底下已作出了最壞的打算。

盛天濮已漸漸控制了戰局，蕭祥貴的鐵棍突然脫手墮地，接着一隻掌影驟地拍向了他的胸膛。

蔡大方大叫一聲：「祥貴快躲！」

但蕭祥貴已躲不了，眼看立時就要遭遇到蕭三娘同一命運，忽然一道銀光從旁殺出，急刺盛天濮肩頭上的「巨骨穴」。

那是一柄銀光閃爍的三尺長劍。

這一劍並不致命，但却可能廢了盛天濮的一條右臂。

若是換上蕭祥貴，休說是一條右臂，就算這一劍刺在咽喉上，他也絕不肯放棄擊斃敵人的機會。

但盛天濮却絕不會爲了要殺蕭祥貴，而甘願讓自己白白換上這麼一劍。

他立刻退開八尺，手掌也自然在剎那間縮了回去。

蕭祥貴可說是從鬼門關裏溜了一個轉回來，若不是這從天而降的一劍，他此刻必然已經是個死人。

但他已被仇恨的火燄遮掩着眼睛，一見盛天濮退開，居然又再像瘋狗般向前撲了出去。可是，他才撲出兩尺，前面突然有個人背向着他筆直地站立着。

這人身形高大，但行動却是快如閃電，蕭祥貴還沒看清楚，已「砰」的一聲撞在這人的背脊上。

他這一撞之力着實非同小可，簡直可以把一條野牛撞得昏倒過去。

然而，這一次昏倒過去的，却不是別人，而是蕭祥貴自己，蔡大方和雷鵬都看得很清楚，阻住蕭祥貴的人，也正是出劍刺向盛天濮的人。

他身形高大，當蕭祥貴撞向他背後的時候，他的腰挺得筆直，但等到蕭祥貴昏倒在地上的時候，這人却佝僂起來，就像是給蕭祥貴撞得連身子也變了形狀。

盛天濮瞧着這人，臉色不禁變了。

只見這人滿頭銀髮，穿一襲雪白長袍，雙目似睜似閉，氣定神閑的站立着。

他手中有劍，劍氣逼人眉睫，盛天濮剛才若不全力閃避，這劍鋒上就會染滿了他的鮮血。

「是甚麼人？」盛天濮又驚又怒，沉聲道：「這是無形幫和獅威山莊的事，你竟然敢插手嗎？」

銀髮老人冷冷一笑：「老朽偏要插手，而且要你馬上離開這裏！」

「這眞是笑話！」

「你若知道老朽是誰，就不會覺得笑話了。」銀髮老人乾咳一聲，忽然把掌中長劍虛舞一遍。

霎眼間，只見劍氣縱橫，雖然盛天濮

與這老人相距盈丈，但竟似已被這劍網籠罩着全身，不禁暗暗的吸了一口凉氣。

銀髮老人冷冷一笑，把劍輕輕垂下，說：「你可認得這是甚麼劍法嗎？」

盛天濮呆了半晌，才道：「是『飛龍九擊』？」

銀髮老人點點頭，說：「不錯，正是老朽練了十八年才練成第一擊，等到九擊大功告成之日，老朽已是年逾花甲的『飛龍九擊』劍法。」

盛天濮面如土色，說：「你就是『九尾飛龍』東方雪！」

銀髮老人冷冷一笑：「不錯，你敢欺負老朽的徒兒，看來必然以爲老朽早已物化了？」

盛天濮的面色更難看，半晌才道：「既然是東方先生來了，盛某又豈敢班門弄斧，告辭了！」

「告辭了」三個字才說出口，人已閃電般遠颺而去。

東方雪沒有追趕，回頭向那座大松林走了過去。

× × ×

松林外，沈二先生已開始動手對付葛人龍和盛仙兒。

葛人龍把金星劍遞給盛仙兒，兩人齊心合力，以兩柄鋒利無匹的寶刃苦戰沈二先生。

盛仙兒激動萬分，因爲她知道，古墓夫人已死在沈二先生劍下。

沈二先生雖然以一敵二，實則却是穩操勝券，葛人龍和盛仙兒的落敗，只是遲早間的事情而已。

至於太湖四友，沈二先生更是從未把他們放在眼內，他相信憑盛天濮一人之力，已是游刃有餘。

沈二先生已殺了古墓夫人，但却不想連盛仙兒也一併殺了，這並不是他仁慈，而是不能當着盛天濮的面前，殺了他的女兒。

因爲沈二先生知道，盛天濮可以殺了妻子，但却還想女兒有回心轉意之日。

是以沈二先生對盛仙兒，可說是劍下留情的。

但他却沒有想到，盛天濮竟然會在這時候跑掉了，反而對方却來了一個強援——「九尾飛龍」東方雪。

東方雪在葛人龍最危急的時候，接替了他的位置，面對着面露愕然之色的沈二先生。

「東方雪，你終於來了！」沈二先生似笑非笑的。

東方雪瞧着他，緩緩地說道：「老朽知道自己的徒弟跟沈幫主弄得很不愉快，所以才趕來瞧瞧。」

沈二先生忽然呵呵一笑，道：「咱們也是老相識了，實在不必爲了這種事而傷了和氣。」

東方雪皺了皺眉，說：「這種事？這是怎樣的事？」

沈二先生說：「金星劍本來是屬於咱們無形幫的，所以那寶藏，咱們就大家對分好了。」

東方雪冷冷一笑道：「這種事，老朽沒興趣，現在老朽只想帶走這幾個人。」

沈二先生道：「東方兄要帶走他們，本幫主是無任歡迎的，但却必須把金星劍和銀月刀留下來，那才公道。」

東方雪道：「老朽已說過，甚麼刀刀劍劍，甚麼黃金寶藏，老朽全都沒有興趣，只要老朽的徒兒願意把劍送給你，老朽自然是毫無異議的。」

沈二先生臉色一沉，冷笑着道：「這豈不是白說？他怎麼肯把金星劍和銀月刀交出來。」

東方雪冷冷道：「既然他不肯，你又何苦如此執着？就算是給老朽一個面子，放他一馬如何？」

沈二先生搖搖頭，道：「本幫弟子爲了這對刀劍，已流盡無數血汗，沈某雖然是一幫之主，但爲了本幫上上下下着想，請恕無法從命。」

東方雪冷然一笑，道：「話已說盡了，你到底還是要強搶後輩手裏的東西，老朽可不能坐視不理！」

沈二先生哼一聲，道：「盛天濮怕了你，本幫主的招牌可不是紙糊的！」

東方雪索性閉着眼睛，一言不發，等待沈二先生向自己出手。

沈二先生終於出手。

東方雪立時大喝：「人龍速離此地，再也不要回來！」

葛人龍眼色一變：「師父，這……」

「這是命令，除了爲師之外，誰也不准在這裏逗留。」東方雪疾言厲色地說道：「憑這老傢伙的道行，他想留下我這條老命還不够斤兩，倒是你們幾個，才是最大的累贅！」

這時候，蕭祥貴已然清醒，他揹着蕭三娘的屍體跟着蔡大方和雷鵬趕了過來。

這三人甫在盛天濮雙掌下死裏逃生，這時候激於義憤，竟然又想再跟沈二先生拚命。

葛人龍却阻止了他們。

「咱們走！」

三人俱是一怔，東方雪又已在厲聲喝道：「快走快走！這裏有爲師，誰能奈何得了我。」

葛人龍不再遲疑，帶着衆人，迅速掠入那座大松林之中。

無形幫仍然有不少高手追趕過來，但却給殿後的葛人龍與盛仙兒聯手擊退。

就在他們已進入大松林之際，遠處忽然傳來陣陣鼓樂之聲。

這鼓樂之聲甚是詭異，充滿着一種神秘而肅殺的氣氛。

雷鵬冷冷一笑，道：「無形幫的灰孫子偏就是有這許多古怪。」

蔡大方的臉色却已變得雪般蒼白。

雪鵬瞧着他：「你怎麼啦？」

蔡大方吸了口冷氣，良久才說道：「是『冥王殿』的人來了。」

葛人龍悚然動容：「這就是『冥王殿』七十二惡煞的『陰司鬼鼓』？」

蔡大方道：「除了『陰司鬼鼓』外，好像還有『肝腸寸斷傷心琴』和『銷魂蝕骨血琵琶』！」

盛仙兒也是不禁爲之面色發白：「這樣說來，豈不是表示『冥王殿』主人『鬼帝』閻滅絕也已來了？」

葛人龍望着她蒼白的臉龐：「妳也知道閻滅絕這個老魔王？」

盛仙兒吸了口氣，道：「這是我媽以前對我說過的。」說到了古墓夫人，她的眼睛又紅了。

葛人龍的面色也在發白了。

單是無形帮，已令人頭痛萬分，再加上來自千魔谷冥王殿的一羣惡魔，師父的處境就更加危險了。

「不，我要回去！」他到底是師徒情重，在這緊急關頭，還是無法抑制得住自己。

但他才向前掠出兩丈，忽然頭頂生風，一張金絲軟網從一株大松樹上洒下來。以葛人龍這等身手，照理說無論如何是絕不會給一張網兒罩住的，但這張網却很古怪，當葛人龍迴身閃避之際，它居然也如影隨形，有如利箭般向葛人龍的身上疾射過去。

驟眼看來，這就像是魔法。

但其實這並不是甚麼魔法，而是施放金絲網者，是個內力驚人的絕頂高手，憑着收發自如力度剛柔恰到好處的內勁，就可以把這張網操縱得出神入化。

葛人龍已無可逃避，只好揮刀斬網。

他手裏的是銀月刀，削鐵如泥。

但他揮刀斬網，却是毫不着力，就像是砍在一團棉花之上。

就是這樣，他很輕易就給人用網罩住了，任憑他怎樣掙扎，也是於事無補。

盛仙兒大吃一驚，急掣金星劍，衝上前護住葛人龍。却聽一人沉聲喝道：「別胡來，老夫可是一番好意！」

只見這人就在一株松樹上，衆人舉目一瞧，不禁又是驚得呆住了。

這人滿頭白髮，雖然年紀老邁，但却滿面紅光，正是鶴髮童顏，似老非老。

他身形微胖，面上無鬚，身穿錦衣華服，看來甚有氣派，驟然看來，倒有七八成和蔡大方相似，唯一不同者，就是年歲有所差距而已。

而令到衆人爲之驚呆的，却是他在松樹上的姿勢，只見他背貼松樹樹幹，雙足虛懸，兩手也悠閒地在指東劃西，竟然只是憑着背脊上透發出來的內力，使自己的身子吸在樹幹之上，而沒有跌了下來。

這一手功夫，可說是驚世駭俗，聞所未聞，較諸一般「壁虎功」實在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盛仙兒却不管這老者武功如何驚人，她只是關心葛人龍。

她仰着臉，怒視着這老者：「你爲甚麼把他網起來！他又不是魚兒。」

老者冷冷一笑，道：「老夫若不把它網住，他一衝出這座松林，恐怕立刻就會變成一條死魚。」

葛人龍道：「我要衝出這裏，跟你有甚麼相干？」

老者沉着臉，道：「你爲甚麼要闖過去，是不是要和東方老兒並肩作戰，但你可曾想到，『冥王殿』中高手最少有一大半來了，你衝出去只有賠命的份兒。」

葛人龍道：「我是死是活，也不勞尊駕費心。」

老者哼一聲，道：「你說得不錯，但老夫却有個怪脾氣，越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越是要管，他們誰要去送死，老夫都不理會，偏就是你走不得，老夫要你活下來。」

蔡大方連忙抱拳道：「晚輩姓蔡名大方，敢問前輩如何稱呼？」

老者冷冷道：「老朽是誰，憑你還不配問。」

蔡大方碰了一個硬釘子，很是沒趣，但葛人龍却也接着說：「在下葛人龍，也想請問尊駕高姓大名。」

老者微微一怔，半晌才說道：「老夫複姓獨孤，江湖上有人叫老夫『不是人』，也有人叫老夫『無情無義』，也有人說得十分動聽，叫老夫做『百能侯』。」

「百能侯」三個字甫出口，每一張臉都變色了。

他們怎樣也想不到，這神秘莫測的老者，竟然就是獨孤五車！

只見獨孤五車仍然背貼着在松樹，而松林外的激戰聲却是越來越厲害了。

盛仙兒忙道：「獨孤前輩，東方前輩正在孤身作戰，你老人家武功高強，求求你助他一臂之力好不好？」

獨孤五車冷冷一笑，道：「東方老兒神功蓋世，老夫只是個凡夫俗子，又幫得他甚麼？」

盛仙兒盯着他，道：「原來你對東方前輩有心病。」

獨孤五車白眼一翻，道：「這是甚麼鬼話了，老夫若跟他有甚麼心病，也就不會保住他這個寶貝徒兒。」

盛仙兒道：「你若肯出手帮忙，我保證葛公子不會再衝出去。」

獨孤五車仍然不斷的搖頭，道：「老夫生平最討厭動手打架這種事，與其火中取栗，何不隔岸觀火，樂也悠悠哉？」

雷鵬怒道：「你這人簡直全無江湖義氣，就算武功天下第一，也必將備受武林中人齒冷！」

獨孤五車嘿嘿一笑：「甚麼江湖義氣，老夫一概不懂，天下雖大，眞正的好人本來就數不出幾個。」

盛仙兒眉頭一皺，忽然說：「齊漢功前輩算不算是個好人？」

獨孤五車的面色立刻一變，兩眼電芒厲射在盛仙兒臉上，過了很久才說：「妳認識齊漢功？」

盛仙兒點點頭，說道：「認識。」

獨孤五車沉聲道：「爲甚麼妳忽然提起了他，妳跟齊漢功有甚麼淵源嗎？」

盛仙兒又點點頭，道：「晚輩是齊漢功的乾孫女兒。」

「甚麼，乾孫女兒，這是甚麼玩意？」獨孤五車冷冷一笑，「妳年紀輕輕，怎麼隨便開口就在撒謊？」

盛仙兒道：「我沒有撒謊，瞧！」

她把金衣鬼神令掏了出來，然後在半空中揚了一揚。

獨孤五車的眼色又變了，他倏地從樹上飄了下來，毫不客氣的就把金衣鬼神令搶到手中。

他看了半天，才喃喃地說道：「果然是眞的。」

盛仙兒道：「晚輩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敢欺瞞獨孤前輩。」

獨孤五車霍然回頭，瞪着盛仙兒問道：「齊漢功在哪裏？」

盛仙兒面露黯然之色，欲言又止。

獨孤五車立時怒道：「快帶老夫去見他！」

盛仙兒見他相貌猙獰，不禁嚇了一跳，忙道：「你是永遠見不着他了。」

獨孤五車面色「刷」的一變，顫聲道：「妳在說甚麼？難道他已死了？」

盛仙兒點點頭，道：「不錯，他已溘然長逝，再也不會和我們在一起。」

「他媽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快說，若有半點含糊，老夫把你們一個一個慢慢的處死！」獨孤五車咬牙切齒地，就像個瘋子。

盛仙兒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心想：「老前輩還叫咱們去找這個『百能侯』，怎麼竟然是這般的人物？」

想到這裏，不禁有點後悔把金衣鬼神令拿了出來。

但此際已是勢成騎虎，這獨孤五車的武功又是高得出奇，唯有硬着頭皮，把齊漢功如何收了古墓夫人爲乾女兒，及獅威山莊一戰的事，詳細一一說出。

等到盛仙說完之後，獨孤五車不斷的罵道：「可惡！他們竟敢殺了齊漢功，老夫這斷耳之仇，豈非永無得報之日？」

盛仙兒臉色一變，忍不住道：「前輩說『斷耳之仇』，是甚麼意思？」

獨孤五車冷冷一笑，道：「妳瞧清楚，老夫有幾隻耳朵？」

盛仙兒看了一會，才說：「兩隻。」

獨孤五車哼的一聲，冷笑道：「妳看錯了，只有一隻！」

他忽然伸手把左耳撕了下來，但却沒有流血。

衆人這才看出，他左邊的一隻耳朵早已沒有了，現在這一隻是假的。

盛仙兒吸了口氣，道：「獨孤前輩爲甚麼會少了一隻耳？」

獨孤五車沉聲道：「這是齊漢功二十年前的傑作，老夫跟他在泰山之巔比武，苦戰十二時辰後，這隻耳朵就不見了。」

雷鵬皺着眉，道：「這就難怪你這樣痛恨齊漢功了。」

獨孤五車瞪着他，忽然閃電般出手抓住他的衣襟，喝道：「你在放甚麼屁？老夫幾時說過痛恨齊漢功？」

雷鵬一楞，道：「你剛才不是說要報斷耳之仇嗎？」

獨孤五車「呸」一聲，怒道：「你懂個屁！齊漢功雖然削掉老夫一隻耳朵，老夫並沒有眞的痛恨他，他是老夫的冤家對頭，也是老夫最佩服的刀客，別說是一隻耳朵，就算是給他砍掉腦袋，也不能算是遺憾的事！」

雷鵬可給弄糊塗了。他一直認爲，江湖人講究的是恩怨分明，但獨孤五車對齊漢功的態度，却是「敵友兼備」，莫非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敵人」嗎？

雷鵬不懂，但蔡大方却已明白。

這是識英雄者重英雄，昔年一戰，獨孤五車僅敗於齊漢功刀下，但他並未因此而眞的懷恨於心，反而心生仰慕之情，這正是大英雄大豪傑的量度。

獨孤五車沉默了一會，忽然解開金絲網，對葛人龍說：「你帶着這幾個人遠離此地，三天後在玉潭古塔下等老夫！」

葛人龍望着獨孤五車，獨孤五車又沉聲說：「東方老兒這條老命，包在老夫身上，你們快走，休要惹老夫生氣。」

葛人龍終於點了點頭，道：「好，咱們三天後在玉潭古塔下見！」

這時候，無形帮又有十幾個武士潛入松林，獨孤五車冷笑一聲，手扣飛刀，大步迎了上去。

他的飛刀，全是用金子鑄造，但較諸一般武林人物所使用的爲細小，就像是飛鏢一樣。由於這種飛刀比較細小，他手裏一扣就是六七把，當那十幾個武士移近過來之際，地隨手一揮，六七道金光就分別從幾個方向疾射出去。

六七道金光射出，立刻就有六七個人同時悶哼，接着紛紛倒了下去。

星月爭輝一笑鬼神驚

玉潭在玉皇峯下。

玉皇峯下有如來寺，如來寺也就在玉潭左畔。

如來寺是佛門清靜地，但寺側一座古塔，却是騷人墨客常臨之地。

古塔高八層，從第八層俯瞰下去，可以遠眺五郎江，白碗湖，也可以北望氣魄雄偉的十萬大山。

此時，已是黃昏，遊人漸漸稀少，但在古塔下，却有一個讀書人，正在搖頭幌腦的在唸書。

沒有人理會他，因爲像那種「騷人墨客」，這裏幾乎每天都有好幾個出現。

但這人眞的是個書獃子嗎？

不，他不是書獃子，而是葛人龍。

他一面唸書，一面焦急地在等待師父和獨孤五車的出現。

三天之期已過去了，他已在這裏等了整整一個下午。

獨孤五車武功極高，那是不必懷疑的。葛人龍也絕不低估師父的劍法，他老人家兼修內外功，刀法和劍法都同樣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這兩老聯手，沈二先生肯定必吃敗仗。可是葛人龍却已知道，除了沈二先生外，「冥王殿」的「鬼帝」閻滅絕也來了。

「冥王殿」的七十三惡煞，全是江湖上吃人不吐骨的魔王，再加上「陰司鼓王」錢至尊、「斷腸琴姬」水倩倩，還有「血淹琵琶」冷素眞，這股邪魔妖怪的勢力，就眞是不容漠視了。

獨孤五車和師父能戰勝他們嗎？就算能，這一戰之慘烈，也實在不難想像。

「鬼帝」爲甚麼忽然會來？是不是沈二先生預早佈下的伏兵？

但葛人龍却認爲一點也不像，因爲「冥王殿」並沒有伏擊自己，而他們鼓樂齊鳴，勞師動衆而來，也着實不像是一支「伏兵」。

葛人龍倒希望「冥王殿」中人，會跟無形帮大打一場，但他却想不出他們會有甚麼理由，可以上演一齣「鬼打鬼」的好戲。

現在，他只能等待獨孤五車和師父的出現。

暮色四合了，天地間一片沉寂，葛人龍也不再搖頭幌腦「唸書」，只是呆呆地站在塔下。

他沒有讓盛仙兒跟着自己，她和蔡大方等幾個人，都在半里外的一間客棧裏。

他忽然感到寂寞之意，一直襲上心頭，在這裏，就只有他一個人，四週甚至連想找隻吮血的蚊子也沒有。

他開始有着一種「絕望」的感覺。

獨孤五車不會來了，師父也不會來了，他們恐怕都已是凶多吉少。

一種「不祥」的預兆，越來越是濃厚，葛人龍忍不住顫抖起來。

但忽然間，他聽見背後有人輕輕呼喚：「人龍，我在這裏……」

葛人龍的眼睛陡地亮了，那是師父的聲音。

他立刻轉過臉，果然看見師父倚立在塔牆之下，脚下還躺着了一個人。

這人滿身血汚，而且竟然已沒有了呼吸。

他是獨孤五車，他已死了！

× × ×

東方雪沒有死，但一張蒼白的臉龐，看來似乎比獨孤五車還難看。

師徒兩人，懷着沉痛的心情，揹着獨孤五車的屍體，把他埋葬在玉皇峯西北的一座小丘下。

一坯黃土，就把「百能侯」獨孤五車埋葬了，他到底是怎樣死的？

東方雪仰望穹蒼，浩聲長嘆，緩緩地對葛人龍說：「是爲師害了他，他是衷誠帮助爲師，但最後却死在『鬼帝』閻滅絕的『黑白陰陽爪』下。」

葛人龍道：「閻滅絕爲甚麼會出現？是不是沈二先生和冥王殿有所聯繫？」

東方雪嘆了口氣，道：「閻滅絕是爲了爲師而來的，他最寵愛的一個弟子，三年前給爲師殺了，閻滅絕大發雷霆，聲言要殺爲師賠命，而且也要殺了你。」

葛人龍道：「難道閻滅絕對於金星劍和銀月刀也無動於衷？」

東方雪道：「那已是另一回事，但爲師最後終於知道，天下間果然有沈大先生其人存在。」

葛人龍一怔：「師父不是曾經說過，沈二先生也就是沈大先生嗎？」

東方雪嘆了口氣，緩緩道：「爲師認識沈二，已凡數十年了，但直到今天早上，才知道沈二眞的有個兄長沈大。」

葛人龍道：「沈大先生也是武林中人嗎？」

東方雪點點頭，道：「當然，而且武功還極厲害，因爲他也就是『鬼帝』閻滅絕！」

葛人龍面露驚訝之色：「閻滅絕就是沈大先生？也就是沈二先生的兄長？」

東方雪緩緩道：「的確是這樣。」

葛人龍問道：「師父何以忽然知道此事？」

東方雪道：「是獨孤五車臨死前說的，原來他認識沈氏昆仲，比爲師認識沈二先生還要早，他說：『沈大先生兩歲那年，就賣給了一戶姓閻的人家，他年少時本名閻仁昌，但後來練得一身邪門武功，就易名爲滅絕，日後更創建冥王殿，自封爲鬼帝，成爲黑道上一代巨魔！』」

葛人龍聽得有點出神了。

東方雪嘆息一聲，又道：「沈二城府深沉，這件事情一直保守着秘密，是以江湖中人，誰都不知道，閻滅絕竟然和沈二先生是親生兄弟。」

葛人龍凜然說道：「如此說來，當今武林最可怕的兩大惡勢力，都是沈家天下了？」

東方雪點了點頭，道：「事實確然如此。」

葛人龍道：「如此豈非無人能够拮制他們了？」

東方雪搖搖頭，道：「那可不然，這兩人雖然是親兄弟，但却已各有一番基業，獨孤五車已看出他們可共患難，却不可以共富貴。」

葛人龍道：「這是甚麼意思？對我們又有甚麼用處？」

東方雪凝視着他，道：「難道你還想不出其中有甚麼破綻，可以讓我們攻進去嗎？」

葛人龍沉思片刻，忽然擊掌說道：「弟子明白了！」

東方雪微微一笑，道：「爲師知道你並不愚蠢，一定會明白的。」

葛人龍的確很聰明，他已完全明白師父的意思。

× × ×

第二天早上，葛人龍騎着一匹神駿的青驄馬，直闖艷山園。

艷山園是有錢人才能停留的地方，這裏供應最寬敞舒適的房子，最精緻可口的佳餚美酒，甚至還供應最能令男人心猿意馬的美人兒。

在附近方圓一千里內，你再也無法找到比這裏更豪華的銷金窩。

平時，在艷山園門外負責招待顧客的，是兩個辦事勤快的老伙計，無論顧客需要甚麼，想要一間怎樣的房子，他們都會儘快代爲辦妥。

但現在，這兩個老伙計不見了，門前却插着十二面黑色的小旗子。

葛人龍把馬拴在門外，正欲進入艷山園，忽然兩柄鬼頭大刀迎面疾斬過來。

那是兩個兇神惡煞般的白衣漢子。

葛人龍急忙閃避開去，同時叫道：「在下葛人龍，有很重要的事求見殿主！」

左邊一個白衣漢子冷冷一笑：「難道你沒看見這十二面『枉死旗』嗎？誰敢擅自闖入，立刻就要送進枉死城裏！」

葛人龍道：「在下並無擅闖禁地之意，只是想見閻殿主而已。」

兩個白衣漢子互望一眼，過了很久，右邊的白衣漢子才說道：「幸虧你剛才還沒有步過枉死旗，所以咱們也不必一定要殺你。」

葛人龍忙道：「在下首先謝過不殺之恩，並勞煩兩位代爲告知閻殿主，謂葛人龍有極重要之事求見。」

兩白衣漢子還未回答，忽見一絕色佳人迎了出來。

她雖然長得很美，但却神情冷酷，開口說話時聲音更是詭異，就像是鵝叫一般：「閻殿主已知葛公子到此，是以特命本堂主前來相迎。」

「芳駕是……」

「冷素眞。」

葛人龍不由吁一口氣，原來是「血淹

琵琶」冷素眞來了。

× × ×

艷山園已成爲「鬼帝」閻滅絕的地方。他派人把這裏的老闆殺了，趕走了這裏所有的伙計和顧客，把這裏最漂亮的美人兒送給下屬……

但他並不高興，一張臉還是緊繃繃的，直至葛人龍站在他面前，他還是這副樣子。

「你就是葛人龍？」

「是的。」

閻滅絕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兩眼直視着葛人龍的臉孔。

葛人龍並不害怕，也目不斜視，直接與閻滅絕的目光接觸。

他發現，閻滅絕的眼神、鼻子、嘴唇，最少有八分與沈二先生相似。

不錯，他們眞的是兄弟。

沈二先生無疑是個心狠手辣的人，而閻滅絕也是同樣可怕同樣殘酷的大魔頭。

連獨孤五車和齊漢功那樣厲害的絕頂高手，也先後死在他們的手下，東方雪亦在苦戰中受傷不輕，元氣大損，將來又有誰能把他們尅制？

這本是令人感到很悲觀的事。

但葛人龍却來到這裏，面對着可怕的「鬼帝」閻滅絕，說道：「在下已來了，要剮要殺，任憑尊便。」

閻滅絕冷冷的看着他：「本座爲甚麼要殺你？你又爲甚麼要親自送上門來？」

葛人龍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天下雖大，只怕已無葛某容身之所。」

閻滅絕瞪着他，道：「就算本座殺了你又怎樣？難道就可以得到金星劍和銀月刀嗎？」

葛人龍道：「你若殺了我，最少有一個好處。」

閻滅絕道：「甚麼好處？」

葛人龍道：「因爲我若死了，天下間就再也沒有人能找到金星劍和銀月刀。」

閻滅絕一怔，葛人龍又補充着說道：「即使是無形帮沈二先生，他也同樣找不到。」

閻滅絕乾笑着，道：「你把這對寶貝藏起來了？」

葛人龍道：「把刀劍藏起來，總比帶在身上安全得多。」

閻滅絕冷冷一笑，說道：「但現在你已送上門來了，難道你不怕本座會用嚴刑迫供？」

葛人龍搖了搖頭，道：「這是沒有用的。」

閻滅絕道：「你認爲自己是銅澆鐵鑄的？別的不提，就憑分筋錯骨手這一着，恐怕天下間還沒有多少人能接得住。」

葛人龍點點頭，道：「我知道自己也不會例外，但只要有人在我身上動刑，我立刻就會肝腸寸斷，氣絕身亡，再也不會感到任何的痛苦。」

閻滅絕臉色變了。

「你在牙縫裏放了毒藥？」

葛人龍淡然道：「這是刺客常用的技倆，在下雖然不是來行刺殿主，但却已是身陷龍潭虎穴中，這是逼不得已之舉。」

閻滅絕冷冷一笑，道：「你還年輕，怎會捨得就此死掉？」

葛人龍道：「在下當然不想死，但人生在世，許多事情都是無可奈何的。」

閻滅絕瞧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大笑道：「好小子，有種！本座已很久很久沒有見過這樣有骨氣的好男兒，你有甚麼事，儘說不妨，咱們慢慢商量商量便是！」

這位名震黑白兩道的「鬼帝」，忽然換一副表情，就像是一座已解凍的冰山。

葛人龍却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獨孤五車已經死了。」

閻滅絕道：「這個是意料中事，天下間又有誰能中了黑白陰陽爪仍然能够活上三天？」

葛人龍道：「在下的師父也死了。」

閻滅絕一怔，半晌才說：「雖然他也受傷不輕，但應該還挺得住的，怎會也死了？」

葛人龍道：「他本已內力大損，但仍然不惜再以內家眞氣，想把獨孤五車身上的爪毒逼了出來。」

閻滅絕搖了搖頭，道：「這是白費心機！」

葛人龍道：「他老人家不但白費心機，而且還白白賠上了性命，他本來就需要潛心療養，才可望恢復眞元之氣，但再經這麼一豁，獨孤五車的傷毒無法痊癒固不必說，連他老人家也因內力虧損太甚，終於坐化在荒野之中。」

閻滅絕嘆了口氣，道：「那麼，你現在必然對本座深痛惡絕了？」

葛人龍却搖搖頭，道：「在下並無怪責殿主之意。」

閻滅絕「哦」了一聲，道：「本座可不懂。」

葛人龍道：「此事歸根究底，罪魁禍首絕非殿主，殿主只是適逢其會，傷了獨孤五車而已，眞正的元兇，其實還是沈二先生！」

「無形帮的沈帮主？」

「正是！」

「你可知道，本座跟沈帮主有甚麼淵源？」

「當然知道，你們是老朋友，雖然各據一方，分別稱雄南北兩地，但却一直遙相呼應，暗中聯繫。」

閻滅絕桀桀一笑，道：「你倒知道得很清楚。」

他口裏這樣說，心中却在冷笑：「這小子可不知道我也姓沈。」

誰知葛人龍心中也同樣在冷笑，忖道：「我知道的事還多着哩！」

閻滅絕背負雙手，沉吟着說：「你既知本座與沈帮主是老朋友，何以還敢進入艷山園？」

葛人龍說道：「在下此行，是想提醒殿主，沈二先生這位老朋友，其實並不可靠。」

閻滅絕先是一怔，繼而冷笑道：「你以爲本座眞的是個老糊塗？沈二是怎樣的一個人，本座比任何人都更瞭解。」

葛人龍道：「江湖爭霸，武功人材固然重要，金銀財帛也是萬萬不能缺少。」

閻滅絕道：「本座可沒有稱霸武林的野心。」

葛人龍道：「殿主安守基業，自然不會動輒在江湖上興風作浪，但沈二先生却

並不如此，他與正義門爲敵，又要把羣英盟擊潰，甚至不惜與獅威山莊互相勾結，凡此種種，俱可顯示，沈二先生着實志不在小！」

閻滅絕嘆息一聲，道：「本座都明白，但那又如何？」

葛人龍道：「沈二先生處心積慮，要發掘金鷹王的寶藏，這件事他若能成功，恐怕不出三年，整個武林形勢就會大大改變。」

閻滅絕道：「你是認爲，他要蓋過冥王殿？」

葛人龍搖搖頭，道：「不是蓋過，而是要毀掉！」

「放肆！」閻滅絕勃然變色：「你可知道，沈二是本座何人？」

葛人龍冷笑道：「不管他是殿主何人，不管你們之間是甚麼關係，事情都是這樣！」

閻滅絕怔住了。他怔了很久很久，忽然沉着嗓子道：「你沒說錯，不管他是本座的甚麼人，他的野心都絕不會改變。」

葛人龍道：「所以，金星劍和銀月刀，萬萬不能落入沈二先生之手。」

閻滅絕盯着他的臉，道：「你現在應該說出眞正的來意了。」

葛人龍道：「在下願意獻出刀劍，但却要砍掉兩顆頭顱作爲條件！」

閻滅絕哈哈一笑，道：「已許多年沒有人敢向本座提出甚麼條件了，你現在是第一個！」

葛人龍道：「拚着一身剮，天下間又還有甚麼事不敢做？甚麼話不敢開口？」

「說得好！本座總算是佩服你啦！」

閻滅絕道：「你要本座砍掉誰的腦袋作爲換取刀劍的條件？」

葛人龍道：「第一個是盛天濮！」

閻滅絕點點頭，道：「此人卑詐陰險，在江湖上却是享有俠名，正是假仁假義，殺之不枉。」

葛人龍道：「第二個是沈二先生！」

閻滅絕眉頭一皺，道：「殺盛天濮還不怎樣困難，但殺沈二嘛……」

葛人龍道：「閻殿主莫非有甚麼難言之隱？」

閻滅絕嘆了口氣，道：「沈二這人，其實也和盛獅王一般殺之不枉，只是他直到現在，還沒有做過對不起本座的事，貿然動手殺他，未免是說不過去吧。」

葛人龍道：「既然如此，咱們是談不攏了。」

閻滅絕皺了皺眉，道：「葛公子何以非殺沈二不可？」

葛人龍道：「原因太簡單了，他若不死，就必然會想盡千方百計來害我，此人不除，在下可說是永無寧日。」

閻滅絕沉吟良久，忽然道：「殺盛天濮之事，易如反掌耳，但要殺沈二，可沒那麼容易。」

葛人龍道：「只要沈二先生一天活着，在下就寢食難安，先師在世之日，尚且有他老人家代爲出頭，但如今，唉……」說到這裏長聲浩嘆，大有孤寂無援之慨。

閻滅絕打量了葛人龍兩眼，忽然說：「天無絕人之路，本座倒有個主意。」

葛人龍目光一閃，道：「在下願聞其詳。」

閻滅絕道：「這主意其實再簡單不過，只要你願意加盟本座麾下，天下間又有誰敢對你無禮？」

葛人龍皺着眉頭，沉吟不語。

閻滅絕立時又接着說道：「本座雖然只是初會葛公子，但你的本領，本座是毫不懷疑的，只要尊駕肯首，從現在開始，你就是冥王殿第五堂堂主！」

葛人龍這才說道：「只怕在下力量單薄，難成大器。」

閻滅絕道：「這是甚麼話了？難道你信不過本座嗎？」

葛人龍忙道：「屬下豈敢？」

他忽然改稱「屬下」，那分明是已經答應了閻滅絕。

閻滅絕大笑道：「這好極了，你暫時就在這裏住下來，三天之內，保證可以看見盛獅王的項上首級！」

接着，他命令冷素眞帶葛人龍前往西院一幢幽雅樓房憩息。

葛人龍離去後，閻滅絕的神情又變了，變得冷酷而又帶着幾分憤怒，好像想吃人似的。

接着一連兩天，葛人龍都備受懇勤招待，閻滅絕每逢黃昏時份，就親自來看他，和他談論江湖形勢，偶然也比試三招兩式，但俱是點到即止。

到了第三天黃昏，閻滅絕果然帶着盛天濮的首級來見葛人龍。

「這是錢至尊的傑作，盛天濮給他的『鬼鼓追魂』弄得頭昏腦脹，五十招內就已伏誅！」閻滅絕得意地說。

葛人龍沉聲道：「殺得好！」

閻滅絕道：「就算不是答應了葛堂主，本座也要殺了此人。」

葛人龍道：「盛天濮伏誅，只怕有人會極不高興。」

閻滅絕瞇着眼睛，冷冷說：「沈二要廻護盛獅王，難道本座就不該廻護着葛堂主了？事情既已到了這地步，咱們也毋須再多顧慮。」

葛人龍道：「殿主恩德，屬下沒齒難忘。」

閻滅絕道：「你若要報恩，現在正是時候。」

葛人龍自然明白，立時說道：「那刀劍，屬下已把它埋葬在一個極隱秘的山谷裏。」

閻滅絕道：「咱們何時動手取回？」

葛人龍道：「明晨如何？」

閻滅絕却道：「現在又怎樣？」

葛人龍道：「只要殿主高興，明晨和現在也沒有甚麼分別。」

閻滅絕道：「說得好，咱們現在就動身！」

× × ×

夜色茫茫，一羣行動快速的武林高手，來到了艷山園東南三十里外的一座山谷中。

爲首一人正是葛人龍，閻滅絕緊緊跟隨，沒有放鬆半步。

這本來就是葛人龍意料中事。

他來到了山谷一隅，在一株梅樹下停了下來。

他向梅樹後一指道：「就在這裏。」

閻滅絕立刻吩咐下去：「快挖！」

不久，兩個漢子從泥土下挖出了一柄刀，一柄劍。

葛人龍沒有撒謊，這果然是金星劍和銀月刀。

閻滅絕左手握刀，右手舞劍，忽然縱聲狂笑：「好刀！好劍！」

語聲甫落，忽聽一人和聲說道：「果然好刀！果然好劍！閻殿主，現在該是刀劍物歸原主的時候了。」

閻滅絕的笑聲立刻停止，臉上的笑意倏地消失得乾乾淨淨。

他看見這山谷裏出現了一個絕不該在這時候出現的人。

沈二先生！

× × ×

沈二先生來了。

他當然並不是隻身而來。

只見山谷外人影閃動，忽然間更是火光大亮，最少有四五十支火炬同時燃亮起來。

「嘿嘿！嘿嘿！」閻滅絕不斷的在冷笑：「今晚無形幫可是精銳盡出了！」

沈二先生淡然一笑，道：「閻殿主知道就好，本幫主倒有件事覺得很奇怪。」

閻滅絕冷冷一哼，沒有答腔。

只聽得沈二先生又緩緩地接道：「以往你老人家出門，總是鼓樂喧天，排場十足，今晚怎麼人人都躡手躡足，就像是小毛賊一般？」

閻滅絕面色寒冷如冰，冷冷的盯着沈二先生：「常言道『長幼有序』，你是越來越不把我這個大哥放在眼內了。」

「大哥？甚麼大哥小哥的？」沈二先生的說話也眞够絕了：「你姓閻，老夫姓沈，這是天下間人所共知之事，你忽然胡扯一番，想佔甚麼便宜？」

閻滅絕這下眞的光火了，他忽然一刀向身旁的梅樹砍過去，「劈勒」一聲，樹幹從中折斷，倒在地上。

「沈二，你我從此刻開始，恩盡義絕，咱們在功夫下比個高低好了。」

葛人龍面上木無表情，但心中却是大大的鬆了口氣。他和師父的計劃，終於接近成功的階段了。

× × ×

刀劍無情，手足無義。

閻滅絕原是沈大，是沈二的兄長。

但爲了金鷹王的寶藏，他們骨肉相殘，拚個你死我活。

一直以來，這兩人都是江湖上的老豺狼，老狐狸。

但到了「利」字當頭的時候，他們似已迷失了理智，也滅絕了骨肉之情。

人，就是如此兇殘、如此愚笨的嗎？

不，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天下間儘管有太多見利忘義之徒，却也有不少不爲名利動心，甘願平淡渡過一生的善心人。

只可惜沈大和沈二都不是。

無形幫若與冥王殿聯手，勢必無敵於天下。

可是，就在這一天晚上，「本是同根生」的沈氏昆仲，居然苦戰不休，直至黎明方才罷手。

這一戰凄厲極了，無形幫幾乎沒有幾個人還能站立着。

冥王殿也好不了多少，五堂堂主，三死一傷，鬼鼓不再响，血琵琶淹浸着的是主人身上的血，傷心琴也琴毀絃斷，只剩下折手斷足的水倩倩，目不轉睛地望着琴兒發呆。

而他們的主人閻滅絕，已是面如金紙，沈二先生也是兩眼無神，兩頰深陷，看來就像個垂死之人。

他們拚上了內力，而且一拚就拚了兩個時辰。等到他們四掌分開的時候，天色已亮了，山谷中堆滿着死人。

這時候，這兩個老魔王才驀然驚覺，這一戰原來竟然是如此可怕。

他們心中也許正在深切後悔，但却是誰也沒有說出半個字來。

經過這一戰之後，無形幫和冥王殿還能剩下些甚麼人材？他們不敢想像，甚至不敢想自己將會變成怎樣。

就在這時候，一人大笑而來。

他這一笑，鬼神俱變色。

這人竟是「九尾飛龍」東方雪。

× × ×

東方雪還沒有死，是葛人龍騙了閻滅絕。沈二先生能够跟踪冥王殿中人來到這裏，也全是東方雪在暗中「幫忙」。

閻滅絕看着東方雪，忽然又看見了另一個人，正站在東方雪的背後。

那是葛人龍。

「老二，」閻滅絕長嘆一聲，「咱們都上當了。」

沈二先生慘笑一聲，道：「現在，恐怕連三尺孩童，也可輕易殺了咱們。」

閻滅絕道：「那麼咱們還等甚麼？」

說着，把金星劍拋給沈二先生，自己却拿住了銀月刀，又道：「老二，你是不是在很久以前，就想殺了我？」

沈二先生直認不諱。

閻滅絕苦笑道：「現在是時候了。」

沈二先生神情木然，只是喃喃道：「眞是報應……」

語畢，一劍刺入閻滅絕胸膛。

閻滅絕一笑，笑聲中充滿絕望之意，接着，銀月刀同時劃在沈二先生脖子上。

東方雪瞧着葛人龍，道：「你認爲這結局怎樣？」

葛人龍道：「徒兒現在沒有想着這裏發生的事。」

東方雪面露訝然之色。

「難道這裏的事還不够驚心動魄？」

「的確還不够驚心動魄。」

「爲師不懂，世間上還有甚麼事會比這種慘烈的戰鬥更加可怕？」

「天災。」

「天災？」

「不錯，是天災，我們若找不到寶藏，災區裏每天都會餓死很多人！」

東方雪恍然大悟：「你眞不愧是『九尾飛龍』的好弟子，你放心好了，獨孤五車知道刀劍的秘密，而且臨終前已說給爲師知道。」

「秘密在那裏？」葛人龍忙問。

東方雪微微一笑，道：「只要把刀劍浸在烈酒裏，刀柄和劍柄上就會顯現出藏寶的地點了。」

葛人龍很高興，因爲他終於可以完成這件意義重大的事情！（全文完）

精選短篇奇情故事

追魂血印

要當奇男 克服萬難

馬千里・文
可飛・圖

深秋。開封府有四十天沒見過太陽了，六十年來最長的一次秋雨；塵沙滾滾的道路，如今都成了泥濘，黃埃散漫的天空，看來也顯得稀有的清新。

雨仍在濛濛的下着，去朱仙鎮的道路，兩旁草深沒頸，雨點從草葉上輕輕滴進泥土，沒有半點聲音。遠處傳來遲緩而沉重的脚步聲，一個孤獨的行客，在細雨中踱着沉鬱的步子，笠沿上的積雨，滴到簑衣上，滾落在泥土中。

他沒去理會，他的臉埋藏在斗笠下面，僅在背後過肩處露着長長的劍柄。突然，道旁草叢裏衝出七、八條莽漢，不由分說，從身後掩襲，但他仍是那樣沉穩的走着，像不曾知道身後的事。直待那些人近身，刀劍齊下，他才陡的掣劍向後一撩。

一切都靜住了。他出劍的神妙姿態，和那些人兇狠的襲殺，都成了靜止的畫面。他迅速的抖手收劍，又踱着那沉穩的步伐向前行去，不曾向身後回望一眼。

四條大漢頹然倒在泥濘中，鮮血染紅了身旁的雨水。

剩下的四個人，憤恨而驚恐的望着他徐徐而去的背影，激動得握着劍顫抖着；可是，却沒有一個人敢拔步追殺。

突然，在他身前三十餘步處，閃出一夥人，擁着一個英俊的白衣少年，攔截在路中央；白衣少年手中握着寒光閃閃的長劍，臉上顯露着高漲的殺氣。他全然不曾理會，仍神情泰然的走着。因爲，自始他就不會抬眼望上一望。

白衣少年冷然的喝道：「站住！」

他像不曾聽到，仍是那樣徐徐的前進。白衣少年振劍「喀」的一響，身後的人散開了，佈成個圍襲的陣式。他仍是那樣的走着。

白衣少年擧劍怒罵道：「哼！今天除非你把我們四弟兄殺光，否則你休想進狂風寨。就算你追魂血印的劍快得連影子都看不見，我孟少雲也要領教你幾招。」

他停住身，臉仍隱藏在笠沿下，沉聲道：「誰是追魂血印？」

孟少雲道：「看你的裝束，看你來的這個時辰，你一定是追魂血印。」

他泰然的道：「我不是。」

孟少雲詫異的道：「你不是？那麼你是誰？」

他伸手托起笠沿，露出一張英俊的面孔，笠沿上的雨滴沿着他的手滴進衣袖，他不去理會，兩眼逼視着孟少雲，道：「司徒雄。」

孟少雲肅然的望着他，道：「瀘江飛雲劍？」

司徒雄道：「浪得虛名。」

孟少雲變色道：「哼！你想得妙計，想借瀘江飛雲劍司徒雄之名混進狂風寨；可惜我不會上你的當。」

司徒雄冷然的道：「如何方能使你相信？」

孟少雲道：「拿出證明。」

司徒雄冷然的一笑，道：「證明？尊駕乃是明眼人，方才那一劍，除了我司徒雄，尊駕可曾見過第二人？」

孟子雲默思片刻，歉然的道：「論那一劍，尊駕果然是瀘江飛雲劍，事出誤會，適才冒犯之處，還請司徒大俠勿怪。」

司徒雄這才轉換顏色，道：「失手傷及貴寨兄弟，還請孟兄原諒呢！」

孟少雲道：「久慕司徒兄俠名，本當邀進寨去一敍；因爲追魂血印指明今日辰時要來做寨殺害家父，所以我四兄弟把守四門的道路，不能擅離。」

司徒雄仰頭看看天色，烏沉沉的，雨濛濛的，看不到一絲陽光，道：「這光景，只怕已是辰時了吧！」

孟少雲道：「所以才將尊駕誤認爲追魂血印。」

司徒雄道：「追魂血印果眞有那麼厲害嗎？」

孟少雲神色惶然的道：「想尊駕也有耳聞，京師鎭山刀黃錦棠、河南飛龍劍徐廷加、山東渾天槳何平都死在他的手下。這人武功高深莫測，性情乖戾異常，行踪飄忽，武林誰不知他是個神秘的怪物。」

司徒雄道：「難道就沒有人敢跟他一決高下？」

孟少雲道：「至少現在還沒有。司徒大俠莫非願仗義相助？」

司徒雄道：「我此去，是要上朱仙鎭的。」

孟少雲道：「要赶日趕去的嗎？」

司徒雄道：「是去拜訪九洲一劍秦少榮。」

孟少雲道：「緩數日何妨？」

司徒雄略一思忖，說道：「就依尊駕吧。」

孟少雲欣喜道：「得司徒大俠相助，我兄弟等感激不盡。不過，現在四門道路既然有我四兄弟把守，就煩司徒雄大俠至舍下護伴家父，尊駕意下如何？」

司徒雄道：「悉聽尊便。」

孟少雲即命一名莊客伴隨司徒雄逕往狂風寨。

司徒雄跟着莊客到了狂風寨，在風雨溟濛中寨門上的守衞仍然精神抖擻，刀劍在風雨中閃着寒光，顯得更加威武。

莊客向寨門上的守衞者說明了司徒雄的來歷，才得放進寨去。

行不多遠，莊客道：「其實四公子守道路是多餘的。就看這各寨門守得如鐵桶一般，任他追魂血印有通天本事，難道能插翅飛進寨去不成？」

司徒雄冷然沉聲道：「是。」

莊客道：「再說我們家老爺，也不是好切的菜瓜，在這開封地面上，誰不知道追魂雙鞭孟德昌。」

司徒雄道：「甚是。」

兩人搭訕着，在泥濘的街道上走着。

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他們兩人正抬眼尋找，轉角處陡然閃出一匹馬，如飛的從他二人身邊馳過，馬蹄撥起的泥水，濺得他二人滿身污泥。

司徒雄面有慍色，却還未說話。

莊客立即怒罵道：「啊！這狗羞的，眼睛長到褲襠裏去啦！騎着馬瞎闖。」

騎馬客並沒理他，已奔出五丈開外。

莊客回身望着騎馬客的背影，突然放聲喊道：「二順子，二順子。你他媽的姥姥死啦，去報喪是吧！騎着個熊馬沒命的跑。」

二順子聽到身後提着他的名字罵，勒住馬回身打量，倉皇的道：「張大叔！你不是跟四公子出去了嗎？」

莊客道：「是呀！我這送客人回來。你慌慌張張的，趕到那裏去？」

二順子道：「我正要去找四公子。」

莊客不安的道：「有事嗎？」

二順子驚恐、悲傷的道：「老爺出事啦！」

莊客惶恐的望了司徒雄一眼，道：「老爺出事啦？是追魂血印嗎？」

二順子道：「不是他，還有誰？」

莊客道：「他怎麼進來的。」

二順子道：「他怎麼走的都沒人看到，誰知道他是怎麼進來的。」

莊客擺手道：「你快去吧！」

二順着飛馬奔出寨去。

司徒雄神情漠然的佇立着，細雨落在他的斗笠上，一點點的滴在簑衣上後又滾落地下，他像是一無知覺。莊客趨前低聲催促道：「司徒大俠，請。」

司徒雄說道：「請上覆貴東，說我走啦！」

莊客不安的道：「恐怕小人担待不起，請司徒大俠到宅裏小坐，候四少主回來，如何？」

司徒雄冷然的道：「沒有必要了。江湖人應不拘計這些小節，你儘可放心。」

莊客還要婉留，可是，司徒雄已獨自走去；他遲緩、沉穩的步履，使莊客看了竟沒有勇氣追上去，只有望着他在細雨中漸漸遠去的背影。

× × ×

朱仙鎭外有一片大宅子，週圍長滿了接天的古樹，使得宏偉的宅第看起來更加幽古。這就是開封週圍百里無人不知的隱劍園。

隱劍園的主人就是九洲一劍秦少榮。

司徒雄到隱劍園時，已經是未時了，濛濛的細雨，仍在下個不停。遠遠的他便看到隱劍園門前有一個紅色的人影，到近處方知是一個女子跪在那裏。

他詫異的走近去，凝神的望着那女子，那女子却沒有望他。

從那女子面色看，她是有點疲倦了；可是那層倦容仍掩不住她的秀美，更掩不住她內心堅定的意志。

司徒雄道：「姑娘，妳跪在那裏很久了吧？」

那女子道：「不久，昨天來的。」

司徒雄摘下斗笠，甩掉斗笠上的雨水，道：「跪在這裏幹甚麼？」

那女子這時才抬起頭，瞟了他一眼，冷漠的道：「你來這裏幹什麼？我們都一樣。」

司徒雄冷然一笑，道：「一樣嗎？」

那女子道：「難道你不是來投門學藝的？」

司徒雄冷然的搖搖頭。

那女子詫異的道：「你來幹甚麼？」

司徒雄道：「我來殺他。」

那女子驚訝的道：「殺他？你跟他有仇？」

司徒雄冷然的搖着頭。

那女子道：「那是爲甚麼呢？」

司徒雄道：「因爲他劍術高、名氣大；我要殺了他才能成名。」

那女子突然咯咯的笑了起來。

司徒雄不解的道：「妳笑甚麼？」

那女子斂起笑容，道：「我也想殺了他成名，可惜我的本領不及他。不過，你當眞殺了他，我也就可以成名了。」

司徒雄道：「爲甚麼？」

那女子淡然一笑道：「我至少還有本事殺死你。」

司徒雄勃然變色的道：「妳是誰？」

那女子泰然自若的道：「你還沒告訴

我呢！」

司徒雄道：「在下是瀘江飛雲劍司徒雄。」

那女子莊重的望了他一眼，又冷然的道：「聽說過你這個名字！不過，如果秦老前輩當眞肯出來和你交手，恐怕今天之後，你在人間也就只有一個名字了。」

司徒雄道：「妳還沒告訴我是誰。」

那女子仰望着司徒雄，露出甜美的微笑，陡然將頭一擺，金光一閃，一路暗器向司徒雄頭頂射去。司徒雄閃身不及，暗器已打在劍柄上。

司徒雄回頭一瞧，原來是三支金針，不禁冷然一笑，道：「原來是笑裏藏針徐燕語。」

徐燕語因爲司徒雄識得她的暗器，面現得意之色。其實姑且不論她這三根金針爲武林稀有的暗器，單論她這施暗器的手法，武林中就沒有第二人。她是不用手的，只是在微笑之時，乘對方不留意，將頭一擺，靠頸上的力量，甩出暗藏在髮髻上的三根金針，襲取對方任何部位，萬無一失。

司徒雄久走江湖，焉有不識之理。顯然，他是受了笑裏藏針徐燕語的戲弄。他伸手輕輕取下金針，向徐燕語報以神秘的一笑，道：「徐姑娘這三根金針，果然是名不虛傳。還給妳，留着下次用吧！」

他把手迅速的向徐燕語一揚，徐燕語伸手來接，那知司徒雄只是做個虛勢，金針仍在手裏，不曾發出，倒使徐燕語撲了一空。司徒雄投以報復性的譏訕的一笑。徐燕語登時粉面含霜，怒目相視。

司徒雄乘她不備，食指輕彈，一縷金光，三根金針靠彈指之力迅急的脫手而出，向徐燕語堅絡三焦射去。徐燕語驚愕之下，沒有伸手接的工夫，雙膝微彈，躍身而起。三根金針射在徐燕語跪地的石階上，沒入石中。她憤愕的瞪着司徒雄。

司徒雄却含笑趨前施禮，道：「冒犯之處，還請徐姑娘不要見怪。徐姑娘這種程門立雪的精神，若非如此，妳是不肯起來的。」

徐燕語冷然道：「這麼說，我倒還要謝謝你嘍！」

司徒雄道：「那倒也不必，只要妳不見怪，也就够了。金針嘛，我替妳撿拾起來。」

徐燕語冷然的道：「不敢勞駕。」

說時，飄身已到金針入石之處，俯身將手在石上一抹，三根金針已在手中，當眞是內功精湛的手法。

司徒雄不由連聲道：「高明高明。」

徐燕語餘怒未息，兩眼仍在狠狠的瞪着他。

司徒雄道：「徐姑娘，九洲一劍秦少榮收山多年，封劍歸隱，所以才把他住的地方命名『隱劍園』，來投拜他的人不知多少，都沒有見着他的人。妳縱然再跪兩天，恐怕也還是見不着他的面的。」

徐燕語道：「依你的高見呢？」

司徒雄道：「妳還是站在一邊，等我殺了他，妳再來殺我揚名吧！」

徐燕語默然片刻，重新打量着司徒雄，她竟眞的退到一邊，含笑向司徒雄道：「請。」

司徒雄昂然的舉步上前，猛敲着門上的大銅環。

門環噹啷！噹啷！大響一陣，門徐徐的開了，露出一個蒼髮老院公，白了他二人一眼，不耐煩的道：「早跟你們說過我們主人不見客，也不收徒弟。你們這一會兒跪着，一會撞門，鬧的還沒有完哪？」

老院公說完，便要關門。

司徒雄伸手推着門，冷然的道：「慢着。」

老院公見司徒雄神態傲然，訝然的道：「又有什麼話說？」

司徒雄冷然道：「叫秦少榮出來。」

老院公驚愕的道：「叫？你是誰？」

司徒雄道：「瀘江飛雲劍司徒雄。」

老院公道：「甚麼事啊？」

司徒雄道：「聽說他劍術高超，特來見識見識。」

老院公侍候九洲一劍秦少榮多年，見過多少武林後輩跪門求教，也見過多少武林高手投帖拜謁，却還沒有見過這樣狂妄的人，竟敢來門口挑戰。

老院公冷然道：「有帖嗎？」

司徒雄道：「帶劍來了，沒帶帖。」

老院公道：「候着。」

掩上門，逕自進去了。

徐燕語冷眼旁觀，道：「你當眞要跟秦老前輩交手嗎？」

司徒雄道：「這還有假的嗎？」

徐燕語上下打量着司徒雄，道：「瞧你武功是不錯，人也挺聰明，怎麼幹這種傻事。現在要勸你也來不及了，看在你我有一面之緣，你有甚麼話要給家裏交代的，就告訴我吧！我一定替你傳到。」

司徒雄淡然一笑道：「多謝妳啦！」

他竟然絲毫不在意。

大門呀的開了。

徐燕語芳心怦的一跳，轉眼望去，出現在大門口的，竟還是那老院公。

老院公毫無表情的道：「家主人有請司徒大俠。」

司徒雄向徐燕語道：「徐姑娘，進去吧！」

老院公冷漠的道：「對不起，家主人只請司徒大俠，沒有請徐姑娘。」

徐燕語欲進又止。

司徒雄向老院公道：「徐姑娘是跟着我料理後事來的，她要是不能進去，等會兒可得要麻煩你啦！」

老院公沉思片刻，頗信這話是眞，向徐燕語道：「那妳就進來吧！」

兩人跟着老院公進了宅子，細雨仍在下着，廊屋院落顯得黑沉沉的。穿過兩重宅院，却沒見甚麼人，只有一二小僮在悄悄的走動。

第三重院落的上房門開敞着，階下兩棵梧桐樹，雨點打在梧桐寬大的葉子上，滙成了一大點跌落地下。

天色陰暗，屋內更顯得昏沉。他兩人跟着老院公彎過長廊，到上房門口。屋內一片沉寂，彷彿無人居住的一般。

老院公尚未說話，屋裏一個蒼勁的聲音，道：「自己進來吧！」

老院公悄然肅容，司徒雄和徐燕語相望着走進屋裏去。屋內光綫暗淡，一個瘦削的老人，背身坐着，看來悴弱而蒼老，

使司徒雄和徐燕語難以相信，他竟是名震武林的九洲一劍秦少榮。

沉默片刻，九洲一劍秦少榮道：「還有一位是誰？」

他的聲音低沉而有力。

徐燕語應道：「晚輩徐燕語。」

秦少榮沉聲道：「笑裏藏針嗎？」

徐燕語恭謹的道：「不敢。」

秦少榮道：「妳也想一劍成名嗎？」

徐燕語撲通跪地道：「晚輩慕名而來，求老前輩收留調教。」

秦少榮嘆口氣道：「晚了，老朽這條命已掌握在另一個人手中。」

司徒雄聽了，不由也撲通跪在地下道：「前輩請勿見怪，晚輩不過借此叩見！還望前輩收留指點。」

秦少榮冷然一笑，道：「老朽早知你的來意，我意思是說，要殺我的人並不是你。」

司徒雄訝異的道：「是誰？」

秦少榮道：「你不必知道。也許明天我就不在人間了。你是最後來求見我的人，也是武林中的少年英雄，我覺得這樣的事，算是這一代武林中的大事，該讓你在場瞧着。」

司徒雄道：「到底是誰？」

徐燕語道：「誰有這樣的胆量？」

九洲一劍秦少榮默然許久，道：「二位起來。」

他們倆站起來，可是，打他進屋裏來，九洲一劍秦少榮就背身面裏而坐，說了這許久的話，他們還是只聞其聲，未見廬山眞面目。

秦少榮道：「你們當眞要知道嗎？」

司徒雄道：「晚輩不僅願意知道，老前輩若有所差遣，晚輩萬死不辭。」

徐燕語憤然的道：「晚輩也願捨身以赴。」

秦少榮嘆息着道：「唉！可惜你們無能爲力。」

兩人同聲道：「爲甚麼？」

九洲一劍秦少榮沒回答他們兩人的話，拍！拍！拍了兩聲掌，房廊上走進來兩個青衣僮子，垂手侍立。

秦少榮道：「打開風閣。」

入秋天凉之後，風閣本是上起的，加以陰雨綿綿，長空暗淡，室內就格外的黑。兩青衣小僮領命，剎時打開風閣，室內頓然亮起來。秦少榮穿一件黃色氅衣，閃着澄澄金光。他徐徐的扭轉身軀，面對着司徒雄和徐燕語。

他紅撲撲的臉上，蒙着一層悒鬱；銳利的眼神，看起來深沉而遲滯；長髮披垂，使他窄長的臉孔，更爲長了，冷冷的對着兩人。秦少榮抬起疲筋露骨的手，輕輕撩起額上的披髮，凝滯的面色，泛起蒼白，露出印堂中間銅錢般大小一顆鮮艷欲滴的硃砂紅印。

司徒雄愕然地說道：「前輩這是怎麼啦？」

秦少榮道：「你們沒有見過？」

兩人同聲道：「是。」

秦少榮沉重的道：「可是，定然聽說過——追魂血印！」

司徒雄驚詫的道：「追魂血印？」

他不由想起了狂風寨追魂雙鞭孟德昌，莊客把寨子守得鐵桶相似，四個兒子分守四門道路，追魂血印依然按時取命，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九州一劍秦少榮會不會也如追魂雙鞭孟德昌呢？

他默然不語。

笑裏藏針徐燕語也覺得此時無話可說，一雙充滿靈慧的眼睛，望着九洲一劍秦少榮，多少含有幾分淒凉的意味。

終於，她鼓起了勇氣，說道：「老前輩，難道我們三個人聯手，還對付不了他嗎？」

秦少榮搖着頭道：「沒有用。」

司徒雄道：「何不避一避？」

秦少榮又搖着頭道：「避不了。」

司徒雄道：「晚輩若得前輩破格收入門牆，存個名份，授以劍法，前輩倘有不測，晚輩捨生忘死，必定追尋追魂血印，爲前輩報仇。」

徐燕語也接口說道：「晚輩也是這意思。」

秦少榮嘆息道：「唉！破格收你二人，也非難事。可惜，那也是沒用的。」

徐燕語問道：「難道前輩還不相信我們？」

秦少榮頹然道：「信與不信，都是杜然。」

司徒雄不解的道：「爲甚麼？」

秦少榮道：「如果他能殺了我，你們跟我學劍，豈能奈何他？再說，就是我有甚麼可以傳授給二位的，也已來不及了；武功是要靠苦練的。明天就是中秋了，這一日夜裏，又能傳授些甚麼呢？」

司徒雄道：「他跟老前輩約的是中秋嗎？」

秦少榮默然的點點頭。

徐燕語慨然的道：「我們就決定聯手對付他吧！」

秦少榮道：「不。二位如果肯接納的話，我倒有個主意。」

司徒雄道：「前輩有何高見？」

秦少榮道：「明天晚上，你們緊跟着我！我如能搪過此刼，就跟二位做個忘年之交。一旦我死於追魂血印之手，你們不要顧我，趕緊追趕他去，他們只有拜在他的門下，才有希望跟他一較高下的。」

徐燕語道：「我們跟他如有師生之序，那還怎麼好動手呢？」

司徒雄道：「徐姑娘說得對呀！」

九洲一劍秦少榮臉上露出一絲輕蔑的笑，徐徐的道：「二位如此重視倫常，也頗可愛。只是凡事有個常，也有個權，並非一成不變的。」

司徒雄道：「請前輩明說。」

秦少榮道：「爲人子者，必須盡孝，此乃是常。但是歷代就有許多志士爲國家興亡，不守常規的，史稱大義滅親，而不責其不孝，這就是權。」

他深沉的瞟了他二人一眼，道：「追魂血印任意妄爲，無端殺戮，實不過武林之魔。若能爲武林除去此魔，那個會責備你們有違師道呢？」

兩人彼此觀望，默然不語。

秦少榮沉聲道：「機遇不再，你們好好的想想。」

終於，司徒雄悄聲道：「前輩所教甚

是。」

秦少榮道：「你們也不必過份的憂戚不安，這不過是個如意算盤，還未必能行呢！」

兩人詫異的道：「怎麼啦？」

秦少榮道：「這其中還有幾個難處。第一你們跟得上跟不上他？第二他肯不肯收你們？就是你們跟得上他，他也肯收你們，還有個未定的機會。」

徐燕語道：「是甚麼？」

秦少榮默然不語，從懷裏掏出一張粉紅短箋，悄悄的遞向徐燕語。徐燕語趨前接過，看了一遍，臉上現出迷惘之神色。

司徒雄詫異的問道：「甚麼事？」

徐燕語默然的把粉紅短箋交給了司徒雄。

展視之下，寫着簡短的十六個字：

中秋月出，取爾性命；

生死天決，爾可無怨。

司徒雄欣喜的道：「照這麼說，如果中秋無月，追魂血印也就不會來了。」

秦少榮默然的點着頭。

司徒雄道：「這樣前輩不需担憂了，開封下了這麼久的連綿雨，還沒有放過晴呢！明天那裏還會跑出月亮來？」

秦少榮說道：「風雨陰晴，是難測的事。」

二人默然無語。秦少榮喚進老院公，吩咐備飯，並把他二人安置在東西廂房休息。

× × ×

陰雨數十天的開封城，突然在中秋節放晴。青山如洗，大地若畫，使人心都豁然開朗。但是，却也有不開朗的。

九洲一劍秦少榮心情十分沉重。天空再也不見的陰霾，像一股腦兒都壓進了他的心裏；從早到晚，默默不語。司徒雄和徐燕語在廂房裏，默默相對，心情也頗不安寧。

司徒雄覺得徐燕語以一妙齡少女，竟至跪門求藝，必然是身負血海深仇，冀求習藝復仇的，問道：「徐姑娘，我冒昧的請問，妳的仇家是誰？」

徐燕語茫然的道：「仇家？我何來仇家？」

司徒雄道：「妳若無仇，便當守在閨中，何必苦練武功，千里求師呢？」

徐燕語神色昂然的道：「這就奇了，難道武功是專爲復仇用的嗎？」

司徒雄道：「那麼妳爲的是甚麼？」

徐燕語肅然的道：「四個字——仗義行俠。」

司徒雄突然發出一陣長笑，道：「奇女子。」

徐燕語知道他說這三個字，並非純然讚譽，不禁面有不愉之色，冷然道：「這麼說來，你苦練武功，定然是報血海深仇了？」

司徒雄輕蔑的冷笑着，連連搖頭。

徐燕語道：「那又爲的甚麼呢？」

司徒雄自負的說道：「欲遂男兒的志向。」

徐燕語冷然的一笑，道：「說來說去，你也不過爲的是行俠仗義四個字。」

司徒雄不以爲然的連連搖頭。徐燕語眞的不懂了，一個身懷武功的江湖兒女，不以仗義行俠爲志，那麼又要做一個怎麼樣的人呢？默息許久，不解的道：「那麼尊駕的志向又如何呢？」

司徒雄氣概不凡的道：「做一個無所畏懼的奇男子。」

徐燕語冷然一笑，道：「只怕天下沒有無所畏懼的人。」

司徒雄頗爲自信的道：「只要聽說有人武功比我强的，不遠千里，必定前往一較高下；如果勝不過他，便拜他爲師，盡習其藝。終有一天，我會成爲天下第一人。到那時，我還有甚麼可怕的呢？我還怕誰呢？」

本來徐燕語對司徒雄是懷着景慕之心的，但到這時方知他不過是一個身懷精湛武功的狂妄青年。

驀然，她站起身，向司徒雄冷然的道：「希望你眞的有那麼一天。」她自管向外走去。

因爲她走得快，幾乎和闖進來的一個小僮撞個滿懷！小僮側身退避，施禮道：「家主人有請二位。」

徐燕語回顧司徒雄一眼，獨自先行走去。司徒雄提劍相隨。

九洲一劍秦少榮已經裝束停當，神情出奇的安詳，手裏拿着雪白絲絨，在擦拭一把長而且寬的劍。他不時的端詳着劍鋒，劍鋒在夕陽餘光的照映下，泛着一抹紫色的青光。

司徒雄道：「老前輩，有何見教？」

秦少榮從容的道：「該走啦！」

徐燕語訝異的道：「走？前輩是要躲追魂血印嗎？」

秦少榮淡然一笑，道：「我早說過的，躲不了。只是想找個寬敞的地方，好讓你們瞧得清楚些。」

徐燕語道：「去那裏？」

秦少榮收劍起身，道：「斬馬場。」

他向外走着，又道：「此乃是岳武穆以勾連鎗大破金兀朮拐子馬的古戰場，離這兒不遠，可也不近。咱們慢慢的走着，也就差不多了。」

二人連聲道：「是。」

忙着各自回房去，打點裝束，提取兵刃。

司徒雄、徐燕語緊隨着九洲一劍秦少榮走出隱劍園，小僮打開了大門，突然一個人堵在九洲一劍秦少榮面前，撲通跪在地下。

是誰這麼冒失？

秦少榮細一打量，原來是老院公，他憂戚、哀傷的面孔上，沾滿了淚痕。

秦少榮顯然已知他的用意，强忍着激動的情緒，容貌肅然的道：「你這是幹甚麼？」

老院公道：「老爺，老奴跟了您一輩子，這次讓老奴也跟着去吧！」

秦少榮含在眼裏的淚，幾乎滾了下來，他默然許久，沉聲道：「要是我今晚不回來，月落之後，你到斬馬場去找我。」

老院公嗚咽着，泣不成聲。

秦少榮瞑目不語，片刻，道：「你跟我這多年，够苦的，這座隱劍園就給你住吧！」說罷，昂然而去。老院公趴在地上，淚如泉湧。

男子漢不怕刀劍割頸，而對於感情羈絆，往往無從擺脫。秦少榮何嘗不知道自己這一去，只怕是回路不多，但他早已把生死二字看開了。對老院公的忠義之情，他是有所不忍的。但他不得不那樣掉頭而去。

× × ×

平野千里，黃沙無垠；斬馬場一片蕭索。天空出奇的晴朗，月輪如鏡，照着這一片淒凉的古戰場。他們三個人站在那裏，秋風徐徐吹來，帶着無限的寒意。三人像木雕般的沒人說一句話，可是，他們的精神却在注意四面八方。

許久，徐燕語訕訕的道：「中秋難得有這樣的好月亮。」

司徒雄接口道：「也難得有這樣的好戰場。」

突然，隱隱傳來一種虛無縹緲的聲音，道：「說得好，說得好。」這聲音像在身邊，却又像從極遠處傳來的。

三個人極目搜尋，遠近處不見一條人影。

九洲一劍秦少榮橫的掣劍在手，踏出幾步，四方瞥了一眼，揚聲道：「尊駕想來必然是追魂血印了？」

週匝揚起一陣冷笑，道：「這還用問嗎？」

可是，他們依然找不到說話的人在那裏。

秦少榮向他二人打量了一眼，揚聲向着四方喊道：「何以不敢露面？老夫候駕了。」

又是一陣激越的笑。

沉靜片刻，那隱隱約約的聲音道：「你還自稱老夫？我得讓你死得明白，你就死在倚老賣老上吧！」

秦少榮憤然的道：「老夫不聽你胡說，出來吧！」

那聲音迴盪着道：「你敢稱九洲一劍？你那兩扇破門還值得開呀關的？多少的毛孩子跪在你門口，你竟然裝模作樣的不理他們，倚老賣老，我實在忍無可忍，想來想去，只有把你殺了，眼前才乾淨。」

秦少榮冷笑着道：「別客氣，請出來呀！」

說着，揑起劍訣，拿起門戶。

突然，一陣淒凉詭異的傲笑，道：「秦老頭，別端着架式，我從來不給人還手機會的。」

又冷靜下來，是恐怖的沉寂。司徒雄、徐燕語彼此望一眼，心上想着同一件事；直到現在他們仍未見着追魂血印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怪人。

突然，遠處出現一條白色的遊動的身影。三個人倏的緊張起來。

可是，那白色的身影倏的一閃，像一條白色的閃光，已到秦少榮身前，一根銀色的細劍，恰指在秦少榮的印堂大穴上。

秦少榮驚叫一聲道：「啊！銀絲劍！你是左……」他支持不住的倒了下去。

追魂血印身影一幌，早消逝在遠處。

司徒雄、徐燕語俯視九洲一劍秦少榮，就在他印堂上胭脂印處，延着鼻樑淌下寸許的血痕，像是梅花上一支短短的梗。

徐燕語焦急的道：「老前輩，你怎麼樣？」

秦少榮强打着精神，望着司徒雄，嘴唇顫抖了許久，方迸出一個字來，道：「追！」

司徒雄站起身，向「追魂血印」逸逝的方向望，又顧望着秦少榮，猶豫未去。

徐燕語道：「你不快追還愣甚麼？」

司徒雄道：「秦老前輩怎麼辦呢？」

徐燕語道：「有我啦！你要是再不追，可就要失之交臂了，他雖然兇悍乖戾，可眞是個無所畏懼的男子漢呢！」

司徒雄歉然的道：「這裏的事情，就煩妳啦！」

徐燕語譏誚的道：「別客氣了，將來學到功夫傳一手給我，就見得交情了。」

她抬頭一瞧，司徒雄早已不在身邊，掠出一望已去遠了。雖然她覺得他有點寡情，可是，對他這樣罕見的輕身功夫，却也不禁暗自讚許。

司徒雄盡平生之能，遙望着追魂血印的身影，緊追不捨。

那條白色的身影，時隱時現，彷彿有意的逗弄他。

黎明，突然不見了。

這裏是荒凉的曠野，一條荒凉的小山路，通達一座破落的古廟。在星空之下，暴露着一帶殘破的斷垣，看來十分淒凉。

司徒雄停脚四處打量，遠近一片沉寂，不見追魂血印的踪跡。可是，他已經疲乏不堪了。

他逾過殘壁，走進場了一半的大殿。殿內到處掛滿了蜘蛛網，到處堆着厚厚的塵埃。不過，在這深山曠野裏，却也可以算得是個聊蔽風露的地方。

他走出殿階，仰望着天空，拔劍把院裏沒頸的枯草砍下一片，抱進殿內鋪在一處殿角裏，隨身和衣而臥。

由於過度的疲倦，不久，便鼾然入夢了。

不知經過多久，好夢正酣，矇矇矓矓的突然聽到一種低沉廻盪的笑聲，接着冷冷的道：「別端着架式，我從來不給人還手的機會的。」

司徒雄猛然躍進，拔劍怒喝道：「追魂血印，你在那裏？」

那笑聲似乎仍在廻盪，但却沒有人回答他的話，也沒有人影出現。

荒凉的古廟，除了他說話的廻響外，依然是靜悄悄的。

他不能自信的喊：「出來呀！你怎麼不出來呢？」

他仗劍踏出殿外，陽光强烈地照射得他睜不開眼；一隻躺在草窩裏晒太陽的野貓，驚竄得跳起來，竄了出去。

約莫已是巳時將盡的辰光了。顯然方才是他精神上的錯覺。

踏出廟門，頓感茫然，也不知走那條路去追尋追魂血印，山路崎嶇荒凉，他獨自悠悠忽忽的走着，却也不知道自己走到那裏去。

山嶺遠處，昇起一縷炊烟——看不到村落的影子。就那一縷炊烟已足够勾起司徒雄的遐想。頓然使他感到饑腸轆轆，腹內空虛。暫時把追魂血印放在一邊，縱身朝那炊烟起處奔去。

× × ×

司徒雄追尋追魂血印，從朱仙鎮斬馬場下來，一路時現時隱，儘管司徒雄輕功

卓絕却還是未能追及。不過他堅強的意志鼓舞着他，從不曾灰心。因爲他要做一個無所畏懼的奇男子，他要具有絕頂的武功，便非追尋這個武林怪物追魂血印不可。

經過三天的時間，他越過尉氏、密縣，到達了登封口。這天正是滿月初過，月黑風高的時候。

約莫已是起更的時候了，一條白色的身影，從黑沉沉的登封口進了嵩山；憑他的功力，走這段黑路，自然是不難的，何況還有決心在鼓舞着他。他把身勢一沉，如飛鳥般的掠了出去。

奔馳過一段漫長崎嶇的山嶺，在望後的月芽初起時，他到了一座僧庵前；藉着暗淡的月光，仔細打量高拱的石楣上，鐫着「初祖庵」三個字。初祖庵乃是達摩祖師面壁參修之處，有影透入石的異跡，武林無人不知。

司徒雄緬懷古人，不禁興起一陣感嘆。他隨意的在一根暴起的樹根坐下，悵望着透過扶疏枝葉的暗淡月光，痴痴沉思。

沒有蟲鳴，沒有風，山野靜得一片樹葉掉到地上都會變成偌大的聲響。不知經過多久，突然有人在背後輕彈着他的肩。

司徒雄驚愕回過頭去，一位週身素白的老者，面色陰沉，冷冷的追視着他。司徒雄將手在地上輕輕一按，人已掠出二十步外。白衣老者沉聲道：「跑甚麼？我要殺你，你早已沒命了。」

這一點司徒雄是相信的，就憑白衣老者到他身後，他竟毫未覺察着，顯然白衣老者的武功，確已到深不可測的境地。

可是，也不能未戰先餒，司徒雄拔劍吭聲，道：「你是誰？」

白衣老者冷然一笑，他的笑容陰森莫測，徐徐的道：「你拔劍幹甚麼？我從來不給人還手機會的。」

司徒雄聞言色變，登時退了兩步，道：「啊！你就是追魂血印？」

白衣老者向前移動兩步走出樹蔭，月光映着他左邊臉上幾乎遮着半個面孔的大黑記，使他看起來冷酷之外，更加凶險。

他毫無表情的道：「是。你要替老頭報仇嗎？」

司徒雄噗的跪地，道：「不。我要拜前輩爲師。」

追魂血印愕然的道：「拜我爲師？」

司徒雄道：「是。」

追魂血印一陣傲然的狂笑，那笑聲震撼着山野。突然，他頓住笑聲，道：「我只是看着看着誰不順眼，就殺誰。從不教人武藝的。」

司徒雄決然道：「我不避千山萬水艱險，追踪到此，前輩若不收留，我便長跪不起。」

追魂血印道：「自古有强娶老婆的，沒有强拜師父的；你就是跪斷雙腿，也是枉然。」

司徒雄道：「前輩若不收留，您走到那裏，我便跟到那裏。」

追魂血印臉上的黑記，激動得泛起紅光，沉聲道：「憑你？跑死了也跟不上我。我在這裏現身，就是來警告你，趁着還有一條命，快走開。因爲我已經幾次忍不住要殺你了。」

司徒雄道：「爲甚麼要殺我？」

追魂血印道：「因爲你像鼻涕似的黏着我，使我噁心。」

司徒雄道：「怎麼不殺呢？」

追魂血印頹喪的道：「因爲……你還不是我最後要殺的人。」

司徒雄詫異的說道：「爲甚麼說最後呢？」

追魂血印說道：「我的血印已只够點一個人了。」

司徒雄道：「不點血印難道就不能殺人？」

追魂血印神情肅然的緩緩道：「不能，不能。」

他連說了三個不能。

司徒雄道：「爲甚麼？如老前輩武功天下無敵，有誰能約束你呢？」

追魂血印頹然的坐在一塊方石上，嘆息着道：「唉！天下沒有無敵的人，起來，讓我說給你聽。」

司徒雄道：「前輩不收我，我是不起來的。」

追魂血印道：「你先起來，我說完了，當眞還要拜我爲師，再跪下不遲。」

果然，司徒雄站起身來，道：「前輩請講。」

追魂血印無限感慨的道：「我要殺一個人，不是簡單的事。第一，我必須先在他血印堂上點一顆追魂血印。第二，我必須先告訴他殺他的時間。第三，我必須在約定的時間殺他。至於殺人的理由，那倒是不關緊要的；所以武林人說我濫殺，其實，我還是守着這些規矩的。」

司徒雄道：「這算甚麼規矩！您若不遵守，別人又能如何？」

追魂血印沮喪的道：「我可不敢。」

司徒雄詫異的道：「憑前輩的絕頂武功，還有不敢的事嗎？」

追魂血印默然的點點頭。

司徒雄道：「難道武林中還有您怕的人？」

追魂血印依然默默的點着頭。

司徒雄臉上立刻現出異常的興奮和欣喜，趨前追問道：「是誰？」

追魂血印却冷然的道：「這人說出來你也許不知道。」

司徒雄道：「可是，我願意知道。」

追魂血印望了他一眼，問道：「爲甚麼？」

司徒雄說道：「不瞞前輩說，如果您當眞的不收留我，我還可以去投在他的門下。」

追魂血印頓住笑聲，道：「難得你有這樣的志氣。我本不想告訴你的，現在却要告訴你；這也不全是爲你，我也報復她一次。」

司徒雄道：「怎麼說是報復呢？」

追魂血印道：「我把你這爛鼻涕甩在

她身上，也讓她噁心一陣子。」

說完，又是一串得意的笑。

司徒雄忍着追魂血印的譏嘲，道：「他到底是誰？」

追魂血印道：「你先答應我一件事，我才能告訴你。」

司徒雄道：「我一定答應。」

追魂血印說道：「你見着她之後，不能說是我告訴你的，也不能提及關於我的事。」

司徒雄道：「我一定不說。」

追魂血印突然聲色俱厲的道：「你若失信，我拚着老命毀在她手裏，也要取你的性命。」

司徒雄恭謹道：「晚輩不敢失信。」

追魂血印冷然的道：「諒你也不敢。她……就是左大奶奶。」

司徒雄愕然道：「怎麼？是女的？」

追魂血印道：「是女的。有甚麼不對嗎？」

司徒雄連聲道：「沒有，沒有。她住在那裏？」

追魂血印道：「她住在相州安陽縣九里山韓陵旁邊，你只要到九里山邊一打聽，沒人不知道的。」

司徒雄道：「好。前輩如仍不收留，我就要去訪左大奶奶了。」

追魂血印道：「你快走吧！我是不會改變主意的。不過我知道左大奶奶也不收徒授藝，你若白跑一趟，可別怨我。」

司徒雄拱手道：「多謝前輩指點，可否賜告上下尊號，日後圖報？」

追魂血印臉上掛着一絲得意的笑容，道：「就算姓追魂名血印吧！反正，他們都是這麼叫我的。」

話聲落後，身形微幌，人已在數丈之外。當眞是來得神奇，去得突然。

司徒雄讚嘆道：「眞是武林奇人！」

× × ×

九里山。赭石嶙峋，黃沙風塵瀰天。

司徒雄佇立在山角下，望着起伏的山崗，不見人烟住處，也不知道左大奶奶究竟住在那裏。山崗上甚至看不到行人，找不到一個問訊之處。

他擦着汗走着，猛然的醒悟過來，大呼上當。這定然是追魂血印想出來擺脫他的法子。看看紅日西沉，他又到那裏去呢？他茫然的坐在石壁陰處。

遙遠處隱隱傳來一陣鐘聲，他興奮的站起身，失望的眼睛裏，又現出希望的光芒；他想：何不到寺院裏去問一問呢？他奮身又向山崗上走去。

走過幾重山嶺，在石崗墳起處，跌坐着一位長眉老僧；瞑目合掌，形若入定。紅色的夕陽，映着他紅色的袈裟，使得這一片山崗，都蒙上一層神秘。

司徒雄趨前施禮道：「借問大師。」

老僧臉上顯出不愉快的神色，默不作答。

司徒雄道：「有擾大師。」

老僧突然雙目暴睜，袍袖猛的向前一揮，一股强烈的勁風把司徒雄掃得倒退了數步，厲聲喝道：「老衲最厭惡人打擾，走開！」

司徒雄頓住身，雖然不能不佩服長眉老僧內家功力的渾厚，但作爲一個出家人，如此暴躁無禮也着實令人氣惱。

他强忍着一腔怒火，道：「在下不過向大師問個人，大師見告也罷，不見告也可，何須如此惱怒呢？」

長眉老僧伸手向司徒雄一指，道：「看你小小的年紀，滿口胡言。這九里山上寸草不生，除了我們通海寺的和尚，就只有韓琦的陵墓，那裏有甚麼人？」

司徒雄欣喜的道：「在下就是要找一個住在韓陵旁邊的人。」

長眉老僧聞言道：「請問是誰？」

司徒雄道：「左大奶奶。」

長眉老僧陡的起身，合十念佛，道：「阿彌陀佛，貧僧不知施主是她老人家的上客，多有得罪。」

司徒雄還禮道：「不敢。」

長眉老僧肅然的道：「貧僧坐禪時辰將到，恕不能爲施主引道；好在韓陵就在這上去不遠的地方，離通海寺不過一望地；登上這重山崗，便在眼前。」

司徒雄拱手道：「打擾了。」

他告別長眉老僧向山崗上走去，不禁暗自慚愧自己的孤陋寡聞。像長眉老僧這樣武功高超，脾氣暴躁的人，竟然也是聽了左大奶奶的名字便馴服得像隻小貓。而自己在此之前，竟然全沒聽過左大奶奶的名字。

想一想，自己實在是閉塞、可憐。不過，再深一層想，他却又慶幸自己的奇遇，他將要見到武林中最强的人物；他將要一登龍門，身價百倍；他將要成爲無所畏懼的奇男子。

暮色暗淡。山嶺上現出一座古老的寺影，這寺院看起來十分廣大，勾簷入雲，廊殿連比；山門外不遠處，有一座高矗的碑亭！

寺院前不遠處，果然是一座大陵墓，碑石林立，影影綽綽！在暗淡的暮色裏，却也看不太清楚。陵墓近處一座宅院，微弱的燈光從窗櫺上透出來。想來那必然是左大奶奶的住處了。

司徒雄站在通海寺前遙望着，土坏蓋的三合院房子，前面有個小園，短短的柳條籬笆；暮色沉暗，瞧不清園裏種了些甚麼花。中間拱起一道柴扉，爬滿了籮豆花。就是這麼一棟簡陋、樸實的農舍。

司徒雄的心情却是嚴肅的，他暗道：「誰能相信，這裏邊竟住着一位武林絕頂的高人——左大奶奶。」

柴扉開處，娉娉婷婷的走出來一位少女，手提着一隻小木桶向通海寺而來。

司徒雄閃過一旁，待那少女走近，施禮道：「請問姑娘，這邊可是左大奶奶的住處？」

少女輕盈的一笑，梨渦淺現，閃動着明媚的眼睛，道：「是呀！」

司徒雄待要再問，那少女已踏入寺院。她擺着兩條烏油油的大辮子，辮梢上繫着兩個紅緞子的大蝴蝶結。他見過多少美麗的少女，却當眞還沒見過這麼動人的。

他忘情的向左大奶奶的住處疾奔，本來就沒幾步路，眨眼已到門前。他站在虛掩的柴扉前，打量着空寂的園子，正想舉步踏入園內；他躊躇一下，又收回要踏進園內的腳。輕敲着柴扉，揚聲道：「有人在嗎？」

院裏沒人應聲。他再次敲着門，喊着。院裏響起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重門裏閃出一位苳蔻年華的少女，姍姍的走過小園。她在柴扉裏停住身，嫣然一笑，現出兩頰上動人的酒渦，一雙明媚的大眼，在瞟着他。

司徒雄愕然的道：「是妳？」

她正是在通海寺前遇見的少女，可是她怎麼回來的？她分明已進入通海寺。除非她有分身之術，她該有多高的輕功，才能趕在自己前邊回來。少女望着他錯愕的神情，忍不住的竊笑。

司徒雄正容施禮，道：「方才失禮，多有得罪；請姑娘進稟左大奶奶，晚輩司徒雄拜訪。」

少女微笑頷首，轉身進入院去。她身後拖着兩條烏油油的長辮子，辮梢上繫着兩個紅緞蝴蝶結。果然是她。

他痴望着少女逝去的身影，突然感到自己的武功，實在是微不足道的。片刻，重門上閃出少女的身影，她甜甜的微笑着，向司徒雄招手。是那樣的活潑、輕盈。司徒雄略整衣衫，拘謹的走了進去。他覺得這時較之於中秋之夜在斬馬場見追魂血印的心情，其嚴肅實有過之。

進了重門，少女引着他向正房裏走；她臉上永遠浮動着那動人的微笑。正房裏的陳設極其簡陋，一套陳舊的桌椅之外，再找不到其他的東西。牆上沒有一幅字畫，几上也沒有一把刀劍。一個佔有半間房子的大土炕，鋪着一套褪了色的被褥；昏暗；搖曳的燈光下，坐着一個瘦小纖弱的老婦人，在搖着車子紡棉花。

司徒雄施禮道：「晚輩司徒雄。」

老婦人停下紡棉花車，道：「我就是左大奶奶，有甚麼事？說吧！」

司徒雄撲的跪倒，道：「求老前輩開恩收留。」

左大奶奶詫異的道：「這麼說，你是個沒有家的孩子？」

司徒雄道：「晚輩要拜前輩爲師。」

左大奶奶把司徒雄上下打量着，笑道：「看你的確是個大男人，該不會來跟我學紡棉花的吧？」

司徒雄道：「前輩乃武林高人，請勿取笑。」

左大奶奶一愣，含笑道：「武林高人？你是怎麼知道的？」

司徒雄道：「橫行武林的追魂血印只有畏懼前輩一人；武林那個人都知道。」

左大奶奶沉吟許久，道：「話是不錯，不過我是不會武功的。今天晚了，你就到通海寺去歇着，明天一早走吧！別耽誤你的正經事。」

司徒雄冷然一笑，道：「前輩雖然是眞人不露相，可瞞不過晚輩。」

左大奶奶瞟他一眼，說道：「起來說話。」

司徒雄道：「前輩不肯收留，晚輩便是跪死也不起來的。」

左大奶奶不太耐煩的道：「你這人年紀輕輕的，着了甚麼邪氣？」

說完，不再理司徒雄，又去紡她的棉花了。

那少女臉上露着俏皮的笑，一雙眼輕輕的盯着他。

司徒雄又道：「前輩既然堅不吐露，晚輩有一事請教。」

左大奶奶停下手，道：「說吧！」

司徒雄道：「前輩既然不會武功，追魂血印怎麼會畏服前輩的呢？」

左大奶奶道：「就問這個？」

司徒雄道：「是。」

左大奶奶道：「我說出來，你可立刻就要走。」

司徒雄道：「當然。」

左大奶奶道：「降服一個人，有時候並不需要武功的。」

司徒雄道：「那麼憑甚麼？」

左大奶奶神色微慍的道：「你這人怎麼打破砂鍋問到底的。」

司徒雄道：「晚輩自開封府跋涉而來，若不問個清楚明白，豈不杜虛此行。」

左大奶奶神色陡變的道：「你這麼說，我也不能輕易的告訴你；想要知道麼，你就在這裏等待一百天。」

司徒雄訝然的道：「爲甚麼？」

左大奶奶冷然的道：「我這裏少柴沒水的，你要在這裏辛苦一百天，才能知道這個武林無人知道的秘密，值得嗎？」

司徒雄連聲應道：「值得，值得。」

左大奶奶道：「我家裏沒男人，你到廟裏去住，就說我要你去的，日日來做事就好了。」

司徒雄起身道：「晚輩這就去。」

當他走出屋去時，依稀聽到左大奶奶在嘟噥着：「那有這麼討厭的男人！」

× × ×

朝陽微寒，枯山蒙霜，司徒雄挑了一担水，走出通海寺，迎面閃出一條人影，響起一串「咯咯」的笑聲，正是那美麗、活潑的少女。

他放下肩上的担子，施禮道：「姑娘好。」

少女嫣然一笑，道：「你來這麼久了，還是姑娘、姑娘的；可知道我也是有名字的，以後，就叫我石香好了。」

司徒雄道：「石香姑娘，還請多多指教。」

石香掩唇俏笑道：「別說指教啦！這麼久你沒挑水回去，左大奶奶直還以爲你掉到井裏去了呢！」

又是「咯咯」的一串笑，石香搖着辮子，向寺院裏跑去。司徒雄把肩担往肩上一放，脚尖微點，颼！颼！的幾個縱掠，已到左大奶奶的門前，半滴水不曾傾出，臉上露出一絲自滿的笑意。

當他抬起頭，石香却已站在園子裏，秀麗的臉龐上，仍露着那一層甜甜的微笑。笑得司徒雄十分尷尬，這時他感到方才的自滿是多麼的幼稚，慚愧的道：「石香姑娘，妳的輕功眞好，早回來啦！」

石香掩唇輕笑不語。

司徒雄道：「妳怎麼不說話？」

石香神秘的一笑，輕咬着朱唇，搖着兩條辮子，輕盈的奔了進去。他不解何以石香一回到家裏，便只是俏皮的笑，不說一句話。

他把水挑進去，倒進水缸，激起一陣水花。他痴望着水花，腦海裏依然在想這個謎：難道左大奶奶管教嚴得不准她和男人說話？

突然，身後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出甚麼神哪：算日子嗎？」

司徒雄轉身見左大奶奶悄然站在自己身邊，驚愕的退身施禮，道：「前輩好輕功，晚輩當眞的一點兒也不曾察覺。」

左大奶奶雙眉微皺，說道：「你滿腦子的武功，想到那裏去啦！我年紀大了，走動慢，都是不聲不響的，那有甚麼武功啊！」

司徒雄執禮恭謹的道：「前輩何必一再相瞞呢？」

左大奶奶道：「唉！我看你的腦子是轉不過這個彎兒啦！」她獨自顚顚的走進屋裏去。

司徒雄挑着空桶走出園子，心裏一陣茫然。他挑着担水、打柴的日子，不覺也就三個月了；苦倒是好忍的，這心中的納悶，却像一層密濃的陰雲，蒙得人透不過氣來，這晚，他忍不住的掠出通海寺；他要去探個究竟，也許左大奶奶乘夜在教石香練功呢！

當然，這也是冒險的事，一旦惹惱了左大奶奶，自己這點本事不够她一指頭彈的；只怕連石香這丫頭的手下，也未必能走得過去。

他到了左大奶奶門前，住脚側耳靜聽，靜悄悄的，只有左大奶奶紡車「嗡嗡」的響聲。他斂氣着力，「颼」的飄身而起，悄然落身在屋脊上，沒有半點聲息。突然，左大奶奶的紡車聲竟停了。司徒雄驚愕的屏息靜聽。片刻，紡車聲又响起來；他這才放下心。

司徒雄掠過屋脊，落在院落的一角！他悄悄的迫近窻前，正要點破窻紙，向內窺探，突然，左大奶奶在屋內喝道：「進來吧！別鬼鬼祟祟的。」

司徒雄惶然一驚，却也不得不走進屋裏去。左大奶奶仍在搖着車子紡棉花。石香也坐在炕沿上，低着頭整理棉絮。

左大奶奶連眼也不曾抬，淡然的道：「你很有耐性，我以爲你早要來了。」

司徒雄歉然的道：「老前輩……」

左大奶奶停下了紡車，伸手止着他的話，道：「別說了。你不過想來探看我到底是怎麼樣的人？這你該相信了，我不過是一個只會紡棉花的老太婆罷了。」

司徒雄一笑道：「前輩若不會武功，晚輩方才在窻外是露不出形跡的。」

左大奶奶道：「那你就錯了。我老太婆就是這雙耳朵靈；別說你這麼笨手笨脚的，就是我們那老頭子他也瞞不了我。」

司徒雄瞟了石香一眼，道：「前輩不會武功，身邊怎會有石香姑娘這樣輕功絕頂的人？」

左大奶奶愕然的道：「石香還會輕功嗎？」

司徒雄道：「這是晚輩親眼見的。」

左大奶奶惘然道：「你見到甚麼？」

司徒雄道：「我兩次在寺院裏見到石香姑娘，可是我回到宅裏，無論走得多快，她却都先已回來了……」

左大奶奶面帶微笑的道：「看清楚了嗎？」

司徒雄道：「不會錯。」

左大奶奶淡然一笑，揚聲喊道：「石香啊！」

門簾掀動，走出來一個少女，說也奇怪，跟坐在炕沿上的一個，一模一樣。

左大奶奶道：「你看那個是石香？」

司徒雄愣住了。

左大奶奶道：「你在寺院裏見到石香，在家裏看到玉香，她是啞巴，從來就不出門。」

司徒雄自語的道：「難怪我在宅裏見到她，她總是不說話呢！」

左大奶奶道：「這你可該死心啦！」

司徒雄默然的輕搖着頭。

左大奶奶道：「還有甚麼想不開的地方？」

司徒雄道：「前輩果然不會武功，通海寺的和尚武功高强，爲甚麼聽到前輩的名諱，就肅然起敬呢？」

左大奶奶咯咯一串笑，道：「小伙子，你只知道武功。你可知道練有武功的人，也是要吃飯的？通海寺的香油錢都是我佈施的，我就是他們的活菩薩。」

司徒雄道：「追魂血印可沒吃前輩的飯。」

左大奶奶道：「是。」

司徒雄道：「以他那樣的凶狠殘暴，爲甚麼也會怕前輩呢？」

左大奶奶很不耐煩的瞪了司徒雄一眼，沉聲道：「我要是告訴了你，包管剩下的這幾天你就不砍柴挑水了。不過，我還是要告訴你；因爲你天天這樣跟我磨菇，我也實在受不了。」

石香、玉香在竊竊的笑。

笑得司徒雄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左大奶奶也在笑，笑得很率眞！臉上的皺紋都因爲這笑而消逝了；她帶着些微的羞澀，向司徒雄道：「小伙子你可知道追魂血印叫甚麼名字？」

司徒雄搖着頭道：「不知道。」

左大奶奶道：「他叫左天君。」

司徒雄恍然的道：「不錯，我記起來了，九州一劍秦少榮臨死的時候，指着追魂血印道：『你是左……』，原來秦少榮認識他是左天君。」

轉向左大奶奶道：「這麼說跟前輩是一家人嘍？」

左大奶奶勃然變色的道：「他就是我那個老死鬼，可是他要你來的？」

司徒雄想起和追魂血印的誓約，連聲道：「不是，不是。」

左大奶奶憤然的說道：「你不說我也知道，這老不死的，是誠心要你來嘔我的。哼！我看他能不能死在外邊，永遠不回來。」

突然，門外閃進一條人影。

司徒雄回頭一瞧，正是追魂血印左天君，他慶幸自己沒有說出他來。再看他這時的神色，却完全不是在斬馬場、初祖庵的樣子！當眞是個胆小的老鼠，遇見發威的貓，渾身不住的打哆嗦。

左大奶奶面色一沉，道：「哼！你好沒良心啊！」

追魂血印左天君兩腿一軟，竟不管當着司徒雄和兩丫頭面前，噗的跪在地下。

司徒雄一陣心酸，萬丈雄心，化爲烏有，茫然的走了出去；只喃喃的自語着道：「武功！武功！武功有甚麼用？」

（本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屠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見到小武巳被金龍堂潘玉殺害，二人只好直奔郭莊，沈勝衣將查四委托郭寬莊主照顧醫療，自己替查四去取金龍堂的花名册。郭寬原來是金龍堂的人，與潘玉都是金龍堂主的孌童，他雖然擺脫了孌童生，在江湖上博得賽孟嘗的美譽，但仍然擺不脫金龍堂的控制，郭莊可以說是一個黑點，只是矇騙江湖上的人而已，堂主知道沈勝衣將查四送上門來，當然不肯放過，叫郭寬暗中打聽查四花名册的着落，必要時以查四的性命要脅沈勝衣將到手的花名册交出來……

擄走查捕頭

金龍堂主道：「這個人的武功有多高我不清楚，但盛名之下，也不能加以輕視，何況這之前已經有胡來四人聯手被他殺掉三個，迫得胡來落荒而逃一事，焉能不小心？」一頓笑接道：「所以你放心，在查四還有利用的價值之前，我是不會將他怎樣的。」

郭寬冷應道：「我只求你以後莫要再給我任何麻煩。」

金龍堂主又笑笑。「也許你還未知道，花名册上有你的姓名。」

郭寬無言，金龍堂主接道：「我可以答應你，在這件事解決之後，將你的姓名從册上刪除。」

謀奪花名册

郭寬一些反應也沒有，金龍堂主隨即擺手。「請——」

「……」郭寬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終於舉步。

× × ×

曙光到底出現了，春雨仍未絕，郭莊就像是籠在烟霧中。

郭寬一個人才來到安置查四的院落，十多個江湖好漢已然衝了過來，爲首的一見郭寬，立即大叫道：「莊主，金龍堂的人來了。」

郭寬點頭道：「我已經知道。」

「我們這就去教訓他們一頓……」

郭寬搖頭道：「他們只來了兩個人，就敢向我們要人，其中只怕有詐，所以我才來看看。」

「莊主放心，我們大半的人留着保護查兄。是了，莊主可曾看見方兄？」

「方剛？」郭寬搖頭：「沒有……」

衆人齊皆一怔，爲首的接道：「他去了找莊主拿丹藥，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郭寬道：「有這種事？」話出口，他心頭便一陣刺痛。

衆人都沒有懷疑他的話，一個隨即嚷起來。「難道金龍堂已經有人混進來？」

另一個接道：「這只怕是調虎離山之計，我們這邊一出去，他們立即攻進這兒來。」

「我們在這兒的人可也不少。」

「天知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不過可以肯定一定沒有我們的人多勢衆，否則也不要誘我們離開。」

「那我們都留下來。」

「這可也不是辦法，他們若是在莊中到處搗亂，我們總不能呆在這兒……」

衆人七嘴八舌，亂成一片，郭寬一直聽到這下子才道：「金龍堂目的在查兄，我們只要將查兄藏起來，便可以放開手脚與他們一拚。」

旁邊一個人隨即問：「藏在那兒？」

郭寬道：「我這兒有一個密室，原是藏金之用，秘密而穩固，將查兄藏在那兒，最安全不過。」

沒有人反對他這個提議，在衆人的心目中他也是一個血性漢子，誰也想不到他原是金龍堂的一份子。

× × ×

密室深藏在地下，郭莊的前身原是一個退職失勢的大官員的莊院，那個密室也正是爲了避難藏金而設，掩飾得很好，而且要經過三重巧妙的門戶。

郭寬與其中四人將查四送進密室的時候，其他人就守在密室所在的內堂內外，確保安全。

查四曾經昏迷過去，但在被移動的時候亦醒來，他當然不能够拒絕郭寬的好意，而且很感動，這些人之中，他認識的不過兩三個，就是郭寬，也只是勉強攀得上交情，然而這些人却都不惜爲了他開罪金龍堂，準備與金龍堂一戰。

他人在官門，雖然有一羣忠心耿耿的手下，但都是與他相處多年，由他一手選拔訓練，効忠的也只是王法，與這種江湖豪傑的豪情當然不能够相提並論。

這些人甚至根本不理會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只因爲他是沈勝衣郭寬的朋友，因爲他是金龍堂的敵人，便毫不猶疑的拔刀相助。

他只希望這些人都能够平安無事。

郭寬同時吩咐送進來足够的清水乾糧，又將暗門的開關與查四細說一遍，一切都似要全力與金龍堂的人一決生死，寧可戰死也不肯將查四交出，這又叫查四怎能不感動？

× × ×

離開了內堂，郭寬與一衆英雄豪傑隨即殺奔莊外，與之同時，方剛的屍體亦已被發現，羣情更洶湧，就只有郭寬，但有誰知道郭寬的心意？也沒有人理會方剛到書齋找郭寬的時候，郭寬在什麼地方。

在莊外遞帖要人的正是潘玉與胡來，看見郭寬帶着一衆衝出來，胡來就裝出很驚訝的樣子，裝得很像。

潘玉却若無其事，等到郭寬等在門外一字兒排開，才問：「查四在那兒？」

小六搶着道：「你們這還不明白？」

潘玉露出了狡黠的神色，道：「明白什麼？難道你們敢與金龍堂作對？」

郭寬道：「要我們將查四交出，先得將我們殺掉。」

「只是這樣簡單？」潘玉背負雙手，仰首向天，彷彿一點也不將身前的英雄豪傑放在心上。

小六接呼道：「你們那一個先上？」

潘玉輕抬右手，揮了揮，胡來正站在那邊，看在眼內，一呆道：「我先上？」

潘玉道：「當然是你了。」

胡來歎了一口氣，苦着臉上前幾步，郭寬左面小六還未動，右邊三個青年人已搶出。

「湘江三傑？」胡來一看，雙手捧着腦袋，就好像那顆腦袋隨時都會裂開來。

三個青年較長的一個冷笑應道：「我們不是還有一些過節沒有了斷？」語聲一落，三柄長劍「噹啷」出鞘，胡來立即搖頭道：「以衆凌寡，不是好漢。」

那個青年冷冷接道：「三才劍陣，缺一不成，你一百個人上來，我們是三個，一個人，我也還是三個。」

胡來歎息道：「可惜我現在只得一個人。」偷眼瞟了瞟後面潘玉。

潘玉淡然道：「你一個只應付三個，我却要應付其餘那麼多人，難道你還要我來助你？」

胡來苦笑：「你能够應付其他人？」

潘玉道：「不能够。」

胡來接問：「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潘玉搖頭道：「也不是。」

胡來着急道：「我的潘少爺，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潘玉道：「你好像忘記了我們也有人在這附近。」

「七八個總有的。」

「那爲什麼不等他們齊集了才動手？」潘玉笑了笑。

胡來嚷起來。「好少爺，怎麼你現在才說？」立即倒退了三步。

潘玉道：「我必須先清楚這些人是不是眞的要與我們作對。」

「我看就不是假的了。」胡來又倒退三步。

潘玉目光轉落在羣豪面上，道：「你們不要後悔，誰要與金龍堂作對，方剛就是榜樣。」

這話出口，他先就後悔了，一提到方剛，羣豪的情緒又激動起來，一個手執鬼頭刀的大漢大吼一聲，當先撲前，其他人隨亦殺奔前去！

殺聲震天，潘玉的面色刹那彷彿又白了幾分，猛一跺脚，看似要撲前，却是轉身疾掠了出去，胡來看樣子已隨時準備開溜，只是碍着潘玉在旁邊，這下看見潘玉落荒而逃，翻身一個觔斗，亦飛滾了出去，逃得竟然比潘玉還要快。

莊前不遠的疏木林子裏繫着兩匹馬，正是胡來潘玉的坐騎，二人翻身上馬，隨

即飛騎狂奔。

羣豪看見這情形，知道追不及，先後停下來，轟然一陣大笑，其中一個笑着道：「這些武林敗類就是欺善怕惡。」

另一個接道：「這一次他們逃得快，再來可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郭寬也混在羣豪中，這時候忽然道：「這件事有點兒奇怪。」

大部份立即靜下來，顯然奇怪的，並不是郭寬一個人。

郭寬接道：「他們殺了方剛的時候便應該知道我們這方面人多勢衆，可是仍然送帖子向我們要人，也所以我們才懷疑他們早有準備，有足够力量向我們要人。」

小六應聲道：「我們也準備跟他們狠狠的硬拚一場的了，但他們竟然只得兩個人，而且一見勢色不對，立即逃去。」

郭寬沉聲道：「這表示什麼？」

「其中有詐！」小六面色一變。「難道竟是調虎離山之計？」

「可是他們怎能够進入那個密室？」

郭寬話是這麼說，一個身子已轉過，疾掠了回去，其餘的人亦自惶然跟在後面。

這當然是調虎離山之計，郭寬也早已知道，身形轉過，他的眼淚便幾乎忍不住流下來。跟在他後面的人大都是他的好朋友，還有的是慕名而來，一心要結交他這個賽孟嘗，也就因爲他們都信任他，尊敬他，才會由得他擺佈。

這一次他完全是利用這一份友誼來達到目的，他是太監出身，有很重的自卑感，離開金龍堂主之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仍然提不起勇氣面對現實，一直到他認識了幾個俠義道上的朋友。

他們佩服他的文才武功，與他肝胆相照，使他覺得很快樂，也因而認識更多的朋友，他也這才知道世上原來有這許多好人。

那一份自卑感也就是這樣逐漸消除，所以在生意上賺的錢他毫不保留的用在朋友方面，毫不吝嗇，樂此不倦，但主要還是由於他待朋友的眞誠，使他博得賽孟嘗這個外號，使他的朋友越來越多。

對過去的醜惡遭遇他已幾乎完全忘掉，却就在這個時候，金龍堂主又來了。這世上也只有這個人能够將他美好的一切毀滅，他知道他抵受不住這種失敗，所以他只有接受這個人的條件，出賣查四。

花名册上有你的姓名，金龍堂完了，你也要完了。金龍堂主這些話未必事實，却沒有他選擇的餘地。

倘若這些朋友知道查四是他出賣的，他們對他又將會怎樣？他沒有勇氣想下去，這之前他原以爲自己已經是一個強人，到現在他才知道仍然是一個懦夫。也到現在他才知道其實並沒有脫離金龍堂主的魔掌，這些年來所以能够過得這樣快樂，只不過金龍堂主還有利用到他的必要。

交出了查四，在金龍堂主來說，事情也許就告一個段落，甚至了結，在他來說這才是開始，另一個惡運的開始。

× × ×

查四的消息一向都非常靈通，知道的秘密是很多，當然不知道的也很多，到底他只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

在金龍堂方面他雖然花了很多時間，連金龍堂主的眞正身份甚至也查出來，但金龍堂主與郭寬的秘密他却是毫不知情。

人在密室內，他的心却飛出了莊外，金龍堂來了多少人？郭寬他們是否應付得來？他實在担心。

那條寒鐵鍊仍然在他身旁，可是到現在他的眞氣仍然接不上，他身負內傷，一路上都沒有得到適當的療息，反而一再強運，連番惡鬥，到他進入郭莊，安定下來，新傷舊患，一幷發作。

現在他仍然感覺混身疲倦，眼蓋沉重，却仍然奮力張大，在未見到郭寬他們回來之前，他實在難以安寢。

那只是片刻，在他却彷彿已過了幾個時辰，所以聽到了開門聲，他完全沒有一種快的感覺。

那是一扇沉重的石門，「軋軋」的一旁移開，站在門外的那個人便出現在查四眼前，查四一聲「郭兄」才出口，語聲突然就一頓，眼蓋更張大。

那個人一步跨進來，笑應道：「查捕頭怎麼連我也不認識了？」

「金龍堂主——」查四的語聲接近呻吟，他已經看見那襲綉着金龍的錦衣，再一抬，與金龍堂主的目光接觸，不禁由心寒出來，他並非怕死，只是担心郭寬等人的安全。

難道郭寬他們已無一倖免，盡爲金龍堂的人擊殺？

金龍堂主脚步不停，一面走前一面道：「我們實在有緣，這麼快又見面了。」

查四脫口問道：「你將郭寬他們怎麼樣了……」

金龍堂主笑接道：「他們人多勢衆，我能够將他們怎樣？」語聲異常的平淡，那種笑容却令人不寒而慄。

查四冷笑道：「寃有頭，債有主，你找姓查的就是。」

金龍堂主搖頭道：「那你怎麼不親自出莊外歡迎我們？」

查四一咬牙，方待說什麼，金龍堂主已接道：「我也算準了你沒有這個胆量，只有走進來尋你。」

查四再問：「他們……」

「以你的聰明，竟然想不出這是調虎離山之計？」

查四輕吁了一口氣，道：「我只是想不到你竟然能够如此輕易找到來的。」

「你不像這麼愚蠢的人。」

查四一怔，叫出來：「我不相信！」

金龍堂主搖頭。「你相信與否還不是一樣？有誰還能够改變你的命運？」隨即在查四床前停下，伸手去掀查四蓋着的被子，查四也就在這下子寒鐵鍊一翻，當頭往金龍堂主砸下，金龍堂主抬手一把便將那條寒鐵鍊抄住，只一奪，查四的寒鐵鍊便脫手飛去，金龍堂主接一合一搓，那條寒鐵鍊便糾結在一起，變成了一個大鐵球，甩手接擲出丈外。

查四沒有吃驚，他早就知道這個人一身內外功以臻化境。

金龍堂主接問：「你還有什麼本領？何不一幷施展出來？」

查四暴喝，撲前，「雙龍出海」，雙拳迎面擊出，金龍堂主右手一翻，左一拍右一拍，快如閃電，查四雙拳幾乎同時被

拍開，一陣麻痺，垂了下來。

金龍堂主一拍同時將查四雙臂的穴道封住，右手接一把掀住查四的胸膛，道：「到這個時候你還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已變得很壞？」

查四冷笑。「要殺便殺何必多言？」

「金龍堂主笑道：「我好像答應你解散金龍堂，以後再不做傷天害理的事。」

查四反問：「難道你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卑鄙小人？」

金龍堂主道：「我答應的事情從來都不會更改，只有這一件例外。」

查四只是冷笑，金龍堂主接道：「因爲這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意，你當時只是要將我送入官府，下罪處決，到底是什麼令你改變初衷，我現在已查得一清二楚。」

語聲一落，金龍堂主雙拳一緊，將查四拉到面前，恨恨道：「我討厭被人要脅，任何人！」隨又一鬆一送，查四仰面倒下，在他倒下之前，金龍堂主已連點他十處穴道，連他的啞穴也封上，然後老鷹抓小鷄的將他抓起來，大踏步往外走去。

出到堂外，一陣嘈雜的人聲正向這邊迅速移來，金龍堂主身形一動，掠上了一株高樹，分開枝葉，往聲音來處望去，只見以郭寬爲首，一行人正向這邊接近。

「時間配合得倒好。」這句話出口，金龍堂主身形便離開了那株高樹，向旁邊另一株高樹掠去，雖然挾着一個人，仍然是那麼矯活。

這一掠也算準了角度，向這邊趕來的人全都沒有發現。三個起落金龍堂主已挾着查四掠過了莊院高牆，在牆外也已準備了兩匹健馬，金龍堂主翻身上馬將查四橫擱在另一匹馬的鞍上，從容催騎奔出去。

離莊半里，他才將查四的啞穴解開，查四隨即問：「你這是作甚？」

金龍堂主笑了。「我實在奇怪你竟然會這樣問，你往日那份精明那裏去了？」

查四不等他將話說完，面色也變得很難看，沉聲道：「你這是夢想。」

金龍堂主大笑道：「在見到沈勝衣之前，你還是不要說得太肯定。」

笑語聲未絕，兩騎已迎面奔至，正是潘玉胡來二人，金龍堂主接道：「憑我們三人，難道還對付不了一個沈勝衣？不過事情能够不廢氣力的解決，我們當然亦樂得省回那番氣力。」

查四閉上了嘴巴，金龍堂主大笑不絕，催騎更急，胡來潘玉左右迎上，勒轉馬頭，將查四一騎夾在當中，緊跟在金龍堂主後面。

四騎都是奔往沈勝衣所走的方向。

× × ×

沈勝衣一騎這時候已遠在數十里外，對那匹駿馬他並沒有加以珍惜，一路馬不停蹄，狂奔不休，他現在要去做的事還比保留一條馬命重要得多。

駿馬終於在一座小鎭的長街上力歇倒下，沈勝衣隨即半買半搶的找來了兩個過路鏢師的坐騎，那也可以說是那兩個鏢師半賣半送，沈勝衣雖然不認識他們，他們却認識沈勝衣，也知道沈勝衣的爲人，趕得這麼急當然是有很重要的事去做。

沈勝衣放下那兩個鏢師所要的數目，立即飛身上馬，繼續趕路。

趕了一天一夜，跑折了九匹馬，在第二天卯末辰初，沈勝衣終於來到泰安縣城前，他沒有進城，繞到城東郊，問了兩個人，總算問到桃花庵所在。

× × ×

桃花庵在一片桃花林中，沈勝衣雖然奇怪一座尼庵竟然建築在這種地方，仍毫不猶疑的催騎奔進去。

桃花仍然盛開，觸目一片桃紅，前行十數丈，千樹桃花中已可見一角飛簷，也正當此際，一聲長笛，突然傳來。

沈勝衣入耳驚心，好像他這種高手，當然聽得出，吹笛的那個人內力深厚。

他來見的人應該沒有這種閒情，難道金龍堂的人經已捷足先登？

馬沒有停下，沈勝衣力催奔前，再前行五丈，便看見那個吹笛的書生跌坐在桃樹下的一塊大石上。

書生一身青衣，面目姣好如女子，十指纖細，看年紀還不到三十，長笛三尺，銀光閃動，越吹越嘹亮，非不動聽，只是稍嫌急激。

沈勝衣催騎再前，那匹馬越接近越顯得不安定，越走越慢，希聿聿突然一聲長嘶，人立而起，前蹄一奮一落，千百朵桃花同時無風飄墮，彷彿平空洒下了一陣紅雨。落花如夢淒迷，沈勝衣抬手接下了一朵，悠然下馬，一甩韁繩，那匹馬低嘶着踱了開去。

笛聲未絕，沈勝衣前行三步，倏的揮手，接在手中那朵桃花立時箭矢也似射出，不偏不倚，射進了笛管內。

笛聲立斷，書生面色一變，長身而起，沈勝衣這才道：「得罪。」

書生冷笑道：「摘葉飛花，不見得有何了得。」

「與閣下笛摧千朵桃花相較，自是甚遠。」

書生銀笛一抖，那朵桃花自笛管中粉碎洒落，道：「你我都不用客套，有話盡管說清楚。」

沈勝衣道：「青衫銀笛，什麼時候變成了金龍堂的人。」

「早在涉足江湖之前。」

「想不到。」沈勝衣微喟。「金龍堂的勢力果然大得很。」

「我也想不到查四認識的竟然有閣下這種高手。」書生目光暴閃。「可是沈勝衣？」

「正是。」沈勝衣問：「閣下……」

書生冷笑。「你只知道青衫銀笛，不知道霍青。」

沈勝衣道：「我問閣下作何打算。」

霍青道：「笛吹花落，乃是請閣下知機回頭，桃花林已然被劃爲禁地，妄入者死！」

「我已經進來了。」

霍青冷笑道：「沈勝衣何人，當然不是落花所能够驚退。」

「青衫銀笛，果然是一個爽快人。」

「人也只來了一個，只要你將我殺掉，便可以進桃花庵。」

「我非進去不可。」

「你這個人的運氣眞還不錯，我正要進去你便來了。」

沈勝衣道：「這說來的確很不錯。」

「我方才還以爲是查四眞的有本領跑到這兒來。」霍青銀笛橫胸。「若我是他，就不會插手過問金龍堂的事。」

沈勝衣淡然道：「因爲你也是金龍堂的人。」

霍青冷冷道：「你知道金龍堂的勢力有多大？」

沈勝衣道：「我只知道已經進入桃花林，正要進桃花庵。」

「當然你必須先將我擊倒！」霍青笛一翻，三枚銀針突從笛管射出，品字形射向沈勝衣胸膛。

劍光一閃，銀針被擊落，霍青的銀笛緊接點至，沈勝衣再一劍，亦將之封開。

霍青翻身凌空吹笛，六點寒星從笛上指洞中射出，比方才那三枚銀針更急勁，沈勝衣一引劍斜抹，七點寒星落在劍上，「叮叮」聲中突然一齊燃燒起來。

這一着實在大出沈勝衣意料之外，霍青也就趁他這一疏神的剎那，凌空一笛疾劈了下去。沈勝衣的反應却實在敏銳，身形那剎那倒射而出，劍一引，「刷」地砍倒了一株桃樹，附在劍上的烈火燒亦在桃樹上，那株桃樹也正倒向霍青。

沈勝衣劍再劃前，那株桃樹在劍光中斷成十二截，每一劍斷樹而過，都是劃向霍青的要害，霍青倒退一丈，引笛橫吹，又是三枚銀針射至，沈勝衣「一鶴沖天」，已拔上樹梢，天馬行空般一跨而下，劍斬向霍青。

銀笛一劃接下來劍，霍青身形一變再變，攻出七笛，同時從笛中再射出九枚暗器，時間角度拿捏得恰到好處，他與潘玉、郭寬，都是金龍堂主寵愛的四大美人之一，深得愛寵，在金龍堂主敎導下，伐毛洗髓，武功之高，在堂中，僅次於金龍堂主而已，可惜他現在遇上的却是一個眞正的高手，武功固然高強，臨敵經驗的豐富更遠在他之上。

霍青在看到沈勝衣之前，並不知道來的是沈勝衣，否則他也許會先考慮暫避一旁，會同其他人才採取行動。

到他知道的時候他却是第一個不讓自己閃避，與潘玉郭寬一樣，他的自卑感很強，因爲他本來也是一個太監，也與潘玉一樣早已被金龍堂主寵壞，在堂中，沒有一個人敢輕蔑他們，走在江湖上，輕蔑他們的人也都得死。

幸好他們都很少在江湖上行走，所以殺的人也還不算太多。

自入金龍堂以來，他們也忘記了有所謂恐懼，所以現在這種感覺襲上心頭，整個人便崩潰，他也不知道沈勝衣怎能够找到自己笛上的破綻，暗器射空，七笛擊盡，突然就發覺沈勝衣的劍已到了眼前。

森寒的劍氣摧入心魄，霍青驚呼暴退，一退竟七丈，沈勝衣如影隨形，只追出四丈，身形劍勢便一頓，那剎那，霍青只覺得眉心一寒，眼前劍光更盛，仍然再退出三尺，後背撞在一株桃樹上，滑倒，一股鮮血突然從眉心迸射出來。

沈勝衣劍沒有入鞘，接劍轉身，目光同時落在左面一株桃樹下，一個少女正立在那裏，長髮披肩，烏黑發亮，白衣勝雪，面色亦雪也似，蒼白得怕人，雙手捧着一個扁長的錦盒，雙瞳剪水，也正在看着沈勝衣。

四目交投，沈勝衣長劍入鞘。「紅綾姑娘？」

少女頷首。「查捕頭怎麼不來？」

沈勝衣道：「他若是能够來，一定親自到來。」

「傷的很重？」少女追問。

「死不了。」沈勝衣緩步上前。「一個像他這樣有名的捕頭，仇敵本就不少，何況還有金龍堂的人，能够不死，已是奇蹟。」

紅綾接問：「事情的始末，查捕頭已經跟你說清楚了。」

沈勝衣道：「他答應你只會將這件事情告訴一個人知道，而且担保這個人的人格。」

「沈公子名動江湖，查捕頭一向明察秋毫，也當然不會選擇錯誤，看錯了。」

「正如他的看姑娘。」

紅綾目光落在霍青屍體上，道：「你雖然殺了霍青，又是查捕頭的好朋友，可是我仍然要看一樣東西。」

沈勝衣隨即拿出了查四交給他的那枝金釵，紅綾目光一轉，頷首說道：「可以了。」

沈勝衣說道：「東西其實不是在錦盒內。」

「我不能這樣輕率。」

「那我沒有看錯了。」沈勝衣的目光落在那錦盒上。「這是百巧生的『天羅地網』。」

紅綾詫異道：「你知道這東西？」

沈勝衣道：「我看過百巧生的另外三種兵器暗器，那之上都有錦盒之上的花紋，而錦盒的長短厚薄也正與傳說中的天羅地網相同。」

紅綾道：「天羅地網，百巧生平生只造得三具，用去一具，一具不知下落，我手中這一具本來被收藏在大內，但落在金龍堂中也已有多年了。」

沈勝衣道：「若非這具天羅地網，霍青只怕早已對姑娘下手了。」

紅綾道：「他來了已有半個時辰，就是碍於這具天羅地網呆候在一旁。」

「天羅地網相傳一發九九八十一支鋼針，勁穿金石，百巧生也曾誇口，天下間沒有人能够避開天羅地網的一擊，雖然他用第一具的時候沒有人在場目睹，這東西的威力，可是也沒有人懷疑百巧生的話。」沈勝衣一笑接道：「據說他從來沒有判斷錯誤過，一雙巧手造出來的兵器暗器都能够一如他設計，收到他判斷的效果。」

紅綾歎息道：「幸好霍青也知道這具天羅地網，只是他今天仍然難逃一死。」

沈勝衣轉問：「除了他之外，還來了什麼人？」

紅綾道：「我只看見他，但他與貴妃一向共同進退，他也許早走了一些，貴妃還是很快會來，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裏。」

沈勝衣經已從查四口中知道貴妃是金龍堂主四個男妾中最寵愛的一個，也是武功最最高強的一個，點頭道：「看來金龍堂已經傾巢而出了。」

紅綾道：「他們都明白東西落在查捕頭手中對他的影响，也是說他們都無意改變現在的行事作風。」

沈勝衣深注紅綾，道：「只是難爲姑娘了。」

「我答應查捕頭的時候，便知道有今天，才帶着這天羅地網上路，想不到他們這麼快便發覺追到來，幸好來的只是霍青一人。」紅綾歎息着。「天羅地網雖然厲害，却是只能够施放一次，一擊後便只是一具廢物。」

沈勝衣道：「的確不是人人都知道這種東西，他們大可以讓手下先上前，誘發天羅地網，別人的生命，對他們來說根本就算不了什麼。」

紅綾道：「也許我選擇另一個地方見面好一些。」

沈勝衣道：「這個地方……」

「先母是葬在庵後，我是順便到這裏來叩個頭。」

「姑娘一片苦心。」

「這也是我最後的一次了。」

「虎毒不食兒，令尊相信……」

紅綾搖頭道：「我雖然是他的女兒，但壞了他的大事，他一樣不會寬恕。」接從腰間拿出了一塊闊一寸，長約半尺的金牌。

那塊金牌用一條金鍊子串着，上刻一條金龍，還有一個「殺」字，紅綾接道：「這是霍青方才給我的，同樣的金牌一共發出七塊。」再將金牌反轉，在金牌後面刻着「柳紅綾」三字。

沈勝衣變色道：「金龍七殺。」

「永不超生。」紅綾接道：「此令一下，金龍堂上下必須全力追殺這個人，這七塊必殺令在刑堂中當衆發下，一發不收，除非堂主親自追回，在刑堂中當衆廢去右手，以血親自將牌後的姓名抹去。」

沈勝衣一聲歎息。「這個可能似乎並不大。」

紅綾道：「七塊金龍令發給不同的七個高手，難保會有一塊失落的，再說家父仇敵滿天下，要他將右手斬去，與要他將金龍堂解散並無分別。」

「也許當時令尊氣在上頭。」

「以我所知，家父是一個很冷靜的人。」紅綾忽然笑了笑。「若不是這樣冷靜，金龍堂也不會到現在仍然不倒。」

沈勝衣道：「不錯。」

「只是他們人都有他的弱點，最謹愼的人也難免有疏忽的時候。」紅綾將金牌繫回腰帶上。「你不必爲我操心，我決定做這件事的時候已經不準備活下去了。」

沈勝衣只是歎息，紅綾接道：「我這就帶你去藏花名册的地方，你看過花名册沒有問題就將金釵還我，以後也就沒有你的事了。」

沈勝衣道：「我相信姑娘你，這金釵的作用不也只是到此爲止？」

紅綾考慮了一下，道：「你眞的這樣相信我？」

沈勝衣道：「姑娘根本可以不偷取花名册，可以不到來這裏的。」

紅綾接過金釵道：「也好，你去拿花名册，我留在這裏將金龍堂的人誘開。」

「不用。」沈勝衣目光一轉，「姑娘可以暫時藏起來，只要我取到花名册，金龍堂的人相信便不敢輕舉妄動，到時候我再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安置姑娘。」

紅綾搖頭道：「我不以爲天下還有我容身的地方。」

「譬如說京師重地，王侯府邸。」

紅綾道：「沈公子交遊滿天下，我絕對相信，只要我答應，一定能够給我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你是答應了？」

紅綾歎息道：「以後的事以後說。」

沈勝衣道：「雖然京師路遠，到我處理好金龍堂花名册，要將姑娘安全送到去，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在此之前，姑娘無妨到郭莊居留。」

「郭莊？」紅綾一怔。

沈勝衣道：「那裏是俠義中人聚集的地方，金龍堂不無顧忌……」

紅綾接問：「你是說郭寬的郭莊？」

沈勝衣道：「就是這個郭莊了。」

紅綾又問道：「查捕頭是不是留在那裏。」

沈勝衣點點頭，方要說什麼，紅綾已頹然往旁的邊樹上一靠，歎息道：「想不到——」

「想不到什麼？」

「竟然眞的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

沈勝衣心頭一動。「誰？郭寬？」

「你知道他其實是什麼人？」

沈勝衣心頭又一動。「難道他竟然是金龍堂的人？」

紅綾沉聲道：「他是家父——」一頓她才用乾澀的語聲接道：「寵愛的四個男妾之一。」

「什麼？」沈勝衣大叫出來，他並不是一個容易受驚的人，但這個秘密實在令他震驚。

紅綾接道：「他本來叫郭珏。」

「可是……」沈勝衣沉吟接道：「一向他的所作所爲……」

紅綾道：「他的確是因爲不滿金龍堡的所爲才離開，也的確得到家父的許可，家父也一直遵守諾言，讓他安靜的過他的日子，而他也一直立心向善，做過不少頗爲有意義的事情。」

沈勝衣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既然眞的改過向善，應該……」

紅綾截道：「家父並不是一個很有信用的人。」

沈勝衣點頭。「否則也不會有這次的事發生，他本已答應查四解散金龍堂。」一頓接問：「他所以沒有騷擾郭寬只是因爲一直沒有這個必要。」

紅綾道：「也是說留以備用，現在是用的時候了。」

「郭莊之內有不少俠義中人，力量並不薄弱，足以一戰，除非郭寬連這一點勇氣也沒有。」

紅綾道：「我印像中他並不是一個勇士，對家父他也一直有一種畏懼。」

沈勝衣道：「積威之下，就是這樣也不足爲怪，但莊中那許多俠義中人，應該有些影响。」

紅綾道：「家父總有辦法要他懾服的，當然不會在大庭廣衆之下跟他談判。」

沈勝衣皺眉道：「單對單，便氣勢已遜了七分。」

他腦海中不由浮起郭寬面白無鬚，溫順如女子的神態來。

紅綾歎息接道：「何況他還有把柄在家父手上。」

沈勝衣苦笑。「令尊果然不會輕易放過一個人。」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把柄，只是一次家父醉後失言，曾經提及只要他喜歡，隨時都可以將郭寬打回原形，永刦不復。」

「看來郭寬還不知道。」沈勝衣微喟。「否則也不會活得這麼開心。」

紅綾道：「花名冊也有關於郭寬的一切記載，到手後你無妨看看我可有……」

沈勝衣道：「我沒有懷疑姑娘的說話，只担心令尊找到去，郭寬如何應付？」

紅綾道：「除非家父的條件太難接受，否則我看他一定會將查捕頭交出去。」

沈勝衣道：「令尊一定會考慮到這方面，不會讓他感到太難堪的，現在到我們傷腦筋的了。」

紅綾頷首道：「我看他會拿查捕頭來要脅你交還花名冊。」

沈勝衣問道：「以你看，交出去有什麼結果？」

紅綾道：「家父會將花名冊收藏到更秘密的地方，金龍堡的主要成員會來一次遷徙，然後就是瘋狂的報復行動，查捕頭還是非死不可。」

沈勝衣道：「不能交出去，甚至查四在我們面前慘被凌遲。」

紅綾道：「否則我們非獨對他不起，也對不起爲這件事死難的其他人。」

沈勝衣道：「我只是要清楚知道姑娘的心意。」

紅綾盯穩了沈勝衣，道：「若是我中途變卦帶給你煩惱，你將我殺掉好了。」

沈勝衣點點頭：「有姑娘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紅綾目光一遠，道：「我討厭金龍堂的所作所爲，但金龍堂主到底是我的父親，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遇着，遇着的時候我的確不知道能否堅持下去！」

沈勝衣道：「人總有人性，姑娘所以答應查四，以花名冊交換，豈非也是爲了令尊的生命安全？」

紅綾歎息道：「你知道我可能會爲家父改變初衷就成了。」

沈勝衣道：「我明白該怎樣的了。」

紅綾四顧一眼，接道：「此去路上我們有可能被分開，我還是告訴你花名冊藏放的地方，必要時你一個人趕去，拿走便是。」

沈勝衣道：「也好。」

紅綾道：「那是在……」

沈勝衣突然伸手封住了紅綾的嘴巴，一轉身形隨即射出，掠向不遠處的一方大石，紅綾不由自主跟着掠去。

大石後一支尾指粗細的竹枝同時挑起來，往後抽回，却被沈勝衣凌空食中指一下挾着，接將之奪過來。

一條灰褐色的人影，緊接從三丈外的一株樹幹後掠出，手一翻，七點寒星射向沈勝衣面門。

沈勝衣劍一劃擋，奪來的竹枝接飛出，一支弩箭也似射進了那個人的肩膀，身形再一動，疾掠了過去。

那個人痛得倒退半丈，手揮處，又是七點寒星射出，另外兩條灰褐色的人影旋即從左右不遠的兩株桃花樹後轉出來，各自射出一把暗器。

沈勝衣身形飛舞在暗器中，左手劍展處，「劍羅秋螢」，射向劍鋒的七點寒星方向陡轉，一齊投向劍鋒黏附在劍鋒上。

另外十四點寒星同時從他身旁飛過，他的劍半空一震，黏附在劍鋒上的七點寒星反射同去。

那邊發暗器的手揚起，正要射出第二撥暗器，反射回來的七點寒星已打在他身上，慘叫聲中一個身子蝦米般弓起，倒飛開去。

沈勝衣身形與之同時半空一轉，雙脚蹴在一株樹幹上，身形斜刺裏射向右邊的那個人。

那個人第二把暗器立即出手，跟着第三把。

沈勝衣半空中閃過第二把，劍接連七彈，正中射來的第三把七點寒星，只聽細而清的七下金鐵交擊聲響，那七點寒星一一飛回。

那個人閃開了三點，仍然有四點打在身上，一點正中要害，當塲命喪。

沈勝衣身形未盡，右手一勾一搭，一下子轉回，落在那個給竹竿穿透肩膀，倒在地上的人身前。

又是七點寒星向他射至，都給他的劍擊落，身形落下，同時劍指着那個人的眉心。那個人機伶伶打了個寒噤，灰白無神的一雙眼盯着沈勝衣，赫然是一個瞎子。

「誰叫你們躲在這裏的？」沈勝衣只問了這一句便沒有問下去。

那個瞎子也沒有回答，口裏「格」一下異响，一縷黑血從嘴角淌下來。

紅綾那邊迅速掠至，道：「他們是貴妃手下的蝙蝠。」

「蝙蝠？」沈勝衣有些詫異。

「那是因爲他們全都是瞎子，一雙耳朵却極之敏銳，也就專門負責竊聽消息的工作。」

沈勝衣劍指那支竹竿，道：「這也就是用來作偷聽用的？」

紅綾點頭道：「他們利用這些竹竿能够從更遠的地方進行竊聽的工作。」

沈勝衣道：「很聰明的辦法，方才若不是這個人緊張了些，竹竿無意碰在石上發出聲响，我們還不知道他們在偷聽。」

紅綾道：「是你，我並沒有留意那一下那麼輕微的响聲。」

沈勝衣道：「我原是以爲有人藏在石後。」

紅綾眼中露出佩服之色道：「你人很小心，經驗豐富，難怪查捕頭找你來。」

沈勝衣道：「是我找他的，我絕不相信他會是那種爲了個人利益，將令尊擄走的那種人。」一頓接又道：「只要是他的朋友都不會相信。」

紅綾歎息道：「丹書鐵卷眞的沒有送錯，他眞的是一個盡忠職守的捕頭，只是，金龍堂眞的那麼討厭？」

「姑娘雖然在金龍堂中，對金龍堂的所作所爲相信還沒有查四的清楚。」沈勝衣緩緩轉過半身。「當今天子賜贈丹書鐵卷是一種殊榮，拿着它可保終身平安，子孫亦受用不盡，查四不惜將之放棄，除了證明他的決心還證明了一件事。」

紅綾點頭道：「以他的精明，對付金龍堂仍然力有未及。」

沈勝衣道：「姑娘看過花名冊，應該知道金龍堂的勢力有多大。」

紅綾無言點頭，沈勝衣緩緩蹲下，拔出了插在那個瞎子肩膀上的竹竿，一面道：「這種竹竿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

紅綾道：「竿心却是通透的，一根接一根，能接成很長的一條，他們在這方面又經過特別的訓練。」

沈勝衣接問道：「這羣蝙蝠爲數有多少？」

紅綾搖頭道：「不清楚，最多的一次我看到的，總有二三十個。」

沈勝衣道：「貴妃這個人不簡單。」

紅綾道：「除了家父，金龍堂最可怕的除了黑狗，應該就是他的了。」

「黑狗？」沈勝衣一皺眉頭。

「是家父收的義子，家父看到他的時候他只有五歲，抱着一條黑狗僵臥在雪地上，他的身上帶着刀，可是他寧可餓死冷死也不肯殺掉那條黑狗。」

沈勝衣道：「令尊就是看中了他這一點？」

「他跟了家父之後，却就殺了那條黑狗，一個人吃掉了，據說看見他將那條黑狗殺掉的人，都覺得心寒。」

「金龍堂的人居然會爲一個五歲的小孩子殺狗而心寒，不簡單。」

「家父認爲他是一個天生的殺手，這些年來，一直在教他殺人的本領，派他去做的，也一直是殺人的工作，從來都沒有失手。」

「江湖上沒聽說過這個人。」

「他殺人從來都不會驚動太多人，也從來都不留姓名，就是堂中的人有些懷疑他是個啞子，其實他只是不喜歡說話。」

「這一次怎麼……」

「事前他給派去了河西，這時候應該辦完要辦的事，聽得消息趕回來了。」

「我會小心這個人。」沈勝衣道：「花名冊藏放的地方你還是不要說的好。」

「是不是還有……」

沈勝衣手中的竹竿突然飛出，遠飛六丈，從那兒一株桃樹的枝縫中飛過，一個灰褐色衣衫的中年人，一聲驚呼，從那株桃樹後閃出來，右肩上穿了一個血洞，曳着一股鮮血倒縱出去。

紅綾目光一轉接道：「還有一個。」

沈勝衣道：「很多個，看來他們早就已看出你手中盒子載的不是花名冊，埋伏了人在附近，竊聽秘密，若是你說了出來，他們就是不動手，也會趕程前去，搶在我前面取回花名冊。」

紅綾道：「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奇怪竟然不出來助霍青一臂之力。」

沈勝衣道：「他們得到的指示不也許就只是偷聽。」

紅綾頷首道：「以我所知他們的確只是服從貴妃一個人。」

沈勝衣道：「他們也很沉着，若不是那一下聲响，我還不會發覺，然而第一個倒下，其他的便變得急躁起來，呼吸聲也變得粗重了。」

紅綾道：「他們的確一向很團結。」

「應該說，他們的關係一向很密切。」接上的是一個陰柔的聲音，彷彿從雲層中落下。

沈勝衣紅綾循聲望去，只見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高高坐在不遠處的一株桃花樹上，一身衣衫也是桃紅色，坐在那裏就像一大簇桃花。

「他就是貴妃。」紅綾輕聲道。

「貴妃不是一個男人？」

「他喜歡這樣，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女人，連聲音也弄成這樣。」

貴妃笑應道：「紅綾又在說媽媽的壞話了？」

「住口！」紅綾喝一聲，一個身子已因爲憤怒顫抖起來。

貴妃若無其事，目注沈勝衣。「你就是沈勝衣，很年輕啊。」

沈勝衣道：「想不到天下竟然有你這種男人。」

貴妃道：「你是說我穿成這樣子？」

沈勝衣道：「還有諸般態度。」

貴妃道：「天下好像沒有一條律例不許男人作這種打扮。」

沈勝衣不能不點頭同意，貴妃接道：「這也只是我個人的事，一個人若是連自己的言談舉止用那一種方式表達，豈不可悲。」

沈勝衣道：「你喜歡怎樣做的確是你個人的事，只要不妨碍別人。」

貴妃道：「你明白我很高興，可是你殺了我這許多蝙蝠，我就很不高興了。」

沈勝衣道：「他們不應該偷聽我說話的。」

「這是他們的不是，我只是告訴你，他們一定不肯這樣罷休。」

「他們是什麼關係。」

「夫婦。」貴妃若無其事。

沈勝衣一陣惡心，貴妃笑接道：「這也是他們的事，他們有權這樣做。」

沈勝衣無言，貴妃又道：「他們雖然是我的人，這一次却歸霍青指揮，霍青既然只是叫他們偷聽，他們當然不會理會那許多。來的是你，霍青相信也很意外，我趕不及到來當然也是的。」

紅綾冷笑道：「你就是趕及到來，又能怎樣？」

霍青應該不會死，合我們二人之力，對付一個沈勝衣應該沒有問題，你出手幫助沈勝衣當然不一樣。」貴妃搖頭道：「你當然不會這樣做的，霍青到底也是你的媽媽。」

紅綾一張臉陡然紅起來，身形欲動，却給沈勝衣按着。「他是故意氣你的。」

紅綾咬着嘴唇，沈勝衣仰首接道：「閣下到來就是要說這些？」

貴妃道：「我目的當然在取回花名冊，可惜綾兒又不肯拿出來。」

沈勝衣道：「我只是可惜你站得這麼遠，不能够將你立斬在劍下。」

貴妃輕呼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忍心，難道一點憐香惜玉之心也沒有？」

沈勝衣道：「不是沒有，你若是站得近一些便立即領略得到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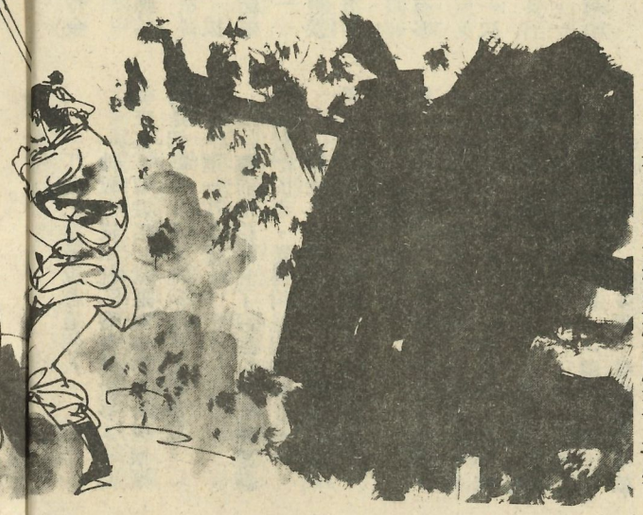
貴妃道：「好甜的嘴巴，只是騙騙小姑娘還可以。」歎了一口氣，又道：「我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安全。」身形一動，飛鳥般掠了開去。

（未完・三）

事故篇中情奇義俠

湖江劍

文・丁門西
圖・飛　可



羣雄無首　丐幫內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被林仙姑用蒙汗藥放在酒裏灌醉，正想和他拜堂成婚，來了丐幫堂主歐陽虹，見義弟楚峻中了蒙汗藥，知非自願的婚事，急忙搶救，楚峻和義兄重逢，細訴往事，歐陽虹因幫內有急事要辦，叫他去鄭州找二兄小白龍，並取出一塊竹牌，如有危急麻煩的事，拿出作信物，找丐幫弟子便可解決，楚峻見義兄心情不開朗，也不便追問，信步走了半天來到南陽城，找到梁掌櫃答謝他當年救命之恩，備了駿馬長劍直奔舞陽，在山崗小廟見一夥大盜正在出動去田家打劫，便跟踪偵察，又巧遇了義兄歐陽虹被江南丐幫綁架要脅另立江南長老當幫主……

茅屋內的那個老丐只聞「蓬」的一聲，便見一塊黑黝黝的物件迎面撞來，急切之間不容細看，雙臂斜揮，把門板拂開。

由於變生肘腋，茅屋內羣丐在這一瞬間都是一呆，楚峻踏進一步，伸出左臂，把歐陽虹提了出去。

羣丐只一怔，屋內已失去歐陽虹的踪跡，那個姓金的長老低喝道：「快追！」他身旁那個老丐是他多年的手下，姓郝名守禮，是江南總分舵的刑堂副堂主，平生嫉惡如仇，性子火烈，但對丐幫忠心耿耿，是故以前祖十三雖因他時因性烈累事，欲把其調往他堂，却念在他一片忠心以及大公無私，而打消主意。

當下郝守禮當先標出茅屋，但見一道黑影向前掠去，忙吸氣飄身追前，喝道：「相好的，丐幫在處理內務，誰敢來橫插一脚！快放下人來！」

楚峻提着一個人，奔馳不及郝守禮快速，幾個起落已被迫近數丈，忙問道：「大哥，你被人點了那個穴道？」

歐陽虹道：「愚兄中了麻藥，渾身無力，穴道倒沒被人制住！三弟，這姓郝的手底頗硬，你不是他的對手，快放下愚兄，你自個走吧！」

楚峻搖頭道：「不可！當日咱們三人結爲異姓兄弟，說明有福同享，有難同擋的，小弟豈能放下你獨自逃命！」

歐陽虹急道：「你不放下我，終會被其追上，而且他們人多，你鬪不過他們的，再說兄愚的生命……」

楚峻道：「那夜小廟一別，小弟便覺得你有危難，正想去找二哥同來救你，如今小弟既然碰上了，又怎可放下你不管？大不了生死與共罷了！」

歐陽虹心頭熱血一湧，甚爲感動。「他們也不一定敢殺我，待會我來答話！」

說話間，郝守禮又追前了幾丈，楚峻見逃不過去，便放下歐陽虹於地，抽出長劍站在他身前，喝道：「你們既然都是丐幫弟子，何故相煎！」

郝守禮道：「小子，你是誰？」他見楚峻年紀輕輕，沒把他放在眼內，也不急於動手。

楚峻道：「在下是誰與此事無關，我且問你，歐陽大哥是祖幫主的愛徒，你們何故要在酒中下藥害他？」

郝守禮見家醜爲人知悉，臉色一變，道：「歐陽虹，你把事告訴了外人？好呀，想不到你竟敢勾結外人，意圖對本幫不利！」

楚峻忙道：「你莫胡說冤枉好人，這是在下剛才在門外聽見的！」

此刻金堂主等乞丐亦已趕到，聞言心頭都是一跳：「這小子在門外偷聽，咱們竟無一人發現，雖說今夜風大，但憑此也不能小覷了他！」

郝守禮看了金堂主一眼，道：「歐陽虹，這小子所說可是眞的？」

歐陽虹冷笑一聲：「本幫乃忠義之幫，行爲光明磊落，事無不可爲人知，即使我把話告訴了他，亦有何妨？」

金堂主臉色又是一變問道：「歐陽堂主，這少俠是誰？你跟他又有何關係？」

歐陽虹道：「六年前，在下跟他一見如故，結拜爲兄弟，他姓齊，單名一個高字。」

「齊高？」金堂主等人覺得此名甚爲陌生，乃轉頭問道：「齊少俠師承何派，不知可否見告？」

楚峻道：「對不起，家師隱居已久，他不想別人知道其消息，請堂主原諒！」

金堂主是個老江湖，心知江湖上的避忌甚多，便不再問。但同心一想，假如就此讓一個不見經傳的小子，把歐陽虹救走，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去？當下沉吟了一下

磨

，道：「少俠年少有爲，剛才入屋搶人那幾招，當眞令老要飯們大開眼界……」

楚峻那裏忖得出他的心思？忙謙道：「堂主過獎了！」

金堂主把臉一沉，道：「齊少俠要想救人也可以，便請再露幾手，讓咱們開開眼界吧！」

楚峻道：「在下那幾下三脚貓的功夫，如何能入法眼……」

歐陽虹却道：「金堂主，歐陽某的人在此，你要殺要打可任得你，我三弟跟這件事可毫無關係！他只是湊巧碰上了，你讓他走吧，歐陽某保證他絕口不提今夜之事！」

楚峻道：「今夜之事在下絕口不提，不過歐陽大哥我可要帶走他！」

金堂主哈哈一笑：「兩位果然手足情深，叫老要飯的好生佩服！老郝，你上前跟齊少俠玩幾招吧！」

歐陽虹知郝守禮的能耐，急忙道：「三弟快跑！」

楚峻固執地道：「除非他們肯讓我把你也帶走，否則小弟是不會在此刻離開你的了！」

話音一落，郝守禮已喝道：「廢話少說，姓齊的，看掌！」語畢右掌一引，左掌自中緩緩拍出。

楚峻經驗貧乏，不知郝守禮自恃身份，不肯先發招，這一掌只是虛招而已，目的正是爲了迫楚峻動手，當下楚峻神態緊張，身子微微一偏，長劍自對方肘底欺進，刺向其脅下。

郝守禮冷笑一聲，但見他左掌忽縮入袖管內，手臂一沉，袖管向長劍纏去，而右掌忽然轉了回來，反印楚峻的胸膛！

楚峻料不到他變招如此迅速，忙不迭抽劍縮身。郝守禮只一招便爭得先機，那肯白白浪費，踏前一步，雙掌連發，但見掌影如山，一口氣發了七招！

楚峻手忙脚亂，邊抵擋邊後退，歐陽虹長嘆一聲，閉眼不敢再看。但心內總關心楚峻的安危，過了一刻，又忍不住張眼注視。

楚峻連退七步之後，見郝守禮一掌當胸拍來，勢不可擋！掌未至，掌風已壓得自己呼吸難暢，心知再退下去終不是辦法，當下把生死置之度外，強吸一口氣，長劍挾勁刺出，指向對方掌心「勞宮穴」！

那「勞宮穴」是人身的三十六個大穴之一，一經被損，內功便將洩去幾成，起碼得損失幾年的苦練！

郝守禮知道利害，連忙沉腕，却化掌爲指，食中兩指向對方劍脊彈去！

楚峻大喝一聲，長劍化刺爲削，劍刃向對方小臂截去！這一劍變化之速大出郝守禮的意料，剛才他見楚峻手足無措，只道他本事低微，却不知楚峻的武功雖未至一流境界，但絕不如其想像中之不濟。此刻楚峻拚命，是故這一招使得順暢無比。

金堂主在旁冷觀也吃了一驚，叫道：「小心！」心中暗忖：「小子莫非故意裝傻！」

電光石火之間，郝守禮急忙撤掌後退，楚峻一招退敵，精神大振，心知應當以攻爲守，便使了一招「玄之又玄」，但見劍光點點，不知攻去何處，劍網中似無破

綻，又似破綻處處，郝守禮心頭一懍，不知如何招擋，只得再退一步，把掌護在胸前！

楚峻未待上招使老，又再使一招「大巧若拙」，劍勢忽然一慢，破綻更多。正是破綻一多，郝守禮反不敢貿貿然反擊，剎那間，臉上登時變了臉色。

金堂主暗道：「這小子果然系出名門，却不知是那個高人的弟子！」

歐陽虹見他把郝守禮迫退，心頭大喜。「原來三弟竟有此等功力，這幾年他必有奇遇。」但他坐在一旁，看不出其劍法之玄妙，暗中有點納悶，不知郝守禮爲何會連退三步。

郝守禮咬一咬牙，心想再退下去，這張老臉可就沒處可擱了，便覷定一個破綻，一掌拍了過去！

不料楚峻這招既稱「大巧若拙」自有其道理，劍上所露出來的破綻，其實是個陷阱，郝守禮一發掌，鬆散的劍網，立即合攏起來，萬點劍光化爲一點，劍刃急切郝守禮的手臂。

郝守禮這一擊非同小可，所幸他經驗豐富，而楚峻又心慈手軟，劍網收得稍慢了半分，是故郝守禮怒擊而出時，他心頭一驚，便讓對方的手臂抽了回去，只割斷一角袖管。

歐陽虹暗叫一聲可惜，郝守禮却頻呼僥倖！

金堂主見楚峻使了幾招劍法，都認不出其名堂，心有不甘，同時爲了替手下挽回臉子，便道：「老郝，齊少俠用劍，你不使打狗棒，怎能迫他使出眞功夫來？」

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郝守禮急退幾步，伸手抽出插在後腰的打狗棒來。歐陽虹忙道：「三弟小心！打狗棒法是本帮的絕藝！」

這打狗棒法共有一百零八招，三袋弟子以上才能得到傳授，但只能學得十八招，以後按級多授，只有九袋帮主才能學會一百零八招。歐陽虹、金堂主都只學得九十招，而郝守禮只學得八十招。雖如此，已足以使他縱橫江湖了，可見打狗棒之厲害。

打狗棒法雖只是一百零八招，但其中包含纏、點、打、絆、封、挑、引、轉八訣，而且每招的變化又多又繁，即使大家同學九十招，但其間的修爲及應用便頗有高低，端視各人的天份及浸淫的功夫了。

閑話表過，且說郝守禮抽出打狗棒後，精神一振，手腕一翻，棒尖直刺楚峻手腕的「莖突穴」！

楚峻知道厲害，連忙把手略向後縮，同時手腕一偏，反削對方持棒的五指！

不料，打狗棒法端得奇妙無方，郝守禮手腕一翻，倏地使出引字訣，把楚峻的劍引開。楚峻大驚，忙要脫出其糾纏，但郝守禮又由引字訣化爲纏字訣，把對方的長劍緊緊纏住，同時左掌蓄勢待發。

楚峻連變三招，才堪堪擺開其糾纏，郝守禮又使出打字訣，斜抽楚峻的肩胛！

楚峻一出道便遇逢高手，不敢怠慢，忙沉住氣，把「無量劍法」一招一式使了起來。

金堂主在旁觀及，輕咦連聲，臉上現出詫異之色！

兩人鬪了三十餘招，楚峻心神漸定，劍法使得更加順暢嚴密，他來來去去，只使了十多招，但郝守禮使盡吃奶之力，也不能取勝！

郝守禮除剛取出打狗棒曾爭得到短暫的上風之後，都是個不勝不敗之局，換作對手是別人還不怎樣，偏生齊高二字不見經傳，傳之出去，說堂堂的丐帮江南總分舵刑堂副堂主收拾了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這張老臉可得丟個淨光，是以便逐漸煩燥起來。

激戰間，只聽郝守禮暴喝一聲：「老子跟你拚了！」打狗棒挾着八成眞力，急抽過去。

楚峻見其來得凶猛，忙使一招「上善若水」，這招能攻能守，威力雖不是最大的，但勝在守時固若金湯，攻時又水銀瀉地，如水之無所不至！

這一劍乍起，郝守禮的攻勢便全被封住了，楚峻精神大振，手腕一抖，立換一招「天長地久」！但見長劍化作千萬柄，舖天蓋地而來。

郝守禮見對方一劍毫無破綻可尋，大吃一驚，斜退一步，使了一招，「關門拒狗」，先行穩守。

猛見金堂主臉色大變，叱喝道：「停手！」

這一喝，如同平地起了一聲霹靂，震得令人耳膜嗡嗡亂响。

楚峻收劍住手問道：「不知金前輩有何指敎！」

金堂主輕吸一口氣，問道：「請問齊少俠是不是武當派抱月道長的弟子？」

楚峻沉吟了一下，道：「算起來，家師與抱月道長倒是平輩！」

金堂主舒了一口氣，道：「齊少俠既是武當門下，便也算是自己人了，昔日抱月道長對本堂曾有恩惠，本堂弟子五內俱銘，金某日後有機必報，也罷，今日之事就此了結如何？」

楚峻問道：「前輩肯讓晚輩帶走歐陽大哥？」

「只要齊少俠有意思，隨便你如何處理！」

楚峻收劍抱拳一拱道：「如此晚輩多謝了。」

「老要飯立即回江南去！」金堂主道：「但不知少俠剛才答應之事……」

楚峻見他欲言又止，想了一陣才明白。「請諸位前輩放心，有關今夜之事，晚輩今後隻字不向別人提及！」

金堂主道：「少俠氣節清高，又系出九大門派，老要飯等人自然相信得過！抱月道長面前，請代問後一聲，後會有期！」語畢招呼手下展開輕功馳去。

楚峻見羣丐都投入在黑暗中，才問道：「大哥，你打算到那裏避一避！」

歐陽虹道：「金堂主既然答應所求，便絕不會後悔，愚兄倒信得過他！你抱我回草棚吧！」

楚峻應了一聲，抱起歐陽虹返回那座茅舍，趙三等人見狀大喜，問道：「堂主，那姓金的老乞頭走了麼？」

歐陽虹臉色凝重地點了點頭，趙三道：「那老乞頭怎肯就此罷休！」

歐陽虹便把楚峻與郝守禮的一場搏鬥

轉述出來，趙三道：「原來齊少俠是眞人不露面呢？」

楚峻臉上一熱，忙道：「在下這幾手三脚貓的工夫，如何算得是什麼眞人？」

歐陽虹哈哈一笑，道：「三弟，你瞞得愚兄好苦，剛才我還一直替你担心呢，其實你大可以戰勝郝守禮副堂主，只是缺乏經驗而已，將來再與之相遇，便大不相同了。」

趙三却道：「請齊少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替要飯們找些清水來吧！」

楚峻怔了怔，問道：「諸位要清水何用？」

「咱們中了麻藥，如果喝下大量清水，藥性便可解了！」

「原來如此！」楚峻在草棚內找了一陣，見有一個空酒罈，便拎在手上走了出去。天雖未亮，但楚峻雙眼已能適應黑暗，走出樹林，便聽到一個淙淙的流水聲，他心頭大喜，連忙循聲走前，果見林外有道小溪，黑暗中不知那些水乾不乾淨，先把酒罈子洗了，然後滿滿的地勺了一罈，依原路返回草棚。

火光下，但見溪水清冽無比，楚峻大喜，把水灌與歐陽虹喝。

歐陽虹把一酒罈的溪水喝光，楚峻忙又提着酒罈去取水。當他返回草棚時，却不見了歐陽虹，驚問道：「大哥呢？」

趙三道：「堂主到屋後解手去了！」

楚峻才放下心來，又把水灌與趙三喝。他來回奔走了幾次，屋內的幾個乞丐都已喝過，又都去解了一次手，回來都盤膝於地，運起功來。

楚峻仗劍於屋外爲他們護關，過了一刻，歐陽虹首先自地上跳了上來，道：「三弟，請進來吧？」

楚峻入屋問道：「大哥你沒事啦？」

歐陽虹哈哈一笑。「區區一點麻藥，即使不喝水，再過一個時辰，也可解掉了，三弟坐下吧？」一頓又問：「這幾年來，三弟必有奇遇，未知可否告訴愚兄？」

楚峻沉吟了一陣才道：「有一件事小弟要請大哥原諒的……」

歐陽虹訝然道：「三弟有何事要求愚兄原諒，咱們既是異性骨肉，還有什麼話不能說？」

楚峻暗道一聲慚愧，輕咳一聲：「那夜咱們在鞏縣縣城，小弟實是有意躲避兩位哥哥的！」

歐陽虹一怔，脫口道：「可是愚兄跟老二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你麼？」

楚峻急道：「不是不是，大哥誤會了，小弟只因不慣浪蕩江湖，想找個安靜的地方去讀讀書……」

歐陽虹哈哈大笑：「這六年來，三弟必已滿腹經綸了。」

楚峻臉上一紅，說道：「大哥取笑了，不料後來小弟却又學起武來。」

歐陽虹笑道：「如此說來，三弟你倒是機緣深厚哩，竟能拜在武當門下，愚兄恭喜你了！」

楚峻道：「其實小弟亦非武當派的弟子……」他轉頭看了趙三等人一眼，歐陽虹知道他不想讓外人知悉，便道：「三弟，你也累了，有話今夜再說吧，天已將亮，調息一陣吧！」

過了一陣，天色已亮，趙三等人亦都已運行完畢，楚峻盤膝運行三個周天，疲乏盡消，自地上一躍而起，與歐陽虹等人一齊出茅屋！

楚峻問道：「大哥你打算去那裏？」

歐陽虹道：「此事既已辦妥，愚兄準備去商丘分舵看看！」

楚峻道：「小弟正想去探望二哥，如此倒可以同道。」

歐陽虹道：「愚兄也已年餘未曾與他見面了，就陪你去一趟鄭州城吧。」

楚峻忽然想起一事，忙把雷麻子等人要打刼田府的事說了一遍。歐陽虹臉色一變道：「南陽田府？莫非是田老爺子？」

楚峻問道：「田老爺子是誰？」

「老爺子叫田湘，此人世代豪紳，是南陽的首富，但自少便喜愛舞槍弄劍，又心性慷慨，早幾年黃河氾濫，他大解善囊，捐了幾十萬兩銀子周濟災民，一時之間成爲萬家交譽的大善人，不富不仁者多，爲富而仁者少，如今他家有難，咱們不如入南陽歇歇，今夜好歹得去助他禦賊！」

楚峻道：「這田老爺子倒不能不助，不過聽說他家有個護院是姓風的，武功十分高強……」

歐陽虹笑道：「那是風揚中風大俠，風大俠一家深受田家之恩，後來田府因富而招引了不少盜賊，風大俠在成親後，便搬入田府，甘願屈身護院以報田家之恩，田老爺子却不過他，只好依了他，每年都要給予風大俠大筆的金錢，風大俠勸他多多行善，只取了一點作爲安家費……」

「風大俠這人更加可敬，有恩報恩，而不貪財，眞君子也！」楚峻道：「聞說他每年必定出城探親，他妻兒不是住在莊上麼？」

「不錯，不過風大俠尚有母親弟弟住在城郊，他每年必携妻兒去探望老娘。」

「原來如此，難得那些強盜把這些情況都探聽得清清楚楚！」

歐陽虹臉上現出一絲担憂之色，道：「風大俠與田家的關係，所知之人並不多，而風大俠的母親及弟弟住在南陽城郊之事，更是罕有人知悉！那姓雷的強盜，能把這一切探聽得清楚，證明他們是有備而來的！」

趙三插腔道：「江湖上的大盜雖不少，雷麻子這三個字倒甚陌生，不知是什麼來頭。」

一個乞丐道：「趙三哥，小弟曾聽一個弟兄說過，伏牛山上曾匿有一夥強盜，瓢把子便是叫做雷麻子！」

另一個接道：「他名頭不响，料他還不成氣候！那姓楊更是無名小卒！」

歐陽虹道：「但風大俠既然已不在，只怕莊內再無能人，咱們既然知道此事，自不能坐視不理！」

趙三道：「堂主說得有理。」

楚峻道：「小弟昨夜聽他們手下說，今日他們要去請高手來助！」

歐陽虹哈哈大笑：「管他什麼高手低手，咱們給他們來一個殺一個，來一雙殺一對。」

楚峻見他性子與前依然一樣的豪氣逼人，也不再說話，趙三看了他一眼，道：「這附近又沒有什麼高手，一日之間能請

得了什麼高手？齊少俠放心好了！」

楚峻一想頗覺有理，這才放下了心。他們邊走邊說，不一陣便已到了南陽城。

楚峻道：「大哥，我請你們去吃頓飯吧。」

歐陽虹大喜，道：「愚兄肚子早已餓了。」於是一行人走入一間酒樓，楚峻怕小二怠慢了丐幫弟子，便先把一塊銀子取出來放在桌上。那掌櫃見錢開眼，吩咐小二小心服侍，不久便送上酒菜來。

羣丐也不客氣，大塊肉大碗酒吃喝着，楚峻見他們吃相甚爲不雅，心中不喜，却也不敢出言相勸，匆匆吃飽飯，楚峻又引羣丐進入一家小客棧，賃下三間房子休息。

楚峻與歐陽虹同住一個房，兩人洗了澡，便坐在床上品茶暢叙離情。

楚峻先把別後的情況述了一遍，其間只瞞了薛文鴻的名字。

歐陽虹問道：「令師是不是武當派的弟子？」

楚峻道：「說是却不是，說不是時又是，小弟也難以下斷論，不過家師尚另有師承！他的劍法雖是學自武當派，但却在祖師靈前叩過頭！這件事家師千叮萬囑，叫小弟不可洩露出去，請大哥也別告訴別人！」

「這個愚兄自有分寸！愚兄見你並不比抱月道長的幾個弟子如玉石、黃石等人低，所以有此一問！」

楚峻更不把那「無量劍法」被雪松道長加上威力絕大的三招，告訴歐陽虹。「小弟只學了三十招『無量劍法』，怎敢跟抱月道長的弟子相比！」

歐陽虹正式地說道：「學武如同學文，天賦極爲重要，並不在乎學久或學淺，所謂學無先後，達者爲師，三弟不可自視太輕！」

楚峻欣然受教，歐陽虹又道：「原來武當派的鎮派之寶，『無量劍法』只有三十六招！」

「雖只是三十六招，但變化繁複，加上每招都包藏深意，不易理解其精義！」楚峻吸了一口氣，道：「聽說武當派奉太上老君爲主，太上老君即李耳，也即老子，無量劍法所包含的玄機便來自老子所著的道德經，那些招式名稱，也都是摘自道德經上！」

歐陽虹笑道：「幸好是你，若叫愚兄這種略識之無的乞丐去學可就辛苦了！」

楚峻輕吸一口氣，問道：「昨夜小弟聽金堂主等人的言語，貴幫似乎要推選什麼幫主，難道令師祖幫主已然仙遊？」

歐陽虹臉色一黯，道：「家師是在今夏仙遊的……」

楚峻道：「聽說令師功力深厚，乃武林有數之高手，而且年紀也不過五十多歲，爲何如此短壽？」

歐陽虹嘆了一口氣，道：「先師是約了『千手屠夫』在華山之巔比武的，後來有人發現，先師與『千手屠夫』屠烈同歸於盡，自山巔跌倒谷中！」

楚峻啊的叫了一聲：「當眞是可惜！想不到一個白道代表人物竟會與黑道代表人物同葬華山！」

歐陽虹雙眼濕潤，嗚咽道：「愚兄得訊之後，帶人到華山找尋先師的屍體，不料費了兩個月的功夫，竟找不着片屍！」

楚峻哦了一聲，道：「也許令師福澤深厚，並未喪生！」

歐陽虹道：「先前愚兄也存有此念，但至今已半年了，幫內因羣龍無首，一片紛亂，他老人家若未過世，也該有個片言隻語回來，以安人心！」

楚峻不禁默然，半晌又問：「那個金堂主要推選什麼人當幫主？」

「金堂主之單名一個盛字，在江南總舵內頗有威信，他想推舉江南長老邢老實爲幫主！」

「這人爲人不佳？大哥所以反對？」

歐陽虹搖搖頭，道：「丐幫弟子絕大多數都是好兄弟，邢老實在做幫數十年，立下不少功勞，他是積功升上去的，若是爲人不佳，豈能容他如此？」

楚峻詫異地道：「既然如此，大哥爲何不答應金堂主所求？」

歐雪虹悲憤地道：「幫主之位極爲重要，理該找一個令全幫弟兄都信服的人担任，豈能用這種手段來達到目的？這已違反了本幫祖師的遺訓，愚兄雖不肖，却也不能答應他們？何況愚兄是上任幫主之徒，很多年青的弟兄都睜着眼看着我，愚兄若犯了規，不但會影响先師的清譽，也會使弟兄們失望！」

這一段話雖然不是什麼大道理，但歐陽虹說來甚爲慷慨激昂，楚峻忍不住讚道：「大哥果眞大丈夫也！」

歐陽虹忽然長嘆一聲，眉宇間充滿憂鬱。

楚峻道：「大哥你可是爲了這事而煩惱？」

歐陽虹道：「先師死得突然，幫內之事全無交代，而且連他那最後的八招打狗棒也沒有留傳下來，如今諸長老及各堂堂主均有覬覦幫主之意，愚兄怕不日內，幫內糾紛必多，說不定會先來幾場內鬨……無論誰當上幫主，都難免會有死傷，而他們又都是自己的好兄弟，愚兄身爲上代幫主之徒，却無法阻止這慘劇上演，叫我如何不煩惱？」

楚峻安慰道：「也許這只是大哥的杞人憂天而已，丐幫弟子都心存忠義，自然能明辨是非輕重！」

歐陽虹說道：「照本幫的規定，身爲長老之後便不能再競選幫主，但此事亦非並無先例，不過各堂堂主都是不服，因爲歷代幫主都是由堂主提升的！」

楚峻道：「貴幫是忠義之幫，幫內弟兄也是忠義之徒，只要所行乃忠義之事，又何必斤斤計較名利地位？」

歐陽虹苦笑一聲。「愚兄開始時何嘗不是這般想法？但他們說幫主一職關係到本幫的興旺，他們爭着當幫主，只是爲了本幫的前途，而非爲了個人的名利！」

楚峻一怔。「如此倒甚難解決，不過，自己不做幫主，而由別人任之，難道丐幫便會衰敗乎？」

歐陽虹又一聲長嘆：「他們互揚對方之短，說如果選那些人做幫主，丐幫前途必定堪慮，各執一詞之下，互不相讓，如今已發生了幾場小衝突了！」

楚峻問道：「這中間並沒人出來主持公道？」

「只總舵的溫長老表明不競逐幫主之位，奈何他人單勢孤，加上年紀已極老邁，是以號召力不大，最後才把推選新幫主的日期押後至明年冬！」

楚峻忽然醒起一個問題：「貴幫爲何規定長老不得當幫主？」

「本幫不但幫衆極多，而且分佈甚廣，平日與外間的糾紛又多，是故幫主必須是個精力充沛，辦事果斷快速的人，歷代的幫主都是四十歲至六十歲，各堂的堂主也都是在六十歲以下，而長老則都已超過六十五歲矣！」

楚峻又問：「長老平日有何職責？」

「大都是協助幫主處理一些幫內的事務，他們地位雖然比堂主高，也有監督的作用，但堂主因掌握實權，又加上年富力強，活力充沛，所以擁戴之人更多！」

楚峻道：「這件事不但關係着貴幫的興旺，而且對整個武林亦影响甚大，如今問題又棘手，難怪大哥煩惱不已！」

歐陽虹忽然長笑一聲道：「愚兄只顧說些令人心煩的事，倒令你也不自在起來了！」

楚峻略一沉吟，道：「大哥，小弟有一話勸你，不知你是否肯聽？」

歐陽虹一怔，道：「你我既是兄弟，便不必客氣，有話就說吧。」

「是！」楚峻道：「小弟認爲大哥也可去競逐幫主之位」

歐陽虹臉色一變，驚問道：「三弟爲何有此見解？」

他本想斥責楚峻幾句，但心想他一向謹愼，斷不會貿貿然胡謅，是以忍下性子問之。

「小弟有三個理由，第一，大哥是個熱血的漢子，行事光明磊落，是堪爲人典範！第二：大哥是上任幫主的唯一愛徒，只要你登高一呼，擁護者必多，如此便可以減少很多紛爭了！」

想到此，楚峻輕喘一口氣，才續道：「第三：大哥年輕有爲，做事乾淨爽快，也適合貴幫的情況！」

歐陽虹道：「愚兄只當至年餘的堂主，論資歷實不足爲之，況且愚兄二十出頭便當上堂主，幫內甚多年紀大的弟兄已暗生不服，假如再去競爭幫主，反對之人必更多，此事萬萬不可！」

楚峻默然不語，歐陽虹忽道：「愚兄身上還有幾吊錢，我去叫小二送些酒來，咱們暢懷喝幾杯吧！」

楚峻道：「小弟身上還有銀子，待小弟去買！」

「不可，你找錢十分困難，身上有的銀子，好好藏着，慢慢使用，愚兄則不同了……」

歐陽虹一語未畢，只聽門板上「篤篤」地敲响，他忙住口喝問：「誰？」

門外傳來趙三的聲音：「堂主，是屬下，牛趕車等弟兄來找你！」

歐陽虹一怔，連忙下床把門拉開，果見門外除了趙三之外，尚有好幾個漢子。忙問道：「牛兄弟找我有何事？」

那個叫牛趕車的是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乞丐，粗眉大眼，英氣勃勃。當下他拱手道：「堂主，兄弟們有些話兒要跟你商量！」

歐陽虹道：「如此請進房吧！」

楚峻道：「小弟去買酒來！」說着出門而去。

牛趕車輕聲問道：「堂主，這個書呆子是誰？好像是個富家子弟！」

歐陽虹笑道：「他可不是什麼富家子弟，只比咱們稍強一些，以前在諸葛莊當書童的！他是小弟的異姓骨肉，不是外人，你們有話便說吧。」

牛趕車道：「咱們商丘分舵的兄弟都想推你爲幫主，特派咱們來跟你說說！」

歐陽虹驚道：「兄弟，你怎也跟他們一齊胡鬧？」

牛趕車道：「底下的弟兄都鬧着這樣說，我這個做分舵主的能不替他們說幾句話麼！」

「只怕這件事還是你先起哄的！」

牛趕車嘆了一口氣，道：「幫內的兄弟，人人俱爲前途而担憂，他們認爲如今丐幫如同一盤散沙，又形成好幾派，要想重提團結如前，只有堂主才足以担當！」

歐陽虹道：「幫內兄弟們的厚愛，小弟十分感激，但小弟年輕識淺，功勞又不大，完全沒有當幫主的條件，這件事在此說說還可以，千萬不要傳出去，否則可教小弟難以見人呢！」

牛趕車嘆息道：「我道堂主胸懷大志，誰知道堂主是個縮頭縮尾的人，連那些老傢伙也比不上！」

歐陽虹眉頭一掀，道：「小弟絕不是一個縮頭縮尾的人，但却有自知之明！以小弟的能力及性格，最多只能做大將，却做不了皇帝！」

「但如今天下大亂，又缺乏一個有威望的人出來統率羣雄，這種紛亂的局面也不知要至何時才能了結！」

歐陽虹笑道：「頂多一年而已，明年冬待選舉大會開，一切便會有所改變，請牛兄弟回去對弟兄們說一說，要他們忍着性子等一等！」

牛趕車道：「兄弟也希望一年後能有所改變，但這看來只是水中撈月罷了！」

說着楚峻已提着一罈酒進來，小二忙拿來十餘隻大碗，一包花生，歐陽虹待小二出去，才問道：「牛兄弟，剛才你那句話說得甚爲蹊蹺，不知是什麼意思？」

牛趕車看了楚峻一眼，見歐陽虹並無趕走他的意思，便道：「現在單只江北便共有五個人要爭奪幫主之位了！」

歐陽虹一驚：「上月小弟據知只有三人，怎地現在突然多了？」

「第一撥是姜獨臂姜長老；第二撥是魏容姬魏長老；第三撥是譚雙輪譚長老；第四撥是刑堂主杜老四；第五撥是百輪堂堂主羅漢光！聽說禮堂堂主楚風也有意進行競逐！」

歐陽虹臉色凝重，久久說不出話來，只聽牛趕車續道：「百輪堂堂主羅漢光年紀也大不了堂主你多少，也只比你早一年提升，他可以競逐，難道你便不能？論聲望及武功，他都不如你！」

歐陽虹搖手道：「他們要競逐幫主，可是他們的事，小弟實在無德無能！」說罷倒了一碗酒，仰脖把酒喝乾。羣丐見狀也都紛紛飲起酒來。這些人都是粗豪的漢

子，平日大碗酒大塊肉喝慣了，此刻心頭煩悶，更是酒至杯乾，只一刻，那罎酒便已喝光了

牛趕車放下碗，道：「兄弟還有一件事要告訴堂主你！」

歐陽虹道：「只要不再說些對我爭奪幫主的話，但說不妨。」

牛趕車看了趙三等人一眼，道：「這五撥人馬，各自說些不好聽的話，羅漢光說刑堂杜老四剛愎自用，處事不公，杜老四又說姜獨臂野心極大，一向注意攏絡下面的弟兄……」

歐陽虹搖手道：「這些事我都已知道，不必再說了」

牛趕車胸膛起伏，伸手要倒酒，酒罎已空，楚峻忙再去買酒。

牛趕車的一個手下道：「堂主，也許有一件事你還不知道！」

歐陽虹臉色稍霽，問道：「兄弟，那是什麼事？」

「外三堂主之一的百輪堂堂主羅漢光跟內三堂之一的刑堂堂主之杜老四，約定二月初決鬥，不論那一方勝，敗的那方便得尊勝的那方爲主．小弟還聽說魏容姬長老及譚雙輪長老也有意火併一場」

歐陽虹大吃一驚，忙問：「他們爲何要這樣做？難道只爲了一個幫主的位子，多年來的手足之情也不顧了麼？」一頓，再問：「兄弟，你可知道他們是單打獨鬥還是來個羣鬥？」

「這個小弟便不知道了，看來只有雙方的首腦才知道！」

歐陽虹踩脚道：「簡直是豈有此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誰知道他們要在那裏決鬥的？」

羣丐沒人應他，半晌牛趕車才說道：「幸而至今尚有月餘的時間，尚可慢慢調查。」

「競爭幫主也就罷了，何必弄至兵戎相見？」趙三道：「勝的敗的，殺的是自己人，死的也是自己人！」

牛趕車道：「聽說這五撥人馬，因爲姜獨臂一早便心存大慾，四處收買人心，以他的實力最強，其他四撥除非是合併，否則實不足以跟姜長老爭一日之長短！」

歐陽虹道：「姜長老城府深沉，疑心又大，偏有這許多人肯聽他的話！」

牛趕車長嘆一聲：「假如本幫幫主之位落在他身上，後果當眞不堪設想，只怕今日反對他的人，日後等他脚跟站穩，便要一個個暗中報復迫害！」

趙三接嘆道：「如此只怕幫內的精英份子可要折損不少，本幫的實力便大大削弱了！」

牛趕車道：「本幫實力削弱，若只單關係本幫的興衰，問題還不大，須知少林、武當、峨嵋、華山等派鑑於近年來，門戶日漸式微，已經少派弟子下山，而閉關勤練武功，中原武林護道之責，便大部份落在本幫身上，萬一本幫有什麼得失的話，那些多年銷聲匿跡的大小魔頭，還不乘機出來興風作浪！」

歐陽虹知道手下們都要勸他改變主意，但他主意已定，只當作聽不出來不吭一聲。一忽，楚峻又提了兩罎酒引着小二捧着飯菜進來。歐陽虹道：「三弟你的錢來得艱難，要你破費，叫愚兄如何心安？」

楚峻道：「李謫仙云：千金散盡還復來，區區一頓飯菜，何須掛齒，何況小弟見諸位都是鐵錚錚的漢子，也有心結納一番！」

牛趕車知他是書童出身，估計囊中金銀並不多，仍然如此慷慨，不由對他另眼相看，舉碗道：「小弟敬少俠一碗！」

楚峻知他們都是些粗豪的漢子，也不推辭，舉碗跟他虛碰一下，低頭而飲。他如今酒量已大勝從前，但跟羣丐一比，又顯得甚是量淺，只喝了半碗，便得吃菜。

羣丐心頭煩悶，都只顧吃喝，良久都沒有人作聲，過了一陣，趙三才道：「江南總分舵也要推選邢長老來逐鹿寶座！」

牛趕車道：「這豈不更加亂上加亂，江南總分舵只一人競爭，算起來，實力最強！」

一個乞丐道：「本幫幫主一向由江北各堂選出，若是由江南總分舵的人來做，江北弟兄怕都不服！」

牛趕車冷冷地道：「看來最後若不是把本幫一分爲二，便是江北與江南的弟子要來一場殊死爭奪戰！」

歐陽虹喝道：「別再說了，說說難道便能把情況改變？徒增煩惱而已！」

牛趕車道：「也不是不能改變，只要有人肯振臂一呼，若能使四方弟子來歸，實力佔盡優勢，其他勢力自忖難敵的，自然會放棄念頭，如此，一場災難便可消失於無形了！」

歐陽虹懊惱地將酒碗向下一摔，只聽「砰」的一聲，那碗更已摔得粉碎，喝道：「叫你們不說，還要說，吃了飯都給我出去．」

羣丐見他發了脾氣，都噤若寒蟬，匆匆把飯扒畢，長身道：「請堂主原諒弟兄們的魯莽，咱們同去了！」

歐陽虹低着頭，揮揮手，羣丐剛出了房門，只聽他叫道：「今晚起更後再來，小弟有一件事，要相煩弟兄們去使使氣力的！」

羣丐見歐陽虹這般的吩咐，臉上都是一喜，知道歐陽虹眞正生氣的並不是自己，忙道：「堂主有令，兄弟們莫說是使氣力，便是拚性命，也不多說一句！」說罷唱着蓮花落大步而去。

楚峻見丐幫弟子都以義氣爲先，心頭十分激動，道：「大哥，他們也是一番好意，你千萬別生氣！」

歐陽虹搖頭道：「愚兄沒生他們的氣，只是心頭煩燥而已！」

「事既如此，煩惱也無用，慢慢想辦法勸導他們就是！」

歐陽虹嘿了一聲：「他們都嫌我年紀小，那還肯聽我說的話！」他酒喝得多，又喝得急，此刻滿腹憂愁，不禁酒意上湧，敞開胸襟，踢掉鞋子，倒床而睡。

趙三等人立即悄悄退出去，楚峻也到自己的床上休息。也不知過了多久，楚峻及歐陽虹才爲一陣拍門聲驚醒，却原來天已黑了，趙三等人重新過來，楚峻拿了塊碎銀與他去買些飯菜回來。

趙三帶着人去後，不久便把飯菜放在桌上，草草塡飽肚子。歐陽虹道：「如今是什麼時分？」

趙三道：「已快起更！」

歐陽虹道：「牛趕車他們怎地還未回來？」

過了一陣，仍不見踪跡，趙三道：「莫非他們生氣了？」

歐陽虹道：「牛兄弟不是那種人，難道他們先與那批強盜遇上了，趙三，你立即到街上看看，無論如何，都得立即回來報告！」

趙三應了一聲，連忙走了。約過了一柱香時間，趙三才回來，道：「城內四處靜幽幽，也不見他們！」

楚峻道：「田府那邊可有動靜？」

趙三道：「不見一個影子，嘿嘿，他們要去請幫手，可沒這般快，也許明夜才來！」

歐陽虹點點頭，一頓，終不能放心，道：「那一位兄弟請走一趟，若田府那邊有了消息，便立即來報！」

一個乞丐去後，趙三也到店外等候，直到二更，才見牛趕車等匆匆而來，歐陽虹問道：「可是路上發生了事？」

牛趕車道：「讓洛陽分舵的周快嘴攔住了！」

歐陽虹一驚。「他何事攔住你們？」

牛趕車道：「勸咱們支持姜長老競爭幫主！」

歐陽虹冷哼一聲，問道：「他們如何說？」

十趕車道：「無非是許官應爵那一套，兄弟多次說有要事去辦，却讓他們捉住不放，兄弟本想跟他們翻臉，奈何他們人多，二來，又怕動起手來，要壞了堂主這邊的大事。」

歐陽虹點點頭，眼中露出讚許之色，問道：「你可有告訴他們是小弟要找你們的否？」

牛趕車道：「兄弟怎會告訴那些吃了豬油，矇了心的人！」

歐陽虹詫道：「洛陽分舵的人，大舉南下是何道理？」

趙三冷笑一聲：「還不是爲了要替姜長老四處拉伕！」

歐陽虹冷哼一聲：「這些人當眞淺薄，小小的名利便弄得他們昏頭轉向！」

就在此刻，那個去田府探消息的丐幫弟子回來報告：「堂主，屬下見有兩彪人馬分頭趕去田府了！」

歐陽虹吸了一口氣，道：「今夜有兩夥強盜，要去田老爺子家洗刼，田老爺子的爲人，弟兄們料必都已知道，今夜咱們的任務便是幫田府却敵！」

牛趕車道：「把命拚在這種事上才有價值，堂主，咱們一切聽你的！」

歐陽虹道：「好，我這一夥先由前莊進去，你那一夥由後面莊進去！走！」

楚峻跟着羣丐出店快步向田府奔去。

不一忽，便到了田府外，但聽莊內似乎有一陣呌喝聲，却不甚激烈，歐陽虹忖道：「莫非是這幫強盜太過不濟，已讓田府打發了？」

當下分作兩撥，分頭進莊。楚峻跟歐陽虹最先躍上圍牆，只見莊內火把通明，四個漢子分兩對去廝殺！

歐陽虹招呼衆人躍落圍牆，田府立即有人喝道：「來者何人？」

趙三高聲叫道：「丐幫飛鴿堂堂主歐陽虹聞得貴莊有強盜上門，特地帶同屬下來助！」

只見廳堂口的石階上，一個胖子抱拳道：「原來是丐幫衆義士至，田某一家感激不盡！」

歐陽虹走前一望，見兩對廝殺的人，其中一對勢均力敵，殺得難分難解，另一對的一個矇臉人手上一輛單刀如猛虎般凶狠，大佔上風，他對手是個高瘦的中年漢子，一柄劍上下揮舞，兀自難以抵擋。

歐陽虹指一指那一對殺得難分難解的道：「那個蓄鬍漢子，便是風大俠！」說着去接下另一個矇臉人。

楚峻啊地叫了一聲，原來這個風大俠正是昨午自己入莊見着的那一個護院！

那風揚中使一柄長劍，左擋右刺，十分神妙，但其對手赤着雙手，出入劍網，進退自如，一雙爪子尋瑕抓隙，路子十分詭異，往往在眼看即將落於下風，便使出一招絕招，化險爲夷！

鬥了一陣，那矇臉人道：「姓風的，你冤魂不散的做甚麼？」

風揚中道：「今日若讓你逃脫，姓風還能在道上混麼？」一柄長劍使得更急。

楚峻看了一陣，忽覺這矇臉人的聲音及武功甚爲眼熟，不禁暗暗忖思：「這人料是雷麻子請來的所謂高手了，奇怪，我好像在何處見過他的？」他自家破下山之後，所遇上武人甚爲有限，是故想了一陣，便暗叫一聲：「他便是到百樹村搶新娘的那個淫賊韓老四！」

當下便叫道：「喂，你可就是韓老四麼？」

那矇臉人微微一怔，反問道：「你是誰？」

歐陽虹跟另一個矇臉客鬥了四五十招，已大佔上風，當下問道：「三弟，他是誰？」

「便是上次咱們在百樹村遇上的那個淫賊韓老四！」

矇臉人哈哈大笑：「原來是你們那三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歐陽虹道：「韓老四只是他的化名！那天之後，愚兄四處打聽他的眞正身份，才知道他是個獨行大盜，喚『魔爪蝙蝠』楊柏！」

「小子，你倒是個有心人！」這矇臉人果然是曾到百樹村搶親的楊柏，他本已苦於不能脫身，如今見對方來了援兵，心頭暗暗打鼓。眨眼間，腦海中靈光一閃，給他想起到一個脫身之計。只聽他大喝一

下期預告

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青冥錢」西門丁著

武林大豪嚴令坤金盆洗手之夜，忽有嘉賓暴斃，現場上出現了一張印着人名的冥錢，於是，接連着發生幾宗離奇的命案……

聲：「姓風的，老子先跟你拚了再說！」左爪使了一招「手揮琵琶」，右爪急望風揚中胸膛抓去！

風揚中劍在外，招擋不得，只得退了半步，翻起左掌切向對方的手腕！

不料楊柏長笑一聲，身子忽然飛起，迫向楚竣！

待得風揚中發覺，已攔截不及，回頭一望，認出是楚峻，忙道：「齊少俠請小心！」

楚峻見楊柏撲至，斜退兩步，抽出長劍，道：「你還敢使兇麼？」

楊柏冷森森一聲：「小子乖乖就範吧，大爺要借你出莊！」一言未畢已攻出三招！

不料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見，這三招竟爲楚峻一一破去！

楊柏怪叫一聲：「哈，臭小子功夫大進呀！」於是提起精神，魔爪連施絕招！

楚峻守了幾招，趁對方攻勢稍竭，立即展開攻勢，使了一招「九層之台」！但見點點劍光急刺楊柏的頭面，恍似洒下滿頭星月般。

楊柏上身向後一仰，擰腰一旋，下身不動，上身轉了半個圈子，左爪起處，抓向楚竣的左脅空檔！

不料楚峻這招極爲神妙，表面上似是攻對方的上身，實際是攻對方的下盤！楚峻此招取出道德經之「九層之台，起於累土」。意即九層之高塔，乃是用一塊塊的磚瓦自下建築。因此，攻上身是虛，攻下盤才是實！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楚峻手腕一沉，劍網一斂，萬點劍光凝成一點，急刺楊柏的大腿！

劍長爪短，雖然兩人同時變招，但楚竣顯然佔了便宜，楊柏大吃一驚，連忙把左爪化掌，運勁向下一拍，一股掌風掃在地上，他乘勢一飄，移開尺半。

饒得他反應够快，但大腿仍被劍尖劃開一道淺淺的血槽。

風揚中本來怕楚竣抵擋不住對方，料不到他竟能創敵，此刻見他失却良機，不禁叫道：「可惜！」

楊柏一退之後，連忙把脚一頓，斜飄飛而起，楚竣喝道：「淫賊！往那裏逃！」身子急竄起來，長劍刺向楊柏的小腹！

這一劍力蘊千鈞，激得空氣絲絲作响，風揚中暗道：「這少年好深的內力！」

楊柏見楚竣這一劍銳不可擋，不敢攖其鋒，一個沒頭跟斗翻了下來，却落在圍牆邊，未待他再度躍起逃脫，楚竣自上刺下，使了招「天道無親」！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意即天道大公無私，不分彼此的，但却經常眷顧善人，使他們得福。這一招若是以寡敵衆，最是適合，可同時攻擊幾個對手，此刻只楊柏一人，威力反而不大。

當下楊柏斜退一步，右爪忽欺進劍網，急抓楚峻的手腕！

楚峻在空中連使兩招，眞氣已濁，只得收劍落地，但仍緊緊地把楊柏罩住，不使其有機逃脫！

與此同時，歐陽虹已解決了對手，走至風揚中身邊，問道：「風大俠，其他的人都已解決了麼？」

風揚中似是瞿然一醒般，急道：「他們抓了家母和舍弟，要交換五十萬兩銀子，風某本來不肯，奈何田老爺子一口答應，付了銀子給他們，也是這夥狗賊太過大意，拿了銀子便放了人，風某便奔前戰敵，不料這姓楊的竟是個黎手的人物，我把弟朱躍星也截下一個賊子……幸好得堂主來助！」

歐陽虹連連跺脚，悔道：「可惜咱們來遲了，如今就算殺死楊柏，也許償不了！」一頓，忽想起一個問題，忙又問：「那夥賊子走了多久？」

「在你們到前的一盞茶功夫！」

歐陽虹道：「原來他們是挾持了人質，我還道這夥毛賊不濟，三兩下便被風大俠解決了呢？」

風揚中臉上一熱，道：「因風某的事，令田老爺子破財，風某心中難安！」

歐陽虹問道：「那五十萬兩銀子是元寶，還是銀票？」

風揚中一怔，一忽才道：「一半元寶，一半是銀票！」

歐虹陽喜道：「二十五萬兩元寶，可不好搬，咱們現在追去，還來得及！」

風揚中道：「他們帶來了幾輛雙套馬車來搬運！」

「即使有馬車，也不怕！貴莊可有快馬否？借幾騎來用一用！」

風揚中大喜：「忙把歐陽虹的建議告訴田湘，田湘也是滿心高興地道：「不是田某心痛財帛，但白花花的銀子叫強盜拿去，實在不安！假如堂主能把銀子討回來，田某願送一半與貴幫！」

歐陽虹笑道：「敝幫都是些伸手討衣，張口討飯的花子，要銀子來做甚麼？田老爺把它們送給那些無拳無勇的苦哈哈好了！」

田湘道：「田某敢不從命！來人，快到馬廐把快馬帶來！」

此刻，牛趕車等人亦已趕來。不一陣，田府莊丁便把馬牽來。歐陽虹見楚竣穩勝不敗，且田府之內尚有不少護院，便道：「三弟，愚兄跟風大俠去追強盜討回銀子，你解決了這厮，也趕來吧！」

楚峻應了一聲，加緊施爲，歐陽虹怕楚峻經驗不足，又把趙三留下來押陣，然後打開莊門，率衆而去。

隆隆的馬蹄聲，迅速在長街的另一端消失，楚峻雖然佔了上風，但楊柏狡猾機詐，加上經驗豐富，每能化險爲夷，要想收拾他，一時片刻之間，倒也不甚容易。

再鬥了一陣，楚峻劍招越使越是暢順，加上經驗漸豐，間中還能劍中夾掌攻擊對方！

「白衣神魔」的拳法及掌法同是武林一絕，否則也不能在一日之間，連創九大門派的十二個高手了！這一來，饒得楊柏機智，也得陷於困境。

激鬥間，楚峻長劍使一招「玄之又玄」，楊柏破解不了，急忙退下，楚峻把招一變又使一招「光而不耀」，急刺楊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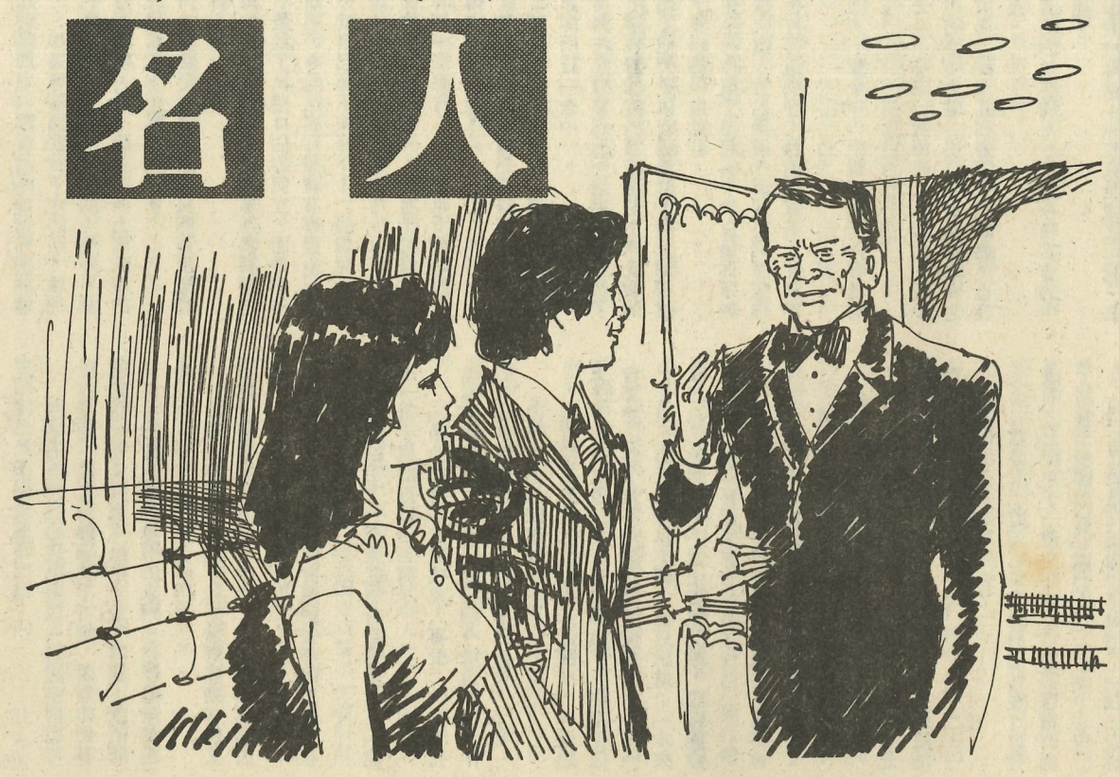
楊柏堪堪翻爪擋了，楚峻的左掌已挾風印至！

楊柏大驚，再退兩步，後背已貼上圍牆，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道凌厲的嘯聲！

（未完・七）

千門奇俠故事／名人

文・馬雲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門奇俠游天虹和私家女偵探張雪兒，一齊去參加某國元首麥美倫的弟弟麥漢利的晚宴盛會，當地的市長、富豪、名流都應邀參加，他們都是與某國在商業上有往來，即使沒有來往，也希望趁今晚的機會與麥漢利打好關係，找些生意門路，貴賓中還有已故富商後代的丘明，麥漢利更是另眼相看，特意爲他介紹與上流人物認識，晚會還開設賭局，游天虹覺得奇怪，往貴賓房走去，見他認識的商人范忠良被一個老千出千局，被他抓住，麥漢利出來調解，范忠良暗中告訴他，輸錢只不過賄賂麥漢利爲做某國的生意而已，游天虹才知道原來如此……

命案發生　奇俠受嫌

酒吧這邊，游天虹和張雪兒正待離去，主人家麥漢利却在這時候發現了他們之所在。

麥漢利身邊雖然沒有帶保鏢，但游天虹和張雪兒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附近仍有人虎視眈眈。

麥漢利很有禮貌地走過來，說道：「兩位，眞對不起，招呼不到啊！」他又抱歉地說：「我們這班朋友之中，有些賭鬼眞麻煩，剛才在貴賓房裏面發生的事，眞對不起，眞不好意思啊！」

游天虹笑了笑：「其實要道歉的應該是我，像今晚這種場合，我似乎是不應該管那些閒事！」

「算了算了！」麥漢利打着哈哈道：「我們都忘了它好不好？」他又示意着說：「我這個人最喜歡交朋結友，不管好的歹的，我都喜歡結交。今晚我們這裏有齊各位所喜愛的東西，兩位要是不喜歡賭博，大可以到那邊去跳舞、聽歌、看表演。下一層還有電子遊戲機和桌球；再下一層有保齡球。兩位如果玩得太夜，亦可以不返家裏去，反正上面有很多房間，隨便上去休息好了。」

游天虹道：「謝謝你，我們會到各處觀光觀光的，請你別客氣，還是去招呼其他貴賓好了！」

那天晚上果然有許多嘉賓在酒店裏面留宿；原來不少人已在請柬上面看得明白，就當是跑到這兒來渡假。

游天虹和張雪兒到各處巡視了一遍，也覺得主人家的確很會安排，由角子機到大小賭博，由歌星演唱以至保齡球等等，的確稱得上各適其適。

游天虹半開玩笑對張雪兒道：「難得有這種機會讓我們享受一下，我們不必付租卻可以試一試日租也要一千幾百元的套房。」

張雪兒不以爲然地笑了笑：「你難道沒有聽過『光棍教子，便宜莫貪』麼？」

「不怕告訴你，我就是覺得主人家太大手筆，所以我才想留下來，看看今天晚上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游天虹一邊與張雪兒併肩走向地牢下面的保齡球場，一邊低聲說道。

張雪兒聞言立即斜睨他一眼：「眞虧你想得出這麼好的藉口，不過，任你怎麼說，我也不會跟你一齊留下來的。」

游天虹聳聳肩：「我當然不會勉强把妳留下來。但是，如果妳答應我留下來的話，我們在晚上十一時之前，必須預訂房間，也許，我們可以預訂兩間單人房。聽說許多上流社會的淑女紳士都打算留下來呢！」

「你何必浪費唇舌？反正我又不是上流社會裏面的紳士淑女。」

「我知道你完全誤解我的意思，我要留下來，絕對不是爲了找藉口佔妳便宜，而是我彷彿有一種預感，今晚這裏可能會有事發生。」

「那你就自己留下來好了！」張雪兒會心一笑：「說不定你還會有艷遇呢！」

這下面的保齡球場很大，竟有十二條球道之多：這時每一條都有人，看來也十分熱鬧！

忽然傳來一陣掌聲！

游天虹和張雪兒的視線迅速移到一條球道的末端去，那兒十個球瓶剛被一個保齡球同這時擊倒，亦即所謂「全中」。

他們再將注意力移到另一端去，那兒站了好幾個人，穿紅着綠的，看來都是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他們不但衣着光鮮，而且個個這時都穿上了標準的保齡球鞋。

「丘先生，你眞了不起啊！我以爲你這對手只會按摩穴道，替人治病，眞想不到原來你打保齡球也打得這麼好，我們總算是大開眼界了！」

「是的，一擊全中，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丘先生，你這一雙簡直就是神仙手啊……」一連串的讚美之聲，出自幾個紳士淑女之口，不但引起了游天虹和張雪兒的興趣，也吸引了其他人。

受到讚美的並非別人，正是今晚宴會的中心人物丘明！

丘明卻謙虛地說：「我只是嚐便玩玩，其實剛才也只不過是擅彩而已！」

在場的人當然心裏都明白：別的事情還可以靠僥倖，但打保齡球就不可能，因爲如果不懂的話，別說打個「全中」難乎其難，就是將個沉重的圓球滾到球道的末端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還不相信，倒不如看看那些初學的人，經常都會將球滾到一半時，球已歪出坑裏去了。

游天虹和張雪兒沒有走過去凑興，只默在那兒怔怔地想。

「神仙手？」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他那一對手眞的可以治百病？」

「無論如何，他的確惹人喜愛！」張雪兒也忍不住說道：「難怪麥漠利今晚也以他爲中心人物，四處把他介紹給到場的嘉賓。」

游天虹忽然回頭就走。

張雪兒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邊追上去，一邊說道：「你要去那裏？瞧你吧！怎會那麼小器？是不是妒忌我讚美丘明？……」

但是游天虹頭也不回，他只說道：「本來我想先送妳回去，不過由現在開始，我可能會很忙，不如妳自己回家去好嗎？」

張雪兒其實最了解游天虹的個性，他不會嫉妬，也不會故作緊張，看情形一定有事。

當他追到與他併肩兒前進時，她又問道：「你可是看出了什麼破綻？」

游天虹一邊往上走，一邊說道：「高手是很少會露出破綻的，所以現在我只可以憑我的直覺。」

「你現在要到那兒去？」

「訂房！」游天虹轉向管房部那邊，只見櫃檯之上豎起了一個塑膠牌：「貴賓留宿訂房，請移玉步閣樓接待處」！

游天虹於是回頭對張雪兒道：「我先送妳出去！」

張雪兒看見游天虹焦急成這個樣子，就對他說道：「不必你送啦，我自己會駕車回家去；你去做你的事吧！」

游天虹與張雪兒一向有默契，看見這情形也只道了一聲「晚安」，兩人就分手。

游天虹之所以這麼焦急，無非是擔心酒店裏面的房間已經被訂滿了，因爲他已決定今晚留下來。

他走向閣樓，還好那兒並未出現擠擁的情形，一名穿得西裝畢挺的男人含笑盈盈地走過來向他招呼：「先生，有什麼事情可以讓我爲你效勞的？」

游天虹看見那男子胸前掛了「接待員」的小彩帶，於是就對他說：「我想訂一間房。」

「好極了！」那接待員當即將手一擺，示意着說：「請到那邊櫃枱吧，那位小姐會爲你辦理。」

游天虹望向閣樓一角，只見一名笑臉迎人，體態豐滿的女郎正爲一名男嘉賓服務。

游天虹望向櫃枱之上，那兒平放着十多塊塑膠牌子，每一塊的大小約莫三乘四英吋，上面分別鑲有不同的半裸女郎的艷照，末端則附有一枚門匙。

在游天虹的心目中，以爲那鑲在門匙牌上的艷照只是一些模特兒，目的只爲裝飾而已，所以他就伸手過去順手取了其中一塊。

那名站在櫃枱後面的女郎則含笑問道：「先生可是單身的？」

游天虹瞪住她，莫名其妙地點點頭。

女郎笑道：「請你隨便選擇吧！單身男賓的套房，就只有這十餘間了。」

與此同時，游天虹又發覺那身邊的男賓正在那一列排列整齊的塑膠牌裏左揀右揀，這時他才明白，其中可能另有文章。

再回頭看看那邊，一對夫婦正在另一角的櫃枱，訂房、取門匙。

游天虹心裏雖然有所懷疑，但卻沒有向任何人追問什麼，就帶着那門匙匆匆離去。

他沒有乘搭升降機，只徒步走樓梯，因爲像游天虹這種人，他既然要在這兒逗留一晚，就必須了解每一層樓的形勢。

就在一些梯間裏，游天虹無意中發現一些可疑人物，他們個個虎背熊腰，身裁健碩；雖然每一個都穿得西裝畢挺，但游天虹一眼就看出他的身份是麥漠利的保鏢們。

就在拾級而上之際，忽然有人迎面而來。一名打扮得極之高貴，渾身穿上了白色晚禮服的大家閨秀，正由上面下來；而游天虹當時正要上去。

「噢！怎麼是你？天虹。」好親切的呼叫聲，令到游天虹怔了一怔！

「玉嬋，你好？」游天虹對女人永遠是那麼笑口盈盈的，和藹可親。

白玉嬋輕盈地一笑：「怎麼今天晚上總是見不到你？」她問：「有沒有見到丘先生？」

游天虹反問道：「誰個丘先生？」

「麥先生的貴賓丘明先生啊！」白玉嬋站在梯間，對游天虹說道：「我想跟他約好明天見面的時間。」

「噢！原來約會男朋友！」游天虹故意笑道。

「不！什麼男朋友，只是求他醫治我父親的風濕。」

「他是醫生嗎？」

「不！他不是。如果他眞的是醫生，我才不敢領教。」

「爲什麼？」

「因爲本市不少名醫都替我父親治療過，依舊沒有效力。」白玉嬋又說道：「今晚難得

親眼見到丘明用他的穴道按摩法，我才想起不妨讓父親一試！」

「你眞孝順！」游天虹笑了笑，「跟我來吧！我陪妳一齊去找他。」

游天虹剛剛才在地牢的保齡球場見過丘明被一班嘉賓包圍住，但他這時反而拖住白玉嬋往上走。

白玉嬋以爲游天虹有辦法替她找到丘明，所以就跟他併肩兒往上走。

游天虹一邊走一邊搭訕着說：「那位丘先生眞有把握治療好自老先生的風濕？」

「你沒有看見今天晚上在宴會中發生過的事情麼？那個突然痙攣病發作的人，就是給他的一雙神仙手醫好的。」

「妳怎麼知道他們不是事前有默契的？就像在街上擺開攤子賣膏藥的江湖客一樣，總會有一兩個自己人做媒，然後才可以引得其他路人上鈎啊！」

「怎麼可以把丘先生拿來跟賣藥的江湖客比擬？他是世家子弟，家裏不但非常富有，今晚更加是麥先生的特別嘉賓，何況人家只是做好心，根本不收任何費用啊！」白玉嬋說到這裏的時候，他們已由梯間轉入防火門後面去。

那兒是樂聲悠揚的舞池，舞台上正有歌星演唱。

游天虹這時乘機對白玉嬋道：「可否陪我跳舞？」

白玉嬋一怔：「你不是說過帶我去找丘明先生嗎？」

「是的，但今晚人客太多，我知道他等會兒一定會到這兒來。」游天虹說着，已將白玉嬋帶進了舞池去。

白玉嬋仍然放眼四望，她顯然希望及早找到丘明。

游天虹一邊跟她跳舞，一邊留意到四周的人，其中固然有不少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但最令游天虹注目的還是滲雜了一些土頭土腦的男女，他們顯然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可是就眼前所見，男的卻穿得西裝畢挺，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

這班人可能是麥漠利由內地帶來的。正因爲有他們出現，所以嘉賓們才容易想起主人家來自何方。

另一方面游天虹卻又在無意中聽到賓客們討論的中心大都集中在兩個人：一個是主人家麥漠利，另一個就是丘明。賓客們把麥漠利形容爲一個神通廣大的人物，內地許多政府部門，只要搬出麥先生的大名，幾乎就可以通行無阻。至於由內地通到本市邊界的關卡，對於麥先生的大名更是耳熟能詳。

毫無疑問，麥漠利如此「神通廣大」，並非因爲他本人有三頭六臂，只不過是由於他的胞兄麥美倫是國家元首的關係而已。

至於丘明，首先是因爲主人家麥漠利今晚特別將他介紹出來，一時之間變了重心人物；其次就是他當衆露過一手，利用「穴道按摩」方法表演過一次急救。

但是，相信最令上流社會人仕注目的，還是因爲丘明是已故大慈善家丘華照的私生子。

儘管是私生子，但是因爲丘華照生前的財產多到難於估計，相信遺給這兒子的財產亦爲數不少；因爲社會人仕都知道，丘華照生前是沒有正式兒子的。

同樣的說話，分別聽進兩個不同的人的耳裏，就可能產生兩種不同的效果。

例如賓客們都在讚美丘明，這在白玉嬋聽來，的確可以增加她的信心；她已決定央求丘明回家治療父親的風濕病。

但是，同樣的說話聽在游天虹的耳裏，只有引起更多的懷疑。

游天虹不是醫生，但對醫學常識多多少少也懂得一點點，他認爲丘明未免太過誇張了他的「穴道按摩」；游天虹甚至不會相信這方法能徹底治病。

不過，不管游天虹怎麼想，當晚見過丘明利用「穴道按摩」救人的賓客，都對丘明這個人讚不絕口！

白玉嬋彷彿被身邊的賓客們提醒了，她有些焦急地對游天虹說：「丘明先生會不會已經離開了這裏？」

「不會的！」游天虹答得很肯定：「我估計他今晚之內，一定會留在這間成吉斯汗大酒店之內。」

豈料話猶未完，游天虹那銳利的目光已經穿過人叢，在舞池的另一角落發現了丘明的影子。

丘明正與一名貴婦共舞。

不久之前游天虹才在保齡球場見過丘明，想不到他這麼快又跑到這兒來跳舞。由此可見，這個人的確非常之活躍。

再看清楚他身邊那位貴婦，她不但打扮得雍容華貴，身裁也顯得成熟健美，難怪引起不少賓客們的艷羨目光。

游天虹故意把白玉嬋帶到丘明的身邊去。

白玉嬋有點喜出望外：「丘明先生。」她首先招呼了一聲：「我終於找到你了！」

「噢！」丘明很意外，但也保持紳士風度的禮貌：「白小姐，妳好！」

彼此都沒有停止他們的舞步，只是互相招呼着。

丘明一邊招呼着白玉嬋，一邊把身邊那位貴婦介紹給她認識：「這位是郭太太——」

貴婦招呼過白玉嬋之後，竟然也跟游天虹點頭爲禮：「游大俠，你好？」郭太太用一種十分親暱的語調，含笑盈盈地向游天虹拋了一個媚眼。

白玉嬋跟住本來打算把游天虹介紹給丘明認識的；但是，郭太太卻爭先爲他們介紹了。

游天虹乘機提議交換舞伴，郭太太和白玉嬋都沒有意見。

「你還是用那種名貴香水！」游天虹對女人依舊是那副嬉皮笑臉的神氣：「不知道妳對妳丈夫是否也一樣專一呢？」

郭太太亦嗔亦氣地瞪他一眼：「你這人眞是口不擇言，剛才你那番說話幸好沒有別人聽到，否則的話人家好容易以爲我是個淫娃蕩婦呢！」

「對不起啊！我只是以自己的想法去忖測別的男人的想法；事實上任何男人遇上了妳這樣的女人，都好容易會想入非非！」

「別的男人就是沒有你這麼壞！」

「要是那個男人見了妳而不動心，那麼他一定是不大正常。」游天虹又問道：「郭志賢呢？」

「你要找我丈夫，最好是去設有賭局的地方。」

「他也太過不解溫柔，要是我有個如此嬌艷迷人的妻子，我會寸步不離的在她左右。」

「不管你這話是何用心，我也承認你是個很討女人歡喜的男人。」

「就算我能討全世界女人的歡心，也無法討妳歡心，那又有什麼用？」

「那只是因爲我這個人太過理智，不易受騙的緣故啊！哈哈……」郭太太一陣嬌笑，笑得花枝亂顫。游天虹只感到她渾身的肌肉都在抖動，還好他的定力十足，否則好容易醜態畢呈。

他們在舞池中相擁共舞，兩者的身體大部份早已倚偎着，現在郭太太更加將她的粉臉緊貼着游天虹的面頰。

游天虹只感到一陣熱烘烘的。

郭太太倚着他的肩膊，在他的耳畔低聲問道：「今晚你是否也會在此留宿？」

「嗯——一個人留下來有什麼意思？」

「像你這種男人，怎麼可能一個人孤零零的？」郭太太柔聲軟語地說：「告訴我，你是否也留宿？」

「還未決定！」

「你這人好狡猾，明明是決定留下來，却在裝蒜。」

「妳怎會知道我的心事？」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可以感覺得到。」

「你只是瞎猜而已！」

「不是瞎猜，是有根據的。」郭太太又說「我感覺到你身上有些硬蹦蹦的東西。」

游天虹敏感地一怔！迅速讓自己的身體稍爲離開她，有些莫名其妙地瞪住她。

郭太太看見他那神情，又忍不住吃吃地笑道：「瞧你吧，幹嗎如此尷尬？我只是感覺得到你的口袋裏面可能有一枚附有塑膠牌的門匙，所以我才肯定你今夜也會在此留宿。」

游天虹這才啞然失笑：「我的確有點作賊心虛！」

「你住第幾號房？」

游天虹剛才也只是順手拿來這塊塑膠牌，並未留意到那是第幾號房間。現在既然給郭太太識穿了，也只好從口袋中取出那塑膠牌瞥了一眼。

附有一枚門匙的塑膠牌，一面鏤有一個女郎的照片，另一面則刻了四個阿拉伯數目字：「1206」。

郭太太也看見了，她說：「眞巧！我們也是同一層樓啊！」她忽然又輕輕嘆了一口氣：「可惜那爛賭鬼，今晚一定又是讓我獨守空幃了！」

音樂還未停止，丘明已把白玉嬋帶離舞池，游天虹向郭太太提議：「我們一齊去找郭志賢好嗎？」

郭太太想了想：「他就在貴賓房那邊！」

當游天虹與郭太太離開舞池，經過酒吧時看見他的朋友范忠艮正與麥漢利在那邊對飲。

游天虹也聽過范忠艮的語氣，知道他爲了做生意，所以必須應酬麥漢利。大概是由於麥漢利在某方面很有勢力，隨時可以把某一種食品或商品的代理權轉到他的手上來，讓他賺大錢，否則他不會故意輸掉數以萬計的金錢。

其實麥漢利這時與范忠艮所談的並非代理權，而是另外一種更大的投資計劃。

麥漢利麥呷了一口酒：「我看好本市的前景，所以想集資發展離島。」這個時候許多商場上的人對本市前景都失去信心，所以麥漢利這一句說話，對范忠艮來說，非常重要。他知道麥漢利既然是麥美倫的胞弟，以前又有人當衆問過他有關本市前途的意見，可是麥漢利從來就不肯公開表示他的意見。

現在麥漢利可能有些醉意，也可能把范忠艮當作十分知心的朋友。

范忠艮所以有點受寵若驚地問：「閣下以爲離島有些什麼可以發展的？」

「無烟工業。」

「旅遊？」范忠艮怔了一怔！又問道：「你指那一個島？」

麥漢利又再呷了一口酒：「我看中了小綠島，可惜那是私人物業。」

「聽說那是已故大慈善家丘華照的。」

「所以今晚我才會化費大筆金錢，把丘明請來參加這一次前所未有的盛會！」

范忠艮到此總算有點恍然大悟：「閣下可是打算收購小綠島？」

曾經實地視察過，那兒不但海灣無浪，水清可以見底，島上環境更加幽靜，美麗得有如仙境一般，假如能夠有計劃地發展，將來必然可以成爲舉世知名的旅遊渡假勝地。」

「發展整個海灣和小綠島，費用一定十分龐大吧？」范忠艮道。

「是的，收購和發展，全部資金的數目必然十分龐大。本來資金多大亦不成問題，問題却是：第一，丘明未必肯出讓小綠島。第二，如果由我出頭，再加上調動國家的資金拿到此地來發展，可能會引起種種敏感性的反應！」

「然則閣下的意思是——」

「由你們一班本地商人出面，我本人退居幕後。」麥漢利又非常愼重地說：「本來時機還未成熟，我不該太早洩露，但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才先跟你商議一下，聽聽你的高見！」

「首先謝謝你的錯愛，不過這筆資金如此龐大，恐怕不易籌措啊！」

「是的，所以初步我擬定每股一百萬元，要參加的股東，每人最少要認購十股，也就是起碼投資一千萬元，但這種穩賺的生意，若非圈內好朋友，最好不要通知他們，這叫做肥水不流別人田啊！」

范忠艮想了想，問道：「以你估計，這筆資金須要多少錢？」

麥漢利稍作沉吟：「數目當然是數以億計，假如丘明要加入，用地價作股本的話，大概須要五十億元去發展。不過講句坦白說話，我寧願付地價！」

「爲什麼？節省地價可省回不少資金。」

「此中道理實很簡單，就像自己物業與租屋做生意同一道理，不同之處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大生意。」麥漢利又呷了一口酒：「我初步估計，這一個渡假島必可吸引大量外國遊客，十數年後，更加會成爲舉世知名的旅遊勝地——」

他們剛說到這裏，身邊人影閃動，又來了一個不速之客。此人叫俞滿光，是當地富商，他早已出現在他們的身邊，只是麥漢利他們沒有留意而已，所以剛才他們的說話，俞滿光已聽得一清二楚。

俞滿光打着哈哈，過來與麥漢利他們碰杯：「來吧，讓我們舉舉杯，祝合作成功！」

范忠艮一怔！他與麥漢利打了一個眼色。

麥漢利有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俞先生，你可能喝得太多了！」

俞滿光笑道：「你們何必再故作神秘？我都聽到了，這的確是個好計劃，我首先响應加入，做你們的股東。」

「這只是我個人的構思，還未到決定性階段，請多多包涵！」麥漢利把酒杯輕輕舉了一下。

「麥先生，請你放心好了，我不會到處張揚的，但是，我要做個基本股東。」俞滿光笑着道。

「這個不成問題，反正我們將來也需要你們這一班可以拿得出錢的富有商人加入支持這計劃。」麥漢利道。「暫時我不想過份張揚，只是擔心會因此引起種種敏感性的問題！」

俞滿光又自作聰明地說：「我明白的，那是由於一九九——」

「俞先生。」麥漢利用眼色去制止他：「在公共場所，最好不要談論那些問題。」

「嗯——對不起！」俞滿光抱歉地說。

麥漢利又壓低了聲音：「我打算由一九九八年起，在小綠島之上設立賭場，它將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賭場，相信勢必成爲舉世知名的地方。」

范忠艮和俞滿光同是當地富有商人，他們

「嗯！」麥漢利深思熟慮地點點頭：「我以見底，島上環境更加幽靜，美麗得有如仙境成爲舉世知名的旅遊渡假勝地。」

「是的，收購和發展，全部資金的數目必然十分龐大。本來資金多大亦不成問題，問題却是：第一，丘明未必肯出讓小綠島。第二，如果由我出頭，再加上調動國家的資金拿到此地來發展，可能會引起種種敏感性的反應！」

「然則閣下的意思是——」

「由你們一班本地商人出面，我本人退居幕後。」麥漢利又非常愼重地說：「本來時機還未成熟，我不該太早洩露，但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才先跟你商議一下，聽聽你的高見！」

「首先謝謝你的錯愛，不過這筆資金如此龐大，恐怕不易籌措啊！」

「是的，所以初步我擬定每股一百萬元，要參加的股東，每人最少要認購十股，也就是起碼投資一千萬元，但這種穩賺的生意，若非圈內好朋友，最好不要通知他們，這叫做肥水不流別人田啊！」

范忠艮想了想，問道：「以你估計，這筆資金須要多少錢？」

麥漢利稍作沉吟：「數目當然是數以億計，假如丘明要加入，用地價作股本的話，大概須要五十億元去發展。不過講句坦白說話，我寧願付地價！」

「爲什麼？節省地價可省回不少資金。」

「此中道理實很簡單，就像自己物業與租屋做生意同一道理，不同之處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大生意。」麥漢利又呷了一口酒：「我初步估計，這一個渡假島必可吸引大量外國遊

最擔心的就是這個期限，所以這時都忍不住異口同聲地問道：「爲什麼要由一九九八年起才發展賭場？」

麥漢利道：「那是爲了互相尊重的緣故，其實到時一切並無甚麼改變。」

「你的意思是：一切保持原狀？」

「是的，一切並無改變！」麥漢利的語氣十分肯定：「我們需要大量的外滙以供發展，但礙於種種關係，國家不會出面，而由像我這一類人出面，你們都是愛國商人，希望你們大力支持我在海外的活動！」

俞滿光首先拍拍胸膛：「放心好了，我一定盡力而爲；剛才你所講的發展計劃，本人首先响應！」

「謝謝你！」麥漢利又一次與二名商人舉杯。

由於麥漢利是主人家，所以他所到之處，自然爲衆人所注目，酒吧之內，光線比較昏暗，剛才他們暢談的情形，早已引起了旁人的注意。

甚至他們三個人的交談情形，亦已被人聽到了，於是這件事迅速傳了開去。

不久之後，酒吧裏面聚集了更多的商人，他們都紛紛借故與麥漢利交談。

另一方面，游天虹陪住郭志賢的妻子妮娜到後面貴賓房去，目的是要看看郭志賢參加賭局的情形。

妮娜告訴游天虹：「我丈夫應該就在這間房裏面。」

游天虹伸手過去，將那間貴賓房的門推開，只見裏面正有一桌「沙蟹局」，幾個男人正在賭得天昏地黑的，就是不見郭志賢。

郭太太妮娜對住游天虹苦笑：「可能輸光了之後，正在到處找我！」她又摟住游天虹的手臂，沿住走廊的另一端走去：「聽說你精於賭術，可否教訓一下我丈夫？」

「妳這話是怎麼說呢？『教訓』還是『教授』？」

「像他這麼嗜賭，遲早我們會變得一無所有。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用你的方法教訓一下他！」

「你是指那一種方法？」游天虹笑道：「可是叫我揍他一頓？」

「不！只是把你在賭桌上所見所聞，好好的告訴他。」妮娜又說：「人家都稱你爲千門奇俠，最低限度，你也清楚不少出老千的手法吧！」

這時候他們又走到了另外一間貴賓房門外，游天虹推門內望，裏面是一桌麻雀牌局，但四名賭徒之中，並無郭志賢在內。

妮娜於失望之餘，又有些生氣地說：「不要找了。」

游天虹道：「也許他現在也正在到處找你呢。」

「哼！這種人在這種場合裏面，他怎會記得我？」

「啊！剛才妳不是說過，他可能已輸光了嗎？」

「就算找到我，我也不會再給他錢的。」

游天虹把妮娜帶到乘搭升降機的地方：「讓我先送妳回房休息，說不定妳丈夫賭到心服口服，正在房間裏等你回去安慰他呢。」

「像他這種人，又怎會懂得溫柔爲何物！」妮娜輕輕地嘆息。

升降機門打開，游天虹把妮娜護送入內，然後伸手在「12」字輕按了一下，升降機隨即迅速上升。

他們上到十二樓時，只見這兒一片沉寂，連人影也不見一個，所有房門都閉上了。

找不到侍應生是原因，也許是主人家麥漢利的主意，因爲所有留宿的賓客既然都在訂房時取得了一條門匙，自然會找到他們所訂的房間。

游天虹於是問身旁的妮娜：「你們住那一間房？」

「嗯——我忘記了房號啊！」

「門匙呢？」

「在他那裏。」

游天虹苦笑：「那麼我們又何必上來呢？」他拖住她的手臂又想回到升降機那邊去：「我們再去找他吧。」

「不，」妮娜卻呆立不動，「我實在倦得動也不想動了。」

「那麼——」游天虹雖然會意，卻不敢說出口。

妮娜反而含羞答答地瞪了他一眼，然後摟住他的手臂朝「1206」號房走去：「可否讓我到你的房間裏歇歇腳？」

游天虹道：「你似乎忘記了自己是個有夫之婦。」

「我有夫亦等於無夫，你怕什麼？」她倚偎着游天虹，一邊已探手到他的口袋裏，將那枚附在塑膠牌上的門匙摸了出來。

她竟然熟練地爲他開啟了房門。

游天虹伸手去摸索燈掣，她卻制止他，游天虹想說話時，咀巴已被她及時封住了。

兩片熱烘烘的櫻唇，灼得游天虹渾身都是火！

兩條如蛇一般的玉臂，把游天虹箍得緊緊的，兩個極富彈性的乳房，把游天虹壓迫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游天虹已經一直在警惕自己，無奈眼前的誘惑令到他身不由己。

房門已經關上了，但房間裏的燈光卻沒有亮起來。

妮娜丁香舌吐，在游天虹的口腔裏面撩撥着，兩具胴體的厮磨，終於磨出了一股火花！——慾的火花！

他們很有默契地，在黑暗中已摸索到床上去。

就在他們雙雙倒向床上的剎那間，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叫——一個女子「噢」的一聲尖叫起來，當堂又把游天虹和妮娜嚇得急忙由床上爬起來。

游天虹首先摸到了床頭燈掣，「拍」一聲，將床頭燈按亮了。

一名身裁健美的裸女，睜着惺忪睡眼，伸手把一張被單扯過來遮着她身體上面的重要部份。

「對不起，」游天虹抱歉地說：「我們找錯了房間。」說着，他急忙拖住妮娜往房間外面走。

但是，當他們出到房門外時，回頭看看，房門上的號碼又清清楚楚的鑲了四個鍍金的阿拉伯數目字：「1206」。

游天虹再由他口袋裏摸出那一枚塑膠牌，其中一面也同樣的刻上了「1206」，另一面則貼了一名女郎的照片，分明就是剛才他們見過的那一個。

游天虹這才明白，原來所謂「單人房」，正是主人家爲今晚一些單身男賓「設想周到」的做法！

但是游天虹並未將他的想法對身邊的妮娜提及。

妮娜也眞的以爲「找錯了房間」，急急地有如驚弓之鳥，跑到隣房門外去，打開她的手袋，掏出一枚門匙來，把「1208」號房間的房門開啟；然後又匆匆回過頭來，向游天虹送了一個飛吻！最後才把房門掩上。

游天虹覺得好笑，剛才妮娜還說過門匙在

她丈夫郭志賢那裏，但利那之間卻不打自招！

游天虹苦笑搖頭，然後退回「1206」號房去。

那女郎仍倚在床上，她抱歉地瞪住游天虹：「對不起啊！我根本不知道你會帶女朋友回來！」

游天虹呆立床前，在床頭燈的光線照射下，他發覺那女郎樣子很甜，尤其是眼前這神態，羞人答答的，看上去更覺迷人！

她雖然赤裸着身軀，但此刻卻將一幅被單扯到了胸前，把那兩個高聳的乳房遮掩着，若隱若現的，更加充滿了神秘感。

游天虹把那塑膠匙牌拿出來檢討了一下：「妳就是這照片上的人麼？」

「嗯！」那女郎輕輕點了點頭。她忽然又有些忸怩地瞪住游天虹：「你不喜歡我？」

「不！怎麼會呢？」游天虹笑了笑，在床緣坐下來：「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安麗。」女郎見游天虹這樣子，彷彿放下了心頭大石似的，也笑了：「先生，你貴姓？」

「小姓游—游水的游，不是油頭粉面的油。」游天虹說完即側過身子去，輕輕吻了她一下：「這是主人家的安排還是上帝的安排？」

「無論是誰的安排，能與你在一起，總是緣份。」

「妳眞會說話啊！看來主人家並未找錯妳！」游天虹一邊爬上床去，一邊伸手把床頭燈拉熄了。

雖然房間裏已經沒有燈光，但是游天虹彷彿感覺得到她正嬌羞萬狀，面頰通紅！

游天虹正想把身上的衣服脫光，豈料就在這剎那間，房間外面突然傳來一個女人的尖叫聲！

那種有如從噩夢中驚醒的叫聲，聽來極似是郭志賢太太妮娜的聲音。

游天虹迅速再按亮床頭燈，衝出房門外面去！

果然是郭太太妮娜，她面色蒼白，正在呼叫聲中撲進游天虹的懷抱中！

其他房間裏面的人顯然也聽到了她那種慘厲的尖叫聲，紛紛開門出來查看。

剎那間，一片沉寂的環境，突然又變得熱鬧非常，就是暫時仍然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件事！

游天虹以護花使者的姿態，一邊安定郭太太妮娜的神經，一邊又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妮娜渾身發抖，驚魂未定，訥訥地說：「他……他死了！」

游天虹聽到「死」字，不由得大吃一驚：「你指誰？是誰死了？」

妮娜哽咽道：「我的丈夫……噢！太可怕了……」

游天虹難免會覺得奇怪，爲什麼妮娜返了房間之後這麼久才驚叫起來？以常理忖測，她應該剛進房間就發覺房內有事發生，立刻退出房外求救才是。但是，游天虹在心裏盤算一下，妮娜由入房以至發出驚叫之聲，最少也過了好幾分鐘。

儘管游天虹心裏感到可疑，他卻沒有向妮娜提出質問，因爲他看不出她眼前這種惶恐的神態有任何破綻；她面色的蒼白，渾身的抖顫，以及眼神中所顯露出來的懼怕，充份顯示出一個人在遇上突如其來的可怖事件時那種內心極度恐懼的感受。假如妮娜是在「演戲」的話，那麼，她的演技大可角逐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獎項。

游天虹安慰了妮娜幾句之後，就把她留在房外的通道之上，獨自進入「1208」號房間裏去。

但是，游天虹在這間房裏面，卻見不到任何屍體，包括了臥室部份以及洗手間他都看過了，就是見不到郭志賢的屍體！

當游天虹由房間裏面出來的時候，妮娜仍然感到無援地呆在那兒飲泣；其他房間裏的人可能已經致電通知樓下的保安人員，所以這時候正有幾個穿上了保安人員制服的大漢匆匆趕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

游天虹沒有理會那幾名大漢，反而對妮娜說道：「妳剛才所講的屍體怎麼不見了？妳會不會是一時眼花？」

妮娜又是一怔：「怎麼會不見呢？他明明是滿身鮮血的倒斃在那裏，我決不會看錯，也不會是眼花。」

剛剛趕來的酒店保安人員聞言也吃了一驚：「請問這位太太住在那一間房？」一名保安人員問道：「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妮娜一邊將她的遭遇再說了一遍，一邊又因爲游天虹剛才那一番說話而感到驚奇，於是她也跟隨各人進入房間裏去。

保安人員也跟游天虹一樣，眼前他們根本就見不到任何屍體在這間房裏面。

但是妮娜卻指住衣櫃那邊，顫聲說道：「他……他就倒斃在衣櫃之內啊！」

游天虹這才知道只是自己大意，看漏了衣櫃，並非妮娜眼花。

保安人員立即過去把衣櫃的門拉開，果然看見一具男子的屍體，滿身鮮血的倚靠在衣櫃一角。

一名保安人員俯身彎腰，伸手按住那男子的脈搏，很快就回轉身來對他的同事說道：「快些下去向麥先生報告，這兒發生了命案！」

其實這種情形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那男子已經死了，而且一定是被人殺害了之後再搬到衣櫃裏面去的，只不過由於這房間裏面的地毡也是血一樣的紅色，所以洒在地毡上面的鮮血才會被人疏忽了。

游天虹走過去看了看，果然是妮娜的丈夫郭志賢！

游天虹回轉身去的時候，忍不住問一名保安人員：「這裏發生了命案，爲什麼不報警，反而要向麥先生報告？」

那保安人員有些不高興地瞥了游天虹一眼：「你是什麼人？」他以質問的口吻說道：「你可知道這間酒店今晚完全被麥漢利先生包下來嗎？這裏發生了任何事情，我們也要先去告訴他。」

游天虹正要反駁那傢伙，這時門外又湧現了好幾個人，爲首一人正是麥漢利。跟隨在他後面的，還有他的保鏢，以及這間酒店的經理等等。

麥漢利等人進來之後，郭太太妮娜又得交代一次。游天虹一直在她的身邊，所以她又指住他說：「游先生護送我到房門口，我一個人入房之後，還以爲我丈夫未賭完，所以一邊入洗手間放了一大缸水準備洗澡，一邊換上了睡袍；豈料就當我把衣服掛進衣櫃去的時候，就發現了這……」

她難過地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游天虹一邊不避嫌疑地擁抱住她，希望她安靜下來，一邊又向酒店經理提出質疑：「我不明白，爲什麼門匙明明在郭太太這裏，郭先生未死之前他又如何能進來呢？根據我所知，今晚你們似乎已將各層樓的管房都撤退了。是不？」

那酒店經理道：「是的，我們這裏已全部租給麥先生了，爲了尊重他的意見，我們各層管房暫時撤退；同時凡是夫婦的，我們每人配一條門匙給他們，目的是要他們玩得開心，喜

歡什麼時候回房都可以。不必一定要等到一齊才回房休息。因爲丈夫可能正在賭博，太太可能正在聽歌……等等，現在我們每人配給他們一條門匙，那就方便得多了。所以，郭先生應該也有一條這間房的門匙才對啊！」

游天虹仍然覺得有太多不合理的事情，他說：「麥先生招待男女貴賓來此要樂，是爲了好好的享受，怎麼可以沒有管房？貴客要茶要水，難道還要自己動手麼？」

「先生，你又弄錯了。」那位酒店經理立即解釋：「我們不在每一層樓設管房，目的無非不想部份貴賓感到尷尬。如果賓客要什麼東西，仍然可以利用內綫電話通知服務中心，我們的侍應生一樣會爲他們服務的。」

警方人員已經到達現場，麥漢利親自向他們交代。

但是麥漢利又補充說：「不管這件事的性質如何，我實在不想我的嘉賓掃興，所以，希望你們警方調查這件事的時候，最好盡可能不要騷擾那些無關重要的人。」

那位警官似乎也知道麥漢利的來頭不小，他唯唯諾諾地點了點頭。

郭志賢經醫官檢驗後，初步認定是死於被人用利刀刺殺；致命傷在於利刀刺中了他的心臟部位。

警方到處找尋兇器，以及死者生前接觸過的人。

到場偵查的警方人員，又因爲郭太太妮娜對游天虹過份親熱，竟然對游天虹懷疑起來。

一位到場查案的警官問游天虹：「郭志賢死前，你和郭太太在什麼地方？」

游天虹道：「在樓下跳舞。」

「當時有人見到你們嗎？」警官問。

「有，他就是麥先生的特別嘉賓丘明先生；當時我正帶白玉嬋小姐到處找丘明，後來在舞池中發現郭太太與他在那兒跳舞。」游天虹又交代了他們交換舞伴之後，如何帶住郭太太去找她丈夫，但找不到，最後護送她上樓休息的經過。

警官可能因爲目睹郭志賢太太妮娜體態健美動人，又看見游天虹如此英俊瀟洒，所以對他們更加懷疑起來。

警官又瞪住游天虹問道：「游先生，你說當你把郭太太送到房門之後，就返回你預訂的1206號房——亦即隣室休息，但是這層樓連管房也沒有，除了你和郭太太之外，還有誰可以證明？」

游天虹道：「當然有，還有一位小姐。」

「是那一位小姐？」警官又問。

游天虹示意道：「她仍在我的房間裏面等我。」

「她叫什麼名字？」

「嗯……對不起，我也不清楚，她好像說過，她叫安麗，但，你最好還是去問問主人家麥先生。因爲她是由他請來陪我的。」游天虹所以這麼說，目的亦無非想乘機把麥漢利推出來。

但是，可惜那位警官仍然死纏爛打，絕不放過他。

警官與其他查案的警方人員，陪住游天虹回到1206號房，安麗仍裸睡床上，用一張被單蓋住了她那豐滿迷人的胴體。她彷彿什麼都不理，什麼都不知道，只一心一意等着游天虹回到她身邊來似的。

警官也不等她穿回衣服，就急不及待地問她：「小姐，妳由什麼時候開始與游天虹先生在一起的？」

安麗眨着那一雙大眼睛：「我怎麼知道呢？烏燈黑火的，我根本沒有看時間。」安麗又說：「我只知道大約一小時之前，有人通知我到這兒來陪人客，但事前我絕不知道是他！」她又瞥了游天虹一眼，納納地欲言又止！「有件事，我不知道應不應該說。」

「是什麼事？妳儘管說吧！」警官更加引起懷疑。

安麗道：「當這位游天虹先生摸黑入房時，他並非一個人的，當時他還帶了一個女人入來，在黑暗中坐痛了我，我方才不得不驚叫起來。」

游天虹想不到安麗會這麼說，頓然感到危非常。但是，這偏偏又是事實。

他和妮娜爲什麼會摸黑上床？那位查案警官心裏自然有數。

游天虹苦笑聳肩：「郭太太說她身上沒有門匙，想先到我房間來休息一下，事前我絕不知道這位安麗小姐在這裏等我！」

警官調查到這裏，暫告一段落。他們將游天虹、郭太太和安麗等三個人帶回警局。

游天虹彷彿早有預感，知道今晚這裏一定有事發生，但是不知道麻煩的事竟然惹到自己的身上來，他雖然在警界方面有許多朋友，但他並不向他們求助。

游天虹正想致電張雪兒，但是電話還未撥出，林浩探長就出現在他眼前。

「在麥先生衆多的賓客之中，似乎最出風頭的還是你！」林浩探長以開玩笑的口吻對游天虹說。

游天虹立刻把林浩探長拉過一角，對他說道：「別開玩笑了，你一定也知道我是無辜的，請你先設法把我弄出去，因爲我感覺得到這宗命案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林浩探長一怔：「你到底說些什麼？」

游天虹道：「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對這些不幸的事，早已有預感！」

「你的意思是：你早知有命案發生？」林浩探長又責怪地說：「爲什麼你不早些通知我們一聲？」

「你誤會了，我只是預感得到今晚成吉斯汗大酒店裏面可能有事發生，但並不一定表示是命案。」游天虹道：「既然有了一個不幸的開始，我正擔心另一宗不幸的事情也正在醞釀。所以我說，要是你爲你設想，最好放我走，最低限度，你一定了解到我的爲人。」

「別說事件牽涉到我的身上，就是不涉及我，我早已準備置身於其中，所以我才會留在成吉斯汗大酒店裏面渡宿。如今事件居然直接牽涉到我身上，我當然不會置諸不理。你想想啊，這樣對誰最有利？」

「那我明白了，你查明白此案後，將會直接對我們警方有利。是不？」

游天虹點點頭！

林浩探長想了想，道：「好吧！這事讓我先向我的同事們了解一下，回頭再跟你說！」

林浩探長去找着經辦此案的柯警官。

柯警官道：「這件事我們必須小心處理，第一，包下成吉斯汗的人是麥漢利，第二，死者郭志賢的妻子妮娜事前竟出現在游天虹的房間裏，這點我們已有證人。」

林浩探長道：「我主張你釋放游天虹，並非表示他是我朋友，而是以我所知，放了這個人之後，對我們反而有利；他一定會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

「萬一他逃走，那怎辦？」柯警官道。

林浩探長笑道：「這個人不會的，我可以保證。」

「既然你肯保證，不如讓我向局長請示一下，索性把這宗命案移交給你處理。反正我要處理的事太多呢。」

林浩探長沒有意見。

但是他又問道：「聽說酒店內有賭局，爲

什麼我們不採取行動呢？」

林警官苦笑聳肩：「我也不清楚。不過，今晚聽說市長和局長也要賞面給麥漢利，而酒店又臨時宣佈爲私人地方，若非他們報警，我們也不會入內。」

林浩探長過去一向相信游天虹的爲人，他對林警官道：「先把這個人放了，他不會逃走，反而對我們警方會有幫助，一切責任由我來負好了。」

林警官於是一邊循手續把這宗案移交給林浩探長，一邊要林浩在一些文件上簽署。

林浩對游天虹道：「你是否返回成吉斯汗酒店去？」

「是的，許多嘉賓仍留在那兒，有些賭得天昏地黑的，我希望知道死者郭志賢是否在先前輸了許多錢。」游天虹又說：「而且，當眞正的殺人兇手目睹我這個替死鬼回去時，一定會感到驚奇！」

「好吧！」林浩說，「你先行一步好了，相信不久之後我也會到那兒去一次！」

游天虹於是離開警局。

豈料就當他步出警局門口，想截一輛計程車時，卻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女人背影，她正俯首彎腰，進入一輛剛停下來的計程車之內。

游天虹靈機一觸，立即三步併作兩步追了上去；當時那女子已進入後面的車廂，她正準備順手把車門拉上時，卻被游天虹由後面搶登車上。

那女郎並非別人，她正是安麗。

安麗發覺來者是游天虹，又是一怔：「咦！怎麼會是你呢？」

游天虹苦笑道：「怎麼會不是我？我們有緣啊，所以到什麼地方，都會雙雙對對的！」

計程車司機回過頭來問：「你們兩位要到那裏？」

安麗還未開口，游天虹已經爭先說道：「請載我倆到成吉斯汗大酒店去吧！」

但是安麗卻說道：「不！我已惹夠了麻煩，現在我要返家去。」

游天虹問她：「請問你家在何處？」

「我住在西區。」安麗於是對司機說出了地址。

游天虹道：「好吧！那麼就讓我先送你一程。」

「謝謝你。」安麗表現得很大方。

計程車於是駛往西區。

安麗又抱歉地說：「對不起，今晚的事，我只是爲免麻煩才講眞話，我不是存心靠害你啊！」

「算了，你害不了我的。」游天虹又問道：「你怎麼也可以走呢？是不是有人擔保你出來？」

「不！他們明知我只是一個職業女郎，問過了口供之後，就沒有理由再爲難我。」

游天虹道：「麥先生僱用你們是爲了招待嘉賓，有沒有人吩咐你一些什麼？」

安麗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指什麼？所謂吩咐，應該是要我們小心侍候客人，因爲我們早已知道今晚麥先生的賓客都是非富則貴的，我們絕對不敢怠慢，但是想不到竟然發生了這麼不幸的事。」

游天虹想了想，忽然又問：「你由什麼時候開始在一二〇六號房間等我？」

「嗯——」安麗想了想，但是她的反應很快：「詳細時間我倒沒有計算過，總之等了大約一小時左右吧！」

「那麼，你一定聽到隣房可能傳出的一些聲响吧？例如打鬥，或者有人吆喝，吵鬧甚至呼救，尖叫等等，剛才你在警局裏面，警方人員相信亦會這樣問你。」

「是的，他們的確這樣問過我，但我根本什麼都聽不到，因爲我入房之後，就爬上床睡覺。」

「剛才你不是說過，他們要你殷懃待客麼？你怎麼可以入房之後就上床先睡？」

「根據阿龍對我說過的一番說話，我懷疑你們這些單身人客可能會在凌晨以後才回房休息，我又何必獃在房間裏呆等？」

「阿龍？」游天虹立即就問道：「誰是阿龍？」

「請我的人。」安麗說。

「阿龍對你怎麼說呢？」

「他說，雖然我們的照片都貼在塑膠匙牌之上，但是單身人客可能仍不知道其中奧妙，根據今晚主人家替賓客們所安排的節目，他估計單身客可能個個沉迷賭局之中，否則亦會留在夜總會那兒聽歌，看表演和喝酒，不會太早回房休息的，聽了阿龍這一番說話之後，我有什麼理由呆等，所以有理沒理，也先睡一覺再說。」

游天虹覺得也是道理，但他仍然還要問安麗：「有些人即使睡着了，也可以聽到一些特別的聲浪，例如慘叫聲，用力關上房門的聲音等等，你有沒有聽到呢？」

「沒有！絕對沒有！」安麗連想也沒有想就說：「如果我聽得到隣室傳來的聲音，就不會連你們入了我所在的房間，甚至幾乎坐死我，我仍不知道。」

安麗這一番說話，只是强調她當時熟睡如猪而已，事實上當時游天虹和妮娜雙雙倒向床上的時候，的確壓住了她的身體一部份，然後才弄醒了她的。

車子開到了西區一條橫街，司機在安麗的指示下，將計程車停在一幢住宅樓宇的門口。

游天虹想付了車資之後，就送安麗上樓去，但是安麗卻說道：「你不用客氣了，這兒的治安一向很好，我自己上去可以了。」

游天虹反正有事待辦，所以也沒有勉强。

他乘原來的計程車，匆匆趕返成吉斯汗酒店去。

酒店裏面，許多賓客正樂極忘形，絕大部份根本就不知道這兒原來發生過一宗非常恐怖的命案。那大概是因爲警方的查案人員小心從事的緣故，他們只出動便衣警探去邀請一些人仕，到沒有人注意的地方去談話。

游天虹去而復返，剛好在門口遇上一名他認識的探目小丁，於是立即上前跟他打招呼。

「有什麼頭緒嗎？」游天虹問小丁。

小丁探目和林浩探長他們都是同一夥，一直與游天虹都混得很熟，他當時正在車子旁邊等他的同事出來。同時小丁也知道游天虹被林警官帶走，所以他未答就先問道：「你沒有事吧？」

游天虹苦笑一下：「怎麼？連你也在懷疑我？」

「不！並非我懷疑你是個殺人兇手，只是覺得你出現得不合時宜，」小丁又說道：「例如你爲什麼會跟死者的妻子在一起？爲什麼你們那麼親熱？又爲什麼連那女郎也在指證你？所以，我就是相信你，也不敢在柯警官的面前爲你講好話，就是這緣故。」

游天虹嘆了一口氣：「這點我不會怪你，就好像我遇上一個風騷迷人如郭太太一樣的女人時，你也不應該怪我，道理同是一樣的！」

「我們不要談這些了，」小丁又問：「你爲什麼會回來這裏？」

「第一，趁趁熱鬧，因爲我知道這兒的熱鬧氣氛一定還未消失，第二，看看你們有些什麼新發現？」游天虹又問：「你們找到了兇器沒有？」

「還沒有！」小丁說：「但是，我們卻問過一些與死者郭志賢賭博的人。」

「他們是誰？他們怎麼說？」

「其中一個叫翟德成的，是個商人，他說死者生前賭得很不專心，頻頻看腕錶，好像約了人似的。」小丁又說：「後來我們猜他可能怕老婆責怪，如果他早知有你照顧郭太太，大概就不會如此了。」

游天虹也知道自己的弱點，有時他對女人太過隨便，其實他做人也採同一態度，遊戲人間似的，所以也難怪小丁諷刺他了。

不過游天虹一點也不介意，他只問道：「除了翟德成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人曾與死者交過手？」

「還有一個叫何博的商人。」小丁道，「只是那一班人正在貴賓房內賭得七顚八倒的，都不願意提供消息或線索。」

游天虹也知道小丁等一班警方人員大概不願意開罪麥漢利，所以對一切賓客也惟有得過且過。

小丁的同事出來了，游天虹沒有再跟他聊下去，獨自進入成吉斯汗大酒店去。

豈料游天虹剛入到門口，就遭二名穿得西裝畢挺的大漢攔住去路，其中一人還對游天虹說：「先生，對不起，這兒今天晚上已被我們老闆包起，閣下要消遣，請往別處去吧。」

游天虹心裏想，這兒今晚人多面生，眼前這二名大漢認不得自己也不是出奇的事，他只笑道：「你們的波士可就是麥漢利先生？」

「對了，麥先生今夜在此請客。」

「那麼你可知道，我正是麥先生的客人？」游天虹這邊說着，那邊已由口袋裏摸出了一條紅色印上金字的花球絲帶出來，那是當初參加宴會時，每個賓客在入場簽名後獲得分配佩帶的，上面印上了兩個金光閃閃的字體：「貴賓」。

游天虹覺得掛着這東西太過礙眼，所以才把它脫了下來，放在口袋裏，想不到現在又可以派上用場。

二名大漢接過那條印有「貴賓」二字的絲帶之後，順手將絲帶翻過背後檢查，原來絲帶背後竟然有個藍印蓋在那裏，這點就連游天虹也疏忽了。

這種金字絲帶儘管比較市面上一般可以買得到的名貴得多，但仍然容易被人冒充賓客，但有了後面那個藍印，恐怕就不容易了，游天虹心裏想：這班人也眞的想得周到了。

他終於獲准入內。

酒店裏面，仍然相當熱鬧，跳舞的仍在跳舞，賭博的仍然在後面的貴賓房之內賭得天昏地黑的，此外酒吧、保齡球場等處，仍有不少賓客停留，他們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樓上的房間裏發生過一宗命案似的。

游天虹到各處溜了一轉，發覺最活躍的還是主人家麥漢利，他仍然笑容可掬地週旋於衆賓客之間，就是不見了丘明，也見不到白玉嬋，他們可能走了。

游天虹正要通過走廊到後面一列貴賓房去，突然嗅到一陣濃烈的酒味，迎面而來的正是范忠良——游天虹所認識的一位商人，也是賭桌上的朋友。

范忠良雖然喝了不少酒，但看來他仍然相當清醒。游天虹對住他笑道：「我眞的服了你，輸了那麼多的錢，竟然還有心情喝那麼多的酒。」

范忠良明知游天虹志在跟他開玩笑，所以他忍不住格格地大笑一陣。

「正是因爲輸了錢，所以才喝它一個痛快，」范忠良又問游天虹：「怎麼你還未走？」

「我知道，所以我惟有敬而遠之！」

游天虹心裏想：這世界也眞現實啊！范忠良可以一下子故意輸數十萬元給麥漢利而面不改容；相反，區區數萬元賭債現在却說得頭筋也現了起來！

游天虹問道：「你看見郭志賢跟那一些人在一齊賭博的？」

「翟德成、何博和小周等，其他人我不認識。」

「他們有沒有發生過爭執？」

「我也不清楚。」范忠良道：「你最好去問問小周吧；我似乎聽小周說，郭志賢今晚又輸了一筆錢。」

游天虹正想轉身離去，范忠良忽然又把他叫住：「等一等！」他忽然之間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又問道：「可是出了事？」

「他死了！」游天虹只對他說了這麼一句，就走了！

游天虹像穿花蝴蝶似的，一口氣闖了幾間貴賓房，就是找不到他心目中想找的人。

最後他終於在酒吧那邊找到了小周。

小周正在櫃枱前面的高脚圓櫈呆坐悶飲。

游天虹出其不意地走到他的身邊，用手輕輕拍了小周一下！

小周整個兒嚇了一跳！

他回過頭來：「怎麼是你？」小周怪責地瞪了游天虹一眼：「你這人老是喜歡這麼樣神出鬼沒的，怎麼不聲也不响？」

「贏了錢，不請我喝一杯，還在罵人！」游天虹很不客氣地在他的身邊一張圓櫈坐了下來！示意酒保替他倒來一杯啤酒。

「贏了又有什麼用？」小周嘆了一口氣，又呷了一口酒：「不贏反而是好事呢！」

「爲什麼？」

「可不是嗎？贏了不但永遠也收不到那一筆賭債，到頭來還惹來一身麻煩。」

（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鷄足山來了很多英雄豪傑，姜雲岫目的不是爲找血龍的兒子調戲小娟，却和蒙山派大戰一場，蒙山山主吳寄才知道原來都是一家人，他和小娟父親是道義之交，眞是不打不相識，姜雲岫從吳寄談話中，知道義兄姐也來了鷄足山，住在拈花寺，曾和蝙蝠殺手格鬥，一死一傷，他連忙和小娟、野和尚、地老鼠趕去拈花寺，途中被白衣蒙面人圍攻，四人將他們全部殲殺，天亮才到拈花寺和義兄姐敍會，知道五哥郭玉麟遇害，八姐白昭容斷了左臂，兄弟相逢如隔世，千言萬語說不盡……

習熟八陣圖 入洞獲靈丹

姜雲岫暗忖：「整個山洞不會超過十丈方圓，這半個時辰的奔走，如果以路程計算，至少也會在五里之外，爲甚麼會走不出這片石林？」

的確，他像進入廣大無垠的沙漠，無邊無岸的大海，不要說走出石林，連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了。

他畢竟是個滿腹詩書的讀書人，對先天易理，奇門遁甲也略有涉獵，他知道石林是一個頗爲玄妙的陣法，可惜却不認識這是甚麼奇陣，也不懂得破解之法，那麼除了等待白昭容來救他，實在別無他法。

於是他坐了下來，逕自趺坐地上，閉目調息，不再作浪費體力的奔走。

他這一招果然使對了，一股細如蚊蚋的語聲，清晰的傳入耳鼓。

「怎麼，想坐在地上耍賴？」

這自然是白昭容的聲音，除了他這位八姊，此地應該別無他人，於是他嘆息一聲道：「八姊，妳該不會讓我困死在這裏吧？」

「哼，虧你滿腹經綸，連諸葛八陣圖你都不識？」

姜雲岫苦笑一聲道：「當年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使劉先主狼狽而逃，像他這麼一個允文允武的人都不識八陣圖，小弟這點學識算得了甚麼！」

「算你說得有理，聽着，左三、右七、後二、前五、身形原地右轉，左一、右四……」

他遵照白昭容的指示，終於走出了石陣，而且正停留在另一個洞門之前。

他方在遲疑之際，白昭容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進來吧，還發甚麼呆？」

他知道白昭容是在裏面了，也就舉步踏了進去，他剛剛跨進洞口，身後轟的一聲，一扇石門已將洞口堵住，他沒有理會這些，逕自沿着一條通道向裏面奔去。

前進十餘丈是一個大廳，廳上設有石桌石櫈，像是供人休息之處。

大廳的前方及左右都有洞門，究竟該往那邊走，他又踟躇起來。

白昭容似乎知道他遲疑的原因，清脆語聲適時又在他的耳邊响起：「左邊……」

這回自然不會錯了，及推開左邊的石門，一脚跨了進去，目光所及，他不禁爲之一呆。

一片柔和的紅光，將一間三丈方圓的石室照得一片清晰。

這是一間婦女的閨闥，妝台明鏡，錦帳流蘇，陳設頗爲華麗。

使姜雲岫發呆的不是這些，只是錦帳之內的人兒。

她是白昭容決不會錯，因爲那人兒只有一條右臂。

白昭容雖是艷比桃李，却冷如冰霜，平時能够瞧到她一絲笑容已是不易，更不必說別的了。

然而此時的白昭容却長髮披肩，輕紗籠體，雪肌玉肢，隱約可見，一副誘人犯罪的裝扮。

姜雲岫對這位冷艷的八姊一向是衷心傾慕，却又不敢對她稍涉褻瀆。

不易得到的事物，人們多半會特別寶貴，甚至千方百計的去獲得它，這就是人性。

姜雲岫是人，而且血氣方剛，一旦瞧到白昭容的色相，他再也忍不住了，彈身一躍，逕向錦榻撲去。

古洞生春，猿啼巫澗，他們緣訂三生，終於了却了這一段相思債。

良久，姜雲岫瞧着那斑斑落紅，像是揉碎的片片桃花，不由萬分歉咎的道：「八姊，小弟……該死……」

白昭容面色一沉道：「你侵犯了我，的確該死，不過你放心，我會陪你死的，囉，這是兩顆穿腸的毒藥，咱們一起吃下去！」

她取出兩顆色呈赭紅，大如龍眼的丸藥，分了一顆給姜雲岫，入手溫軟，一股清香直衝鼻際，想不到穿腸毒藥竟然如此的可愛。

白昭容不待姜雲岫有所表示，已將毒藥投入口中，在這般情形之下，他還能有甚麼選擇，只好一橫心也將它丟進嘴裏。

毒藥入口即化，順着喉管流了進去，但却口齒留香，使人感到舒暢以極。

白昭容嫣然一笑道：「快運功幫助藥力運行，這樣才能減輕死前的痛苦。」

幫助藥力運行，減少死前的痛苦，這的確是必要的，因而姜雲岫雙目一闔，逕自運起功來了。

約莫兩個時辰，他們先後醒來，姜雲岫大叫道：「好哇，八姊，妳騙我！」

伸手一撈，溫香滿懷，他們再度瘋狂的纏綿起來。

敢情這兩顆藥丸是人間異寶「毒龍丹」，說它是毒藥未嘗不可，因爲它的確有一個毒字。

不過它却毒不死人，而且能使練武者的內功突飛猛進。

姜雲岫所習的內功「九重天」，原本只能達到五重，他的師父南魔天也只能達到七重，現在他居然能够直透九重天，達到內功的極高境界，今後放眼天下，當眞不作第二人想了。

白昭容沒有練過九重天，但內力也能超越一般絕頂高手，此後快意恩仇，必然可以隨心所欲。

當他們梅開二度，再三痴纏之後，姜雲岫才詢問道：「八姊，我對妳越來越不懂了，妳不只是深通奇門遁甲，還擁有如此兩顆貴重的靈丹，以前我爲甚麼一點都不知道……」

白昭容道：「以前你當然不知道，因爲我最近才獲得這些……」

姜雲岫道：「哦，妳是獲得奇遇？」

白昭容道：「是的，當我斷去一臂之後，不由心灰意冷，很想跳崖一死，結束苦難的生命，有一天我走到這座山峯上，決心跳下崖去，及走到斜坡之上，又對你放心不下，正當猶疑難決之際，竟然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山洞……」

姜雲岫道：「哦……」

白昭容道：「我好奇的走進洞來，是希望在洞內懸樑自盡，不意洞壁上繪着一幅八陣圖把我吸引着了。」

姜雲岫道：「就這樣習會八陣圖。」

白昭容道：「是的，當我走完八陣圖，進入這座洞府之後，又在梳妝台上發現兩顆毒龍丹……」

姜雲岫道：「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後來呢？」

白昭容說道：「妝梳台上有一張便箋，說明毒龍丹留贈有緣人，以及它的用途，我既然能够獲得這些，自然不再想死了，我只是存了一點私心，想跟你同時服用，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叫我如願以償。」

姜雲岫道：「多謝妳，八姊，這些東西是那位前輩高人留下的？」

白昭容道：「留箋沒有簽名，大概是爲善不欲人知吧。」

姜雲岫道：「這室內的陳設都是原有的？」

白昭容道：「是原有的，只是放在一隻鐵箱之內，是我檢出來使用的。」

姜雲岫道：「那麼原先的洞主必然是一個女人了！」

白昭容道：「不錯，她是女人，我也是女人，這不能說不是一件異數。」

姜雲岫道：「怎麼，八姊，妳想長住在這兒？」

白昭容道：「雲岫，你不認爲這是我最好的歸宿？」

姜雲岫道：「不，昭容，我要娶妳，我要妳跟我回家，何況妳已經是我的妻子了。」

白昭容臉上的肌肉跳動了幾下，那羊脂白玉般的嬌小軀體，也緊緊的貼向姜雲岫的懷裏，她却幽幽一嘆道：「遲了，雲岫，這是命……」

姜雲岫道：「不遲，昭容，彭小娟不是我的妻子，咱們雖是日夕相處，並沒有越過最後一道藩籬，我以沒有徵得雙方父母的同意爲藉口而緊守最後一關，但實際是爲了妳，昭容，我是爲了妳啊！」

白昭容道：「多謝你，雲岫，其實我早已瞧出彭小娟還是處子之身，你們並未眞箇消魂，但我不能嫁給你，並不是爲了這個……」

姜雲岫道：「那是爲了甚麼？」

白昭容幽幽道：「爲了命，人不與命爭，你說對嗎？」

姜雲岫道：「不，昭容，命是一種虛無縹緲的東西，如果當眞有命，它應該是掌握在每個人自己的手裏，我不相信命相之說，要算命相眞能決定人生一切，那就不會有『人定勝天』的古訓，人們也不必辛勤操作，而力爭上游了。」

白昭容道：「好一張利嘴，我說不過你。」

姜雲岫道：「那就跟我回去吧，昭容，相信我，我會香花供奉，不會讓妳受到半點委屈的。」

白昭容一嘆道：「別這麼說，雲岫，我實在承担不起，唉，我如果不相信你，怎會將一生的清白交給你……」

姜雲岫道：「那妳就應該跟我回去，作我姜家的好媳婦。」

白昭容面色慘然的道：「不，雲岫，我只能作你的情婦，不能作你的妻子。」

姜雲岫道：「這是爲甚麼？昭容。」

白昭容斬釘截鐵的道：「你應該知道我的性格，只要決定了從不改變！」

姜雲岫道：「昭容！有一點只怕妳沒有想到，如果妳有了我的孩子呢？」

白昭容道：「交給彭小娟，她會善待咱們的孩子的。」

姜雲岫的內心十分難受，却感到計窮力竭，因爲白昭容是一個堅強而又固執的女人，沒有人能够改變她的決定的。

在這般情形之下，他們自然有些尷尬，雖然兩具寸縷皆無的肉體還緊緊湊在一起，但兩顆心却越來越遠，一條無形的鴻溝將他們分了開來。

白昭容不願意讓這種情形延續下去，否則她的獻出就變得毫無意義了，於是她嫣然一笑，以她那隻獨掌輕輕無摸着姜雲岫的胸膛，道：「不要生氣，雲岫，一般人常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偸，情婦不是比妻子更有情調？何況這座洞府只是爲未來準備，如果有一天你不要我了，我才會住到這裏。」

姜雲岫道：「這麼說妳是不瞭解我了，姜雲岫豈是如此無情的人！」

白昭容道：「那就不必煩心了，雲岫……」她冷艷無雙，每寸肌膚都堪稱上蒼的傑作，雖然少了一條臂膀，並無損於她的美麗，更能使人生出一股憐惜之感。

她也有一種控制男人情緒的魅力，無論一顰一笑，都能使人具有極深的感受。

現在她又挑動姜雲岫的情慾，使他將煩惱拋開，讓歡樂滲入她的內心，達到極度的振奮，然後他們在疲乏中相擁睡去。

待一覺醒來，姜雲岫忽然感到香味撲鼻，及擧目一瞧，發覺白昭容已經不在床上，距床不遠之處的桌上正擺着幾樣熱香四射的菜餚。

他正待出聲呼喚，白昭容已經提着脚步，輕輕的走了進來，她端着臉盆，挾着盥盈的笑意。姜雲岫躍下床榻，接過她携來的東西，轉身放在一角的盥洗架上，然後一把將她擁入懷中，道：「昭容！爲甚麼不叫我起來帮妳？」

白昭容說道：「這是我的責任，我應該侍候你的，快清洗一下，只怕你早就餓了。」

姜雲岫的確有飢腸轆轆的感受，只得放開白昭容，匆匆清洗了一下，然後與她一同進餐。

飯後姜雲岫道：「昭容，我想教妳兩項武功，妳可願意？」

白昭容道：「好哇，是槍法？」

姜雲岫道：「妳的金闕斧威力絕倫，不必再學槍法，我是想教妳索魂指及萬里飛虹兩項絕代武功。」

這兩項武功都是震撼江湖的曠代絕藝，白昭容自然要全力以赴。

索魂指是北魔天的成名絕學，普天之下無人不知，至於「萬里飛虹」雖然也是名噪江湖，但因乙萬里很少使用這項絕學，通常只要抖出寒烟簑就可解決問題，反而將萬里飛虹埋沒了。

實則萬里飛虹才是乙萬里的眞正拿手的武功，它可以躍身空際，凌空下擊，來回飛行一個十字，可以連續擊出四招，每一招都有雷霆萬鈞的威勢，能够接下這雷霆一擊的很難找到一個。

如果將萬里飛虹用於輕功，那就像孤烟躡雲，瞬息百里，雖然不能朝宿北海暮蒼梧，但速度之快，不是任何門派的輕功可以望其項背的。

他們渡過了三天的燕爾新婚，也過了三天緊張忙碌的生活，然後離開山洞，回到他們寄跡的拈花寺。

進門碰到焦度，這位個性爽朗的矮胖漢子，竟然哇哇的叫了起來，道：「好哇，你們躲到那兒快樂去了？急死了人看你們怎麼交待！」

白昭容面色一沉道：「四哥胡說些什麼？九弟只是指導我幾招武功，就會把人急死了？」

這位姑奶奶一向冷如冰霜，反臉就不認識人，焦度一時嘴快，不由大爲後悔，好在鐵馬莊的幾位莊主，及彭小娟全都聞言奔出，才算解除了他的窘困。

茅棻上前執着白昭容的玉手道：「四哥口沒遮攔，八妹你不要理他，不過這幾天前來拜會的太多，你們不回來咱們實在無法應付。」

劉三變道：「此處說話不便，咱們進去再作詳談。」

姜雲岫與白昭容見過了各位兄姊，才被衆人擁進他們寄居的院子裏。

白昭容却於此時悄悄拉住彭小娟的玉手道：「九弟妹，咱們幾天不回來，希望妳不要介意。」

彭小娟親切的微微一笑道：「八姊說那裏話，他一直念念不忘八姊，今日一見果然是神仙中人，如果八姊不嫌棄小妹，今後當隨侍妝台，聆聽教誨。」

彭小娟是可人兒，她知道要跟隨姜雲岫就不能不遷就白昭容，甚至不能計較名位，因爲他認識白昭容在她之前，所以甘脆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白昭容很感激彭小娟的寬容，但她不便回答，也沒有時間回答，因爲他們已經到達起居室裏。

姜雲岫流目一瞥，沒有瞧到野和尚及地老鼠，不由詢問道：「大哥，野大師他們兩位呢？」

賈化道：「前天乙前輩將他們邀往白雲寺去了。」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是乙萬里乙老

丈？」

賈化道：「是的，他是來找你的，臨走時交待，希望你去瞧他。」

姜雲岫道：「好，小弟這就去。」

賈化道：「我跟劉二哥陪你去，有些事咱們要向乙前輩討教。」

白昭容彭小娟也同時站了起來，她們也要跟去，賈化自然無話可說。

白雲寺距離拈花寺路程不近，必須翻越五座山峯，好在他們全都身負上乘武功，但也奔馳兩個時辰才能趕到。

這座叢林的規模不大，只有三重殿宇，二十幾名和尚，不過白雲寺的掌門嘉趺禪師却是一位世外高人，他跟乙萬里是同門師兄弟，但却一心禮佛，絕口不提江湖之事。

賈化等一行經過一片高大的栢林，才到達寺門之前，一陣木魚之聲傳來，使這般江湖豪俠神色爲之一肅。

寺門是敞開的，他們剛剛到達門前，一名中年和尚已經迎了出來，他單掌一立，打了一個問訊道：「各位施主辛苦了，貧僧圓通是敝寺的知客，各位施主要不要進去參拜一下。」

賈化雙拳一抱道：「咱們正要參拜佛祖，並會晤一下寄居貴寺的乙前輩。」

圓通大師一怔，問道：「各位施主就是……」

賈化道：「大師放心，咱們是乙前輩的朋友。」

圓通大師面色一霽道：「原來如此，各位施主請進。」

進入寺門之後，他們立即拈香敬佛，待轉到偏殿，乙萬里及野和尚地老鼠已經迎了上來。

姜雲岫激動的奔上前去，老少二人把臂唏噓，半晌都說不出話來。

良久，姜雲岫吸了一口長氣，才能將心情穩住，再回收雙手，微微一笑道：「老丈，你瘦了不少。」

乙萬里感慨的道：「老夫要不是還有幾位肝胆相照的朋友，這條命老早就交給那些冤崽子了，小子，你好像混得還不錯的，北魔天是你的師父？」

姜雲岫一怔道：「這個老丈是怎樣知道的？」

乙萬里哈哈一笑道：「你用索魂指殺了幾個魔徒，這怎能瞞得過老夫？」

姜雲岫道：「晚輩是被人騙上孤島，才遇到四魔天，他們要收我爲徒，晚輩不得已就當了他們的徒弟。」

乙萬里啊了一聲道：「了不起，小子，他們任何一個人的武功，都可以震撼江湖，你身兼四家之長，老夫也要甘拜下風了。」

姜雲岫道：「別這麼說，老丈，要不是你，晚輩焉有今日……」

乙萬里再度放聲大笑道：「你長大了，小子，對老夫也這麼客氣起來了。」

姜雲岫道：「有一件事我可要怪老丈了，你將寒烟簑交給我，你自己沒有了玩的，又害得我幾次險些送掉小命，以後晚輩根本不敢用它，倒成了一個累贅，現在好了，物歸原主，請老丈收回去吧。」

他解下寒烟簑交還乙萬里，但怕這位老人家多心，才說出那段懇切的言詞，看來乙萬里沒有說錯，他的確長大了。

乙萬里收起了寒烟簑，嘴角向旁邊挑了一下道：「小子，那兩個都是你的媳婦嗎？」

姜雲岫舉目一瞧，只見整個起座室的人們，都在跟友好談天，只有這雙嬌娃目注神專的盯着他，勿怪乙萬里能瞧出他們之間的關係了。

他不願騙人，尤其是乙萬里，因而點點頭道：「老丈的眼好尖，似乎在下甚麼都瞞你不過，你說血龍是怎麼回事？其中是不是別有蹊蹺？」

他剛剛說到這裏，野和尚的笑聲已經傳了過來，道：「你們這雙老少是怎麼啦，一見面話就沒有個完？」

乙萬里牽着姜雲岫的手，再向白彭二女打了一個招呼，才向野和尚走了過來，道：「野和尚，姜少俠適才出了一個難題，我正要向你請教。」

野和尚連連搖手道：「和尚只會喝酒吃肉，討論難題嘛你找別人去吧。」

乙萬里道：「別偸懶，和尚，這件事少了你還眞不行，喝酒吃肉算不了甚麼，待完了事我請。」

他們這一鬧，其餘的人全都圍了上來，七嘴八舌的問過沒完。

乙萬里只得將姜雲岫適才的問題說了出來，然後笑笑道：「野和尚鬼點子多，所以我才要他發表高見。」

野和尚道：「高見不敢當，只是一點粗淺的看法，說出來各位不要見笑。」

賈化道：「野大師別客套，請說。」

野和尚道：「我認爲血龍只是一個空中樓閣，但咱們又不得不信……」

劉三變道：「這話怎麼說？大師。」

野和尚道：「第一人性本貪，所以應該寧可信其有，第二這鷄足山縱然沒有血龍，一定會有毒龍……」

姜雲岫一怔道：「大師是說鷄足山藏有一條毒龍？」

野和尚搖搖頭道：「不，毒龍只是一種仙丹的名字，當年無鹽仙子在鷄足山煉丹，費時一百九十年才煉成兩顆毒龍丹，她吃了一顆白日飛昇，剩下一顆留贈有緣，可惜後人找不到她煉丹的洞府，千百年來就成爲一件武林懸案了，我想血龍的傳說多半是根據毒龍丹而來，咱們寧可信其有就是這個道理。」

野和尚果然見多識廣，雖然毒龍丹的數目不對，他能够知道這麼多已經不容易了。

姜雲岫目光一抬，向白昭容投下一瞥，他是在徵詢她的意見，要不要將毒龍丹的事公開出來？白昭容搖搖頭，他只好緘口不言了。

但那白日飛昇，永列仙籍的誘惑實在太大了，所以野和尚才有寧可信其有的說法。

只是共患易，共利難，爲爭利而好友反目，骨肉相殘的往事不勝枚擧，目前的鷄足山波譎雲詭，步步危機，就是爭利而造成的，如果再有別懷陰謀，居心叵測之人，那就更令人日夜恐懼，寢食難安了。

那麼巳上山的決不會退走，未上山的還要繼續前來，山上的情況會一日比一日複雜，危機也會日日加深，別人他可以不

管，但他怎能眼睜睜的讓他這些朋友置身在毫無代價的危機之中。

不過白昭容不讓他說出實情，也有她的見地，她認爲一旦公開，他們必然成爲武林的公敵，他們的朋友如果不反目相向，也會遭到池魚之殃！現在惟一可行的辦法，是他與白昭容彭小娟三人負起保護朋友的責任，這一點他相信可以辦到。

出人意外的是此後一連十餘天，山上居然風平浪靜，這片原是充滿暴戾之氣的山區，此時竟然顯得一片祥和。

這只是一種外弛內張的局面，幾乎每一個人都心裏有數，惟一不明白的是那位包藏禍心的傢伙，不知又在耍什麼陰謀。

山居生活原是枯寂的，連野和尙都有些待不下去，一般人自然更不必說了。

這天晚餐之後，賈化召集鐵馬莊的兄弟姊妹，開了一次臨時會議，彭小娟、野和尙及地老鼠也應邀參加。

賈化流目向各人一瞥道：「咱們此次上山，是抱着兩個目的，第一是尋找失去連絡的兄弟，其次才是碰運氣，第一項咱們已經達成了，至於碰運氣麼，本來不是咱們的東西，似乎不必計較甚麼得失。」

樊霖道：「大哥，你想退下山去？咱們可以不計較得失，但五弟不能白死，八妹也不能平白的丟掉一條臂膀，無論怎樣，咱們要將蝙蝠殺手的幕後主使人揪他出來。」

賈化道：「三弟說的是，大哥也是心有不甘，只不過近日蝙蝠殺手已銷聲匿跡，連一點綫索都沒有，咱們到那兒去找他們的幕後主使人！」

劉三變道：「蝙蝠殺手功力極高，訓練這般人必須花費可觀的代價，而且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他們的人數不會太多，自咱們上山之後，曾經幾度跟他們搏殺，結果這般人喪生在咱們手下的不會少於一百，據小弟猜忖，蝙蝠殺手已經受到嚴重的打擊，今後很難在鷄足山出現了。」

賈化沉吟半晌道：「蝙蝠殺手傷亡慘重，尤以八妹九弟最後除去的三個，身手之高，江湖上頗爲少見，他們受到如此重大的損失，也會設法報復的。」

焦度道：「那好，咱們正愁找不到他們。」

賈化道：「話是不錯，但敵暗我明，咱們事事處於被動，這並不是件好事。」

白昭容說道：「大哥，小妹有一點意見。」

賈化道：「八妹請說。」

白昭容道：「咱們保護華公子北上之時，小妹曾經與九弟扮成漁樵雙俠，應付過一些難關……」

賈化道：「我明白八妹的意思，妳是想利用漁樵雙俠將對方引誘出來，只是……八妹的身份恐怕不易掩護！」

白昭容道：「這個我知道，小妹是說漁樵雙俠由九弟及九弟妹裝扮。」

茅榮道：「這只怕不妥吧，目前鷄足山羣英薈萃，九弟夫婦出去闖，是不是太單薄了一點？」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九弟夫婦身負五家之長，功力之高，放眼天下無人能够望其項背，只要不過於輕敵，沒有人能將他們怎樣。」

賈化注目姜雲岫說道：「九弟意下如何？」

姜雲岫道：「小弟沒有八姊說的那麼好，只能說勉力以赴，要小弟怎樣做，還要請大哥指示！」

賈化道：「八妹，妳認爲應該怎麼做呢？」

白昭容道：「由舍利院至絕頂四觀峯，均爲神燈教、蒼龍、鐵槍等三個門派所把持，九弟只要往山頂上闖，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這是他們會議的結果，再討論了一些行動的細節就散了會，離開會場之時，白昭容向姜雲岫瞥了一眼，然後轉身向寺外走去。

姜雲岫嘆息一聲道：「八姊生性好强，偏偏失去一條臂膀，唉……」

跟在他身後的彭小娟道：「八姊太可憐了，你快去安慰她一下。」

姜雲岫道：「好吧。」

白昭容原是向他們定情的山洞走的，但她忽然嬌軀一擰，竟然換了一個方向，奔往另一個山頭去了。

姜雲岫先是一怔，隨後他就明白了，敢情有人在監視他們，白昭容自然不願引鬼上門，暴露山洞的位置。

監視他們的只有三個，雖然這三人的行動十分小心，依然逃不過姜白二人的耳目。

白昭容與姜雲岫的距離，相距約莫十二丈左右，那三人在他們兩人的中間，正輕快的向白昭容接近。

在一塊孤立的大石之前，白昭容停下來，她那艷絕塵寰的嬌軀，已經佈滿了凌厲的殺機。

她選擇的位置很好，居高臨下，視界頗爲寬闊，只要那三人再往前走，五丈之內就會現出身形。

白昭容這一停，那三人也只好停了下來，他們藏身在一片矮樹叢中，探頭探腦的向前面盯着，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們腰際一麻，同時被人制住了穴道。

白昭容輕盈的一笑，身形兩個起落，便已撲到矮林之內，她忽然櫻唇一噘，衝着姜雲岫哼了一聲道：「誰叫你多事的？我還想逗逗他們嘛。」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咱們還有更重要的事，何必將時間浪費在他們身上！」

白昭容道：「那你就問問他們吧。」

姜雲岫道：「不，還是妳問吧！」

白昭容回過身來，先投給他一記白眼，然後走過來摘下一截樹枝，向一名彪形大漢的脅下輕輕一點，那名大漢身形一震，竟然直着嗓門吼叫起來。

白昭容撇撇嘴，樹枝再吐，制住那人的啞穴，他叫不出來了，却五官扭曲，汗落如雨，那份痛苦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的。

他屈服了，以乞憐的眼光瞧着白昭容，希望她能高抬貴手。

白昭容這一招實在高明，姜雲岫瞧得大爲佩服。

如果先問他們，說不定會惹來一肚子的閒氣，先讓對方吃足苦頭，他就會乖乖的聽話了。

白昭容樹枝再吐，彪形大漢吐出一口

大氣道：「小娘們，妳好狠！」

白昭容冷冷道：「如果你不說實話，好戲還在後頭呢！說吧，你是誰？誰叫你來跟踪咱們的。」

彪形大漢道：「妳要是走過江湖，應該知道射鵰世家，咱們兄弟算不了甚麼，只是長公子駕前的幾名侍衞，不過，嘿嘿，開罪了射鵰世家，四海就難有容身之處了！」

白昭容心頭一震，她絕未想到這三名大漢竟然是射鵰世家的門下。

這是一個極端可怕、極端神秘的門派，江湖上只知道有這麼一個武林世家，却沒有人知道它座落何處。

射鵰世家也是一個亦正亦邪的門派，他們處世的態度全憑一時的高興，一己的好惡。

如果有人得罪了他們，那就是寃鬼纏身了，他們不只是睚眦必報，而且非弄得對方家敗人亡不可。

射鵰世家的武功別走蹊徑，門下弟子幾乎個個都是高人，試想像這麼一個門派，誰敢不如對神明，敬而遠之！

不過江湖傳言未可盡信，這三人不也是射鵰門下麼，他們爲甚麼會如此窩囊？

此時彪形大漢再度嘿嘿一笑道：「小娘們，敢不敢報個字號？」

刷的一聲，樹枝抽在彪形大漢的面頰之上，立即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他疼得悶哼一聲，再也不敢口齒輕狂了。

白昭容撇撇嘴，冷冷一哼道：「我知道射鵰世家不好惹，可是漁樵雙俠也不是好欺負的，你再敢言語輕薄，姑奶奶就讓你再嚐一點手段。」

彪形大漢果然不敢再神氣了，他却以疑惑的口吻道：「漁樵雙俠必然是兩位高人了，但據在下所知姑娘好像跟姓賈的是一夥的。」

白昭容道：「那是以前，現在姑奶奶跟姓賈的拆了伙，已經嫁給漁夫作他的小妾了，射鵰世家要報復，咱們漁樵雙俠接着就是。」

彪形大漢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尊夫的名號是……」

白昭容道：「漁夫，我適才說過，閣下的記憶似乎並不太好。」

彪形大漢道：「多謝相告，漁夫人可以放咱們走了吧？」

白昭容道：「別忙，我還有幾件事要向閣下請教。」

彪形大漢道：「甚麼事？」

白昭容道：「是誰叫你們跟踪咱們夫婦的？」

彪形大漢道：「漁夫人不要誤會，咱們是路經此處，忽然發現夫人，一時好奇才跟了下來，並未受任何人的指使。」

白昭容道：「貴派是何時來鷄足山的？都來了些甚麼人？」

彪形大漢道：「咱們十天前就上山了，至於來了些甚麼人，限於門規在下不敢說。」

白昭容道：「好，我不問你，如果射鵰世家要對咱們報復，明天晌午咱們夫婦在四觀峯金頂寺前候教，咱們只等半個時辰，過時不候。」

語音甫落，樹枝急點，解開了這三人的穴道，還沒有等他們回過神來，她跟姜雲岫已經去到十丈以外了。

現在他們是在山洞之內，白昭容倒在姜雲岫的懷裏，螓首深深的埋在他胸膛之上。

姜雲岫撫着她的秀髮，輕輕一嘆道：「昭容，妳這是何苦……」

白昭容道：「怎麼，你是說我不應該將射鵰世家的事攬在咱們的身上？」

姜雲岫道：「不，我是說，唉……」

白昭容嫣然一笑道：「你是說我不該自稱小妾？其實，我這麼做只是爲了我自己……」

姜雲岫道：「這話怎麼說？」

白昭容道：「天下的男人都有一種劣根性，對自己的妻子稱爲黃臉婆，對小妾則藏之金屋，百般憐愛，哼，你要我當黃臉婆？休想！」

這是歪理，但姜雲岫却只有苦笑的份兒，事實上白昭容沒有說錯，男人的確有這種劣根性。

白昭容再度輕俏的一笑道：「小妾比妻子好，情婦又好於小妾，所以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爲甚麼我只願作你的情婦，就是這個道理。」

這是一個十分固執，而又令人魂牽夢繞，片刻難忘的女人，她現在斷去一臂，因而性情大變，但也更使姜雲岫對她迷戀和憐惜，他不再說甚麼，雙掌一陣掃動，他們又進入另一個境界了。

良久，姜雲岫吁了一口氣道：「昭容，射鵰世家是個什麼門派？妳好像對他們頗爲顧忌？」

白昭容說道：「這是一個十分神秘的門派，不僅高手如雲，潛勢力龐大無比，他們對江湖人物的報復更是極端恐怖，只要是惹上他們，必然會滿門死絕，寸草不留，雲岫，你不會怪我替你惹來這場橫禍吧？」

姜雲岫哈哈一笑道：「情夫情婦也是夫婦，而且比一般夫婦更多了一個情字，再說，夫婦既是一體，自然福禍與共，我怎麼能怪妳？何況是他們向咱們找碴，並不是妳惹來的，我只是有點不解，爲甚麼要約他們到山頂上去了斷？」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由舍利院到山頂，是神燈教的勢力範圍，天下門派沒有人敢越雷池半步，要射鵰世家去碰碰他們豈不甚好？」

姜雲岫道：「這的確是個好辦法，咱們坐山看虎鬪，讓他們鬪個兩敗俱傷。」

白昭容道：「我正是這個意思，你憩息一下，我去去就來。」

姜雲岫道：「妳去那兒？」

白昭容道：「咱們身着漁樵雙俠的服裝，大白天由拈花寺出來，很難避過別人的耳目，所以我想現在去將小娟找來，就便把咱們的衣衫帶來。」

姜雲岫道：「昭容，讓小娟到這兒來方便麼？」

白昭容撇撇嘴道：「怎麼，怕尊夫人不高興？」

姜雲岫道：「別這麼說，昭容，不管妳自認是小妾還是情婦，今生今世，沒有一種力量能够使咱們分開了，但小娟不同，她年歲輕，對終身大事還不能自主，所

以我跟她必須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好一個沒良心的，你認爲她還能嫁給別人？哼，你們出雙入對，雙宿雙飛，雖然沒有眞箇消魂，她的清白等於完全交給你了，你還能够將她當作外人？」

姜雲岫道：「這麼說是我錯了。」

白昭容道：「當然是你錯了，以後最好替咱們女人想想。」

姜雲岫道：「多承夫人指教，拙夫知過了。」

白昭容嫣然一笑道：「少貧嘴，帮我穿衣服。」

姜雲岫道：「遵命。」

他帮白昭容着好衣衫，自己也穿着整齊，忽然他眉頭一皺道：「昭容，咱們離開了拈花寺，我却有些担心大哥他們。」

白昭容道：「我有辦法讓他們能够保護自己。」

姜雲岫道：「甚麼辦法？」

白昭容道：「用八陣圖，我已經將陣法傳給他們，如若遇到强敵，他們可以佈陣自保。」

姜雲岫大爲激賞道：「昭容，妳眞好，但爲甚麼不教給我？」

白昭容撇撇嘴道：「爲甚麼要教給你？女人嘛，總得要留一手的。」

姜雲岫哈哈一笑道：「嗯，陣困薄情郎，看來今後我倒是要小心一些。」

白昭容道：「知道就好。」

他們說笑之中已經到達洞口，白昭容按動機鈕，打開洞門，然後彈身一躍，向夜空中一閃而逝。

約莫頓飯時間，白昭容果然帶着彭小娟前來，洞裏房間很多，多住一個人自然不成問題。

待收拾好了彭小娟的住處，白昭容取出她那件樵子的套頭裝交給她道：「小娟妹子，妳穿穿看。」

彭小娟一怔道：「容姊，妳要我扮樵子？」

白昭容道：「是啊，咱們的身材差不多，這件衣服妳多半能穿。」

彭小娟道：「容姊，妳跟他才是漁樵雙俠，小妹怎敢如此僭越？」

白昭容握住她的小手道：「娟妹子，妳太善良了，不錯，我跟他扮過漁樵雙俠，但那是以前的事，現在我少了一條臂膀，一眼便可瞧出，如何還能改扮？不要客套了，快穿起來讓我瞧瞧。」

彭小娟無可推辭，只得將套頭裝穿了起來，她們的身材果然相差不多，穿起來倒是十分適合。

姜雲岫道：「昭容，明天我跟小娟就以漁樵雙俠的面目出現？」

白昭容道：「正是。」

姜雲岫道：「那你呢？」

白昭容道：「我自然要跟着你們了，那還用問。」

姜雲岫道：「那咱們就該改變一下稱呼，今後稱爲漁樵三俠。」

白昭容道：「用不着，我已經放出了風聲，說明我是漁伕的小妾，所以不必改變原有的字號。」

彭小娟道：「不行，容姊，妳怎能說是小妾，妳要是這麼稱呼，我就不敢跟他在一起了。」

白昭容道：「別傻，娟妹子，跟男人嘛，最吃虧的是大婦，最賺便宜的是情婦，因爲情婦不受名位的拘束，不負家庭的責任，我說小妾是騙他們的，其實我眞正的身份只是他的情婦。」

彭小娟道：「別這麼蹧蹋自己，容姊，妳應該是他的大婦，小妹願意一切都聽妳的。」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不要勉强我，娟妹子，人各有志嘛。」

待就寢之時，姜雲岫原是去白昭容的房間的，却被趕了出來，他無可奈何，只得來找彭小娟了。

他們千里並騎，雙宿雙飛，姜雲岫却守着最後的一關，彭小娟雖然是有些失望，但由於少女的矜持，她不便採取主動。

現在她似乎下定了決心，存心使他們的關係能够有所突破，其實乾柴遇烈火，怎能不燃，只要彭小娟多作一點遷就，這最後一關姜雲岫如何把守得住？

× × ×

猢猻梯，是經舍利院，到達峯頂必經的險道，顧名思義，就知道這是一條陡峭險峻的山道，除了猴子，人類是不易通行的。

在猢猻梯的盡頭，設有一道關卡，由神燈教的五名弟子守護着。

這天距離晌午還有個把時辰，一隊約莫三十餘名的男女，正由猢猻梯攀緣而上，領頭的是一名年約三旬的灰衣大漢，他一路輕登巧縱，捷愈猿猴　眨眼之間便已接近猢猻梯的盡頭了。

守護梯端的神燈門下，估不到會有人如此大胆，大白天居然敢到這兒來找碴。

其中一名手持鋼鞭的揚聲大喝道：「朋友，這兒是神燈教的臨時總壇，外人一律不得涉足，請回去，免得傷了彼此的和氣。」

奔上猢猻梯的灰衣大漢道：「神燈教算是甚麼東西！居然也敢在這兒叫字號？識相的快滾開一點，否則大爺廢了你！」

此人功力够高，話也够狂，幾句話說完，他已走出猢猻梯，向神燈教的關卡撲去。

持鋼鞭的守護者估不到來人如此蠻不講理，口中一聲大喝，一鞭揮了出去。

他佔有地勢之利，居高臨下，招沉力猛，灰衣人如是接不下這一鞭，就會摔下懸崖，非落個粉身碎骨不可。

誰知他左手倏伸，竟然一把抓住鞭梢，右臂急吐如風，一隻閃閃發光的金筆，已然插進對方的喉頭。

這幾下動作宛如電光石火，接着拔筆飄身金筆再吐，又有一具屍體仆倒下去。

此人心狠手辣，殺人如同家常便飯一般，金筆縱橫幾個來回，五名神燈教徒，不多不少倒了兩雙半在那兒。

只有一點他沒有顧到，當他殺死最後一名神燈教徒之前，那人已經發出一枚報警的旗花。

不過他並不在乎這些，因爲他是射鵰世家的門下。

射鵰門下縱橫江湖，爲所欲爲，神燈教徒阻止他們上山，那是自尋死路。

此時三十餘名射鵰門下已經全部登上

崖頭，灰衣大漢向一名身着藍衫，年約四旬的中年漢子雙拳一抱道：「長公子，咱們……」

原來這位藍衫大漢竟是射鵰世家的長公子雷雅堂，在江湖道上，射鵰世家的重要人物很少出現，只有雷雅堂是例外。

他曾經數度公開亮相，爲射鵰世家了斷過節，他這幾次亮相，江湖上就掀起幾次駭人聽聞的血腥事件，而他總是勝利者，因爲他功力奇高，幾乎是所向無敵。

十天以前他帶着三十多人上了山，原來峯烟處處的鷄足山忽然岑寂了下來。

沒有人願意跟射鵰世家作對，對這位長公子雷雅堂，更是誰都會有幾分憚忌。

可是現在他要去峯頂，這就跟神燈教引起正面衝突了。

神燈教實力雄厚，並不是眞的畏懼射鵰世家，只是不願將實力作無謂的浪費，以免影响爭奪血龍的力量，如若射鵰世家當眞要欺到頭上來，他們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當雷雅堂揮手叫灰衣大漢繼續前進之際，舍利院以上可就熱鬧起來了，但見旗花四射，哨音頻傳，整個鷄足似乎都陷入恐怖的氣氛之中了。

射鵰世家沒有理會這些，他們依然沿山道急馳，一逕向舍利院奔去。

在鷄足山，舍利院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寺內共有兩百多僧侶，殿宇也有五進之多。

待射鵰世家到達舍利院，院外廣場之上已經排列着一個驚人的陣容。

當面是二十名身着白色勁裝，滾着紅邊的武士，這般人的年歲都在二十至三十之間，是神燈教的主力。

兩側各有五十名黑衣武士，衣褲全都滾着白邊，看來也頗醒目。

這般人全是懷抱長刀，胸前綉着一盞金色神燈，他們不言不動，像木雕泥塑一般，但現場的氣氛却顯得十分嚴肅。

在白衣武士之前，立着一胖一瘦兩名老者，胖子身着紅袍，手中提着一對五行輪，他是神燈教的護法王湘葆。

瘦長老者身着黃衣，懷抱長劍，在江湖道上，黃衫劍客艾南山，是一個頗負盛名的人物。

此時王湘葆雙拳一抱，說道：「請恕老朽眼拙，朋友莫非就是名滿江湖的雷大公子？」

雷雅堂冷冷道：「不錯，雷雅堂就是在下。」

王湘葆道：「敝教與貴派河井不犯，大公子率衆闖山，連殺敝教五名弟子，請問這是爲了甚麼？」

雷雅堂哼了一聲道：「這鷄足山，舍利院，莫非是神燈教的？」

王湘葆道：「不是，不過咱們花了銀子，向舍利院的方丈租下來了。」

雷雅堂道：「笑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朝庭才能禁人登山，沒有見過廟裏的出家人敢阻止遊客的，舍利院的方丈都沒有這份能力，你們神燈教算是甚麼東西！」

王湘葆面色一沉道：「雷雅堂，你太狂了，別人怕你，神燈教還不至將射鵰世家放在心上，老夫今天就要給你一點教訓，上！」

他伸手一揮，左右兩側的黑衣武士人影急閃，剎那之間，已將射鵰世家圈在一個刀陣之中了。

這般武士久經訓練，每一個都具有一身不俗的功力，他們手握刀柄，橫置胸前，刀口向外，左掌四指貼於刀背之上，脚下快步急走，發出沙沙之聲，這舍利院前立即籠罩着一股駭人的殺機。

他們旋轉的速度在逐漸加快，最後幾乎使人眼花撩亂，連人影都很難分辨出來了。

此時黑衣武士之中有人發出一聲大喝，但見刀光如幕，狂風急捲，一片强悍的氣勁由四面八方向中心湧來。

這股令人窒息的壓力，滙爲一股剛猛絕倫的狂飈，射鵰門下退無可退，只得以全力展開還擊。

其實這般射鵰門下的武功，每一個都比黑衣武士高得很多，只不過他們不習慣於聯手作戰，因而一交手就處於下風了。

各自爲戰，自然無法跟聯手合擊相比，一招甫接，射鵰門下就落得二死三傷。

這是前所未有的，射鵰門下一向橫行江湖，可以說是無往不利，今天要是栽在鷄足山，雷雅堂當眞無顏見江東父老了。

因而他發出一聲怒極的長嘯，雙筆交替急點，兩具屍體應手摔了出去。

神燈門下損失了兩條生命，對刀陣並無多大的影响，如果屍體連續不斷的向陣外拋棄，這個刀陣可就要潰不成軍了。

事實就是這樣，刀陣是在不停轉動的，只要轉到雷雅堂的身前，五人最多只能過去三個。

雖然在其他的方位，神燈教的刀陣也有斬獲，但他們畏懼雷雅堂，因爲那是死亡之關，他們有些不敢經過。

如此一來，刀陣的運轉就失去由快速所產生的氣勢，也失去它的變化，再下去必然會增多傷亡，甚至全軍潰敗。

王湘葆瞧出了刀陣的不利，對雷雅堂那身驚人的功力，更是暗中懍嚇不已。

射鵰世家果然名不虛傳，雷雅堂不只是內力已達爐火純青的極高境界，掌中一對金筆，縱橫開闔也具有鬼神莫測之機。

王湘葆在江湖中成名多年，但他自認絕對敵不過雷雅堂的那對金筆，縱然全力以赴，最多只能維持百招之數。

不過他還有一項仗持，就是他身旁的瘦長老者黃衫劍客艾南山，他們以兩搏一，兩百招內必然可以將雷雅堂收拾下來。

於是他扭頭對艾南山道：「艾大俠，刀陣頂不住了，咱們上。」

艾南山點點頭道：「那就撤下刀陣吧，免得他們碍手碍脚的。」

王湘葆引吭發出一聲急嘯，黑衣武士立即彈身倒縱，解除了包圍的態勢，這場兇狠的搏殺，暫時宣告結束。

但戰爭是慘烈的，一百名黑衣武士只剩下六十四名，三十六條生命活生生的擺在這裏。

射鵰世家是佔了上風，他們六死八傷，比黑衣武士的損失還不到一半，不過他們人數只有三十二名，這個數字幾乎使他們喪失了半數的實力。

（未完・十四）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文・龍驥
圖・可飛

勇闖鬼門關

雙面佳人 連環妙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剛到夏威夷旅遊，被一個專門從事非法入境的人口走私集團——脂粉軍團——誤認爲集團成員海上小霸王，派夏洛麗和他聯系，他將錯就錯冒認小霸王，暗中和當地相熟的警官高維邦聯絡，通過聯邦調查局警官卡洛，瞭解走私集團的資料，由夏威夷警局暗中協助，呂奇胸有成竹的定下了摸底尋根計劃，從被害的蘇麗安和同他聯系的夏洛麗二人口中來模擬小霸王的生活習慣和丰度，夏洛麗被他瞞過然後和團長約定接見，可是團長馮嘉嘉又接獲綫人報告，說小霸王在香港被差館抓住，面對眞假的小霸王，馮嘉嘉自然想出她的抉擇了……

「我是呂奇！」他對着鋼筆尖頂端的一顆寶石低聲呼叫：「高！高！高！請說話！請說話……」

「我是高維邦，」回聲傳來，微弱却很清晰，「你現在置身何處？」

「旅館底樓餐廳的男用洗手間裏，我打開了洗手盆水管，我們的談話不虞洩露，時間也很從容。」

「呂奇，我首先要對你感到抱歉…」

「爲什麼？」

「蘇麗安死了。」

「噢？是意外死亡嗎？」

「就在警局門口，有人從一輛黑色轎車中向她開槍，正中心臟，兇手駕車而逃，車子已在海灘尋獲，那是一輛失竊的車子，車主在三天前已經報案，這是歹徒向警方的強硬挑戰。」

呂奇感到很難過，蘇麗安逃亡了三個月沒有遭到毒手，而他想保護她時，反而使她遇害了。

「呂奇！」高維邦再次說：「我非常抱歉。」

「你和她作深入的談話了嗎？」

「我和她是在警局中碰頭的，正打算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密談，就在警局門口發生了這一不幸。」

「眞可惜。」

「是的，蘇麗安斷送了寶貴的生命，我們却斷送了一項寶貴的資料。」

「我這兒又得到了一項資料。」

「是那一方面的？」

「這兒的『香妃酒吧』極可能是脂粉軍團的一個支點，在那兒服務的吧娘可能也有一部份是脂粉軍團從香港騙來的，我希望你能對那兒採取嚴密監視，但是絕不可能有所行動。」

「好的。」

「我可能立刻要離開這兒了，按照那個和我連絡的女郎說，我將於下午一時左右和團長見面。」

「呂奇，」高維邦的語氣十分沉重，「我所以要立即和你取得聯絡，一方面是

報告蘇麗安的死訊，另一方面也是要你提高警覺，由於蘇麗安的被殺，你所面臨的危機又增高了一些。」

「爲甚麼？」呂奇平靜地問。

「歹徒何以知道蘇麗安到了我這兒呢？一定是早就跟上了她，他們的原意也許只想將逃走的蘇麗安再抓回去，及至發現她和警局有了連絡，才臨時決定下毒手的。一個逃脫了脂粉軍團嚴密控制的女郎，先去了你那兒，接着就來了警局，那位團長不會對你滋生懷疑嗎？」

「高！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所以你要小心。」高維邦最後又加上了一句，「呂奇，你有沒有義務幫助我們破案，如果情況嚴重，你可以隨時改變你的決定。」

呂奇語氣輕鬆地說：「高維邦，我不是一個易改變決定的人，脂粉軍團就算是一個令人聞之發寒的鬼門關，我也要勇敢地去闖一闖。」

「那麼，我祝福你。」

「高！這一個袖珍通話器有效距離是多少？」

「六十哩。」

「那麼我帶在身邊了。」

「OK！我隨時收聽你的消息。」

呂奇收妥了那支特製的鋼筆，洗淨了雙手，還認眞地以手帕擦拭了身上的汚穢，才回到他房間。

夏洛麗不知去向，几上留了張紙條：「會晤時間或許稍有變更，我去連絡安排，尚不知何時才能回到你的身邊，勿念。」

是因爲蘇麗安的事而發生了變化嗎？呂奇心中暗忖。他找不出明顯的痕跡，反正他已打定了主意，也就不去顧忌別的了。於是，他和衣躺上了床榻，決定好好地暢睡一番，以彌補昨夜所銷的精力。

× × ×

下午五時，呂奇一覺醒來時，夏洛麗仍然沒有回來，但是也沒有什麼異樣情況發生，呂奇雖然心中大感苦悶，却還不過份担心。他換了一套色澤鮮明的衣服，來到樓下的酒吧。

他剛剛坐上高脚櫈，突然一個銀鈴般的聲音在他耳邊响起：「哈囉！大衛，好久不見了。」

那是一個生得非常明艷動人的中國女郎，長像和那位脂粉軍團團長的面貌極爲相似，但是這位女郎和那位已近遲暮之年的團長馮嘉嘉却相差二十歲，這可有點怪，難道她是馮嘉嘉的妹妹嗎？

對於呂奇來說，面前這個女郎是絕對陌生的，但他也只有笑着向對方招呼一聲：「哈囉！」

她在呂奇的身邊坐下，向站在櫃枱裏面聽候指示的酒保說：「威士忌雙份，大衛也是一樣，我知道他的嗜好，要強尼華克黑牌的。」

那麼，這位女郎是海上小霸王的老朋友了，這使得呂奇有些緊張起來，他甚至不知該如何稱呼對方。

「我們上次是在六月中旬見面的。」他說：「哦！有半年沒有見面了，還記得我嗎？我是馮嘉。現在還是在『棕葉夜總會』獻唱，我們曾經共舞過，你的探戈跳得很有韻味，我沒有記錯吧！」

馮嘉？名字也只差一個字，那麼她是脂粉軍團團長馮嘉嘉的化身了？嗯！可能是的，她曾經對白小桃說要親自來和呂奇打交道，但她的容貌……經過特殊的化裝嗎？或者，那副醜陋而又衰老的面貌才是經過化裝的，她實在是一個神秘的女人。

呂奇遞給她一支香烟，又撥火爲她點燃，顯然是在拖延時間，以便思索應付的方法。

馮嘉將一口濃濃的烟霧噴到他臉上，這動作有些野，在她作來却不過份，只是讓人覺得她有些輕佻而已。然後，她又是慢聲問道：「大衛，想起來了嗎？」

呂奇點了點頭說：「我沒有忘記，只因爲妳愈來愈漂亮，所以使我不敢輕率相認，再說，事隔半年，我也不想到妳在夏威夷獻唱。」

「我去了一趟賭城，前幾天才回到這兒。」她的微笑有蕩人心魄的功能，連呂奇這個在脂粉圈子裏身經百戰的老將都有這種感覺。「大衛，聽說你忘女人忘得很快，果然是如此。」

「聽誰說的？」

「一個在『棕葉夜總會』表演脫衣舞的女孩子，聽說她目前在邁阿密。」她笑語了一陣，喝了半杯酒神色正經起來：「大衛，你什麼時候到的？」

「昨天。」

「何時走？」

「不一定。」

「就像上一次一樣嗎？頭天晚上我們一起共舞，第二天早上你就突然退房，不知去向了。」

呂奇聳聳肩頭，吁出一口氣：「嗨！你記得眞清楚，如果我的話不使妳着惱，我想老實告訴你，我甚至不能記起我們如何相識的。」

「和這一次的情況一樣，所不同坐在『棕葉夜總會』的酒吧裏。」馮嘉輕微地蹙了一下眉尖：「看慣了金髮碧眼的外國佬，一旦見到你這個黃面孔，格外覺得親切，尤其像你這種英俊黃面孔。」

「這句話好像妳以前曾對我說過。」

「大概別的女孩子也曾向你說過這種話。」

「可以不回答嗎？」

「當然可以。」她嫵媚地笑了，「在美國，經常有違反傳統的事情出現，故此說現在吧！我就要主動地請你晚餐，九點鐘我才去夜總會，還有足够的時間陪伴你，賞光嗎？」

「也許我拒絕。」呂奇再作試探。按道理他是應該拒絕的，因爲夏洛麗可能隨時回來和他碰頭；但是他又不明白馮嘉和海上小霸王是一種什麼關係？拒絕之後會有何種後果？

馮嘉撇撇嘴，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壓低了聲音說：「那樣我會大哭一場。」

「馮嘉小姐！」呂奇神色極爲正經地說：「我不想騙你，昨晚我去了一趟『香妃酒吧』，妳想必也知道，那兒的吧娘都是中國人，我認識了一個，她可能等一會兒要來找我。」

「哼！」她縮了縮鼻孔，氣呼呼地說：「這是二十世紀男人的特性，拒絕淑女

的約會，却去等待由那金錢買來的野草爛花。」

「那是妳的看法。」呂奇似笑地說。

「大衛！」她又笑了，「不過我却喜歡這種放蕩不羈的男人，這樣吧，你可以在服務台上留言，如果那位多情的女郎眞的來了，可以去找你。」

「看來我是無法拒絕了。」

「拒絕女性的邀請是失禮的事啊！」

「好吧！」呂奇喝乾了杯中的酒，付了錢，從高脚櫈上滑下來，「我們上那兒去吃飯？」

「到『滿風號夜總會』，那兒是純中國風味的菜餚，由馮嘉小姐主厨，保證你大快朶頤。」

呂奇不禁楞了一楞，喃喃自語說：「滿風號？夏威夷有這樣一家夜總會嗎？」

馮嘉笑得花枝招展，當她從高脚櫈滑下來之後，才止住了大笑，以紅唇貼在呂奇的耳朶上說：「告訴你吧！『滿風號』是我的遊艇，我要在那兒款待你這位貴賓，我不要任何人打擾這一頓難得的晚餐，自然那位你昨晚才認識的小姐要例外，我會告訴服務台的。」

呂奇心中多少生了一點警惕，他並不認爲這是一次男女關係的尋常聚會，然而他在表面上却依然笑着說：「妳眞是一個好主人。」

× × ×

「滿風號」是一艘百噸級的豪華遊艇，白色的艇身漆上鮮紅的中國字船名，有一條主桅和一條副桅，艇首高昂，顯得很有氣派。

艇艙內的佈置更是非常華麗，呂奇私心估計，買這樣一艘豪華遊艇，最少也要一百萬美金，是他拚命數年，所得退休金的十倍。

「大衛！」馮嘉一面倒酒，一面說：「你好像在以懷疑的眼光看着這艘遊艇。」

「妳怎知我在懷疑？」

「大衛！」她輕柔地喚着他的名字，端着酒向他走近，語氣幽幽地說：「我只是一個賣唱的女歌手，雖然收入不惡，扣去稅金，加上開銷，所剩無幾，那有餘錢買這種豪華遊艇？」

「也許你中了慈善獎券。」

「一個猶太商人送的，我曾作了六個月的情婦，那該算是一個不太有名氣的女歌手的副業。」

「妳應該將它賣掉。」

「爲什麼？」

「聘僱水手的化費並不少。」

「我從來不請水手。」馮嘉旋轉着身子，展露了美妙曲綫。「我只是將這艘遊艇作爲我的海上行宮，當我到別處去演唱時，我就將遊艇出租。」

「這艘遊艇，最少可以賣到五十萬美金。」

「是嗎？可惜我不需要那筆錢。」

「馮嘉，妳是一個洒脫的人。」

「謝謝你的獎語，」她在他身畔坐了下來，「大衛，你是我的客人，我們不該談這些的，你想吃什麼菜？」

「時間來得及嗎？」呂奇看了看腕錶。「現在已六點多了，別忘九點鐘妳要到夜總會去演唱。」

「來得及的，七點半我們就可以坐上餐桌，一個小時足够你品嚐我的傑作，現在我要去廚房，你可以聽一點音樂。」她站起來，開了錄音機，又將一瓶威士忌放在几上，才走了出去。

令人激盪的音樂跳躍在這間華麗的艇艙裏，呂奇的心情却沒有激盪，他在沉靜地思索，思索馮嘉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句話，但是他沒有得到什麼，這寶貴的幾個小時也許將要平白浪費掉了。

菜餚的香味從門縫裏飄送進來，馮嘉此刻正在厨房裏忙碌着，呂奇靈機一觸，先拉脫了襯衫上的一粒鈕，然後搜索那些抽屜和壁櫃，他已安排了很好的藉口——找尋針綫來縫綴鈕扣。

他搜索了十分鐘，沒有什麼特殊發現，唯一的收穫是找到了一份精繪的海圖和測繪的儀器。

那是遠航用的航行工具，馮嘉曾經駕着「滿風號」作過遠航嗎？不過，呂奇却不敢肯定，據馮嘉說，這艘遊艇曾經租給別人，也許租艇的人曾經駕駛「滿風號」作過較遠的航程……

呂奇的心中有了一個假想，由於所得的證據過份脆弱，使得他的假想距離事實太遠。

如果有一艘船載着偷渡入境的女郎由香港駛來再由這艘遊艇出海到中途去接……可能嗎？呂奇暗暗地自問了無數遍。海上嚴密的巡邏，遊艇出海必須得到允許，以及……他想到了許多問題，最後祇得連連地皺眉和搖頭來否定了他早先的構想。

比預定的時間較早，馮嘉在七點十分就來請他去餐廳了，幾樣小菜，倒的確有中國風味，何況還有馮嘉的溫馨笑語，因而這一頓晚餐使呂奇倍感愉快，他心頭暗暗地想：即使這個美艷的女郎眞有其陰狠兇惡的另一面，然而這方面却是非常可愛的。

晚餐結束得也比預定的時間早，那是七時四十分左右。

「大衛！」馮嘉嬌媚地笑着，酒後紅酡增添了她的嫵媚，「再坐一會兒，我爲你煮一壺咖啡。」

「好吧！等會我再送你去夜總會。」

「如果你願意在那兒多停留一陣，我很希望再與你共舞一支探戈，你的舞步比酒更令人沉醉。」

「是嗎？」呂奇向外走去，他顯然在逃避她的挑逗，她的雙眼像深潭，呂奇眞怕自己會在那裏溺沒。

回到原來那華麗的艙房，馮嘉立刻爲呂奇倒了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她那溫暖目光突然銳利起來，不停地四下掃動。

「馮嘉！」呂奇發覺了她的異狀，連忙說：「很抱歉，我方才翻了妳的抽屜和壁櫃，想找一點針綫，看！我的襯衫上掉了一顆鈕扣。」

馮嘉的目光又溫暖起來，笑着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女人早就不會使用針綫了，男士們却念念不忘，來吧！端着妳的咖啡。」

「上那兒去？」

「我的臥房。」她佻笑着：「一個年輕女人的臥房，對你來說，進入一個女人的臥房應該不是頭一次。」

「妳太會說話了，」呂奇俏皮地向她擠了一下眼睛。

臥艙內的陳設也是極爲華麗的，尤其是那張柔軟的床，對呂奇產生無比的誘惑，美艷的女人和柔軟舒適的床加在一起就更具誘惑了。

馮嘉很大方地要他脫下襯衫，他模樣就像一個賢慧的妻子，她在一架精巧的電動縫紉機上釘好了鈕扣，但她却沒有將襯衫還給他，以近乎自問的喃喃語氣說：「大衛！你知道我不願意賣掉這艘遊艇的眞正原因嗎？」

「妳方才已經說過了，是因爲妳不需要那一筆錢。」

「不是。」

「那又是爲了甚麼呢？」

「我太戀舊。」她語氣幽幽地說：「那個猶太商人雖然又老，又醜，而且還是以金錢在買我的愛情，而我却依然懷念他。他給我的錢，我已逐漸花去了。現在祇剩下這艘遊艇。」

這是一個很美的愛情故事，由馮嘉口中說來更富吸引力，呂奇不禁有些神往，他一句也沒有說過。

馮嘉雙手高舉着襯衫緩步走到他的面前，襯衫突然鬆落了，而她的雙手却繞上了呂奇的頸項。徐緩地說：「那畢竟是一種倚賴性，而不是令人同味無窮的愛情，但是，和你那次共舞之後却使得我的心情在半年之中從未安靜過。大衛，眞的，夢中，醒來，我腦中都浮現你的影子，眞的！眞的！」

「馮嘉！」呂奇輕柔地低喚了一聲，雙手從她的脇下抄過去，心中有些震抖，也滋生了犯罪的感覺，如果眼前這個明艷動人的女郎已經愛上了海上小霸王，自己冒充她的意中人來接受，那不是犯罪是什麼？

馮嘉凝望着他，雙臂也在緩緩收縮，突然，殷紅的嘴唇印上了呂奇的額角，順着面頰下移，最後停留在他的嘴唇上。

呂奇雖是脂粉圈中出入有年的老手，此刻內心也難免激動起來，因爲馮嘉不同於一般女人的挑逗手法，她揉合了感情成份，如果說她的行爲中滲有何種目的，那麼，她的手法就太高明了。

這一個狂熱的吻幾乎使呂奇昏眩，他祇是有限度地保留了極少成份的清醒，他感覺到馮嘉將他身上的背心下擺部份從長褲中拉了出來，然後以她那柔軟的手掌撫摩着他的背脊。

他感覺到她的手指上戴了一枚戒指，在她的手掌移動時，他感到那枚戒指的稜角似乎刺痛了他。

之後，他再也沒有感覺了，因爲他突然感到頭暈身體也逐漸下沉，沉！沉！沉！沉！沉向無底的深淵去。

馮嘉鬆開了他，目光是冰冷的，面上有得意的神色，她以左手摸索着右手中指上的那枚藍寶石戒指，祇聽「卡察」一响，然後她打開了床頭上的一個暗櫃，將手上的戒指取下來放進暗櫃，再取出一枚完全相同的藍寶石戒指戴上。

馮嘉吁了一口氣，向躺在地上的呂奇凝視了一陣。然後將手伸到一面大鏡子的背後，彷彿是撥動了一個秘密的電鈕。

一分鐘後，兩個年輕的男人出現了。就是在那座茅屋前出現的持槍男子。那麼，她的身份也確定了：女歌手馮嘉也就是脂粉軍團團長馮嘉嘉，她是一個雙面佳人。大概祇有這兩個年輕男人才能見到她的眞面目。

她向那兩個男人揮了揮手，說：「將這小子抬到床上去，脫下他的衣服和鞋子，仔細地檢查他一下。」

那兩個年輕的男人開始忙碌了。而她却端起了那杯呂奇尚未沾唇的熱咖啡，向外面那間艙房走出去。

那枚戒指也許暗藏了什麼毒液，呂奇現在也許死了。但他不會感到遺憾，夏威夷的警方人員和F·B·I·的幹探千方百計也沒有查到有關脂粉軍團團長的任何資料，而他却已享受了那位神秘人物的佳餚和熱吻。

馮嘉的神色雖然很陰沉，情緒却很寧靜。她絲毫也未感到煩燥。吸了一支烟，喝完了那杯咖啡。在寢艙中仔細搜索呂奇的那個年輕男人走了出來，看樣子，他們顯然是一無所獲。

馮嘉白了他們一眼，那個眼色，實際上就是詢問。

「我搜索他衣物，無武器，也無特別惹人注目的東西。」其中一個說：「阿雷却在他的身上找到了一把刀。」

名叫阿雷的年輕男人說：「那是一把彈簧小刀，用肉色膠布貼在左邊大腿的內側，我祇是摸了一摸，沒有去動它。」

「嗯！」馮嘉顯然讚許阿雷的穩健作法。向另外一個男人揮揮手說：「阿剛！你去將那小子的衣物鞋襪拿出來，我眞不放心你們的檢查。」

那名叫阿剛的男人點點頭，匆忙向那間臥室艙房走去。

阿雷走到馮嘉的身旁，在她的那張沙發的扶手上坐下，低聲問道：「姐姐！海上小霸王有問題了嗎？」

他稱馮嘉爲姐姐，莫非他們是姐弟？看看他們的容貌，倒是有些相像，而阿剛和阿雷的面貌輪廓，也有相近似之處，那麼，他們三人都是姐弟關係了？

馮嘉皺了一下眉頭，才回答說：「這小子不是眞的海上小霸王。」

「噢！」阿雷陡然吃驚了，「相貌長得倒很像啊！」

「的確長得很像，但是我却已經肯定了他是冒充的。」馮嘉語氣沉靜地說：「海上小霸王祇和我另一種面目見過一次，根本就沒有見過我現在這種面目。我說曾經和他共舞過，還誇讚他的探戈是如何美妙，他竟然沒有否認，而且，這小子的目光中缺少海上小霸王那種陰狠之色。」

「那麼，這小子是什麼來路呢？」

「所以，我要搜查他身上携帶的物品。希望能够摸清楚他的來路。最近F·B·I·追查得太嚴密了。」

他們姐弟倆談到這裏，阿剛抱着一大堆衣物走了出來。馮嘉開始認眞地檢查那一大堆衣物，她首先拿起呂奇的皮鞋。詳細檢查之後，拿起一隻皮鞋，用力地以後跟部位在艙板上敲了一下，「卡察」一聲，鞋尖部位立即彈出一塊犀利的鋼片。

「你們還是粗心大意，」馮嘉斥責地

說：「連這點小秘密都看不出來，還談得上和F·B·I·鬥智嗎？」

二人默然，顯然對馮嘉十分貼服。

馮嘉又仔細地檢查呂奇的衣服和零星雜物，尤其對那枚打火機和那枝鋼筆特別加以注意。

「唔！」她凝視着那鋼筆，喃喃地說：「這枝鋼筆是一個袖珍通話器。這小子倒不是跑單幫的，幕後可能還有實力龐大的支持者。」

「姐姐！」阿雷神色緊張地說：「這小子也許是F·B·I·的探員。」

「未必！」馮嘉緩緩地搖着頭。「有很多跡象顯示出這小子不是警方的人員，不過我也不敢十分肯定。」

阿剛壓低了聲音說：「不管這小子是什麼來路，幹掉他！」

「幹掉他！」馮嘉翻了翻眼睛，喃喃自語。

「嗯！」阿剛自以爲得意地說：「綁上一塊廢鐵，沉下海底，讓鯊魚鋸去嚼嚼這小子的一身皮肉吧！」

「阿剛！」馮嘉冷叱了一聲。「你除了會殺人之外，還會幹什麼？快些將這些衣物放到床上去。然後離開遊艇，隨時聽候我的命令。」

阿剛噤若寒蟬，阿雷却不甘緘默：「姐姐！妳也不要過份自信，以其養虎爲患不如斬草除根，留下這小子絕無好處。」

「哼！」馮嘉冰冷的目光掃了他們一眼。「殺了他就能解決問題了嗎？他死了，還有別的人找上門來。目前的情勢對我們有利。他明我暗，這條綫無論如何要抓住。如果他眞是F·B·I·的人，我們就該湮滅證據，及早收手了。」

二人默然，顯然對馮嘉十分貼服。

阿雷和阿剛互望了一眼，顯然已無話可說了。

「哦！對了！」馮嘉突然想起了什麼來。「從米諾手下逃走的蘇麗安有了下落嗎？」

阿剛頗爲得意地說：「已經被我幹掉了。」

「阿剛！」馮嘉嚴辭申斥道：「你怎麼這樣莽撞？」

「姐姐！」阿剛像是受了委屈。「妳老是說我作事莽撞，我看她從警局走出來，還有一個便衣警官陪着她，我當然祇有一槍幹掉她了。難道留下她的性命讓她來日在法庭上指陳我們的罪行？」

馮嘉一時默然無語，良久，才又問道：「留下了痕迹了嗎？」

「放心吧！妳別老是以爲我多麼差勁。」阿剛語氣傲然地說，「我躲在車子裏開槍，那個便衣警官根本就沒有看清我的面貌，車子是偷來的，駕車時我又戴着手套，讓他們去追查兇手吧！」

馮嘉揮揮手說：「你們去吧！記住！沒有我的命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我聯繫。」

「是！」二人必恭必敬地點頭答應。

× × ×

呂奇從昏睡中醒來時，第一件事，就是察看腕上的手錶，十時十五分，那麼，他已昏睡了兩個小時。

他沒有任何不適的感覺，但他清晰地記得馮嘉以一根針樣的物品在他的背脊椎骨扎了一下之後，他就陷入昏迷了，毫無疑問，他在那一瞬間被注射了麻醉藥劑，藥劑一定是裝在那枚藍寶石戒指裏面的。

他的外衣已被脫去了，但他目前是自由的，手脚不曾被綑綁，那麼，坐在床邊的馮嘉手裏一定拿了一支槍。

非常意外，當他側過身子來時，却看到了馮嘉的一張笑臉，她的手裏，也祇是拿了一支點燃的香烟。

「大衛！」馮嘉媚笑着說：「你醉了，害得我誤了『棕葉夜總會』九點鐘那一場演唱。」

「抱歉！」呂奇坐了起來，伸手一指，「請將衣服遞給我。」

馮嘉又將他按回床上，柔情地說：「你需要再睡一會兒，躺着，別動。」

「給我一支烟。」

馮嘉就以她手上的半截香烟，塞進了呂奇的唇間。聲音低低地說：「我一直守在你旁邊，你睡得好沉，眞的醉得那麼兇嗎？」

「我醉的不是酒，而是妳那熱情地一吻。」呂奇以輕鬆的語氣說。同時吸了一口香烟，再將那半截香烟交還給馮嘉。「替我將衣服拿來好嗎？我抽香烟有一定的牌子，衣袋內好像還有半包。」

馮嘉將衣褲扔給他，笑着說：「你是怕我摸走了你的錢篋嗎？」

「擁有價值百萬美元豪華遊艇的人，怎麼會摸走我錢篋內的幾張小額旅行支票呢！妳眞會說笑話了。」

呂奇要抽烟是僞的，主要是查看他携帶的物品有無缺少。他點燃香烟之後深深地吸了兩口，心頭不禁大感迷惑。對方弄昏他的目的何在呢？毫無疑問是要對他進行嚴密的搜查。對方又發現了什麼？他不得而知。

腿上的小刀還在，那支有無綫電通話裝置的特置鋼筆也在，呂奇倒是放心不少，但是，這並不證明對方沒有發現他的可疑之處。還有，對方究竟是何種身份？與脂粉軍團有關嗎？自然他作夢也沒有想到馮嘉就是脂粉軍團的團長。

他一口氣將那支香烟吸完了，熄了烟蒂，突然拉起了馮嘉的左手，凝視着那枚藍寶石戒子，喃喃地說：「馮嘉，很漂亮啊！」

「五十元一隻的便宜貨。」

「一件物品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的價值，」呂奇含蓄地說，「而是在於它的功能。」

「功能？我不懂你的意思，戒指祇是裝飾品，有什麼功能？」

「增添嫵媚的功能。」

「嗯！你好像很喜歡它？」

「很欣賞，尤其是戴在妳的手上。」

「我送給你好了，」馮嘉落落大方地將戒指取下來，套上了呂奇的小指上。「你可以慢慢地欣賞它。」

「馮嘉！這是一枚女用戒指啊！」

「那麼，你就放在衣袋裏把玩吧！」

又是一枚戒指，到夏威夷之後，呂奇已經接觸到兩枚戒指了。第一枚戒指使他走近這個危機四伏的漩渦，第二枚戒指却使他昏迷了二個小時。

「也好！讓我留着作個紀念吧！」呂

奇沾沾自喜，但他却想不到使他昏迷的那枚戒指已經放到床頭的秘密暗櫃中去了。

「你醒過來了眞使我高興，」馮嘉俯下身來在他的臉印了一個唇印。「就躺在這兒等我，午夜前我就可以回來了。我已誤了九點鐘那場演唱，十一點鐘的那一場演唱是無論如何要去的。」

呂奇翻身坐起，開始穿衣，同時說：「馮嘉！何不讓我送妳去夜總會？」

「不！你需要休息，」馮嘉故意壓低了聲音以增添神秘性，「有一個熱情如火的夜晚等着你，那是需要充沛精力的。」

「別將我看得那樣軟弱，」呂奇輕佻地說：「妳會發現今晚的對手是妳從來不曾遇到過的。」

馮嘉輕佻地說：「聽你這樣說，我幾乎不想到夜總會去的了。」

「馮嘉！」呂奇正經地說：「說正經的，我現在送妳去夜總會，然後我再到旅館去交代一下，午夜我們在艇上碰頭。」

「怎麼了！怕那位吧娘在你的房間內守候着你嗎？」

「有了妳，我再也不會想到她了。」

「但願你沒有說假話，也希望你準時來。晚來一分鐘，我就要在你的肩膀上咬一口，你給我小心點。」

「如果你輕輕地咬，我願給妳咬多幾口。」

「壞蛋！」

「壞蛋型的男人才是一杯會使妳沉醉的醇酒，紳士型的男人祇不過是一杯白水。馮嘉，以後就用這種標準去選擇妳的玩偶。」

「哈哈……」馮嘉開心地大笑。不知她是因呂奇的風趣談吐而笑，還是想起她的傑作而突然得意起來。

× × ×

高維邦將那一枚藍寶石戒指扔到呂奇的面前，拍了拍手說：「我不能說你的判斷不對，但是這一枚戒指的確沒有什麼特殊裝置，也許在你陷入昏睡馮嘉已經將先前那枚戒指換去了。」

「嗯！可能是的。」呂奇同意了他的說法。

「呂奇！」高維邦面上浮現了得意的神色，語氣緩慢地說：「關於馮嘉的資料，在五分鐘後就會送來。現在你有沒有興趣聽聽我今天的收穫？爲了對死去的蘇麗安抱歉，我整個下午都工作得很積極。」

「我很有興趣！」

「首先我要向你道歉，因爲我在事先沒有告訴你，關於你的行踪我已經取了嚴密的監視。」

「唔！那沒有關係，看來你將警察手册讀得很熟。」

「當夏洛麗匆促離你而去之前，有一個女人去找過她，那個女人名叫白小桃，在碼頭經營一家咖啡座，生意不壞。她是去年春天和一個美國人在香港結婚後獲准前來美國的，不過，去年秋天她就和那個美國人離婚了。」

「結婚顯然是爲了前來美國的一種手段。」

「是的。」高維邦又接着說：「於是，我們除了監視已回到『香妃酒吧』去的夏洛麗之外，也將偵察目標集中在白小桃的身上，發現她在上午十時曾經和一個從香港來的旅客作了短暫的會晤。然後就駕車離城，十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這個兩小時行踪不明。」

「那和她接觸的旅客是何等人物？」

「名叫宋喬治，祖籍香港，現年三十七歲，經商。他在短短一年之內到夏威夷來了十九次。」

「有他的地址嗎？」

「他又乘搭下午一時三十分的班機，回香港去了。」

呂奇皺緊了眉頭，喃喃自語地說：「因何來去匆匆？」

「前來傳達一個重要的消息。」

「是嗎？」

高維邦點點頭說：「我想是的。由於那個消息，使脂粉軍團的團長臨時取銷了原定在下午一時和你見面的計劃，並遣走了居間連絡的夏洛麗。」

「高！這是你的猜想嗎？」

「判斷。」

「高！我們一定要弄清楚確實情況，團長和我見面的計劃臨時取銷，是否的確因宋喬治趕來送信的影響？他趕來傳達什麼消息？」

「我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指令香港警方調查中，不過答應來得可能要慢一些。」說到這裏，高維邦頓了一下。「呂奇！所以我們的行動也該停一下，盲目前進，極端危險。」

「高！你要我放棄馮嘉這條綫？」

「呂奇，你肯定她和脂粉軍團有關的嗎？」

「一個女歌手，却擁有一艘價值百萬美元的遊艇？她說那艘遊艇祇是她的海上行宮，從不作遠航，艇上却有精細的海圖和測繪儀器？她先展開色誘，手法極爲高明，最後突然使用麻醉劑讓我昏睡。高！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高維邦蹙眉沉吟，一時無法回答。正在這時，房門敲响起來。他低喚了一聲：「請進。」

一個美籍警官走了進來，手裏拿着一個密封的紙袋，放在高維邦的面前。然後行禮退出。

「呂奇！」高維邦一面拆開封袋，一面說：「你也許不相信這份資料係來自華府的F·B·I·總部，那兒的電腦永不休假，永不疲累。祇要五分鐘，就能將你所需要的資料全部彙集送到你的手裏。即使你在月球上也不會多拖延一秒鐘，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吧！」

文件是電傳影印的，首先出現的是馮嘉的半身照片，呂奇一眼就認了出來。看起來，像一個小女孩。

「馮嘉，中國籍移民，來自香港，現年二十六歲。於一九六四年偕父親馮凱，及弟馮雷，馮剛進入美國。馮凱於一九六七年失踪，迄今下落不明，馮嘉現在夏威夷『棕葉夜總會』以演唱歌曲爲職，週薪三百五十元。馮雷，馮剛則於拉斯維加斯『沙漠夜總會』充任侍役，唯於三日前辭職離去，行方不明。三人均無犯罪紀錄。馮嘉尚欠繳上半年度所得稅一百十五元六角。」

高維邦吹了一聲口哨，將手中的文件

彈了一下，微笑着說：「呂奇！這份文件，會使你大感失望吧？」

「電腦偵探竟然還關心美國的稅收。」呂奇揶揄地說，「它更證明了馮家姐弟三人都是守法者。可能它祇是錄下檔案，並不能深入當事人的內心去偵察。高！難道沒有犯罪紀錄的人就永不會犯罪嗎？」

高維邦臉上的笑容收斂了，沉吟了一陣，才很認眞地問：「呂奇，你打算怎麼辦？」

呂奇沉默了一陣，含蓄地說：「馮嘉和我有午夜之約。」

「祇是男女關係的單純約會嗎？」

「至少我不會爲了一個女人才去赴約的。」

「呂奇！你聽我說。」高維邦說得很慢，顯然竭力使他的語氣聽來柔和動聽。「如果馮嘉和脂粉軍團無關係，你的每一秒鐘都用得十分浪費。即使你佔有了她的軀體，也因爲你心中別有所思而冲淡了樂趣。」

「唔！如果她和脂粉軍團有關呢？」

「那麼，她方才弄昏了你，趁機將你的衣物加以搜索是他們第一步的行動，現在她沒有繼續糾纏你而由你離去，是因爲她也必須離開你去和某一個神秘人物去商量，讓我們姑且假設那個神秘人物就是脂粉軍團的團長。商量有了結果，第二步行動在午夜就要開始了。」

呂奇神色冷峻地說：「高！我發現你很富於想像力。那麼就請你再假設他們的第二步行動的情況吧！」

「呂奇，你也許在揶揄，而我却寧願認眞一些。」高維邦神情嚴肅地說，「團長突然避而不見面，這證明他們已對你的身份滋生了懷疑，如果確定你是冒牌的海上小霸王，那麼，第二步行動就是要剷除你。」

呂奇聳聳肩頭，顯得很輕鬆地說：「你的假設使我很安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他們想剷除我，也就加速地揭露了他們的眞面目。既然事先我們有了這種假設，在心理上就有了準備，相信他們不會順利得手。我最怕的是——他們知道了我是冒充海上小霸王，却不予以揭穿，繼續和我週旋，使我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中墮入他們掘好的陷阱。」

高維邦再一次面臨辭窮之境，他沉吟許久，才輕聲問道：「你決定午夜前去遊艇赴約了？」

「是的。」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我需要一支槍，一支性能尚可的舊槍和滿匣子彈。記住！千萬不能給我警用槍，那會露出破綻的。」

高維邦點點頭說道：「沒有問題。當你離去時我會給你，本局有許多沒收的盜匪所用的黑牌槍，那正好合你的身份。還需要什麼？」

「你的祝福。」

高維邦沒有說什麼，祇是拍了拍呂奇的肩頭，那似乎就代替祝福了；無言的祝福。

「高！那些偷渡入境的女郎必然沒有合法的居留證件，對嗎？」

「是的。但是她們必定持有僞造的證件。」高維邦將話聲停頓了一下，方才繼續說：「比如說，像夏洛麗吧！她就有合法的居留證件，所以才能申請到從事吧娘職業的執照。由於她代表脂粉軍團和你聯絡，以及她對你說的那一番話，我們不難猜想到她是被騙到美國來的中國女郎之一；那麼，她的證件就必然是僞造的了。像這種情況，『香妃酒吧』中必然爲數很多。但是我們現在却不能行動，是不是？」

「我祇不過是提醒你罷了……」呂奇的話才說到一半，電話鈴聲，却突地响了起來。

高維邦拿起了話筒接聽，祇見他時而皺眉，時而表現欣然之色，時而唔唔連聲，這一道電話足足聽了十分鐘之久，才算告終。

「什麼重要事？」呂奇禁不住發問。

高維邦道：「一個碼頭倉庫中的美籍駐衞警員被人扣押了。」

「爲什麼？」

「因酒後吐露了他的秘密，所以有人檢舉他盜賣倉庫中的棉紗加工品。這祇是一宗普通竊案。但是，由於他的供詞使聯邦調查局的卡洛警官有了興趣。所以特別打電話來告訴我。我現在要到刑事室去一趟。」

「高！你能够先透露一點嗎？」

「呂奇！從香港進口的棉紗加工品都是以貨櫃裝運的。三個月前來了一批貨，由於進口商繳納關稅不足，一直將那批貨壓在碼頭上的倉庫裏。今天商人前來提貨，發現有一個貨櫃裏面是空的。」

「貨櫃裏面的貨被盜走了。」

「也許那裏面根本就沒有貨物。」

「是怎麼回事？」

「調查此案的人發現那個空的貨櫃有無數的小孔，內部並發現了食物的殘渣。」說到這裏，高維邦面上浮現神秘的微笑，壓低了聲音說：「呂奇！看過一部名叫『木馬屠城記』的電影嗎？」

「哦！」呂奇嚷了起來，「那些偷渡的中國女郎是裝在貨櫃運進港口的嗎？」

高維邦並沒有回答他的話，又接着說：「據那個駐衞警員說當那些棉紗加工品進入倉庫的頭一個晚上，來了一個黃皮膚的男人，自稱是經濟間諜，爲了商業競爭希望能讓他進入倉庫中拍幾張照片，代價是美金二千元，駐衞警員貪財應允，熟料一旦帶領那人進入倉庫後，他就被擊昏了。及至甦醒，發現存貨沒有遺失，又因爲收了那二千美金所以不敢報案。呂奇，你該可以想是怎麼回事了。而且那個時候，海上小霸王剛巧來到了夏威夷，原來他在導演新的『木馬屠城記』。」

呂奇神情極爲興奮地說道：「一定就是這麼回事。」

「好了！我要去和那衞警談談了。」

「高！聽我一個建議。」

「什麼建議？」

「能暫時將這件事不對外宣露嗎？」

高維邦搖了搖頭說：「恐怕不行，提貨的商人已經報警了。」

「那麼，盡量不要洩露眞相。以竊盜罪對那位駐衞警提出控訴，囑咐他絕對不要吐露眞相。」

「呂奇！卡洛警官既已插手，想必早有了安全措施，這一點你盡管放心。」

「給我槍！」呂奇神采飛揚地說道：「關於瓦解脂粉軍團的原訂計劃，我現在已經有了十足的信心。」

「但願如此。」高維邦又在呂奇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 × ×

遊艇碼頭沐浴在皎潔的月光裏，顯得格外謐靜。呂奇的步履聲輕脆地在夜空中响動，凉風迎面吹來，使他自心底滋生了一絲寒意；他情不自禁地將恤衫的領子翻了起來。細碎的浪花輕拍着碼頭，那聲音彷彿在告訴他：提高警覺！提高警覺……

遊艇上的燈光大部份都已熄滅，艇上的人都在尋覓好夢。但是，「滿風號」艙房的窻洞却射出了明亮的燈光，雖然距百碼之外，呂奇也能將那艘雙桅豪華遊艇在一瞥之下就認出來。

馮嘉在幹什麼？拿着一支精緻的手槍在等待她的獵物嗎？或者是裸楊袒裎地躺在榻上佈下了色情陷阱？這是呂奇一直在思索的問題。不過，他却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肯定的答案。

碼頭上看不到一個人影，但是，却停着一輛車子；一輛黑色的雪佛蘭房車，在月光下顯得特別黑。

車子裏有一支槍正對着自己瞄準嗎？呂奇這樣想。視綫也不由自主地向車廂內探索，他看到一點火光；車子坐了一個人，那人正在吸烟。呂奇輕吁了一口氣，狙擊手是不可能在目標接近時吸烟的。

呂奇吹着口哨從那輛黑色雪佛蘭房車旁邊走過，突然，車門緩緩打開，他看到了一隻雪白纖細的手；也看到了手指上戴着的魔鬼圖案的戒指。那是約會的標幟，他的脚步倏然停了下來。

「進來！」那聲音是低沉而沙啞的。

這就是脂粉軍團的團長嗎？抑或是一個新的連絡人？呂奇不容考慮，一弓身子，坐進了車廂。

「砰」地一聲，車門關上了。

他側頭看去，才發覺對方是一個女人。看背影倒很俏麗，那副尊容却令人倒足胃口；眼皮浮腫，下巴重叠，滿臉皺紋，即使在月光下也清晰可數。

「小霸王，你好！」那女人先開腔。

「妳好！」不知道對方是誰，呂奇只有這樣回應。

「本來要在下午一時和你見面的，臨時因故取銷了。聽說你在午夜要赴一個歌女的約會，所以在這兒等你。希望沒有使你吃驚。」

呂奇心中不禁暗暗高興，對方的話中已明顯地表示了她就是脂粉軍團的團長；但他也同時在暗皺眉頭，使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警探們大感頭痛的神秘人物，竟然是個又老，又醜的女人，不知F·B·I·的幹員太無能，還是這個女團長太厲害了。

「貨色有多少？」她問。

呂奇知道對方所說的「貨色」就是要偷渡進口的女人。於是煞有介事地答道：「九個。」

「九個？」語氣中明顯地透露了不悅嗎？」

「我倒不覺得。」

「是的。但是她們必定持有僞造的證件，會使你大感失望吧？」

「電腦偵探竟然還關心美國的稅收。」呂奇揶揄地說，「它更證明了馮家姐弟三人都是守法者。可能它祇是錄下檔案，並不能深入當事人的內心去偵察。高！難道沒有犯罪紀錄的人就永不會犯罪嗎？」

高維邦臉上的笑容收斂了，沉吟了一陣，才很認眞地問：「呂奇，你打算怎麼辦？」

呂奇沉默了一陣，含蓄地說：「馮嘉和我有午夜之約。」

「祇是男女關係的單純約會嗎？」

「至少我不會爲了一個女人才去赴約的。」

「呂奇！你聽我說。」高維邦說得很慢，顯然竭力使他的語氣聽來柔和動聽。「如果馮嘉和脂粉軍團無關係，你的每一秒鐘都用得十分浪費。即使你佔有了她的軀體，也因爲你心中別有所思而冲淡了樂趣。」

「唔！如果她和脂粉軍團有關呢？」

「那麼，她方才弄昏了你，趁機將你的衣物加以搜索是他們第一步的行動，現在她沒有繼續糾纏你而由你離去，是因爲她也必須離開你去和某一個神秘人物去商量，讓我們姑且假設那個神秘人物就是脂粉軍團的團長。商量有了結果，第二步行動在午夜就要開始了。」

呂奇神色冷峻地說：「高！我發現你很富於想像力。那麼就請你再假設他們的第二步行動的情況吧！」

「呂奇，你也許在揶揄，而我却寧願認眞一些。」高維邦神情嚴肅地說，「團長突然避而不見面，這證明他們已對你的身份滋生了懷疑，如果確定你是冒牌的海上小霸王，那麼，第二步行動就是要剷除你。」

呂奇聳聳肩頭，顯得很輕鬆地說：「你的假設使我很安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他們想剷除我，也就加速地揭露了他們的眞面目。既然事先我們有了這種假設，在心理上就有了準備，相信他們不會順利得手。我最怕的是——他們知道了我是冒充海上小霸王，却不予以揭穿，繼續和我週旋，使我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中墮入他們掘好的陷阱。」

高維邦再一次面臨辭窮之境，他沉吟許久，才輕聲問道：「你決定午夜前去遊艇赴約了？」

「是的。」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我需要一支槍，一支性能尚可的舊槍和滿匣子彈。記住！千萬不能給我警用槍，那會露出破綻的。」

高維邦點點頭說道：「沒有問題。當你離去時我會給你，本局有許多沒收的盜匪所用的黑牌槍，那正好合你的身份。還需要什麼？」

「你的祝福。」

高維邦沒有說什麼，祇是拍了拍呂奇的肩頭，那似乎就代替祝福了；無言的祝福。

「高！那些偷渡入境的女郎必然沒有合法的居留證件，對嗎？」

「是的。但是她們必定持有僞造的證件，會使你大感失望吧？」

「電腦偵探竟然還關心美國的稅收。」呂奇揶揄地說，「它更證明了馮家姐弟三人都是守法者。可能它祇是錄下檔案，並不能深入當事人的內心去偵察。高！難道沒有犯罪紀錄的人就永不會犯罪嗎？」

高維邦臉上的笑容收斂了，沉吟了一陣，才很認眞地問：「呂奇，你打算怎麼辦？」

呂奇沉默了一陣，含蓄地說：「馮嘉和我有午夜之約。」

「祇是男女關係的單純約會嗎？」

「至少我不會爲了一個女人才去赴約的。」

「呂奇！你聽我說。」高維邦說得很慢，顯然竭力使他的語氣聽來柔和動聽。「如果馮嘉和脂粉軍團無關係，你的每一秒鐘都用得十分浪費。即使你佔有了她的軀體，也因爲你心中別有所思而冲淡了樂趣。」

「唔！如果她和脂粉軍團有關呢？」

「那麼，她方才弄昏了你，趁機將你的衣物加以搜索是他們第一步的行動，現在她沒有繼續糾纏你而由你離去，是因爲她也必須離開你去和某一個神秘人物去商量，讓我們姑且假設那個神秘人物就是脂粉軍團的團長。商量有了結果，第二步行動在午夜就要開始了。」

呂奇神色冷峻地說：「高！我發現你很富於想像力。那麼就請你再假設他們的第二步行動的情況吧！」

「呂奇，你也許在揶揄，而我却寧願認眞一些。」高維邦神情嚴肅地說，「團長突然避而不見面，這證明他們已對你的身份滋生了懷疑，如果確定你是冒牌的海上小霸王，那麼，第二步行動就是要剷除你。」

呂奇聳聳肩頭，顯得很輕鬆地說：「你的假設使我很安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他們想剷除我，也就加速地揭露了他們的眞面目。既然事先我們有了這種假設，在心理上就有了準備，相信他們不會順利得手。我最怕的是——他們知道了我是冒充海上小霸王，却不予以揭穿，繼續和我週旋，使我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中墮入他們掘好的陷阱。」

高維邦再一次面臨辭窮之境，他沉吟許久，才輕聲問道：「你決定午夜前去遊艇赴約了？」

「是的。」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我需要一支槍，一支性能尚可的舊槍和滿匣子彈。記住！千萬不能給我警用槍，那會露出破綻的。」

高維邦點點頭說道：「沒有問題。當你離去時我會給你，本局有許多沒收的盜匪所用的黑牌槍，那正好合你的身份。還需要什麼？」

「你的祝福。」

高維邦沒有說什麼，祇是拍了拍呂奇的肩頭，那似乎就代替祝福了；無言的祝福。

「高！那些偷渡入境的女郎必然沒有合法的居留證件，對嗎？」

「是的。但是她們必定持有僞造的證件。」高維邦將話聲停頓了一下，方才繼續說：「比如說，像夏洛麗吧！她就有合法的居留證件，所以才能申請到從事吧娘職業的執照。由於她代表脂粉軍團和你聯絡，以及她對你說的那一番話，我們不難猜想到她是被騙到美國來的中國女郎之一；那麼，她的證件就必然是僞造的了。像這種情況，『香妃酒吧』中必然爲數很多。但是我們現在却不能行動，是不是？」

「我祇不過是提醒你罷了……」呂奇的話才說到一半，電話鈴聲，却突地响了起來。

高維邦拿起了話筒接聽，祇見他時而皺眉，時而表現欣然之色，時而唔唔連聲，這一道電話足足聽了十分鐘之久，才算告終。

「什麼重要事？」呂奇禁不住發問。

高維邦道：「一個碼頭倉庫中的美籍駐衞警員被人扣押了。」

「爲什麼？」

「因酒後吐露了他的秘密，所以有人檢舉他盜賣倉庫中的棉紗加工品。這祇是一宗普通竊案。但是，由於他的供詞使聯邦調查局的卡洛警官有了興趣。所以特別打電話來告訴我。我現在要到刑事室去一趟。」

「高！你能够先透露一點嗎？」

「呂奇！從香港進口的棉紗加工品都是以貨櫃裝運的。三個月前來了一批貨，由於進口商繳納關稅不足，一直將那批貨壓在碼頭上的倉庫裏。今天商人前來提貨，發現有一個貨櫃裏面是空的。」

「貨櫃裏面的貨被盜走了。」

「也許那裏面根本就沒有貨物。」

「是怎麼回事？」

「調查此案的人發現那個空的貨櫃有無數的小孔，內部並發現了食物的殘渣。」說到這裏，高維邦面上浮現神秘的微笑，壓低了聲音說：「呂奇！看過一部名叫『木馬屠城記』的電影嗎？」

「哦！」呂奇嚷了起來，「那些偷渡的中國女郎是裝在貨櫃運進港口的嗎？」

高維邦並沒有回答他的話，又接着說：「據那個駐衞警員說當那些棉紗加工品進入倉庫的頭一個晚上，來了一個黃皮膚的男人，自稱是經濟間諜，爲了商業競爭希望能讓他進入倉庫中拍幾張照片，代價是美金二千元，駐衞警員貪財應允，熟料一旦帶領那人進入倉庫後，他就被擊昏了。及至甦醒，發現存貨沒有遺失，又因爲收了那二千美金所以不敢報案。呂奇，你該可以想是怎麼回事了。而且那個時候，海上小霸王剛巧來到了夏威夷，原來他在導演新的『木馬屠城記』。」

呂奇神情極爲興奮地說道：「一定就是這麼回事。」

「好了！我要去和那衞警談談了。」

「高！聽我一個建議。」

「什麼建議？」

「能暫時將這件事不對外宣露嗎？」

高維邦搖了搖頭說：「恐怕不行，提貨的商人已經報警了。」

「那麼，盡量不要洩露眞相。以竊盜罪對那位駐衞警提出控訴，囑咐他絕對不要吐露眞相。」

「你以爲沒有你在香港釣女人上鈎，我的脂粉軍團就會垮嗎？告訴你，那九個女人對我無補於事，所以我一個也不要了，你想不到吧！」

「妳今晚好像不大對勁！」呂奇凝視着她，心裏也在盤算：只要自己一拔槍，就將對方制住了，然後拔出袖珍通話器，叫高維邦前來抓人。這個女人就是他們千方百計所要追緝的神秘人物。

但是，證據呢？

而且，高維邦和卡洛都曾經表示過，他們的目的不僅是要抓住這個集團的首腦，而是要瓦解這個組織。

方才已顯露了海上小霸王那種狂傲的性格，現在似乎該設法挽轉局面了，因此，他等待一個恰當的轉機。

「小霸王！」她冷冷地說：「我發覺你比我更顯得不對勁！」

「好！我道歉。」

「道歉？」

「嗯！鄭重地道歉。」

「海上小霸王會向別人道歉，那才是最危險的事。」她突然拔出了手槍，抵上了呂奇的腰。「說吧！你心中在打什麼歪主意？」

糟了！呂奇心中暗喊了一聲，那位海上小霸王大概是從來不向別人道歉的。但他表面却還十分鎮定，冷冷地說：「團長！向自己人動槍未免太過份了吧？」

「我從來不將叛徒當作自己人。現在將雙手放到背後去。如果你敢耍花樣，我就勾動扳機。你應該很清楚，我的槍管上套着滅音器，即使在這兒宰了你也不會驚

動任何人。」

呂奇想到了馮嘉，如果不是她洩露，誰會知道這個午夜約會；他也想到了高維邦所推測的第二步行動——剷除自己。但是，對方並沒有指出自己是冒充的呀－只是懷疑他生了反叛之心……

在這一瞬間，呂奇不禁大感迷惑，他無法分析當前的情況。思索上的迷惑並不會使他行動緩慢，他瞭解，此刻若是稍一猶豫就會送命，因此，他的雙手在背後緩緩地旋動車門的把手。

當車門彈開的一瞬間，呂奇突然身子倒仰，一腳踢向那女人手裏的槍，同時倒退着跳出了車廂。

噗地一聲，子彈射進了車的頂篷。

呂奇飛快地滾動着，同時拔出了褲袋中的槍。

當他正要作自衛的還擊時，突然响起了一陣引擎聲，那輛黑色雪佛蘭轎車已飛快地開走了。

呂奇又開始迷惑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其實，他想不到的事很多，方才要開槍殺他的人就是馮嘉，這可能是他永遠也想不到的。

馮嘉一開動車子，她的旁邊又多了一個人，那是白小桃，由於被馮嘉擋住，呂奇並沒有看到她。

「小桃！」馮嘉疾聲說：「掌住方向盤，我要跳車了，稍微帶一下煞車。」

車門本來是開着的，馮嘉靈巧地滾了下去。距離一百碼之外的呂奇自然想不到她又來了一手「金蟬脫殼」。

他從地上爬了起來，另外一輛車子又突然停在他的面前，車子跳下來兩個年輕人。他們同聲問道：「先生－是怎麼一回事？」

「哦－沒有什麼？」呂奇自然不會吐露眞象，同時他暗中將手槍放進了褲袋。

「那個女人手裏拿着槍，我們在車燈下看得很清楚。而且還記下了她的車牌，來－我們送你去報警。」

「不必了！」呂奇搖搖頭說：「那只是一個小誤會，她不會眞的殺我。」

「那麼，你喝一杯酒，壓壓驚吧！我姐姐的遊艇就在前面。你看，就是那艘雙桅杆的『滿風號』遊艇！」

「馮嘉是你的姐姐？」

「我們是她的弟弟，我叫馮雷，他叫馮剛，你也認識我姐姐嗎？」

「我正要去看她哩！」

「那眞是太巧了，我們從拉斯維加斯來看她。來！上車吧！」

眞是太巧了！呂奇心裏想。

其實一點也不巧，這不過是馮嘉所佈下的連環妙計中的另一套罷了。其用意何在？大概只是她自己心裏才有數。

來到「滿風號」遊艇的艙房時，馮嘉穿了睡衣迎了出來。她仍是那樣嬌媚動人，頃刻之間，她又變了一番模樣。

她見到馮雷，馮剛，像是喜不自勝，當他見到呂奇身上滿是塵土時，不禁皺起眉頭問道：「大衛！是怎麼回事？」

馮雷搶着說：「有一個女人拿槍要殺他，剛好我們開車來到，那女人才匆忙中駕車逃走了。我記下了車牌號碼，他却不肯報警。」

「呂奇！你爲什麼不報警？」

「因爲我要保護我女友的安全，警方一插手，這個集團必定先湮滅犯罪證據，桑娟的性命就不保了！」

「桑娟是誰？」

「就是我失踪的女朋友。」

「哦！你是否打算獨自和那些壞人週旋嗎？」

「自然還要妳幫忙！」

「呂奇！我只是一個女歌手！」

「但是妳知道那個女人的行踪啊！我可以肯定說，她就脂粉軍團的團長，她還沒有發現我是假冒的海上小霸王。」

「阿雷－你眞的記下號碼了嗎？」

「記下了，AKI三一六九。」

馮嘉的面色突然一沉，雙眉高高挑起，但是很快地她又放鬆了表情，揮揮手說：「你們到前面那間艙房去休息吧－我有事要和大衛一談－」

弟兄二人很馴服地退了出去。

馮嘉招招手，引領呂奇進入寢艙，要他坐下，爲他倒了一杯酒，然後神色凝重地問道：「大衛－那是一輛黑色的雪佛蘭轎車嗎？」

「是的。」

「那女人是不是有四十多歲，面目可怖？」

「你好像親眼看見的一樣。」

「大衛－」馮嘉神色極爲嚴肅地說：「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我對這輛車子有極深刻的印象，因爲我曾親眼看見車中的女人開槍殺死一個黑社會中很有名氣的人物，地點就在賭城的通衢大道上。」

這是馮嘉在耍花樣嗎？呂奇心中浮動着疑問。他仔細地觀察，却又不像－這是一個決定性的重要時刻，如果他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認定馮嘉與脂粉軍團有關，其實她却毫無關係，那麼，一個很好的機會就要放過了。

姑且拋開心中的成見，認定馮嘉是與脂粉軍團無關的，這是呂奇經過一番深慮之後的決定。

於是，他試探着問道：「馮嘉－妳知道那個女人的名字嗎？」

「先別問我，」馮嘉搖搖頭，目光凝望着他。「你一定要先告訴我因何惹上了她，否則，有關那個女人的任何事我都不會告訴你。」

「爲什麼？」

「我不願你惹更大的麻煩。」

「聽妳的口氣，彷彿知道了很多令人不寒而慄的恐怖事件。」

「嗯！都是有關那個女人的。」

「馮嘉！」呂奇拍拍她的面頰，語氣柔和地說：「如果我告訴妳。我不是妳的朋友大衛，妳會吃驚嗎？」

馮嘉搖搖頭說：「我不會吃驚，因爲我早已發覺你不是大衛了。」

「噢？」呂奇有些吃驚，他不瞭解對方何以會承認這一點。

「方才你昏睡過去並非由於醉酒，」她一面說一面拉開床頭暗櫃，取出那枚藍寶石戒指。「見過這個嗎？這是女人用來對付色狼的，裏面裝了適量的麻醉藥，當男人行暴時，在他的背椎骨上，一刺就行了。」

「哦！爲什麼要那樣對我？」

「因爲我突然發覺你不是大衛，他對接吻的技巧是非常生疏的，在那種情況之下我難以控制地使用了戒指中的麻醉藥劑。」說到這兒，馮嘉吁了一口長氣：「嗨——事後我却後悔極了。」

「後悔？」

「嗯！因爲你比大衛看起來更像一個紳士，他有野性，動作粗獷，但是却像一個流氓。」

「馮嘉－我和大衛眞的相像嗎？」

「是的。在和你接吻前，我一直沒有發現。」

「你對大衛知道多少？」

「聽說他作寶珠生意。」

「他是一個騙子，先騙取女人的感情，然後出賣她們的身體……」接下來，呂奇又將他對蘇麗安所說的那個故事翻版一次。他變成了一個走遍天涯尋訪失踪女友的痴情漢，而且還神乎其技地使自己的面貌和那位愛情騙子完全相同。

馮嘉心中暗暗得意，她只是略施小計就使對方全盤托出了。但是，這個極機智的像伙所說的話是眞的嗎？

「我該怎麼稱呼你？」她問。

「我叫呂奇，那是我的眞名。」

「那麼，她爲什麼要殺你呢？」

「她也許只想嚇嚇我，若她眞想要我的命，那一槍不會偏差得那樣遠，而且，當我跳車之後她仍然有機會！」

「呂奇！你一定要找她？」

「當然。這是我來夏威夷的目的。」

「這事明天再說，我要考慮！」

「還要考慮什麼？」

「因爲必須要我親自帶你去。」

「妳怕危險？」

「當然，因爲只有你一個人。」馮嘉凝望他許久，才又問了一句：「呂奇！眞的沒有別人幫忙你嗎？」

呂奇很想說出他和高維邦有連絡的事，但他謹愼地沒有說出，搖了搖頭說：「的確沒有人幫我了，但是我並不害怕。」

「呂奇！」馮嘉招手輕撫着他的面頰。「儘管你不是大衛，而我却更加喜歡你，相信嗎？」

「我相信，但我却寧願那不是眞的。因爲我在爲我的女友而拚命，妳還要幫助我，這對妳是不公平的。」

「那是無關緊要的，只要我喜歡你就行了。」馮嘉柔情地說，同時爲他解開了襯衫上的鈕扣。「睡吧！由於我的弟弟來了，今晚你要獨睡。這樣也好，我們都可以冷靜地考慮一下！」

「晚安！」呂奇輕輕地吻她的面頰。

馮嘉帶上艙門，走了。

她來到前艙，向馮雷揮揮手說：「阿雷－你在通道上守着，那小子若是走過來就立刻和他高聲談話。我和阿剛要商量一下！」

馮雷點點頭，走了出去。

「姐姐！」馮剛皺緊了眉頭說：「妳究竟在耍什麼花樣？將那小子幹掉不就行了嗎？我敢和妳打賭，到最後一定會惹麻煩。」

「阿剛！」馮嘉語氣嚴厲地說：「不許你用這種口氣和我說話。我問你，三個月以前進口的那一批貨色有沒有一個名叫桑娟？」

「桑——娟？」馮剛很認眞地想了想，然後搖頭說：「沒有。我記得很清楚，那些女孩子的名字一個個都像美國人。」

馮嘉皺起了眉頭，喃喃自語地說道：「那就怪了？」

「姐姐！甚麼怪了！」

「這小子的目的，就是要找一個名叫桑娟的女人。」

「妳別信他的鬼話。」

「他的話倒像是眞的，不過他也對我有所隱瞞，那一支鋼筆型的袖珍通話器就說明了一切，他還另有伙伴，說不定……」

馮剛很快地接口道：「說不定還有警方的人在暗中支持他！」

「但他又不肯報警！」馮嘉像自問。

「姐姐！」馮剛激動地說：「我請求你，絕不能將這小子留下了，否則一定會有麻煩。」

馮嘉沒有回答他的話，沉吟許久，然後喃喃自語地說：「我有辦法。」

「甚麼辦法？」馮剛緊趕着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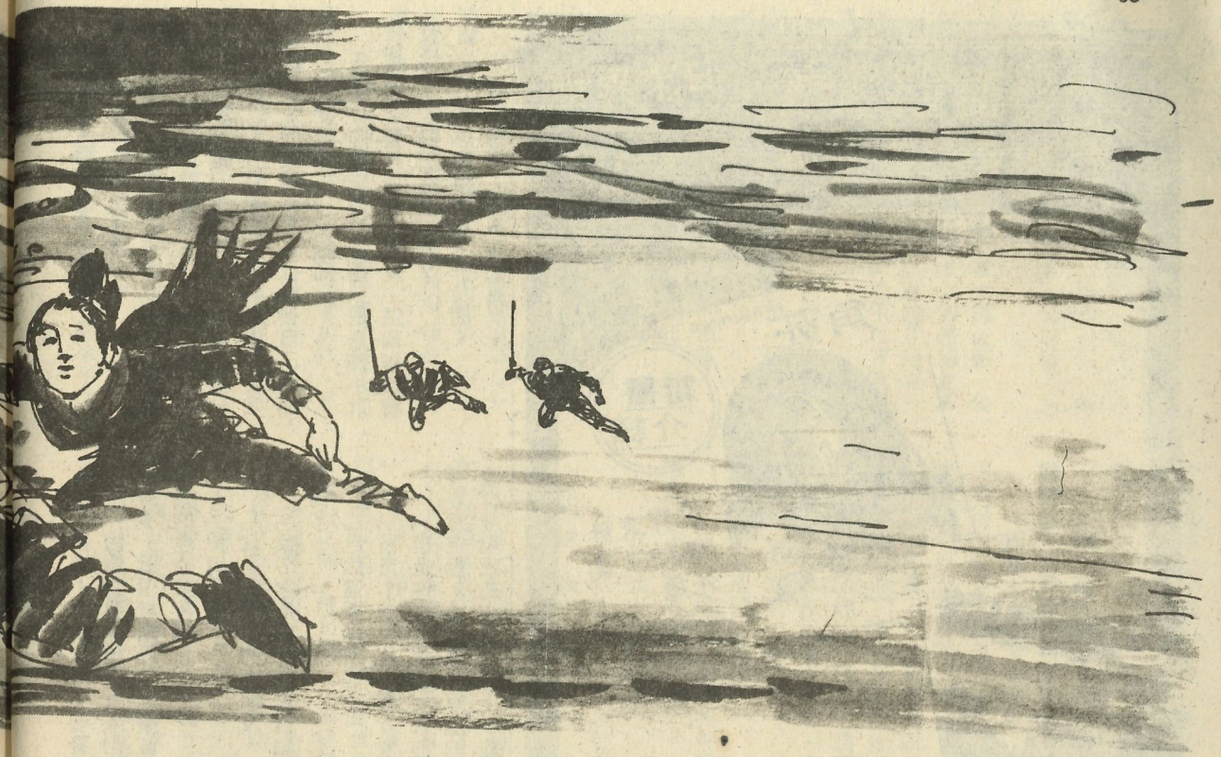
「睡吧！」馮嘉邊說邊向外走。「天明後我自然會告訴你。」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慧圓女修士被棋后擄去鬼風港，王烈決定帶百里映紅再到鬼風港設法營救，半路上却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原來王烈與百里映紅向一間寺廟求宿時，恰巧遇上一位曾爲百里映紅所救的札薩克，札薩克介紹了與他同來的四位禪師和十二位紅衣喇嘛，言談中，王烈得知他們要去鬼風港大興問罪之師，這羣紅衣喇嘛却是該教高手，若讓他們到鬼風港，棋王棋后可能抵擋不住，及後王烈又知悉他們若是得回「密宗精神劍」，便不會去鬼風港找棋王棋后的麻煩……王烈在徵得百里映紅的同意後，立刻交出「密宗精神劍」劍譜給札薩克，札薩克等人均感到愕然……

妻女困圄 棋王苦思索

不殺禪師點了點頭：「你說的有道理，不過我還是不明白你爲何願意交出這部劍譜，這太令我感到意外了。」

王烈微笑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而且對我來說，我一生追求的是眞理與和平，所以這部劍譜在我眼中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寶物，若因持有它而引起兇殺，造成人命的傷亡，那就太不值得了。」

不殺禪師聽了這話，面色微紅，乾笑一聲道：「你年紀不大，却似懂得很多……」

王烈略一躬身道：「過獎，禪師乃佛門高僧，於人生眞諦，所知必遠超過在下，一點小小的見識，何足道哉！」

不殺禪師道：「聽說你是『快刀翁』的孫兒？」

王烈道：「是的。」

不殺禪師道：「久聞令祖豁達豪爽，人品擧世第一，今日見到你，方始果然傳言不虛，你們王家祖孫確非凡俗。」

王烈又一躬身，表示謝謝他的誇獎。

不殺禪師回頭與不盜禪師諸人商量了一會，便回對王烈說道：「王烈，我們原擬前往鬼風港找棋后算帳，今日既已得回『密宗精神劍』，就看在你的情面上，我們不再與她爲難了。」

王烈道：「謝謝。」

不殺禪師又道：「我們明早巡返西藏，你和百里姑娘也下去安歇吧。」

王烈正要告退，不殺禪師忽然遞出一顆蠟壳包裝的丸藥，含笑道：「這是本教治療內傷的聖藥，你收下吧。」

× × ×

王烈和百里映紅被安排在兩間相連的客房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當他們再到膳房用齋時，寺中知客告訴他們：不殺禪師一行十七人已離寺返回西藏去了。

聽到這話，王烈好像從心上搬開了一顆石頭，透了口氣道：「總算敉平一場災難。」

百里映紅懷疑道：「你認爲這樣處置正確麼？」

王烈道：「我認爲正確。」

百里映紅道：「我覺得棋后不是一個正派的老婦人……」

王烈說道：「她也許不是好人，但她手下那些姑娘却是無辜的，我不希望看見她們死在紅衣教的手裏。」

百里映紅問道：「你內傷好了沒？」

王烈點頭道：「好了，不殺禪師贈送的那顆丸藥確有神效。」

百里映紅道：「昨夜我想了很久，覺得你將那部『密宗精神劍』交還給他們確有道理，不過這樣一來，只怕也有一些麻煩無法解決……」

王烈道：「妳說的是棋后？」

百里映紅道：「正是，明年的棋戰，她若贏了棋王，棋王就得給她『密宗精神劍』，那時候——」

王烈輕輕碰她一下，示意不要說話，接口道：「快吃飯，吃飽了好趕路。」

飯後，他們奉獻一些香油錢，隨即牽騎離寺，上馬趕路，取道南下。

路上，百里映紅才問道：「剛才我在寺中提出的問題，你的答覆是甚麼？」

王烈道：「我的答覆是：如果棋王不幸輸了，那只好送她一部『密宗精神劍』了。」

百里映紅一呆道：「我爹還有第二部『密宗精神劍』麼？」

王烈微笑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送給我的並非原譜，而是抄錄的。」

百里映紅色喜道：「不錯，如此說來，我爹必然還有一部『密宗精神劍』——王烈，你早就想到這一層了是不是？」

王烈聳聳肩道：「老實說，我是想到了的，不過我將那部劍譜交還他們紅衣教仍然代表我的誠意，他們有了劍譜，總比沒有的好。」

百里映紅道：「他們若發現那不是原譜，只怕又不肯善罷甘休了吧？」

王烈道：「他們不一定看得出那不是原譜。」

百里映紅道：「看不出麼？」

王烈道：「是的，那位不殺禪師說他們紅衣教一千多年來只有三人練成『密宗精神劍』，由此可知，在他們紅衣教中，有資格研究『密宗精神劍』的人並不多，自然看過此劍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因此他們可能不會發現那是副譜。」

百里映紅笑道：「萬一發現了呢？」

王烈道：「那就麻煩了，不過妳應已看出他們紅衣教並非一般江湖上的黑道幫派，他們都是很有理性的出家人，應該不致於亂來。」

百里映紅道：「你將那劍譜送給他們，我爹知道了不知道會不會生氣？」

王烈道：「我會解釋。」

百里映紅道：「讓我來解釋好了，我就說那是我決定的，與你無關。」

王烈笑道：「不必如此，我王烈一人做事一人担當，擇善固執，雖死不悔。」

百里映紅道：「我問你一句話，你要老老實實的回答。」

王烈道：「好，妳問。」

百里映紅道：「你和那位白牡丹姑娘沒有甚麼吧？」

王烈哈哈笑道：「我認識她以至她落入棋后手中，前後不過三天，怎麼可能有甚麼呢！」

百里映紅微笑問道：「沒有一見鍾情麼？」

王烈搖頭道：「沒有，我原想協助她救回黑牡丹，但沒想到她們落入棋后之手後，反而改變了志向，死心塌地願爲棋后的棋女，人各有志，她們既然做了那樣的決定，我也沒辦法了。」

百里映紅聽了這話，心中的疑慮才告消失，笑道：「紅衣教的事情已經解決，現在只剩下我爹與棋后的衝突了。我到現在還想不明白，我爹既是『洞庭君』的傳人，那麼棋后便是我爹的師母，爲甚麼身爲弟子的人會跟師母敵對呢？」

王烈道：「這件事我也想不通，我推測棋后的武功必然高出令尊甚多，如果她要離開鬼風港，令尊是阻止不了的，爲甚麼棋后必須贏了令尊的一盤棋後才可離開鬼風港呢？」

百里映紅道：「我猜這是他們之間的約定，至於爲何有此約定，那就只有去問我爹才能明白了。」

王烈道：「這回咱們去鬼風港，能見到令尊固屬佳事，若不幸遇上棋后……」

百里映紅道：「我娘在棋后手中，萬一咱們再落入棋后手中，我爹自無坐視之理。」

王烈道：「可是，我看令尊似乎不敢與棋后鬧翻，否則那次妳落入棋后手裏時，令尊也不會以自斷一臂做爲救妳的代價了。」

百里映紅憂形於色道：「你說的不錯，可惜那部『密宗精神劍』已交還給紅衣教，否則你練成之後，由你去對付棋后，就不會落個以下犯上的罪名了。」

王烈笑了笑道：「映紅，有件事情我還沒告訴妳，那部劍譜我已完全記在心裏了。」

百里映紅大喜道：「眞的？」

王烈含笑道：「這一個多月以來，每當投宿客棧時，我便取出閱讀，雖然還是不大了解，但劍譜上的文字我倒是統統記熟了。」

百里映紅道：「劍譜上的文字都是篆體字，我只教了你兩三次，你竟然一字不漏完全記在心裏？」

王烈道：「不錯，我別的本事沒有，記性倒是不差，有時間我會寫下來。」

百里映紅很高興地道：「這太好了，這太好了！難怪你那麼慷慨大方的把劍譜交還給他們紅衣教。」

王烈有些難爲情，說道：「我記熟劍譜上的文字，並非準備將劍譜交還給紅衣教，所以妳不能說我狡猾。」

百里映紅道：「我沒說你狡猾呀！」

王烈道：「其實，除非有必要，我並不太想練成『密宗精神劍』，因爲我認爲武功高強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地位，正如學問好和家有萬貫不能代表地位一般，一個人能不能受世人敬重，全看他的品行好壞而定。」

百里映紅覺得有道理，不覺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你說的完全正確。」

× × ×

一路無事，第二十一天黃昏，他們抵達洞庭洞北面的一個縣城，在當地客棧住宿一夜之後，次日便顧船入湖，直航鬼風港。

船行一天一夜，終於來到鬼風港，王烈爲恐船家遭遇意外，付了船資之後，便請船家離去，他便和百里映紅上岸。

王烈曾三次被帶入棋王居住的地下「金堂」，但仍然不知「金堂」的入口在那裏，唯一的辦法即是潛水進入曾經被捕的那處削壁下的湖底，希望能再被棋王發現，再被捕入棋王的「金堂」。

因此，他和百里映紅束裝停當，隨即一起下水，往湖底潛去。

結果，他們的行動沒有落空，他們正在水裏尋找入口時，突然受到攻擊，先後被人點了穴道，在水中昏迷過去……

不料醒來的時候，他們發現置身於一間黑漆漆的地牢中，而非上次所見的精美房間。

地牢一片漆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王烈聽見身邊有個人的呼吸聲音，當即開聲道：「映紅，妳沒事吧？」

「還好，你呢？」

果然正是百里映紅！

王烈心頭寬鬆不少，循聲靠過去，低聲道：「咱們是不是落入棋后手中了？」

百里映紅道：「我不知道，這裏面太黑，我甚麼都看不見啊！」

王烈低聲道：「只怕是落入棋后之手了，如是棋王的地方，他不會這樣對待咱們。」

百里映紅並不怎樣害怕，說道：「咱們來摸索一下，看是甚麼地方。」

於是，兩人在地牢爬行摸索，沿四邊牆壁摸索了一遍，確定是一間地牢不錯，只是找不到地牢的門在何處，正感惶恐的時候，驀然燈光一閃，整個地牢頓時大放光明。

燈光，是從頭頂上方射下來的！

兩人抬頭一看，才清楚這是一間沒有房頂的地牢，四周是光滑的鐵牆，無門無窗，出口就在上面，而地面與上面的地牢口上約有十丈之高，即使再高明的輕功提縱術也別想跳得上去。

這時候，地牢口上出現兩盞燈籠，提着燈籠的是兩個黑衣姑娘。

其中的一個，正是花小蝶！

而在二女的中間，站着一位白髮婦人，她正是當年的龍女，如今的棋后！

她的容貌看來只有五十來歲，臉上雖然有些皺紋，却仍保持着昔年美麗的輪廓，可以想像得出她年輕時必是傾國傾城的美人，可惜現在給王烈和百里映紅的感受却是「可怕」兩個字，其「可怕」之處是她那兩顆眼睛，那兩顆眼睛所射出的光芒，就如一隻發威的母老虎，虎視眈眈的似要吃人似的！

而且，她的眼光還充滿怨恨，好像王烈和百里映紅是她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王烈接觸到她的目光時，不禁打了個寒噤，暗忖道：「我的天，她看來像個瘋婆子呀！」

百里映紅也被她的模樣嚇呆了。

棋后開始發出桀桀怪笑，笑聲越來越大，最後仰頭狂笑，狀甚得意！

王烈竭力收懾心神，向上拱手道：「請問妳就是棋后麼？」

棋后笑聲一斂，改爲陰惻惻的聲調，一個字一個字的答道：「是的，我是棋后，但是我不喜歡這兩個字，我喜歡『龍女』這個名稱！」

王烈道：「好，請問龍女，妳把我們抓到這裏是何意思？」

龍女冷冷道：「凡是闖入鬼風港的人，都得在此送命！」

王烈問道：「爲甚麼？」

龍女道：「莫須有！」

王烈道：「妳喜歡殺人？」

龍女道：「可以這麼說！」

王烈道：「殺人是犯法的行爲，國法明文規定殺人要判處死刑——」

龍女怒叱道：「放屁！我已不是世間上的人，任何國法都奈何不了我！」

王烈道：「我們是來見棋王的，剛才我們下水之處，好像不是妳的地盤吧？」

龍女兩眼一瞪道：「胡說，這座鬼風港都是我的，是我丈夫留下來的產業！」

王烈極力以温和的口氣道：「我們並無冒犯妳的意思，只想請求妳釋放百里姑娘的母親——聽說慧圓女士在妳手中，是麼？」

龍女道：「不錯！」

王烈道：「慧圓女士乃是出家修行之人，與人無爭，妳挾持她理由是甚麼？」

龍女桀桀怪笑道：「告訴你也不妨，我知道她是棋王的妻子，所以我要拿她來贏棋；明年的棋戰，他要讓我一隻車，可是我知道他的棋力比我強出甚多，過去數十年，他年年故意以和棋收場，目的是不要我離開鬼風港，也不要我因輸棋而生氣，可是明年的棋戰情況不同了，他讓我一隻車，我贏面較大，假如我再控制他的妻子，他的情緒一定不會很穩定，這樣我的勝算就更大了。」

王烈插口道：「妳不以爲用這手段來牽制他不大光彩，勝之不武？」

龍女一哼道：「爲了報仇，我才不管這許多！」

王烈道：「所謂報仇，那是怎麼一回事？」

龍女咬牙切齒道：「因爲他們殺害了我丈夫！」

王烈一驚，忙問道：「妳是說『洞庭君』麼？」

龍女目中突然湧現淚光，道：「不錯，我們原是一對恩愛夫妻，當年我們在此定居時，世上均稱我們是一對神仙般的俠侶，可是……可是那些狼心狗肺的東西，他們竟然殺害了我丈夫！」

王烈道：「妳說的那些人，他們是誰呢？」

龍女道：「趙池、仇元凱，還有師抱眞！」

王烈一聽此言，頓如撥雲見日一般，始知趙池的兩個兒子爲何被殺，以及趙、仇、師三人何以要棄堡而逃的原因，不禁長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那麼他們三人——」

龍女截口道：「他們都是我丈夫的門徒，包括現在的棋王也是！」

王烈吃驚道：「他們爲何弒師？」

龍女恨恨地道：「爲了那部『密宗精神劍』，他們要求我丈夫傳授，我丈夫認爲『密宗精神劍』太過霸道，萬一所傳非人，後果便不堪設想，因此拒絕傳授，他們三人便設計殺害我丈夫！」

王烈不相信師抱眞會是弒師悖徒，接着追問道：「妳確定是他們三人聯手幹的麼？」

龍女道：「不錯，下手的是趙池，他們三人乘我丈夫飲酒過量醉倒時，悄悄的進入我丈夫的房中，趙池那畜生一劍砍殺了我丈夫，然後在房中搜索那部劍譜，幸好我和百里飛虹發現得早，他們沒得到那部劍譜，便匆匆逃離鬼風港……」

百里映紅聽到這裏，忍不住插口道：「妳是說我爹沒參與弒師的行動？」

龍女點頭道：「不錯，令尊的年齡比他們小七八歲，是我丈夫的關門弟子，他由於年齡小，趙池三人怕他不肯合作，因此瞞着他一人。」

百里映紅道：「當時妳沒有追擊他們三人？」

龍女忽然落淚道：「沒有，因爲我丈夫被趙池那畜生砍了一劍後，並未立刻死亡，我爲了搶救他，就沒去追擊……」

百里映紅道：「後來呢？」

龍女淚如雨下道：「由於傷勢太重，第二天就死了，臨終之前，他向我提出一項要求……」

百里映紅道：「要求甚麼？」

龍女道：「要求我不要報仇。」

百里映紅道：「他不想報仇的理由是甚麼？」

龍女道：「我不知道……他說……他說他們三人都是很好的青年，只是一時犯錯……哼！這話我絕不同意！」

百里映紅道：「妳答應了沒有？」

龍女道：「沒有！我告訴他一定要報仇！我要殺盡他們三人全家，只有如此才能消我心頭之恨！」

王烈插口問道：「妳確知弒師行爲是他們三人共同計劃的麼？」

龍女道：「不錯！」

王烈道：「請恕晚輩放肆，晚輩覺得師抱眞和仇元凱爲人相當正直，尤其是師抱眞，他——」

龍女怒道：「住口！師抱眞和仇元凱雖未動手，但他們是共犯絕對沒錯！」

王烈不敢再說甚麼，因爲他知道這世界上確有不少人面獸心衣冠禽獸之輩，何

況幾十年前的事，他既不曾親眼目睹，實不宜爲師抱眞辯護。

百里映紅接着問道：「後來怎樣？」

龍女道：「我丈夫堅持不要我報仇，我則堅持非報仇不可，後來……後來他忽然問我愛不愛他，我當然愛他啊！於是他提出一項折衷的辦法……」

「甚麼折衷的辦法？」

「當時我的武功尚未大成，他認爲我不可能殺死他們三人，因此要我先靜下心來，勤練武功，等到我的武功達到某一階段的時候，再與百里飛虹下一盤棋，勝了便可從百里飛虹手中取得那部『密宗精神劍』……」

「洞庭君爲何做此規定？」

「因爲……因爲他說我脾氣壞，必得磨練到沒有脾氣的時候才可學習『密宗精神劍』，而只有習成『密宗精神劍』後，才有能力殺死趙池三人。」

「妳答應了？」

「我本來不答應，可是那是他臨終的要求，而且他說我若愛他，就得答應他的要求。」

「妳丈夫這樣要求，好像是另有深意吧？」

「不錯，他是爲我的安全着想，因爲那部『密宗精神劍』乃是紅衣教的不傳神功，是我們從紅衣教的國師手中偷來的，當時紅衣教發動數千名紅衣喇嘛進入中原搜捕我們——這也就是我們一直匿居此處的原因——如果我不能練成『密宗精神劍』，一旦離開此處碰上紅衣教的喇嘛，那是必死無疑。」

「你們爲何要叛離紅衣教？又爲何要盜走該教的『密宗精神劍』？」

「因爲我們兩人深深相愛，若要結爲夫妻，必得脫離紅衣教。至於盜取『密宗精神劍』，那是因爲這門武功太神奇太厲害，練成之後，即使手中無劍，也可以『精神力』殺人於百步之外；這種曠古未有的神技對我們的誘惑力太大了，剛好有一天我獲得進入該教國師的禪房中，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便順手牽羊把它偷了出來，然後立即動身逃回中原。」

「後來洞庭君有沒有練成『密宗精神劍』？」

「練成了，可是剛剛練成的時候，就死在那狼心狗肺的趙池的手裏！」

王烈聽到這裏，還是不大明白洞庭君爲何規定她要贏了百里飛虹的一盤棋後始可練習「密宗精神劍」，當下發問道：「趙池刺殺妳丈夫時，妳在不在場？」

龍女咬牙切齒道：「當時我正在練功房練功，聽到百里飛虹的報告，趕入房中一看，我丈夫已奄奄一息，而趙池三人業已遁去無踪了。」

王烈道：「在那之前，妳丈夫已將『密宗精神劍』交給百里先生收藏？」

龍女道：「是的。」

王烈道：「爲甚麼一定要以下棋來決定妳能不能練習『密宗精神劍』呢？」

龍女道：「我丈夫說我脾氣暴躁，而下棋可以使我改掉暴躁的脾氣；另一個理由是：『密宗精神劍』的運用，在某些方面與棋局的變化有不謀而合之處……我丈夫是這樣說的，但我至今仍想不通『密宗精神劍』與棋功有何關連……」

百里映紅問道：「我爹和我娘是在甚麼地方結成夫妻的。後來我娘又爲甚麼離開了我爹？」

龍女冷笑道：「妳娘原是我的女婢，她年輕時長得非常美麗，妳爹愛上了她，我知道他們相愛後，便成全了他們，讓他們結成夫妻。不過……哼，我讓她嫁給妳爹的目的是要她偷取那部『密宗精神劍』，不料她竟未照我命令行事，所以我恨透了她！」

百里映紅道：「妳恨我娘未遵照妳的命令偷取劍譜，因此要殺死我娘，我爹才將我娘悄悄送出鬼風港，是麼？」

龍女點頭道：「不錯，她逃離鬼風港時，已有孕在身，後來就生下了妳。」

百里映紅道：「如今我娘怎樣了？」

龍女道：「我把她囚禁起來了。」

百里映紅道：「我爹知道這事麼？」

龍女道：「我告訴他了，我要他交出『密宗精神劍』，便釋放妳娘，誰知妳爹竟是一副鐵石心腸，任我怎麼威脅，居然毫不動搖心志。」

百里映紅道：「妳有沒有想到：假如妳丈夫泉下有知，他一定很傷心！」

龍女眼睛一瞪道：「傷心甚麼？」

百里映紅道：「傷心妳的仇恨之心太強烈了。」

龍女大怒道：「住口！要是我殺了王烈，妳傷心不傷心？」

百里映紅一時爲之語塞。

王烈開口道：「妳已派妳的棋女殺死了趙池的兩個兒子，這還不夠麼？」

龍女恨聲道：「不夠！我要他們三人的命！我要親手殺死他們三人！」

王烈道：「那妳爲何不去執行？」

龍女道：「他們三人都承繼了我丈夫的一身武功，我必須練成『密宗精神劍』之後，才能殺死他們！」

王烈道：「爲何不向棋王強取？」

龍女又咬牙切齒道：「他頑強得很，死都不肯交出劍譜，我又不知他將劍譜藏在何處。不過……他說只要我能贏得他一盤棋，便願交出劍譜。」

王烈道：「我去勸勸他如何？」

龍女冷笑道：「勸他交出劍譜？」

王烈點頭道：「是的。」

龍女道：「你能說動他？」

王烈道：「也許。」

龍女想了想，搖頭道：「不，我不上你的當！」

王烈道：「怎說上我的當呢？」

龍女一哼道：「你想騙我，藉此脫身，打諒我不知道？」

王烈笑了笑道：「百里姑娘的母親在妳手中，我若欺騙妳，豈不害死了她？」

龍女又想了一會，斜目瞅了百里映紅一眼，忽然桀桀發笑道：「好，我放你過去他那一邊，你去勸勸他，要是他肯交出那劍譜，我立刻釋放他的妻女，要是他不接受，你得乖乖回到我這邊，否則我便殺死這丫頭！」

王烈點頭道：「一言爲定。」

龍女便向身邊的花小蝶說道：「小蝶，妳帶他過界去吧！」

花小蝶應了一聲，便從上方扔下一條

粗繩，示意王烈沿繩攀爬上去。

王烈轉對百里映紅道：「妳安心在此等着，不管成不成，我一定回來陪妳。」

百里映紅點了點頭。於是，王烈攀着粗繩爬上地牢的上方，這時候他和棋后的距離只有數尺之近，但是他不敢猝然出手攻擊，因爲，怕萬一失手反害死了百里映紅母女，而且，當他再度接觸到棋后的目光時，不禁打了個寒噤，覺得她的目光太可怕了，那實在不是人的目光，而是野獸般的目光，令人爲之不寒而慄。

「請隨我來。」

花小蝶提着燈籠轉身走去。

王烈隨後跟上。

穿過一條又一條的洞道，最後來到了所謂的「楚河漢界」，花小蝶在溪水邊上站住，一指對面道：「那邊便是棋王的地界，你涉水過去，在對面那面峭壁上敲擊三下，自然有人會領你去見棋王。」

王烈道了謝，隨即涉水渡過溪流，走到對面的峭壁下，檢起一塊岩石，在峭壁上敲了三下。

「甚麼人？」

峭壁內傳出喝問聲。王烈大聲道：「我是王烈，請容許我去拜見你們棋王！」

「等一等。」

過了約莫一刻時，峭壁突然向右移開，出現一個洞道的入口，兩個青年手提燈籠站在洞內，其中一人道：「進來吧！」

王烈舉步入洞。

兩個青年轉身領路，在洞道裏面拐彎抹角走了一會，最後進入一間佈置精美的洞室中。

棋王就坐在洞室中的一張石床上。

他似乎早已獲悉王烈和百里映紅落入棋后手中，此刻滿面嚴峻，一見王烈進來，立刻冷冷說道：「我曾經一再告誡你不許再到鬼風港來，你也親口保證絕不再來，如今怎麼又來了？」

王烈向他行了禮，然後答道：「請原諒小可的失信，由於慧圓女士落入棋后手中，令嫒爲了救母，不得不來，而小可對此亦不便袖手不管，因此也不得不來。」

棋王冷然道：「她落入棋后手中，我早已知道了。」

王烈道：「閣下不想救她？」

棋王道：「不是不想而是辦不到。」

王烈道：「她是你的妻子，你拚了命也要救她回來才對呀！」

棋王道：「問題在於：我即使拚了命，也救她不回。」

王烈道：「爲甚麼？」

棋王道：「因爲自從先師亡故之後，我便與她劃分界限，她在她那一邊開闢出許多錯綜複雜的洞道，而且處處佈置機關陷阱，除非她願意讓我過去，否則我絕對無法闖過那些機關陷阱。」

語聲一頓，接着沉聲道：「我不是怕死，但是我若死了，不僅我的門下要遭殃，而且整個武林也要遭殃，有許許多多的人會慘遭殺害！」

王烈心驚道：「怎麼說呢？」

棋王道：「因爲她已是一個喪失人性的瘋婆子！」

王烈道：「她雖然滿懷仇恨，可是看來神智還很正常，不像個瘋婆子啊。」

棋王冷冷一笑道：「你對他了解不多，所以有此看法……」

王烈問道：「她究竟是怎麼樣一個女人？」

棋王緩緩道：「她年輕的時候，是個風華絕代的美人，因此先師對她一見傾心，而她對先師也愛之入骨，可是當他們逃離紅衣教回到中原結爲夫妻之後，先師漸漸發現了她可怕的一面，她雖然深愛先師，但却不是個溫柔的女人，她脾氣暴躁，心狠手辣，有好幾次僅因別的女人多看了先師一眼，她就將那幾個女人的眼睛挖了出來。」

王烈吃驚道：「她醋勁這麼大？」

棋王點頭道：「不錯，總之她雖然深愛先師，却不是個心地善良的女人，因此先師爲了避免她殺人，同時也爲了逃避紅衣教的追捕，便與她定居在這洞庭湖下的地穴之中。」

王烈道：「後來呢？」

棋王道：「先師收了四個徒弟，一個是師抱眞、一個是仇元凱、一個是趙池、一個是我，我們四人跟隨先師習武，先師對待我們很好，但是她就不一樣了，由於她脾氣暴躁，稍不如意便對我們施加辱罵，在她的心目中，我們不是先師的傳人，而是她的奴才，她完全沒有把我們當人看待。」

王烈道：「這很痛苦。」

棋王道：「是的，我們很痛苦，但是爲了習得絕世武功，我們只好忍耐……」

王烈道：「請容小可打岔一下嗎？」

棋王點頭道：「好，你說。」

王烈道：「他們當初脫離紅衣教的原因是甚麼？」

棋王道：「他們在紅衣教中相識，雙方一見生情，先師原是個孤兒，從小被紅衣教收養長大，他對佛教不感興趣，覺得人活在世上應該多多追尋快樂，所以當他與龍女相識生情後，兩人便計劃脫離該教，這本來沒有甚麼不對，但龍女却瞞着先師偷了該教的『密宗精神劍』，先師起初不知道，直到他們回到中原，龍女將劍譜交給他時，他才知道此事。」

王烈道：「令師沒打算將它送還給紅衣教？」

棋王道：「沒有，一來因爲龍女堅持不肯，二來『密宗精神劍』對一個習武之人的誘惑力太大了，先師便在那種情況下研習完成。」

王烈問道：「當時她沒跟着練麼？」

棋王道：「沒有。」

「爲甚麼？」

「因爲先師發現這門劍法太過厲害，練此劍法之人若是心地不太善良，後果便不堪設想，因此就不讓她練習。」

「她肯聽從？」

「是的，她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臉色，唯獨對先師言聽計從。」

「令師有沒有將『密宗精神劍』傳授給你們四人？」

「沒有，因爲當時我們還不到可以研習該劍法的程度，而且龍女也一再反對先師將該劍法傳授給我們四人，理由是她氣量狹窄，只希望她丈夫成爲天下唯一擁此絕技之人。」

（未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文・中客隆
圖・飛可

劍元歸・斧寶・弓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空谷蘭胡大明甘仲池被通天敎護法雲中鶴用魔掌困住，哈玉珠趕來援助也一齊被困，甘仲池試用三絕和尚所贈的信物白玉如意將雲中鶴擊退，哈玉珠向空谷蘭滙報最近江湖上各派的動態：長孫尚義已出任一統盟的第一副盟主，他那存仁山莊已成爲一統盟的總壇；一統盟正在爭取辜若萍，以第二副主之職籠絡他加盟，他還在攷慮中……空谷蘭在道消魔長的形勢下，只好將根據地轉移在另一個地方，由哈玉珠爲前導，選擇在崇山峻嶺，奇險的山澗石洞作爲隱蔽的地方，並由哈玉珠率留守在洞裏，空谷蘭胡大明甘仲池另採行動……

洞天福地　變作鬥場

胡大明並又補上一句：「二妹，妳是怎麼發現這個世外桃園的？」

說這是「洞天福地」，「世外桃源」，都一點也不算誇張。

目前，甘仲池等人所站立的天然石洞出口處，距地面也有十來丈高。

居高臨下，極目所至，但見一片方圓達一百來畝的谷地，四週峭壁插天，當中奇花異草，茂林修竹，粉蝶紛飛，奇禽爭唱……美不勝收。

空谷蘭却答非所問地道：「大哥，三弟，喜不喜歡這兒？」

甘仲池搶先答道：「二姊，我心中的感受可不是『喜歡』二字所能包涵的。」

胡大明也點點頭道：「對，我也有此同感。」

空谷蘭道：「是的，這的確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好地方，二位注意到沒有，整個谷地呈『心』形，所以才取名爲天心谷。

「這天心谷，除了這個天然石洞可供出入之外，沒有第二條通路……」

胡大明截口笑道：「排水的地方總有吧？」

空谷蘭道：「有，那是東邊山脚下的一個小石洞，好像通往地底陰河，我沒有探查過。」

她微頓話鋒，又道：「這兒有食用不盡的野生水果，黃精，伏苓，住在這兒，可以不食人間烟火。」

甘仲池笑道：「那我們都成了神仙中人了。」

「可以這麼說。」空谷蘭含笑接道：「從現在起，這天然石洞，就是我們的臨時行館，這兒沒有寒暑，四季都溫暖如春，那邊還有一間石室，所有榻、椅都是就地取材，用萬年溫玉做的，二位都知道，睡在萬年溫玉上，一個月就可以抵得上十年的面壁之功。」

甘仲池道：「二姊，妳還沒回答大哥的問題哩！」

「甚麼問題啊？」

「就是『妳是怎麼發現這兒的』。」

空谷蘭「哦」了一聲，道：「這個嘛，說來可又得說到『黃帝神弓』了。」

甘仲池一怔，道：「這兒跟那『黃帝神弓』有關？」

空谷蘭道：「是的，這兒就是三百年前看到『黃帝神弓』秘笈的玉眞子前輩的修眞之所，到目前爲止，知道玉眞子這位老前輩的人，除了目前咱們三個之外，就只有一個哈玉珠了。」

胡大明接問道：「這是說，妳是先獲得那秘笈，然後根據秘笈中的指示，才找到這兒的？」

空谷蘭苦笑了一下，道：「是的，但事實上，可不是這麼簡單。」

胡大明道：「這一點，我了解，如果武功沒進入某一個階段，就是想到這兒來也來不了的。」

空谷蘭道：「不錯，當我跟哈玉珠到這兒來時，儘管自信武功已經到達某一個階段，但却還是歷盡艱辛，幾乎送掉老命才到達這兒的……」

說到這兒，她話鋒一轉，道：「比較起來，三弟你這個小鬼頭，可眞是太幸運了。」

甘仲池道：「這都是大哥和二姊的栽培。」

不錯，甘仲池是够幸運的。

洞天福地中的日子過得很快，在胡大明，空谷蘭二人的傾囊傳授下，和空青石乳，萬年溫玉的輔助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的成就已經超越谷空蘭和胡大明二人了。

當一個月的關期屆滿時，容谷蘭忍不住興奮地嬌笑道：「大哥、三弟、現在咱們可以按預定計劃進行了。」

「現在還不行。」

接口的不是胡大明，也不是甘仲池，而是一串突如其來，又不知其來自何處的奇異語聲。

那語聲蒼勁而又低沉，由於來得太突然，因而使得胡大明等三人大感意外之下，齊都臉色爲之一變。

那奇異語聲又道：「很抱歉，老朽出現得實在太突然，也太冒昧。」

隨着話聲，右邊岔道中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冉冉地「飄」了過來。

說那幽靈似的人影是「飄」過來，是最爲恰當的。

因爲，那不是「走」，也不是「飛縱」，而是實實在在地「飄」。

也由於他是「飄」過來，因而看起來也更像是一個幽靈。

那幽靈似的人影已止於胡大明等人身前丈遠處。

時正黃昏，西天的晚霞斜映洞口，使胡大明等人都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個身材瘦小的黃衫人。

此人不但身高不足五尺，連五官四肢也比一般人要小一號，乍看之下，就像是一個發育不全的侏儒。

他雖然其貌不揚，但却是目如冷電，面色紅潤有如嬰孩，配上那蕭蕭白髮，眞個是鶴髮童顏。

這些，都證明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不是幽靈。

當然，胡大明等人也不相信世間眞會有甚麼幽靈。

空谷蘭沉臉如故地道：「我沒工夫跟你廢話。」

那黃衫人笑意盎然地說道：「妳沒工夫跟我廢話，老朽却有的是工夫，不過，妳一連串問出三個問題，而老朽却只有一張咀……」

空谷蘭說道：「你可以一項一項地回答。」

那黃衫人道：「好！先說老朽的姓名來歷，老朽唐必興，出身四川唐門，半途加盟天魔敎，曾經是天魔敎中四大法王之一。」

胡大明插口笑笑道：「唐老人家就是當年魔敎中，四大法王之首的『七毒天王』麼？」

由於唐必興好像並無惡意，同時，也由於唐必興是當年魔敎中除了正副敎主之外的第一高手，在敵友未分之前，胡大明實在不想節外生枝，另樹强敵，所以，他對唐必興的稱呼，顯得格外的客氣。

唐必興含笑接道：「正是。」

不等有人接腔，又道：「二十年前，天魔敎在俠義道的聯合圍攻下，冰消瓦解，老朽也身受重創，幾乎是九死一生才逃出生天。」

空谷蘭接問道：「于是，你於無意中，發現了這天心谷？」

「哪有這麼簡單的事，」唐必興苦笑說道：「現在，老朽必須先說明自己的立場，目前，老朽跟諸位是友非敵，方才，老朽之所以突然出面，出發點也是爲諸位好，而且，老朽也自信必然對諸位有所助益。」

空谷蘭曼應道：「我希望能有事實證明。」

唐必興道：「如果老朽的袖裏陰陽有準，今宵子正之前，必有事實證明。」

空谷蘭道：「好！請繼續說下去。」

唐必興沉思着道：「當時，老朽不但內傷極重，週身更是受了十五處大小創傷，雖然憑着求生的本能，奮勇逃出生天，但逃出之後，却昏睡了一天一夜，才甦醒過來。

「由於失血過多，也由於內傷太重，更由於未能及時醫治，當時雖然已甦醒過來，但我心中明白，一身功力已剩下不足二成了。」

空谷蘭道：「但現在，你好像已經完全恢復了功力？」

唐必興道：「是的，現在，老朽不但早已恢復了功力，而且還比二十年以前精進得多了。」

「這都是這天心谷的特殊環境所促成的？」

「不錯。」

「現在，該說說你如何進入這天心谷的經過了。」

對於唐必興，儘管胡大明表現得很客氣，但空谷蘭却還是不稍假辭色，稱呼方面也一直都是「你呀你」的。

但唐必興對於這位「刁蠻公主」的個性，好像深爲了解，竟一點也不以爲忤地還是含笑接道：「是的，公主。」

空谷蘭怔了一下，道：「你……好像早已認識我們三個？」

唐必興道：「公主，姑且撇開以前妳跟哈玉珠在這兒閉關的時間不算，單以最近這一個月來的朝夕相處來說，如果還不能對諸位有所了解，那麼，老朽豈非變成白痴了。」

「你……你跟我們朝夕相處？」

「是的，老朽閉關的石室，就在你們隔壁。」

胡大明插口苦笑道：「眞够慚愧，有人住在隔壁，居然歷時一個月不曾察覺，如果是敵人，那還得了。」

唐必興道：「胡老弟千萬別這麼說，其實，所以造成目前這情況，是有原因的，第一，對於天心谷，老朽在這兒的時間都遠比諸位長，雖不敢自詡爲對這兒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但老朽還不知道的地方却也不多。第二，咱們明暗互異，而老朽又是有心避開諸位，所以……」

空谷蘭截口接道：「够了，現在，我問你，爲甚麼以前要存心避開咱們，而今天却又自動出頭了？」

唐必興笑笑道：「因爲以前，老朽在研練一項魔教中的神功，同時也在靜參先天的易理，說來也是一項巧合，剛好今天午正，才正式啓關。」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其實，老朽並非是由於功德圓滿而啓關，只是由於時勢所迫，而老朽也勉强可以啓關了，所以才不得不提前啓關。」

空谷蘭蹙眉問道：「甚麼叫『時勢所迫』？」

唐必興道：「老朽的意思，是必須延緩諸位『按預定計劃進行』的時間。」

「你要延緩咱們的行程？」

「是的。」

「須要延緩多久？」

「那要看今宵子正的情況而定了。」

「子正？方才，你說過，如果你的袖裏陰陽有準，今宵子正必有事實證明？」

「是的。」

「你認爲可以證明一些甚麼？」

「老朽認爲，第一，可以證明老朽所精研的先天易理已有多少火候，第二，可以證明老朽的確能對諸位有所助益。」

「噢……」

「老朽預測，强敵正在來此間途中，如果諸位貿然提前出谷，勢必撞箇正着，而以目前諸位的景況而論，諸位還不是那强敵的對手。」

「所以，你要我們等在這兒，以逸待勞？」

「是的，而且，老朽也可以協助一臂之力。」

空谷蘭注目問道：「你所預測的强敵，究竟是甚麼人？」

唐必興苦笑道：「公主，老朽不過是憑先天易理推算，提供一些未來的事項，如果事事前知，豈非成爲大羅金仙了。」

空谷蘭也苦笑道：「我看你說得那麼玄，又那麼肯定，眞以爲你已成大羅金仙了哩！」

唐必興道：「老朽雖然不是大羅金仙，但由於最近一個月以來，諸位於閑談中所透露的消息判斷，對那個即將來臨的强敵，却也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

「那就請費神猜猜看。」

「老朽認爲，即將來犯的强敵，就是諸位口中的通天教主。」

「何以見得？」

「因爲，通天教教主手中有水晶球，他能由水晶球知道諸位是他的尅星，自然也能於水晶球中偵知諸位的行踪。」

「你……越說越玄了。」

「聽起來好像是荒誕不經，但水晶球的奇異功能，却的確是事實。」

空谷蘭，胡大明都沉思未語。

一直未曾插口的甘仲池却接問道：「唐老人家，水晶球究竟是甚麼玩藝啊？」

唐必興含笑接道：「甘老弟，你這一問，可眞是問對人了。」

「此話怎講？」

「因爲，水晶球是魔教的鎭派之寶，而老朽却曾經是魔教中人，由魔教中人來說水晶球的妙用，不是最爲恰當麼！」

「好像是的。」

空谷蘭又插口問道：「你說『曾經是魔教中人』，這句話，是否另有涵意？」

唐必興含笑接道：「公主冰雪聰明，心細如髮，好像對老朽話中的每一個字，都不肯放過……」

話鋒一頓，又道：「不錯，老朽那句話中的『曾經是』三字，就是表示老朽現在已經不是魔教中人了，否則，這一個月當中，老朽隨時都可以暗算諸位，今宵，更可以來一個裏應外合，對諸位前後夾擊，是不是？」

空谷蘭展顏一笑：「唐老人家，現在，我該相信你眞的是『是友非敵』了。」

「謝謝妳！公主。」唐必興苦笑着接道：「雖然老朽已是坐六望七之年，但諸位口中的『老人家』三字，却實在不敢當，如承不棄，今後，叫老朽一聲『唐前輩』，就足感盛情了。」

空谷蘭道：「好！恭敬不如從命，從現在起，咱們都叫您唐前輩啦！」

唐必興連連點頭道：「好好……謝謝公主，也謝謝二位老弟……」

甘仲池截口笑道：「唐前輩別謝得太多，還是說那水晶球吧！」

「好的。」唐必興沉思着接道：「天魔教中有水晶球，不知始於何時，也不知其來自何處，但那個大小有如一枚鴨蛋的圓球，却的確具有不可思議的無窮妙用，而其最大的妙用，就是能預知敵人行踪和預測魔教的興衰休咎。」

甘仲池道：「這麼說來，魔教就可以因而趨吉避凶，永遠壯大堅强了，却爲甚麼又有以往那些多次烟消雲散的紀錄呢？」

唐必興道：「這問題，我沒法回答，如果要勉强說個理由，就只好歸之於天命了。江湖也跟朝廷一樣，亂久必治，治久必亂，這是天意，水晶球雖然能預示休咎，却不能逆天，所以，當魔教氣勢已盛時，還是免不了烟消雲散的命運。……」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魔教雖然曾經有過多次覆亡的紀錄，但是，過一段時間，又能東山再起，這，又得歸功於水晶

球的妙用。」

甘仲池道：「是由於水晶球預示玄機，使魔教教主能預作東山再起的安排？」

「不錯。」

「這的確是不可思議。」

「所以現在的通天教主既能由水晶球中預知三位是他的尅星，也必然會由水晶球中幻象的指示，跟踪找到這兒來……」

「這是你的猜想？」

「也是根據先天易理的推算。」

「那麼，那位通天教主，也必然會由水晶球中，測知您在這兒的事實。」

「有這個可能，但不是必然，因爲，我這個糟老頭，畢竟不是甚麼重要人物，而事實上，水晶球所預示的，絕對是有關魔教的重要的人和事。」

「唐前輩太謙虛了。」

唐必興苦笑了一下，道：「我是實話實說，其實，我又何嘗不想自己能成爲重要的人物哩！」

甘仲池接問道：「唐前輩，對於現在的這位通天教主，您是否能於先天易理中推算出是甚麼人？」

唐必興笑道：「由先天易理中推算對方是甚麼人，我還沒進入那種境界，雖然我也曾經靜心推算過，但只能算出那只是一個本來跟天魔教完全無關的人，也是一個我不曾認識的人。」

甘仲池等人都沒接腔。

唐必興沉思着道：「現在，關於諸位所提出的問題，已只剩下我如何進入這天心谷的這一項了，是不是？」

甘仲池搶先點點頭，道：「是的。」

唐必興道：「這問題，說起來却很簡單，當年我拚死逃出生天之後，由於失血過多，內傷太重，不但一身功力所剩無幾，幾乎連爬行都感到力不從心。對了，現在，我必須補充說明，當年的天魔教總壇，也在這伏牛山中，距這天心谷約莫有百里山路。而我却是在飢渴交迫之下，勉强爬到溪邊飲水，跌落溪中，由水道進入這兒的。」

空谷蘭接口問道：「就是由那通往地底陰河的洞口進來的？」

唐必興道：「不錯。」

空谷蘭說道：「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唐必興道：「的確是不可思議，一個重傷垂死的人，跌落山溪中，經過百來里的水程，居然能由陰河缺口中再度逃出生天，也算是一次罕見的奇跡。」

甘仲池含笑接道：「這叫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啊！」

唐必興却苦笑道：「小老弟，別尋我這糟老頭開心，我已經算是入土半截的人了，還有甚麼後福可言，現在，閑話少說，還是趁早合計一下，如何應付即將到來的强敵才是正經。」

空谷蘭接口問道：「唐前輩有何高見呢？」

唐必興道：「我沒甚麼高見，只是認爲，咱們必須設法，將那水晶球搶過來，或者將它毀掉。」

甘仲池道：「對對……水晶球在對方手中，咱們的行動就沒有秘密可言，永遠像陰魂不散地被他們盯住，寸步難行。」

一陣香風，由通道中傳了過來。

唐必興臉色微變，道：「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了。」

空谷蘭道：「這香風中，會不會有問題？」

胡大明道：「好像是女兒家的脂粉香氣。」

唐必興道：「不錯，是脂粉香氣，諸位放心，有我這『七毒天王』在，就算是他們用毒，也可以百無禁忌。」

空谷蘭嬌笑道：「我幾乎忘了，您是一位用毒的老祖宗。」

甘仲池道：「我想，我們還是都不要以本來面目示人才對。」

這一個提議，空谷蘭、胡大明二人都點首同意。

於是，空谷蘭戴上了黑布套、胡大明戴上人皮面具，甘仲池只是施展他那「九轉百幻神功」，變成了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又黑又壯的漢子。

這一個月以來，甘仲池由於功力的精進，他那「九轉百幻神功」運用起來，也更爲快速而得心應手，在不明內情的人看來，就像變戲法一樣。

因此，一旁的唐必興入目之下，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說道：「好神奇的易容術。」

胡大明接口笑道：「唐前輩，咱們這位小老弟，早就闖出了『千幻神龍』的美號了哩！」

唐必興道：「好一個『千幻神龍』的美號，眞是實至名歸。」

空谷蘭道：「敵人已到了百丈之內，咱們該打點精神應戰了。」

甘仲池說道：「來人好像是在十個以上……」

他的話聲未落，通道中忽然傳來一連串的陰笑，道：「不錯，咱們一共是十八位……」

語音嬌柔，那顯然是出於一個年紀並不怎麼大的女人之口。

甘仲池沉聲問道：「妳是誰？」

那嬌柔語聲道：「老娘是一統盟盟主夫人刁亞男。」

這答話，可大出羣俠們的意料之外。

因爲，據唐必興的先天易理所推算，追踪而來的，應該是魔教中人才對。

情況雖然有了意外的變化，但空谷蘭的反應也很快捷，立即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甘仲池道：「三弟，這是好機會，如果淳于巧兒也來了，你可以順風扯帆，混入一統門中去，我們這三個暫時不露面，你可以相機行事，妥爲應付……」

說完，她分別向胡大明、唐必興二人使了一個眼色，一齊隱於一條岔道中。

甘仲池會心地點點頭，然後揚聲問道：「淳于巧兒是否也來了？」

淳于巧兒的語音嬌笑道：「我當然會來，你是甘仲池？」

「我不是。」

「那你是誰？爲甚麼你要問我來了沒有？」

「我是甘仲池的朋友，够了嗎？」

「不够……」

隨着話聲，香風輕拂，柳媚花嬌的淳于巧兒已出現在甘仲池面前。

接着出現的是一位紫衣美婦和十六名紅衣少女。

這時，夜幕已開始下垂，洞中能見度很差，但此時的甘仲池，由於功力大增，「虛室生白」的夜視功夫也大爲增進，因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那紫衣美婦，外表看來，約莫二十七八、生得芙蓉其面，楊柳其腰，其體態之婀娜多姿，固然是不在話下，而其臉蛋之美，更是不在話下，她的美，比起空谷蘭來，絕不多遜，而其冷漠之外表，也跟空谷蘭差不多。

看她的排場，此人無疑就是過去南宮世家的女主人，如今却是一統盟盟主夫人的刁亞男。

刁亞男跟空谷蘭同樣是屬於「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型的女人。

一般玩家都說，外表冷漠的女人，內心都像火一樣的熾熱。

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原則，世間事，有原則，也就會有例外。

以空谷蘭跟刁亞男二人的實際情況來說，空谷蘭就是一個例外，她是表裏一致的「冷」，而刁亞男却眞的是外冷內熱的那一類型的女人。

× × ×

淳于巧兒一雙媚目在甘仲池週身上下掃視着，一面含笑接道：「因爲，我斷定你就是甘仲池。」

甘仲池也笑問道：「何以見得？」

淳于巧兒道：「甘仲池，你不愧你那『千幻神龍』的美號，易容術高明得無懈可擊，嗓音也變幻得恰如其分，但，只可惜……」

她，忽然一笑住口。

甘仲池笑問道：「爲何不說下去？」

淳于巧兒狡黠地一笑道：「甘仲池，你自己該明白，這是一種很高深的學問，有時候足以影响生死的學問，是不是？」

「唔……」

「所以，我不會輕易告訴你的。」

「是有條件？」

淳于巧兒也「唔」了一聲之後，又狡黠地一笑道：「其實，以你的易容術的高明，加上你的聰明，箇中原因何在，你自己也應該想得到的。」

甘仲池笑笑道：「不錯，事實上，我也已經想到了。」

「哦……」

「妳不相信？」

「我相信事實。」

「好！請聽着：由於妳處心積慮要征服我，妳對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不是？」

「不錯。」

「對我的眼神，當然是記憶良深？」

「唔……」

「易容術中，最不容易改變的是眼神，我自信，我的易容術已經具有改變眼神的造詣，但一時之間却疏忽了。」

淳于巧兒媚笑道：「這是何等大事，豈容隨便疏忽的。」

甘仲池道：「下一次就不會有了。」

淳于巧兒道：「甘仲池，你心中該明白，在我面前，不會再有下次了。」

「妳自信可以將我擺平？」

「當然，否則，不但你會笑話我，我哥哥也會笑話我的。」

甘仲池一怔道：「這跟令兄何干？」

淳于巧兒道：「因爲一個月之前，我一時太意，功敗垂成，今宵已經是第二次了，而我哥哥擺平白娟娟，却只是一次就手到擒來，如果我一連兩次都擺不平你，他豈不笑話我太低能……」

甘仲池臉色一變地截口問道：「怎麼？白姑娘她……她……她……」

他「她」了半天，却沒「她」出一個所以然來。

白娟娟被淳于長青所刼持的消息，一個月之前，已經由哈玉珠向空谷蘭報告過了。

當時，空谷蘭爲了怕影响甘仲池閉關進修，才特別隱瞞着，想不到此刻却由淳于巧兒的口中說了出來。

以甘仲池跟白娟娟的交情而言，甘仲池聽到這一竟外消息之後的震驚，是一點也不算過份的。

淳于巧兒掩口媚笑運：「瞧你這一份緊張勁兒。」

不等甘仲池接腔，又道：「我哥哥喜歡白娟娟，就跟我喜歡你一樣，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甘仲池怒聲叱道：「我問妳，白姑娘現在怎樣了？」

「不怎樣，」淳于巧兒笑笑道：「她是你的老情人，你該明白，她不會輕易就範，而我哥哥又不想勉强她，所以，白娟娟現在暫時算是我哥哥的貴賓。」

甘仲池一聽白娟娟仍然是「貴賓」的身份，不由暗中略感輕鬆地輕吁了一聲。

淳于巧兒又道：「我哥哥還說，等我將你請回去之後由你去勸勸白姑娘哩！」

甘仲池氣極之後，反而呵呵一笑道：「好主意！」

淳于巧兒微笑道：「那你是同意？」

甘仲池冷笑道：「就算我是同意了，也得妳有能力將我請回去才行。」

淳于巧兒道：「我當然有這個能力，我也絕對不相信，這一個月當中，你會有甚麼了不起的長進。」

刁亞男插口笑道：「巧兒，錯了！這一個月當中，這小子一定已有了不起的長進。」

淳于巧兒「哦」了一聲，道：「阿姨已有甚麼特別發現？」

刁亞男道：「不錯，我已經在這兒附近巡視了一遍，這兒有萬年溫玉還有空青石乳，這些都是能使功力速成的瑰寶。」

淳于巧兒道：「阿姨，一個月之前，他不是我的三招之敵，所以，即使這一個月中，有特殊際遇，我還是有絕對把握可以收服他，退一步說，即使萬一我收服不了他，也還有阿姨妳呀！」

刁亞男道：「現在，妳可看重我這個阿姨了。」

淳于巧兒道：「我一向就很尊重阿姨呀！別說是我，就是我爹不也一向就說亞姨妳是一統盟的太上盟主嗎？」

「巧兒，少向我灌迷湯。」刁亞男轉向甘仲池問道：「甘仲池，能不能老老實實回答我一些問題？」

甘仲池道：「除非我不肯回答，回答出來的，一定是老實話。」

「那麼，我問你，這兒連你在內，本來一共是四位？」

「不錯。」

「四人中，包括你以前南宮世家的老僕胡大明在內？」

「不錯。」

「另外還有一男一女是誰？他們三個，爲甚麼不出面？」

「這問題，我拒絕答覆。」甘仲池笑笑道：「如果有條件交換，也許我可以改變主意。」

刁亞男嬌笑道：「好小子！居然跟老娘談起條件來了。」

甘仲池冷笑道「妳以爲妳是玉皇大帝，沒人敢跟妳談條件。」

刁亞男道：「我雖然不是玉皇大帝，却等於是一統盟的太上盟主，當代武林中，我實在想不起來，有誰够資格跟我談條件。」

甘仲池雙眉一軒道：「我够資格。」

「你够，但不是够資格，是够狂。」

刁亞男徐徐地接道：「好！沖着你這股狂勁，也沖着你即將成爲本盟的乘龍快婿，我破格成全你，有甚麼條件，說吧！」

甘仲池注目問道：「我的條件很簡單，先告訴我，那個指引妳到這兒來的人，爲何沒來？」

刁亞男漠然地道：「沒人指引我，是我自己找來的。」

甘仲池笑道：「眞虧妳還以一統盟的太上盟主自居，居然睜着眼睛說瞎話。」

刁亞男也冷笑道：「你又怎能斷定我，是由於有人指引才找到這兒來？」

甘仲池道：「這問題我拒絕回答。」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口道：「儘管妳口惠而實不至，事實上並未回答我的問題，但我還是願意回答妳方才所問的問題。」

「很好！說吧。」

「那另外三位，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是實話？」

「我說的是實話，但妳問的，却是廢話！」

刁亞男那冷漠的俏臉上居然綻出一片笑意，道：「俗語說得好，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雖然巧兒不是我所親生，但畢竟我也算是丈母娘的身份……」

甘仲池截口笑問：「妳也是越看越中意？」

刁亞男道：「不錯，我最中意的，就是你這份狂勁。」

緊接着，俏臉一沉，道：「抓住你小子，不怕那三個不出頭。」

話鋒略頓，又沉聲接說道：「巧兒，上！」

「得令！」

淳于巧兒嬌應聲中，飛身而起，以居高凌下之勢，向甘仲池飛快地攻出三掌。

目前，他們所處的石洞，正是快接近進入天心谷的出口，不但很寬敞，高度也在十丈以上，足够十位以上的高手放手一搏的。

甘仲池並未接招，只是以一種奇幻的步法閃避着！三招中他已退出八尺之外，並邊退邊沉聲喝道：「且慢。」

淳于巧兒收招一笑，問道：「爲何不接招？」

甘仲池道：「我有話說。」

「話已經說得太多。」

「我了解，但我記得，一個月之前，妳誇口三招之內可以生擒我，現在該怎麼說？」

「現在，甚麼都不必說，抓住你就行了……」

話落招隨，又展開一串奇幻而又快速的搶攻。

甘仲池沒答話，他也是很認眞地迎戰對方的攻勢，不過，甘仲池使的是游鬥的戰術。

這也就是說，也不跟對手硬拚，而是避重就輕地，以閃避爲主，十招當中，他最多只反擊一二招。

由於這一個ㄣ中，空谷蘭、胡大明二人的傾囊相授，和空青石乳，萬年溫玉的雙重增加功力，甘仲池不但功力大增，對於歸元秘笈上的武學和黃帝神弓的武學，也都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成就已超越傳授給他的「師傅」空谷蘭和胡大明二人了。

可惜的是，由於他的兩位臨時「師傅」都對歸元秘笈上的武學未窺全豹，否則，他目前的成就，應該是已經超過淳于巧兒的了。

儘管如此，他跟淳于巧兒相較之下，所差也是很有限的。

但爲了隱藏實力，以便實施他們所預定的「美男計」，他却不便施展已會的歸元秘笈上的武功，只是佚恃對歸元秘笈武學的熟悉，加以閃避，僅管他故意裝成險象環生狀，但實際上却都化險爲夷，而且也並未露出甚麼破綻來。

因此，雙方惡鬥了百招以上，淳于巧兒還是未能達到生擒甘仲池的目的。

淳于巧兒雖然還未能達到生擒甘仲池的目的，但一旁冷眼旁觀的刁亞男，却也看出了端倪，而冷笑一聲，道：「甘仲池，你已由胡大明手中學會了歸元秘笈上的部份武學？」

甘仲池含笑答道：「不錯。」

刁亞男道：「你爲何不學以致用？」

甘仲池道：「在你們二位大行家面前施展我那不完整的歸元武學，豈非成了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

也不知是由於說話分神？還是故意順水推舟？甘仲池忽然被迫而打了一個跟蹌，幾乎被淳于巧兒一把抓個正着，而苦笑道：「我看，乾脆你們母女倆一齊ㄤ，我就是失敗，也敗得光彩一點。……」

淳于巧兒冷笑道：「敗在我手中，也足够光彩的，着！」

「着」字聲中，淳于巧兒的嬌軀忽然幻化出一連串的幻影，在甘仲池的眼中，他的週圍，呈現出無數個的淳于巧兒，一齊揚掌向他抓了過來——

甘仲池於一陣手忙脚亂中，被抓箇正着。

淳于巧兒右手抓住甘仲池的同時，左手已飛快地點了他三處大穴，並嬌笑道：「現在，你怎麼說？」

甘仲池自我解嘲地笑道：「被未來的老婆抓住，雖敗猶榮，雖敗猶榮。」

暗影中傳出胡大明的語聲道：「我眞不知該責罵你沒出息，還是該讚賞你臉皮厚。」

話聲中，胡大明、空谷蘭、唐必興等三人已由暗影中緩步而出。

胡大明戴了人皮面具，空谷蘭套上黑布套，三人中只有唐必興是本來面目。

甘仲池苦笑了一下，道：「都一樣，都一樣。」

不錯，站在甘仲池的立場來說，不論是「沒出息」也好，「臉皮厚」也好都是一樣，反正他這「美男計」是勢必實行。

刁亞男靈目在對方三人身上溜轉，一面冷笑道：「你們三個眞沉得住氣。」

唐必興笑笑道：「太上過獎了。」

「方才，咱們的談話，你們都已經聽到？」

「難道不可以？」

「當然可以，」刁亞男注目接問道：「你是甚麼人？」

唐必興拈鬚微笑，說道：「老夫唐必興……」

刁亞男俏臉一變，截口接道：「你……就是以前天魔教的四大法王之一『七毒天王』唐必興？」

唐必興道：「多謝太上居然還記得我這個老不死。」

刁亞男道：「他們兩個中，誰是胡大明？」

胡大明道：「老夫就是。」

刁亞男冷笑道：「胡大明，你好大的狗胆！」

胡大明道：「老夫這點兒胆量，跟謀殺親夫的人比起來，實在算不了甚麼。」

刁亞男靈目中寒芒電射，衣衫也無風自臌，却並未接腔。

胡大明冷笑道：「別裝成要吃人的樣子，妳不是老虎，咱們這些人也不是羔羊，何況，我那盟弟甘仲池即將成爲妳的乘龍快婿了，至少目前還沒有兵戎相見的必要。」

刁亞男收斂威態，平靜地問道：「這是說，你們三個，也有意加盟本盟？」

空谷蘭插口笑問：「歡迎嗎？」

刁亞男道：「只要你們有誠意，當然歡迎，但你必須先告訴我，你是誰？」

空谷蘭緩緩道：「我是誰，目前還沒有告訴妳的必要，何況，咱們三個，也不可能投效一統盟，但眼前，却有合作的必要。」

「合作？」

「不錯，共同對付即將到來的强敵通天教。」

「噢……」

「妳能找到這兒來，難道不是通天教所提供的綫索？」

「唔……」

「通天教之所以提供綫索，讓妳找到這兒來，就是想以一石二鳥，坐收漁人之利。」

「何以見得？」

「因爲，咱們有一位袖裏陰陽奇準的唐前輩，而且，片刻之前，我也獲得可靠的消息，這石洞的入口已經被通天教的人堵住了。」

刁亞男冷笑道：「如果眞如你所說，那是他們自己找死。」

空谷蘭道：「別太自負，妳要知道，通天教是天魔教與白蓮教的混合組織，不但武功獨樹一幟，邪術更是高人一等。」

一頓話鋒，又道：「現在，姑且撇開他們那獨樹一幟的武功不說，單就那高明的邪術而論，他們能正確地指引妳找到這兒來，就不由妳不信邪。」

「這一點，我同意。」

「那麼，妳是否也同意暫時合作？」

「我必須先知道你是甚麼人？」

「我能告訴妳的是：除了目前合作對付通天教之外，不論過去和未來，咱們都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那也不是盡然……」

「這些，都暫時不談，至少你該先告訴我，你是男人還是女人？」

空谷蘭也是淳于石的侍姬之一，她跟刁亞男自然早就認識，但目前的空谷蘭，全身都套着黑布套，只露出一雙眼睛，嗓音也變得怪怪的，令人男女莫辨，所以，刁亞男才不得不有此一問。

空谷蘭道：「我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前合則兩利，時間已經不多，妳必須馬上做明智的抉擇。」

「有這麼嚴重嗎？」

「信不信由你。」

「刁亞男眉梢一揚，道：「我就是不信。」

唐必興接口道：「那麼，對於暫時合作，妳是不予攷慮了？」

刁亞男道：「如果你我易地相處，你會相信一些來歷不明的人所說的話嗎？」

唐必興苦笑道：「看情形，咱們可沒甚麼好談的了。」

刁亞男冷笑道：「本來就是。」

胡大明插口沉聲說道：「刁亞男，我必須提醒妳一聲，我們之所以要求暫時合作，所謂『合則兩利』，那是爲了顧全妳的面子……」

刁亞男截口問道：「那麼，實際情形又如何？」

胡大明道：「實際情形，是妳沾我們的光，更應該說是沾甘仲池的光，妳懂不懂？」

「不懂。」

「那我可以說得更明白一點，由於甘仲池在妳手中，如果你們走不脫，甘仲池也跟着遭殃……」

「如果甘仲池不在我手中，你們就可以勝通過天教？」

「縱然勝不過，但憑咱們對這兒環境的熟悉，和另有的安排，至少可以安全脫圍。」

刁亞男似笑非笑地道：「這幾句話，倒好像是應該信得過。」

胡大明道：「妳不信也得相信……」

一聲凄厲慘呼打斷了仲的話。

胡大明話鋒一轉，道：「該來的終於來了。」

刁亞男沉聲問道：「誰受了唔算？」

她後面傳來一串嬌甜語聲道：「回夫人，是地字第八號。」

刁亞男目注胡大明厲聲叱問：「是你們的人在暗中搗鬼？」

胡大明道：「妳要這麼想，那也只好由妳了。」

又一聲慘呼過處，刁亞男那批女劍士中，顯然又倒下一個。

刁亞男沉聲喝：「都站到前面來！」

暗影中傳來一串陰冷語聲道：「不必了，像這麼綺年玉貌的小妞，老夫不可能，更不忍心殺第三個……」

刁亞男截口問道：「你是誰？」

那陰冷語聲道：「不要問老夫是誰，眼前，你們都只有一條路可走，男的自己了斷，女的自毀功力……」

不等對方說完，刁亞男已循聲飛撲。

但當刁亞男撲到那發話處時，那陰冷語聲却又來自五丈外的另一個暗影中，道：「刁夫人好高明的身手。」

刁亞男的確算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在當代武林中，至少她自己已不作第二人想。

但目前這情況却不同，憑她的身手和地位，一撲之下居然落了空。

這，對目無餘子，氣焰萬丈的刁亞男來說，可的確是够她難堪的了。

那陰冷語聲的人，於完全不着痕跡的情況下，殺死刁亞男的兩個女劍士，又很輕易地避過了刁亞男含憤之下的雷霆一擊，他究竟是通天教中的甚麼人？難道說，他的功力還高過刁亞男？可能嗎？

這時，由於洞外密雲不雨，原先由洞口透入的微弱星光也完全消失，洞內一片漆黑，即使是夜視力再好的人也難以看到五尺之外。

同時，由於洞內伏道甚多，可以說是危機四伏，隨時隨地都有遭到暗算的可能。此情此景之下，最上策就是隱蔽自己的形跡，待機出擊。

目前，現場中除了那剩下的十四名女劍士外，都是內外兼收的頂尖兒高手，在正常情況下，黑夜中，眼睛中會有神光透出，但現在，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收斂了雙目中的神光。

現場中的正邪羣豪，不但收斂了雙目中的神光，連呼吸聲也儘量地減到最低。

一片黑暗，

一片寂靜。

× × ×

少頃過後，那陰冷語聲又道：「刁夫人，妳不但身手高明，涵養功夫也是高人一等。」

方才，當刁亞男一撲落空之際，那句「刁夫人好高明的身手」的話，本來就具有太多的諷刺意味，目前這兩句話的諷刺意味，可就更加濃厚了。

但刁亞男的「涵養功夫」的確是「高人一等」，她居然還是忍住沒接腔。

當然，明眼人都能想像到，刁亞男並不是涵養功夫特別好，而是由於方才一撲落空，使她意識到對方太難纏而不得不强忍心頭怒火，伺機出擊。

至於那陰冷語聲的人，不但很難纏，在目前這一片死寂，危機四伏的環境中，居然還敢出聲說話，他的大胆與猖狂，更是令人暗中佩服不已。

這，是不是所謂「藝高人胆大」呢？

一片死寂中，那陰冷語聲又道：「刁夫人，不論妳有多麼高明，也不論妳是否願意跟那幾個自命爲俠義道的菁英人物合作，老夫都有絕對把握可以擺平你們。」

刁亞男仍未接腔。

但空谷蘭却冷笑一聲，道：「那你爲何光冒大氣，却不動手。」

「老夫高興動手的時候，自然會動手，」那陰冷語聲接道：「聽你這不男不女，陰陽怪氣的嗓音，想必就是那位皇帝老兒的私生女空谷蘭了。」

空谷蘭道：「不錯，這一點，我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你。」

「是佩服老夫消息靈通？」

「唔……」

「那妳不妨多佩服一點，老夫除了知道妳的眞實身份之外，也還知道另外一個的身份。」

「噢……」

「那另外三個中，一個是甘仲池，一個是南宮世家的老僕胡大明，一個是過去天魔教中的四大法王之一『七毒天王』唐必興，是不是？」

「不錯。」

「妳是不是應該更加多佩服老夫這一點？」

空谷蘭冷笑道：「其實，我一點都不佩服你，我只佩服水晶球的妙用。」

那陰冷語聲道：「其實，目前老夫也不在乎妳佩不佩服，只要妳能識時務一點，自動毀去功力就行了。」

空谷蘭又冷笑一聲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刁亞男忽然插口問道：「妳……妳果然是空谷蘭？」

那陰冷語聲道：「眞難得，刁夫人終於大開金口了。」

空谷蘭以本來的嗓音說道：「如假包換……」

空谷蘭恢復了本來嗓音，儘管黑暗中誰也看不見誰，但不難想見，她也必然已經卸下了那個黑布套。

因爲，她隱秘身份的對象就是一統盟，現在，既然一統盟的人已經知道了，就毋須再用黑布套了。

何況，全身套上一個黑布套，絕對不會舒服，一旦跟强敵交手，更會有點兒礙手礙脚。

刁亞男道：「妳……不是武功很平常的麼？」

空谷蘭道：「妳說，誰又是生來就武功很高明的？」

那陰冷語聲呵呵大笑道：「刁夫人，這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家人不識自家人了，二位都是淳于石的夫人，本就應該聯手合作才對……」

「轟」地一聲巨震，打斷了他的話。

不，也不是完全打斷，只不過是使他的話中斷了一下之後，又呵呵大笑道：「刁夫人的確高明，居然準確地察覺到老夫的位置，只不過行動方面，稍微慢了那麼一點兒。」

明讚暗損，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原來由於目前環境特殊，爲防受到敵人的暗算，空谷蘭、刁亞男、和那陰冷語聲的人，他們都是施展「藉物反射」的功夫說話。

（未完・十一）

科技世界

油井爆炸

金一翼

今天，油田「爆發」時，可以由裝備角度技術性機械的專業滅火人員予以控制。但在早期的採油工業時代，人們面對這種災難時，除掉拚命逃生之外，便別無其他途徑。

歷史上由於勘探油礦而引起的一場最具破壞性的大火，發生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二日的傍晚，災場就是美國南部的路易士安那州西北部的卡忠多油田，在一陣飛沙走石中，一聲隆然巨响，隨即噴出一股烈焰，跟着一朵朵黑色的波狀雲，以及一根根巨大的火舌，直衝霄漢，澎湃洶湧，張牙舞爪，即使在四十公里之外，依然有目共睹。

一陣塵土飛揚中，跟着一聲叫喊，成羣工人粉身碎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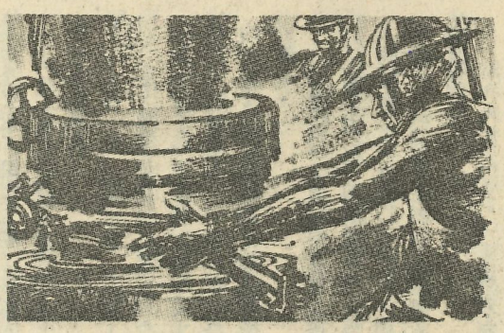
那天傍晚，鑽井機終於鑽穿了那厚達七百公尺的岩層，到達下面的油礦了。於是，透過那十五公分口徑的井眼，下面的原油以每分鐘二千三百公升的速度向上噴出，六名工人，隨即在那井眼上面，加上一扇閥門，控制原油的噴出，不料就在他們收緊最後一顆螺絲栓時，突然發生爆炸，把六名不幸的工人，炸至粉身碎骨。不消幾秒鐘，那油井即變成一個地獄，而唯一可以把火勢控制下來的辦法，就是利用高壓的蒸汽，把火勢緩和，但這是需要數量非常龐大的高壓蒸汽才會奏效的。當時還沒有發明化學泡沫，否則還可以拿這種化學成品像毯子把烈燄蓋住。

在有足够的高壓蒸氣使用之前，第二次爆炸發生了，不但把消防人員拋到半空，還把所有的鍋爐和唧筒炸成粉碎，碎片滿天飛，而一截截的鉛管，又給燒熔了，彎彎曲曲的變成了古古怪怪的形狀，火勢比起剛才還要猛烈。

油井發生爆炸後，消防人員聞訊馳至，準備使用高壓蒸氣施救，但因災場火勢猛烈，熱度甚高，把輸送高壓蒸氣的鋼管烘得無法用手接觸，只好用長木柄的夾子夾住搬運，使接合工作更難。

勇敢的消防人員並不就此氣餒，他們再次嘗試使用高壓蒸汽去滅火。但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另一場災難又降臨在他們身上，裝在井眼上面的鋼鐵鑽塔，突然塌下，像天羅地網般把那油井罩住，使高壓蒸汽無法噴在火燄上面。熱度之高，又無法把起重機駛出去，吊起那座鑽塔，結果，有人便從附近的博物館把一尊古老的前膛砲拉了過來，另外又帶來一些炮彈，希望可以轟掉那些障碍物，不料事與願違，消防人員再度束手無策。

另一項企圖便是居高臨下去撲滅這場大火，但結果還是失敗，特製的鋼鐵架柱已經架起來，準備用來安放那些蒸汽噴管的；不料火勢突然的蔓延起來，使工作小



那天下午，鑽井機已經鑽穿了七百公尺厚的岩層，到達油礦，不久，下面的原油即以每分鐘二千三百公升的速度向上噴出。

組只好放下一切，逃命要緊，當時的情形眞是狼狽非常，走遲一步的便給烟霧焗暈，其他的惟有冒險把他們抱到安全的地方，這時候，各地的工程師，都趕到卡忠多來，決定從另一個角度去撲滅這場大火。

這些志願軍奮不顧身的足足花了六天的功夫，才把所有的鋼管跟油井周圍的五十個蒸汽鍋爐和水槽接上，由於這些鋼管太接近火場，又要多裝一些唧筒，用水噴射着那些工人，避免他們的衣服着火，那些鋼管又太熱了，無法用手去接觸，只能用長長的木柄夾子去把它夾起，最後，所有鋼管接駁完成了，隨即開放蒸氣。咳的一聲，高壓蒸汽便朝着燃燒着的原油和溢出的煤氣噴射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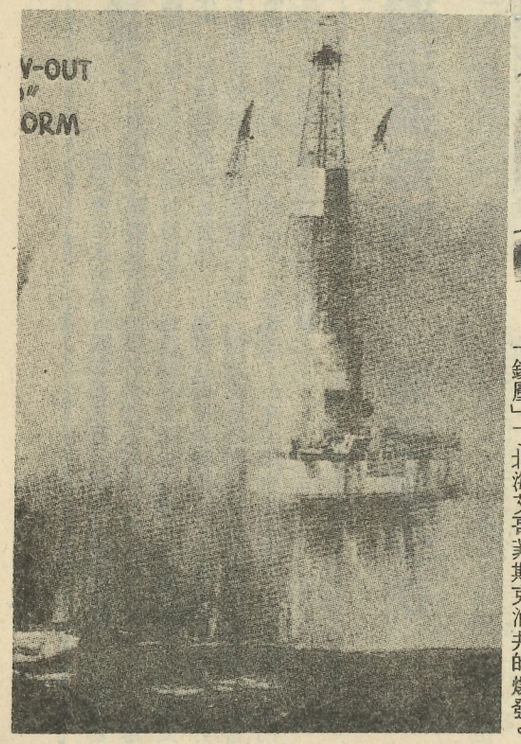
在離開油井七十五公尺的地方，他們開始挖掘一個垂直的升降口，跟着又挖掘一條地道，直通到井眼的鋼鐵圍壁。然後，工程師選了一個油密的套環圍住那圍壁，而這個套環跟地道裏面的一條油管是接駁着的，這一切完成了之後，工程師便利用一根附有一個截割——掘進器的鋼棒自油管裏面推前去，當井眼的圍壁給洞穿了的時候，原油便改了道，流經那條新管，不再在原來的井眼噴出，終於成功了！不消一個鐘頭，火勢已經緩慢下來，而高壓蒸汽又再度對它噴射，再加上一連串的貨車把泥頭和沙石運來，倒進那個井眼裏，第二天，這場大火終於熄滅了，它持續了一個月。二十名工人遇難。在行動中所消耗的費用，達幾百萬美元。

利用古老大砲轟掉所有障碍物。給熱得彎彎曲曲變了形。

①倒塌的架柱　②井眼　③新裝油管的地道。

自從卡忠多這場災難之後，採油工業已經高度的科學化了，同時滅火和預防「爆發」的方法也有了長足的進步，話雖如此，但處理這種意外，還是需要人們的勇敢果斷的。今天，全世界最著名的滅火專家是保羅·阿戴爾（PAUL「RED」ADAIR）：平均每年三十五次被世界各地邀請去撲滅油田的火災，一九六二年，他撲滅了撒哈拉沙漠那場連續六個月的蓋斯·土伊爾油出大火（GASSI TOUIL），而在一九七七年，他們成功地「鎮壓」了北海艾哥菲斯克油井的爆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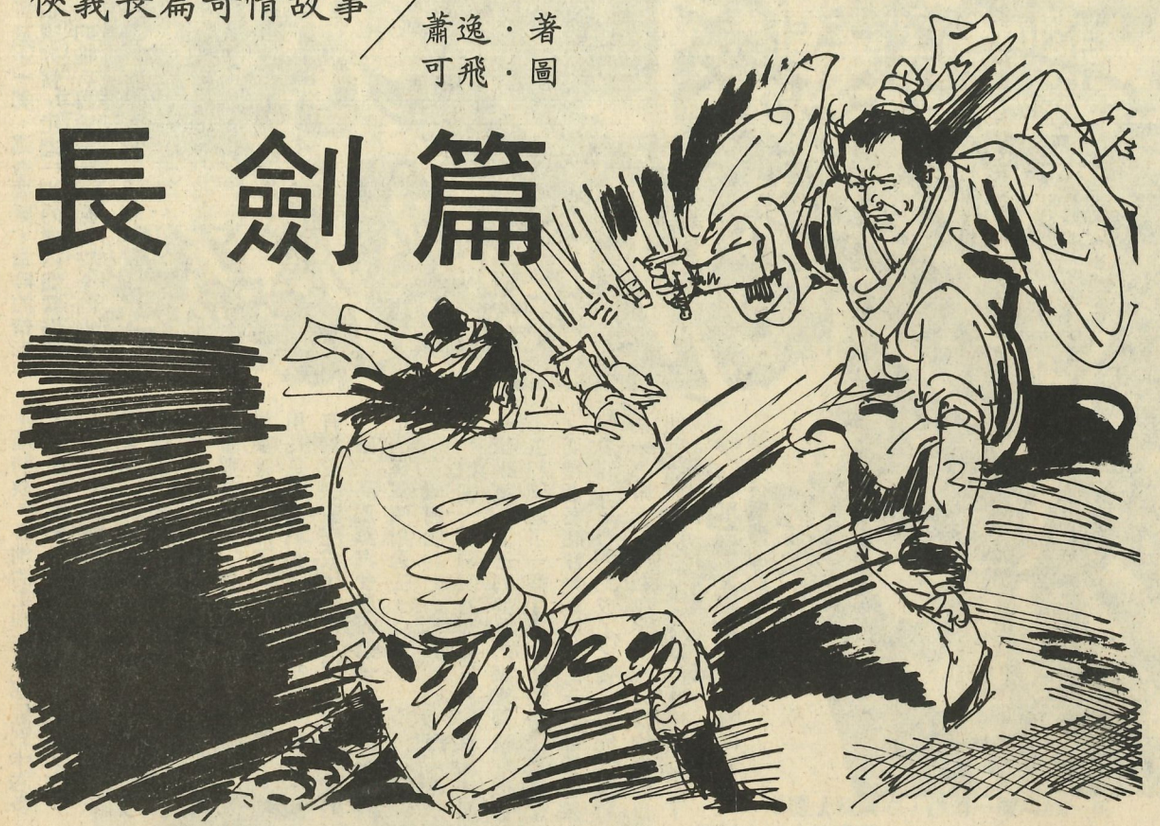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七年，北海艾哥菲斯克油井爆炸，烈燄冲天，連鑽油台也給燒着，附近瞬即變成一個火海，幸而科技昌明，瞬即予以控制。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姑娘對關雪羽施行一連串的救護措施，才把關雪羽敍述了任飄萍和鳳七先生之間糾紛始末，最後關雪羽還告訴她，自己即將和「金鷄太歲」過龍江決鬥，鳳姑娘見他語氣堅決，心知自己即使再圖阻止，也是徒勞無益，只好由他去了……關雪羽來到古堡與過龍江決鬥，雙方都是使劍好手，所持均是名劍，而當關雪羽展出他的「青桑劍」時，過龍江一眼便認了出來，同時也知道對方原來是燕字門的高士，因此也不敢輕敵，雙方立即展開激戰……

邂逅瘋華陀　靈藥贈少俠

先前那一劍，關雪羽只是一個誘敵的虛式，目的在誘發對方的雷霆萬鈞一擊，從而便可在其中窺出門檻，接下去的一手，才是實力所在。

眼前這一霎，確是驚心動魂。

關雪羽出劍如電，過龍江閃身如波——眼看着關雪羽劃出的劍光，在一定的弧度裏三起三伏，一逕的呼嘯着拉了開去，過龍江的身子，竟能追隨着對方的劍勢，一如其狀的三度起伏，一人一劍，乍看起來，幾幾乎揉成了一團，直到關雪羽的劍勢完全拉開來之後，才知道敢情這一劍走了空招。

落日餘暉裏，過龍江身上白衣閃燦出一片刺目白光，整個身軀看上去柔若無骨，隨着關雪羽拉開的劍勢，成爲環狀墜了下來。關雪羽一劍走空之下，大吃一驚！

此時此刻，過龍江的忽然來到，勢若狂風怒濤，却是一發而不可收拾。

像是一枚突然滾過來的鐵環，過龍江整個身子，其實就是一個圓圈，猝然而臨下前跨一步，陡地一劍直向着過龍江咽喉上力刺了過去。

這種以進兼防的劍招，確是厲害的緊，況乎劍身之上眞力貫注，不要說眞的被扎上性命不保，就是爲劍上光華沾上一些也不是好玩的。

過龍江何等精明之人，看到這裏冷哼了一聲，心中不禁暗吃一驚。

所謂「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正是說明了一個人氣勢駕人。

眼前關雪羽因眼見過龍江劍法了得，自己只怕不是對手，生死攸關，說不得也就存了破釜沉舟的決心，集全身功力於眼前一役，是以劍勢一出，大異尋常，過龍江亦不得不及時迴避。

兩口劍在極端險象裏，「叮！」的一聲互相交接。

那只是微妙的一式交接，交接之處只是劍尖部位，由於力道沉實，一觸之下，所生的反彈勁道至爲强猛，兩個人的身子，乃自像風中燕子般忽地騰飛開來。

關雪羽把握住這一刻良機，猛可裏在空中一個倒剪，呼！一聲，反欺而上。

這一式大悖常情，快到了極點。

原來關雪羽目前雖然未能全部習會燕家七十二手飛燕劍法，却也泰半精通，眼前這一劍即是劍法之中「風雨燕歸來」之一招。

「呼——」隨着關雪羽拉出的一隻右手，這一劍有如銀虹倒捲，却於丈許長虹裏，捲起了一天劍雨，猝然而臨，使得過龍江全身上下，俱都在劍雨覆蓋之中。

即使以過龍江如此能耐之人，在驟然面臨着這等劍勢之下，亦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總算他身手確實有過人之處。隨着關雪羽騰起的劍勢就空一個疾流，白衣如雲般霍地張了開來，隱藏在長衣內的肉身，這一霎間，竟像是變得異常的薄小，幾乎是薄薄的一片，這等收氣御風之功，確是武林中極不易見的身手，更難能的是，他竟然施展得如此自然，乍看起來，簡直與長衣合爲一體，隨着關雪羽展出的劍勢在空中作一定的波浪移動，那麼疾猛的劍勢，竟然會走了空招。

隨着關雪羽展出的劍勢，但只見一片白光閃過，却將對方那雪白長衣的下擺，斬下了巴掌大小的一片。

然而作爲動手拚命來說，這一招顯然是失敗了。

「金鷄太歲」過龍江一聲冷笑道：「小子，你納命來吧！」

話到劍到，快到無以復加，即使以關雪羽那等功力之人，亦無能看清，他這一劍的出勢，隨着過龍江極爲輕靈的一個前跨之勢，掌中劍筆也似直的抖了出去。

——這眞是精妙絕倫的一劍。

隨着一縷尖銳的劍風，「嘶——」筆直的直刺而進，雖然是四平八穩的一劍，却令人萬難躲閃，妙在他的時間部位準頭，三者配合得天衣無縫，簡直無懈可乘。

這一劍過龍江手狠心毒，直取對方心臟——其實是他早已處心積慮的一招，終於得逞。

然而，最終的結果，却難免令他大失所望。

鋒銳的劍尖，在刺中對方心窩的一刹，想像中原應該是「噗！」地一聲，事實却並非如此，代之而出的竟是有如撥動鋼弦「叮」然一聲。

過龍江掌中那口長根劍，非但未能將對方身上刺穿，竟自反彈了回來。

顯然是在對方身上長衣之內，另外有物件防體！

過龍江不禁爲之暗吃一驚，關雪羽絕處逢生，亦由不住爲之嚇出了一身冷汗。

當然，關雪羽肚裏明白，要不是內裏穿着那一件「飛燕護心寶甲」，眼前這一劍定當一命嗚呼。

饒是這樣，由於對方這一劍力道至猛，雖然仗着護甲的反彈之力，將對方劍上力道化解不少，餘下的勁道猶有可觀。

登時，隨着過龍江長劍力刺之下，關雪羽整個身軀驀地騰空直飛了起來，這一個後退的勢子，一半由於過龍江劍上的力道，一半是借助於關雪羽本身的用力，如此一來才算是把對方猛銳的穿刺之力化解乾淨。

容得關雪羽的身子落定之後，才意外的感覺到，敢情此身竟然站立在一方峭壁當前。

這座古堡原本就建築在高山之巔，四面懸空，只是佔地甚大，處身堡內，萬難體會，落足堡外，便自不同。原來環峙古堡四週，種植得有萬桿修篁，關雪羽這一奮力騰起，便超越於竹叢之外，一面是强敵在側，另一面是萬丈懸崖，可眞是進退維谷，左右兩難。

過龍江原本可以一劍結果對方性命，

卻沒有想到對方身上竟穿有護心寶甲，時不我與，一招之誤，竟使對方得能逃過了活命之機。

當然，他是絕不能就此甘心便放過了對方，冷笑一聲，緊接着騰身而起，「呼！」一聲，一掠數丈，緊循着對方騰起的身勢之後，落身於竹林之外。

關雪羽伏竇衣保住一命，內心餘悸猶存，這時乍見過龍江如影附形而至，猶自不肯放過自己，既憤又驚，怒嘯一聲，腳下力點，「嗖！」地欺身而近，掌中劍向外揮處，閃出丈許長短的一道銀芒，斬上削下，劃出了一個「乙」字，直向過龍江上下齊斬過來。

這一劍由於關雪羽悲憤在心，自是出盡全力，凌厲的劍炁之下，迫使過龍江不得不爲之暫時後退——他這裏方自閃身而避，關雪羽已陡地折過身勢，隨着凌厲的一聲長嘯，直向着萬丈懸崖下縱身而逝。

隨着關雪羽投落的身勢之後，過龍江再一次的快速閃身，來到崖邊。

目光所及，但只見雲霞片片，茫茫蒼蒼幾乎將整個崖口封鎖，那裏分辨得出對方一些踪影。

這一手顯然又是出乎過龍江意料之外，以他那般傑出的輕功絕技，對於關雪羽投身懸崖之舉，也是不可思議，關雪羽必然是只有死路一條。

然而，過龍江却又不能斷然判定，作如此想，一時在崖前踱來踱去，苦苦不得良策。

——自他出道以來，會見過扎手厲害的人物不知凡幾，却沒有任何一個像眼前關雪羽這般令他作惱頭痛——這一霎，他目注着雲霞滿遮的澗底，亦不知是悲是喜，抑或是另有傷情別緒？

他武功奇高，目空四海，當今天下除了有限的一二元老人物之外，幾乎沒有一個人看在他眼睛裏，百戰百勝，所向披靡，「金鷄太歲」盛名之下，天下更是無一畏懼之事，無一可怕之人，然而，這一霎間，關雪羽這個年輕人的影子，却在他內心幪上了一層陰影……

那是一種奇怪的感觸——當他俯身向着崖下雲霧悵望時，下意識裏，總是認定關雪羽這個人還沒有死——雖然這個可能性是極其微小……

× × ×

極其微小，並不是等於零。

俗語說的好：人不該死，五行有救。

聽來像是無稽，其實若非身歷其境者，萬難體會。

總之，當關雪羽飽受虛驚，不勝狼狽的逃得活命之後，回首方才經歷之事，簡直匪夷所思，像是夢幻，其實却又是再眞不過的事實。

當時的情形發生得太快，天下事也往往就是這麼巧法，關雪羽投身懸崖的一霎，是因爲他發現到半嶺崖間岔生有一截松枝，以他的輕功造詣，足可用以借足，强敵在側也就不欲多思，隨即縱身投落。

那裏曉得，容到他身子方自縱落，那棵岔生的松枝即刻爲波詭的雲霧所遮住，是以後來的過龍江雖仔細注視，却亦看不出一些端倪。

再往後的情況，想來雖是迹近神奇，不大可能，其實却也並不太困難。關雪羽仗持着他傑出的輕功、內功，運用着兩手兩脚，一路施展出「壁虎游牆」的絕技，在平如刀削的峭壁間，沉實前進，約莫大半個時辰，終於攀上了側面偏峯。

容到他爬上峯頭，俯身地面，這才覺出全身像麵人兒一般，眞的連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如果說這座峯頭再偏高一點，只消再高出丈許，後果便大堪憂慮。

在地上足足躺了半個時辰，才算恢復了一些氣力，看看自己這副樣子，眞跟要飯的差不多，兩隻手掌多處都已磨破，身上衣服那就更別說了，再加上濕淋淋的汗水、泥污，就像剛從陰溝裏爬出來的那份德性，好在是天已經黑了，荒山野嶺間也沒人注意，一個人摸着黑往山下行走。

猛可裏吹過來一陣透體的寒風，關雪羽由不住機伶伶爲之打了一個寒顫。

附近草叢間「嘩啦！」的响了一聲，像是什麼人藏匿其中，關雪羽一驚之下，陡地拔出了長劍，却只見一條黑影竄出來，敢情竟是一隻山狼，一逕的落荒而去。

關雪羽由不住悵望着黝黯穹空，發了一陣子呆，嘆息一聲，這才把那口青桑長劍收入鞘中。

他這裏自己喚着自己的名字，感傷着道：「燕雪呀燕雪，你本是不可一世的劍門人物，一向自負極高，想不到遇見了這個過龍江，竟而兩度亡魂，險喪性命，今夜落拓至此，誠是丟盡了燕家門的臉，此時此刻連一隻小狼也能嚇得我心驚胆顫，傳揚出去，只怕江湖四海也無容我立足之處了！」

說着說着，只覺得一陣心酸，幾乎落下淚來。

夜風呼呼，吹得他衣襟飛揚，獵獵作响，先時爲汗水所打濕的薄衫，此刻給冷風一襲，越加的不是滋味，再加以身上多處爲鋒銳的石面割破，寒風襲下，簡直像是刀割的一般。

然而這許多的疼痛，却都不比他內裏的創痛來得更厲害——呆呆的停立在一堆山石之前，他的一切感受都彷彿爲之停頓而麻木了。

對他來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所感受的奇恥大辱，想到悲憤之處，眞恨不得就着眼前大石一頭撞死算了，猛可裏他拔出了長劍，向着迎面大石，一陣疾風驟雨般地劈砍，霎息間石屑紛飛，濺了一天，落下的碎石屑，就像是冰雹兒般落向四野。

他這樣像瘋子也似的發洩了一陣子，獨自個坐在當地喘息不已，經此發洩之後，心裏才像是舒坦了一些，再看手中劍，兀自青光燦然，這般猛砍硬磕，却不曾想到是否會傷及心愛寶劍？這時冷靜下來，好不心疼，當下小心的把劍身拭抹潔淨，細細觀察一會，倖無片毫損傷，家傳名劍畢竟不同一般。

想到了方才之事，總算萬倖，如果自己來前沒有穿上那件護心寶甲，此刻料必已死在了對方穿心劍下，再者，奮身投崖之時，如果沒有看見岔生崖半的那棵古松，一脚踏空之下，更是焉能還有命在？該死不死，顯然冥冥中另有安排。

想到這裏，他不禁雄心頓起，暗中咬了咬牙，自忖着只要自己此生不死，終必

能練成絕技，再一次找過龍江分一勝負。

他心裏這麼盤算着，便自還劍入鞘，一步步續向山下行去。只是這一霎腦子裏，盡自都是過龍江的人影，尤其是方才雙方比鬥時的那些動作過程，此刻想來，極爲清晰，一幕幕由眼前掠過，想到了對方那招狠厲的一劍穿心，兀自由不住心有餘悸。

他雖不似過龍江那般自負過人，目空四海，但是武功練到了一定境界，確實不易服人倒是眞的，但是一想到「金鷄太歲」過龍江那般身手，却不能不令他暗自折服。

越是這樣，便越加的激勵起他的雄心壯志，不祇一次的爲自己許下心願，此生今世，當以打敗這個過龍江，爲第一要務，這樣發着狠，心裏眞個便似舒坦多了，不知不覺，回到了落脚的客棧。

華燈初上，棧房裏來往客人甚是熙攘，關雪羽自忖着這副樣子實在見不得人，便繞到了後街小巷，縱身而入，摸着黑來到了自己的居住的這爿院落。

他性喜安靜，每一次居住客棧，都煞費週章，特意的要店家安排靜室，一來便於自己練功，再者爲的是逃避亂嚷的酬酢，就像眼前他所居住的這個地方，便是鬧中取靜，小小的院落裏，只有三間靜室，其中兩間是空着的，關雪羽佔住一間，獨享這滿園秋色，倒也有一份恬靜。

然而，他似乎就要失去這份恬靜了。

當他一步踏上廊道時，意外地發覺到，緊隣着自己的那一間客房，現在竟然有人居住了。

斜倚着倦軀，原應思睡的神情，却意外的在此縷縷音韻裏，得到了振奮、亢進，敢情是欲睡不能了。

昔蔡中郎得爨餘之桐木而製琴，乃名「焦尾」，自此而後，這門樂藝便屢有進展，發展至今，堪稱洋洋大觀，極不簡單，良琴擇主而適，佳士亦非良琴而不樂，諸此自不比一般巷坊凡俗，大抵而言，擅琴者必得弦外之音而佳，否則便落俗矣！

關雪羽於此道雖然算不上一流之境，却也得窺堂奧，說得上一個「知音」，正因爲如此，這乍然飄臨的琴音，才令他格外感覺親切、驚喜，平心而論，對方於此琴藝之一途，却是較乎自己更高明多了。

眼前這人顯然既琴又瑟，尤其難能，所謂「琴傳而瑟不傳」，是因爲擅琴者多，而懂瑟者稀，合琴而瑟者更少矣，這人必將是右手挑琴，左手彈瑟，左右互換，一樽滿俯，謂之「珠玉滿懷」，寓意於白香山「大珠小珠落玉盤」之典故也！

過去在青燕峯，關雪羽常見父母雙合琴瑟，那才是嘆爲聽止。晉朝的楊泉曾說：「琴欲高張，瑟欲下調」，是因爲瑟聲偏高，不愼便奪琴聲，故只能取其幽，至於所彈之曲，琴如是，瑟亦如是，同聲相應，才能配合無間。

有了這番認識，關雪羽此刻再聽隔室人所和琴瑟，更不禁大爲欽佩。

他所以猜測隔室只是一人獨湊，並非二人配合，那是因爲由相間無隙的指法中聽出，一個「小間勾」接下去一個「大間勾」，魂魄相依，聽來眞個迴腸蕩氣，接下去的一段大四走弦「大漠風沙」，更不原因是這間房子此刻竟亮着燈。

微微愕了一下，心裏不免有氣，記得當日來時，他早已與店家說好，這裏不再收受外客，自己情願多付些錢，想不到却是變了卦，原想立刻去找尋店家理論，想一想自身此刻之狼藉模樣，實在是見不得人，暫且隱忍不發，明天再說。

想着，他便特意的放輕了脚步，繼續前行。

一陣清雅的琴聲，隨着微風隱送過來，聲音裏透着凄楚古雅。

先時，當他一脚踏入院牆時，便彷彿聽見了這陣子琴瑟之聲，事屬平常也沒有留意。現在，當他再次聽見時，情形便自不同。原來琴音發處，正是自己這位新來的芳隣。

彈琴弄瑟的人敢情不是凡俗之輩，這乍入耳際的三擘四劃，已是大有餘韻，聲調古雅，引人入勝。

「哦——」關雪羽一步站立，不免神馳：「這是什麼人？竟有此功力造詣？」

一念之興，便不禁把先時怨忿之心打消了一半，若非眼前齷齪，眞恨不能直趨造訪，倒要見識見識對方這是何等人物？

只是現在，他却寧可保持着一副屬於自己的寂寞，雖有詫異之心，想過也就罷了。

進屋亮燈，一番清洗之後，換上了一套乾淨的衣裳，這才像是眞的舒暢不少。

「不才愧我非名士，可喜卿能作解人」，那陣子幽雅含有古韻的琴音，自一開始就若即若離的响着，對於此刻的關雪羽來說，實在是一種心靈上最恰當的安撫。

禁把關雪羽聽傻了。

正因爲這一曲「大漠風沙」也是他父母喜愛的曲子，此時聽起來便越加的感到親切，當日父母雙合此曲時，曾使他嘆爲觀止，直認爲當今人世，再無人能與之抗衡，而眼前這陌生客人的造詣，更像是較諸父母猶上一層，令他驚異的是只聞曲韻的抑揚曲折，一擘一劃都似與父母一般。

他這裏正自如痴如醉，彈者更似難能自已，陡然間音歇飛吟，正所謂「弦瑟欲斷，聲聲按木」，琴瑟道中得此「奇」境者，實不多見。

關雪羽忍不住脫口而出，輕輕的喝了聲彩！

彩聲方自出口，隔室的琴瑟聲驀地中止，彈者用了一手「輪指」亂音一轉就此打住，却聽得隔室傳來了一聲冗長的嘆息，就此歸於寂靜。

關雪羽心中甚是後悔，只道是自己一時孟浪，大意失聲，敗壞了人家清興，那一聲嘆息，多半是爲此而發，想要到隔牆說上幾句道歉的話，只怕益增唐突。

「算了，今夜晚了，明天再說吧！」

心裏這麼想着，便自過去撥黯了燈光，順便打開門扉向隔壁看了一眼，却只見銀紅的窗戶紙上，映着一個高髻長髯的老人形影，不過是匆匆一窺，緊接着那房裏的燈光便自熄了。

關雪羽益發的覺出無趣，方自要把門關上，只聽得一聲女子的口音說道：「慢着——」

暗影裏人影一閃，一個高挑的窈窕身影陡地現身眼前，只須瞄上一眼，關雪羽

便立刻認出了她是誰來。

「鳳姑娘——？」

「是我——」一抹笑靨展顯在鳳姑娘臉上：「抱歉，這麼晚來造訪，我可以進來麼？」

「這……請——」

鳳姑娘一笑，進入屋內。

關雪羽走過去，正欲剔亮了燈。

「不用——難道你忘了，我是不太喜歡亮光的……」

關雪羽點點頭，回身坐下。腦子裏記起那一次在麥家晤談時，果然是置身黑暗之中，比較起來；今夜還算是亮的了。

「你的命眞大，居然還沒有死！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恭喜，恭喜！」

說時，鳳姑娘那一雙充滿了睿智，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他身上滴溜溜轉了一轉，淺笑着點了一下頭。

「看來還算好——只不過破了幾塊皮，有些擦傷罷了！」

關雪羽奇怪的道：「妳都知道？」

「嗯——知道的不少！」她唇角帶着一絲神秘的微笑：「我知道你見着了過龍江，兩個人在竹林子比劍，你敗了跌落懸崖……」

說到這裏，她微微閉了一下眼睛，緩緩地又睜開來，頗有怨意的白了他一眼，接下去道：「害得我飽受虛驚，白忙了一場……」

「白忙了一場？」

關雪羽一時被弄糊塗了。

「怎麼不是？」鳳姑娘說：「我得着了訊兒，特地帶着幾個人，燈籠火把，在山窪子裏一陣子好找，連個影子也沒找着，可是我還是不死心——」

大眼睛轉了一轉，怨嘆一聲，她才又接下去道：「待他們回去以後，我一個人又施展輕功，登上峭壁找了半天……咳，那可是眞嚇人，差一點連我也活不成了，山又陡，壁又峭，連個借力沾脚的地方都找不着，隱約看見了生在半壁間有幾棵松樹，我心裏就求神說：阿彌陀佛，好歹要他掉在樹上就好了……」

關雪羽報以微微一笑，掩不住眼神兒裏的感戴之情。

鳳姑娘那雙翦水雙瞳，似嗔又嬌的掃了他一眼，哼了一聲，接下去道：「——我心裏是這麼禱告了，可就是沒法子能爬上那幾棵樹去，沒法子就揀了幾個小石頭子兒往樹上亂發一氣，丟了半天，也沒有回音，可見得你不在上面，這才失望的回來——」

頓了一下，她幽幽一嘆道：「這樣就只有兩個可能了，一個是你已經脫險返回客棧，另一個便是凶多吉少了，我心裏可是亂極了！」

在關雪羽印象裏，這位姑娘還很少說過這麼多話，一喜一嗔，躍然臉上，表情眞摯，絲毫不帶做作。

在說到「心裏亂極了」那句話後，忽然覺出了有語病，臉上由不住有些發臊，正巧關雪羽正在注視着她，她便把頭轉過一邊，看也不敢再多看他一眼。

關雪羽苦笑道：「多謝妳的關懷——妳倒是眞的沒有猜錯，也幸虧那幾棵樹才救了我，只是這些事妳怎麼會知道的？」

鳳姑娘眨了一下眼睛：「因爲我想要知道……你信不信？只要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我就一定會知道。」

關雪羽倒也不太驚奇，這句話如果出自一般人嘴裏，也許是誇大其詞，但是出自這位來自「七指雪山」鳳姑娘的嘴裏，便不足爲怪。

由方才對方所說的話中推測，關雪羽已猜測到鳳姑娘現在身邊頗不寂寞，似乎已經聚集了不少人，早先在臨淮關他曾聽過一個傳說，說是這位鳳姑娘已收服了聞名的皖北大盜「沈邱四老」，據說這四個人甘願聽其驅馳，做任何事，他雖聽知，却並未加以證實，這時由鳳姑娘語氣裏，顯然是煞有介事了。

「你在想什麼？」

鳳姑娘一雙瓷波眸子，直直地注視着他。

關雪羽搖搖頭說：「沒什麼……」

接着他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由衷的看着她道：「姑娘對我恩重如山，我却愧無所報……每一想起，便增無限遺憾，我只望有一日能爲姑娘做些事……免去我心裏的歉疚，但願能達到這個志願才好！」

「你別……啦——」鳳姑娘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低下頭笑了，嚶嚶的笑了兩聲，又抬起頭來：「求求你以後別再說這些話了好不好？酸不拉吉的——噢——我差一點還忘了，聽說你還是個唸書的，還中過舉子呢，是不是眞的？」

關雪羽搖搖頭說：「我不想談這些——就算是吧！」

「啊——那可是好！」

話聲裏充滿了興奮。

接着她拍了一下手說：「你剛才不是說想要報答我對你的什麼恩……嗎？現在機會來了……」

也不知道她腦子裏轉的是什麼念頭，只見她一副喜不自禁的樣子，挑着眉，睜大了眼，滿臉喜孜孜的樣子。

「你到底是願意不願意嗎？」

「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

關雪羽無奈的樣子，心裏却幾乎已猜出是什麼事了。

鳳姑娘搖搖頭，樂不可支的道：「我一高興就糊塗了……是這麼回事，我爹從小就罵我不喜歡唸書……性子太野，說我像個男孩子，只是天知道……可誰又來教我呢！……這一下機會來了，我可找着人了！」

「我明白妳的意思！」關雪羽說：「妳是想跟我唸書？」

「對了——」鳳姑娘說：「只不知你肯不肯收我這個學生？」

「這——？」

「不願意？」

「不——」

「願意？」

「不……」關雪羽吶吶道：「不是……這個意思！」

「那又是那個意思？」

圓睜着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期盼的瞪着他，就怕他說這個「不」字。

「這件事，我得好好想想——」關雪羽微微皺着眉，却也無能拒絕。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鳳姑娘綳了一下嘴角，哼了一聲道：「就來一句乾脆話吧，行，還是不行？」

這可是難題一件，答應吧，這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拒絕吧，剛才嘴裏還在說着要報恩，輪到對方有事相求時，自己可又往後面退，又後悔了，豈非語出無誠，出爾反爾？

鳳姑娘脚尖一連串的踢着椅子脚，半嗔着：「怎麼回事嗎，够久了，答應了吧，告訴你收了我這個學生，包你不吃虧，我一定用功，不調皮搗蛋——怎麼樣？」

關雪羽終於點了頭，鳳姑娘臉上這才現了笑靨。

「好！咱們可是說定了，以後我就管你叫老師了！」

「那可不要……」關雪羽皺了一下眉道：「這麼一來，我豈不是被妳拴住了？而且在這裏我也不打算住很久……」

「你放心，我也不會死纏着你，你不走，我還走呢，只是看機會就是了！」

鳳姑娘輕顰黛眉道：「只是，我們唸什麼書好呢，我唸過四書……」

關雪羽一笑道：「這些妳倒是不必費心，書我有的是。」

鳳姑娘秋波一轉，可沒看見這些書放在什麼地方。

關雪羽指了一下頭：「都在這裏，今天我累了，改天再上課吧！」

一聽他答應了，鳳姑娘可是打心眼兒裏開心，就道：「這樣吧，我們暫定，每逢雙號，就是我唸書的日子，明天是四號，雙日，我晚上來，到時候可不能說了不算喲——」

關雪羽想了想，點頭道好。

鳳姑娘這才高興的站起來，忽似又想起一事道：「我還差點忘了，我帶來一些藥，也許你用得着，過來，我瞧瞧你！」

關雪羽搖搖頭說：「一些皮肉擦傷，不碍事！」

「那可也不一定，小傷治不好，等到化了膿可就麻煩了，你就是這個樣，死硬死充的——」

說着她就走過來，攀着關雪羽肩膀，往他臉上、臂上、手上細細的瞧着，嘴裏還自一個勁兒的「嘖嘖！」响着，樣子令人發噱。

關雪羽總算認識她了。

記得第一次在小店邂逅她時，這位鳳姑娘是絕少說話，愼密沉着。以後在麥家二度見面，已可見其勇敢堅毅；機智伶俐之一面。如今再度交往，才知她亦不失天眞，可見得一個人的天性，固可爲環境所左右，却不會爲環境所掩埋。即以眼前這位鳳姑娘來說，想像中的她，到底與眞正的她大有出入，所謂「不可儘信傳言」便是這個道理。

腦子裏只管這麼想着，那雙眸子情不自禁的便又落在鳳姑娘的臉上。

她這時全副精神只是貫注在關雪羽身上的傷痕，手上拿着金鳳堂秘製的外傷藥，用晶瑩的手指甲輕輕挑起來一些，然後輕輕抹在關雪羽的傷處，再用一根纖纖食指，慢慢的揉抹。

這些小動作，她竟是十分的認眞，那麼心細，直到把那些看似油質的藥膏，揉抹得不留下一些痕跡，才算完事。

在這個動作裏，雙方的距離很自然的便接近了。

鳳姑娘原本就是直率性情，看來不拘小節的人——湊巧關雪羽頸下有一處擦傷，皮破肉綻，看在伊人眼裏，便似格外心疼——

「噯——唷——這裏還有啊——」

纖指輕抹，檀口輕吹。她這裏嬌軀前聳，幾乎把身子都偎進到了對方懷裏，幾根散髮挑逗般地在雪羽臉上拂着。那裏微微散發着桂子花香和少女芬芳。

關雪羽情不自禁的覺得臉上一陣子發熱，落下來的眼神兒，偏偏留在了對方粉搓玉揉的項上——一陣心慌意亂，再想目逃都來不及了。

玉也似白的頸項上，覆蓋着大蓬黑細的柔髮，而在那一抹濃密的柔髮，衍生在髮根處，正是少女芬芳的泉源，無限童稚天眞融滙其間，敢情她還是個大孩子。

鳳姑娘輕吹一口氣在他新搽了藥的傷處，翻過眸子來問道：「還痛不？」

關雪羽已發覺出了自己的尷尬，臉紅心跳，儼子般地搖了一下頭。

陡然間，他看見了隱藏在濃髮遮蓋的頸項間的一粒紅痣，紅紅的，亮亮的，像煞一粒南國的紅豆。

鳳姑娘也發現了。

「你壞死了——」

就勢，施勁兒的往對方胸上一推，拿開了身子。

四隻眼睛接觸之下，兩張臉都紅了。

心是通通的跳，情焰如蛇——在血脈裏四下竄着。

夜深了，風沙沙，葉兒悉瑟，多情燈焰，只是噗突突的冒着，每一朵冒起的燈花，都似兩性相愛的多情情結——

繚亂了！眼花了……迷離，迷離，幾許意亂情迷！

四隻眼睛兀自對吸着，如痴如醉。

孤燈、悵惘、迷離，再加上多情而體貼的今夜，一霎間勾動起來了情焰，如怒火燒天。

足以自恃的君子，今宵恁地變了？

情焰來襲時，濃眉乍展，目光如炬，張開的鐵腕，敞開的胸，足能把佳人溶化了。

「你……壞死了！」

短短四字，出自佳人的芳唇，一抹媚笑，似羞欲蕩。

鳳姑娘像是欲圖振作，偏偏力不從心，搖散了的頭髮，雲也似的撒了下來。

敢殺、敢打、敢愛、敢恨……無限多的「敢」字，就是姑娘的寫照，愛就是愛，她不在乎。

一步一步，她走過來。

伸出來的一雙皓腕，枷鎖般地落在了雪羽肩上，鎖住了這段「情」，鎖住了這個「人」。

「不可——」鳳姑娘半邊臉，緊緊貼在了他的胸膛，接受了眼前男人有力的一雙鐵腕。

忽然，關雪羽捧起了她已似迷離的臉。燈下，但已見珠淚簌簌。

「姑娘——我們不能。」

「爲……什麼？」

「爲……」

緊緊地咬着下唇，就像是咬出了血。

「不……爲……什麽……」

兩隻手抖得這麽厲害，對於一個「君子」來說，便只有良心的不安與罪惡，才能使其顫抖與戰兢。

關雪羽下意識的感覺到自己是犯了罪了，然而，他却已無能扳回。

風勢悄悄的越過屋頂時，有幾片落葉凋零。

關雪羽幾乎已經崩潰了。

怎道是「斷琴」的一摧？

那一聲琴音來得好突然，好不知趣。

「琤琮！」一响之下，緊接着的一輪亂指，更似萬馬奔騰的响了起來。

對於幾乎痴迷了的兩個人來說，這陣子突如其來的琴音，簡直有似當頭棒喝，劈頂的一聲焦雷，一驚之下，驀地分了開來。

一念之間，却像是另外轉變了一個世界。

在無限羞愧，窘迫的目光對視裏，鳳姑娘緩緩的坐了下來。

關雪羽顯然已冷汗淋漓，暗忖了一聲：好險。

兩個人在醍醐灌頂的琴音萬縷中，終於尋回了失去的冷靜，對於這陣子突如其來琴音，不免心存好奇。

琴音自緊隣隔壁，正是方才雙合琴瑟的同一個人，只聽他那爛熟的運弦指法，便知是同一個人，琴道中的傑出高手。

關雪羽深深的吁了一口氣，對於隔室老人這般斷情一摧，竟然使自己二人免於鑄成大錯，由不住心存感激——鳳姑娘也顯然恢復了冷靜，是羞？是愧？抑或是百感交集，靜坐一隅，深深的垂着頭，秀髮如雲，長長的曳下來，幾乎已挨着地面，看在關雪羽眼裏，更是無限憐惜。

「妳，還好吧——」

鼓足了勇氣，關雪羽總算說出了一句話。

「嗯——很好——」

聲音很低，緊接着她霍地仰起了頭，深垂的長髮，「刷！」地甩向身後，臉上帶着一抹紅暈，掩飾在羞澀的笑靨裏。

「我竟然是忘了，」她吶吶的說：「剛才我來之前，就聽見了，好美的聲音……只當是你彈的呢。」

關雪羽搖頭：「我那有這等造詣。」

「是誰呢？」

說時，她站起來打開了房門。

關雪羽跟過去，原想指給她看，却在門開的一霎，那陣子美妙的琴音，竟然忽地又止住了。

燈原本就是熄的，這一次連映在紙窗上的人影都沒有看見。

微微一笑，鳳姑娘掠了一下長髮，道：「我走了，不要忘記了明天是上課的日子？」

關雪羽點點頭，表示知道。

人影輕幌，帶起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鳳姑娘已騰身而起，躍上了正面高牆。

月色裏所顯示的是那種淡淡的朦朧，鳳姑娘便是朦朧中的一隻鳳，那般輕飄迷離，突振彩翼的去了。

× × ×

也許是太累了，關雪羽一覺醒來，天已經大亮了。

小二打來了洗臉水，侍候着漱洗，待去之際，關雪羽喚住他道：「隔壁有了客人？」

「嗯！可不是嗎？」小二陪着一臉的笑：「你先生說的是八老大爺？」

「誰是八老太爺？」

「啊——」小二這才想起來，搖頭笑着說：「我還只當你們認識呢？」

「是怎麽回事？」

「這位太爺是這裏的老主顧了。」店小二說：「每年都來一回，住上些日子，每一回都一定是住在這西跨院裏，他老人家喜歡靜，指定了要住在先生你這間房裏，這一回却讓先生你佔了先，他氣得了不得——」

「原來如此，」關雪羽一笑道：「凡事有個先來後到，誰叫我比他先來呢？」

「就是這句話囉，」小二說：「所以他老人家也只好將就着住了。」

關雪羽道：「這位八老太爺竟是彈的一手好琴，實在難得！」

小二瞇着一雙眼，笑嘻嘻的道：「那可眞是——先生你大概還不知道，這位老太爺是有名的雅人，詩書琴畫，無所不精，嘿！你先生還沒有見他老人家寫的那一手好字呢，畫的那個畫兒，眞比趙子昂還強呢！」

他居然還知道「趙子昂」，這位前朝古人，以所畫的一幅「八駿圖」，飲譽天下，盛名之下，婦孺皆知，就連店小二也不例外。

這倒是又投了關雪羽所好，心實爲之響往。

「爲什麽叫他八太爺，他姓什麽？」

「這……我可就不知道了。」小二搖着頭說：「不單我不知道，連我們掌櫃的的也不知道，反正認識他老人家的都這麽稱呼。」

關雪羽越加的對此人心存好奇。

「他是幹什麽的？」

「嘿，人家可是做大買賣的！」店小二說：「一年一次到咱們這個地頭上來辦貨，聽說是專辦紙和墨的生意。」

關雪羽點點頭，想起了一個人，問道：「這麽說，他應該和鮑玉很熟了。」

小二楞了一下，眨着眼問道：「鮑三爺？」

「矮金剛」鮑玉是這地頭上的「大人物」，他焉能不知道，對於關雪羽這麽直呼鮑三爺其名，不禁有些奇怪。

關雪羽遂即發覺自己多此一問，八老太爺認不認識鮑三爺他又怎麽會知道？

二人又扯了幾句閑話，店小二遂即自去。

這裏關雪羽把自己拾掇了一下，順手拿了一把摺扇，看看自己確實是不帶一些江湖味道，這才走向隔壁，專程拜訪這位所謂的「八老太爺」。

他却是失望得很。

原來這位老人家敢情一大早就出去了，門上加着一面黃銅大鎖，倒是兩扇軒窗大敞着，由於設有格欄，不愁有人擅自偷入。

隔着窗戶可以看見擦得甚是潔淨的一面矮几，几上架着「七絃焦尾」——便是

昨夜老人家消遣之物。

關雪羽是行家，一眼就看出了那架古琴的身價不凡，正是「面圓底窪，首俯尾殺，左右雙飛」，端的是千金不購，不可多得的前古良器。

這等名貴之物，對方老人竟然如此隨便置放，也不怕被人潛入偷竊遺拾，誠然是胆大心粗之至。

關雪羽正待轉身回屋，耳邊上却聽得有人遠遠的發出了一聲咳嗽，轉身望時，只見一個錦袍長身老者，正自跨進院子，向這邊一路行來。

由於昨晚，隔着一扇紙窗，關雪羽曾見過對方一個輪廓，是以一望之下即知道這來人正是這間房子的客人，也正是自己意欲拜訪的對象，不覺仔細的向對方打量幾眼。

初冬的陽光，照射着眼前這片院落，更顯得今晨的絢麗可愛，行走在陽光下的老人，看起來長衣飄飄，神采如仙，敢情老頭兒，竟是如此一個體面人物。

皓髮銀髯，長眉細眼，高碩的個頭，腰幹兒直直的挺着——却是那種奇異少見的獨特行走姿態，長手長脚的，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那副樣子像極了行走田陌間的長腿白鶴，樣子實在很滑稽，但關雪羽却不敢取笑，往前面趕上了幾步，望着對方抱拳一揖，算是執行了後輩之禮。

長身老者手上提着一個網袋，裏面裝着兩個藥包，像是剛從中藥舖子回來。

關雪羽這一個動作，使得他楞住了，一隻手抄着過長的長衣下擺，頻頻地眨着一雙銀眉，陽光下，他這樣的打量着關雪羽。

「這個不敢當——兄弟這是……」

口音裏滲雜很純的江南味道，聽在耳朵裏，倒是挺新鮮。

「晚生關雪羽，昨夜拜賞仙音，無限欽佩，特來造訪，拜謁高顏，還未請敎老先生大名是……」

長身老人呵呵笑了起來。

他却不急於立刻報出名字，探出一隻留有長長指甲的手，只向着那一部花白鬍鬚上緩緩捋着。

「不敢當，不敢當，來來來！請屋裏談，屋裏談。」

邊說邊前行，來到居室當前，關雪羽自後跟上，只見他探手懷內，摸了半天才找出了鑰匙，打開了房門含笑向着關雪羽點頭道：「請——」

關雪羽拱拱手，邁步進入。

老人回關了門，把手裏的藥包放在桌上，指了一下椅子道：「坐坐……」自己隨即坐了下來。

關雪羽近看這位八老太爺，大概年歲是不輕了，也許是保養的好，一張臉雖略嫌瘦些，但色澤很好，一隻手下不停的搓着一對墨玉核桃，唏呱有聲——那對核桃看來要較諸一般人所搓玩者顯然更大上許多，大概在手上把玩多年，黑光淨亮，光可鑑人，和他手指上的一只同色墨玉板指，相互映襯得甚是有趣。

這位老人家坐着的身子，似乎不甚安寧，不時的前後移動着，一雙雪白長眉更是頻頻眨動不已。

關雪羽正自奇怪，却發覺到老人家所着錦袍前胸部位忽地鼓起一團，又自陷下，裏面像是藏着什麽物什，遂見他呵呵一笑道：「小畜牲，又是要討吃的了。」

一面說着，隨手在桌上一個紙包裏拿起了一塊麥餅，却將一隻肥大的袖子抖了一抖，即見由那隻肥大的袖口裏，探出了一個小小猴首，緊接着鑽出了一隻黑色的小猴兒。

那猴兒看上去大小不足一尺，通體黑毛，油光淨亮，却在頸項之間，生有細白的一圈白毛，乍看上去，像是戴有一枚銀色項圈，十分逗人。

這類「墨猴」，關雪羽早有所聞，却還是第一次看見，據所知江南地方一般讀書世家多豢養此物，擅於調敎者，每能馴服爲之磨墨伸紙，一待主人書寫完畢，即將硯內所剩餘之墨汁賞食，由於墨猴性喜食墨，每能將硯內所餘舔食得涓滴不剩，爲此省事不少，正合了主人心意，由於其長相伶俐可愛，身材嬌小，讀書的相公戲之於掌肩上，任其在書房隨便玩耍不加拘束，倒是像眼前老人這般將猴兒養之衣內，任其在身上四下爬鑽，倒是未有所聞。

這隻小小墨猴將所賞之麥餅匆匆吃完，呱呱地叫喚一聲，隨即竄起，落在老人肩上，儘自玩耍起來。

白髮老者隨即不再睬牠，只把一雙甚爲慈祥的眸子，視向關雪羽，點點頭道：「那一天，這裏店主說，一位讀書的相公佔住了老朽常住的房子，說是閣下喜歡清靜，不喜歡爲人打擾，倒是老朽不識趣了……呵呵……」

一邊說着，由不住又自呵呵地笑了起來。

「這個不敢當，不敢當，來來來！請屋裏談，屋裏談。」

邊說邊前行，來到居室當前，關雪羽自後跟上，只見他探手懷內，摸了半天才找出了鑰匙，打開了房門含笑向着關雪羽點頭道：「請——」

關雪羽拱拱手，邁步進入。

老人回關了門，把手裏的藥包放在桌上，指了一下椅子道：「坐坐……」自己隨即坐了下來。

關雪羽近看這位八老太爺，大概年歲是不輕了，也許是保養的好，一張臉雖略嫌瘦些，但色澤很好，一隻手下不停的搓着一對墨玉核桃，唏呱有聲——那對核桃看來要較諸一般人所搓玩者顯然更大上許多，大概在手上把玩多年，黑光淨亮，光可鑑人，和他手指上的一只同色墨玉板指，相互映襯得甚是有趣。

這位老人家坐着的身子，似乎不甚安寧，不時的前後移動着，一雙雪白長眉更是頻頻眨動不已。

關雪羽正自奇怪，却發覺到老人家所

「這個不敢當——兄弟這是……」

口音裏滲雜很純的江南味道，聽在耳朵裏，倒是挺新鮮。

「晚生關雪羽，昨夜拜賞仙音，無限欽佩，特來造訪，拜謁高顏，還未請敎老先生大名是……」

長身老人呵呵笑了起來。

他却不急於立刻報出名字，探出一隻留有長長指甲的手，只向着那一部花白鬍鬚上緩緩捋着。

「不敢當，不敢當，來來來！請屋裏談，屋裏談。」

邊說邊前行，來到居室當前，關雪羽自後跟上，只見他探手懷內，摸了半天才找出了鑰匙，打開了房門含笑向着關雪羽點頭道：「請——」

關雪羽拱拱手，邁步進入。

老人回關了門，把手裏的藥包放在桌上，指了一下椅子道：「坐坐……」自己隨即坐了下來。

關雪羽近看這位八老太爺，大概年歲是不輕了，也許是保養的好，一張臉雖略嫌瘦些，但色澤很好，一隻手下不停的搓着一對墨玉核桃，唏呱有聲——那對核桃看來要較諸一般人所搓玩者顯然更大上許多，大概在手上把玩多年，黑光淨亮，光可鑑人，和他手指上的一只同色墨玉板指，相互映襯得甚是有趣。

這位老人家坐着的身子，似乎不甚安寧，不時的前後移動着，一雙雪白長眉更是頻頻眨動不已。

關雪羽正自奇怪，却發覺到老人家所

來。

關雪羽不免客氣一番，道：「那裏，那裏，老先生如屬意晚生所居住的那間房子，晚生這就換過，不要客氣！」

「不必，不必！」白髮老人道：「這裏很好，這裏很好，再說，我住不了幾天，這就要走了。」

關雪羽道：「老人家要去那裏？」

「噢——我是生意人，這一次除了辦些紙墨雜貨之外，如有時間，也許間中去看望一下朋友……」

「老人家家居那裏？」

「噢——遠囉——」老人家含着微笑道：「在崑崙山……可遠啦……」

「但是聽你老人家的口音，却是江南地方……」

「不錯，不錯——」老人似有些凄凉的微微一笑，抬起的一隻手，習慣的又揉着鬍子：「我是個苦命人，很年輕的時候離開家，到了如今這個年歲，還不能落葉歸根，客居崑崙，一住就是五六十年……赫赫，如今反倒成了外鄉人了！」

說到這裏，由不住呵呵大笑起來。笑了幾聲，又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嘆息。

「小朋友　你這是那裏來的？」老人一雙眸子，在他身上緩緩搜索着，「看來你也不像是本地人啊，是南邊來的吧？」

關雪羽微微一驚，含笑點頭。

老人說：「你的北方官話說得很好，但是我却聽出夾在裏面的一些南方口音。……家住那裏？」

「啊——是——」

「是餘姚吧？」

「噢——你老人家怎會知道？」

「我不是說過了嗎？」老人眼睛笑得成了兩道縫：「我家就離你們縣城不遠，你可聽過『紅樹嶺』那個地方？」

「聽過——」關雪羽倍感親切的道：「原來你老人家是紅樹嶺的人，那不也是餘姚縣嗎？」

「是呀！誰說不是？」

說着老人家手拍大腿呵呵的大笑起來：「我們是道地的老鄉呀！」

這幾聲大笑，稱得上中氣十足，震得屋子裏餘音迴盪，嗡嗡直响。

關雪羽倒是沒有想到，問來問去，兩個人敢情竟成了同鄉，這一攀上了同鄉，頓時便顯得無限親切。

「小友你今年貴庚了？」

「不敢，」關雪羽說：「二十六了！你老人家呢？」

「呵呵……」老人家捋了一下鬍子：「老了，老了，不是佔小友你的便宜，只怕比你爺爺還要大上一大把子，老了，不談歲數了！」

這敢情好，名字也不說，歲數也不說，到頭來却佔了爺爺的輩份。

關雪羽却是好涵養，微微的一笑，並不生氣。

雖然是不過片刻相處，關雪羽却已由對方這個老人身上看出了諸多異態，足可證明眼前這個老人，大非常人。

他歲數顯然已十分大了，但是除了髮鬚以外，其它地方竟是看不出絲毫老態，尤其是大笑時，所顯現出的一嘴牙齒，竟然白潔整齊，看來一個不少，即使保養得體，也難臻此。

老人態度從容，看來體態柔軟，一雙眸子精華內隱，望之如君子美婦——這一點關雪羽尤其注意。他假設對方如不是一個善養浩然正氣的恂恂君子，便爲武林中極難邂逅一遇的半仙人物。不管是前者抑或是後者，都足以令人大生敬仰，不可失之交臂。

關雪羽神思的當兒，却只見那隻小小墨猴，不時在老人身邊跳上躍下，甚是靈活，一人一猴久年相處，看上去熟絡極了，最後隱身於老人揚起的袖管之內，才算安靜了下來。

一片冬陽照在老人紅潤的臉上，他微微眨動着眉睫，遂即閉上了眼睛。

關雪羽當他是要歇息，方要告辭，心裏方自動念，却只見老人忽然睜開了眼睛道：「你先別走，我們再談談。」含着微笑，他用手指了一下八仙桌上的茶壺道：「來來來，這裏是今天早上我泡的參汁，來上一杯，對你會有好處的！」

關雪羽吶吶道：「這——」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你是讀書人，應該知道長者賜，不敢不受，還要我親手爲你倒麼？」

「我遵命就是！」

心裏既認定了對方老者是個「異人」，也就不便以俗禮相待，嘴裏答應着，當下走近桌前，取壺在手，果然有餘溫，俟到倒入杯內，才發覺到這杯「參汁」，大異尋常，色澤鮮紅，如非關雪羽認定了是「參汁」，簡直與鮮血無甚差別。

端在手裏，關雪羽一時不敢就口。

老人哼了一聲，道：「錯了這個機會，只怕此生難逢，還不快喝了它？」

一面說時，對方老人眼睛裏大有責怪之意。

關雪羽越來越信對方老人絕非凡俗，萍水相逢，無理由要陷害自己。這類異人相交只在一個緣字，緣份一縱即逝，事後再要挽回，便屬難爲。

心裏想着，便不敢再多作遲疑，舉杯就唇，大大的喝下了一口。

這杯既紅又濃，看似鮮血的汁液，想像之中定然難以下喉，却不知喝在嘴裏，却有一股異香滿腔，十分受用，汁液微微作澀，亦有些甜，雖不好喝，却也並非不能下嚥，倒是有些兒人參汁的味道，當下也就不再多疑，三口兩口，把這一杯「參汁」喝下肚裏。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你知道，你喝下去的是些什麼？」

「不是什麼參汁麼？」

「一小部份是參汁，高山野參的參汁，」老人雙目注視着他，緩緩的道：「其它的可就萬金難求了。」

說話的工夫，關雪羽已感覺出一雙脚心隱隱發熱，通體上下大見燠熱，直覺的就想脫衣裳。

白髮老人道：「到底年紀輕，見效快，你此刻一定體熱難耐，無妨把長衣先行脫下！」

說話之間，關雪羽已是一身大汗，對方既這麼說，他隨即脫下了長衣，一時大見鬆快。

「你剛才所飲用的，乃是一條千年毒蟒的血汁——」

關雪羽聽到這裏，一時由不住爲之大吃了一驚。

老人舉手制止他的發言：「你且不必驚怕，蟒雖奇毒，但血質純清，並不含有絲毫毒性，非但如此，一經你飲用之後，對你傷勢却有意想不到的裨益——如果我眼力不差，小友你好像傷勢不輕呢！」

關雪羽頓時張大了眼睛，遂即點頭道：「不錯——你老人家怎麼會知道？」

老人呵呵一笑道：「問得好，不瞞小友你說，我除了販賣紙筆之外，還會給人家醫病，你可不要誤會，以爲我是在江湖上懸壺問醫的草地郎中，那就錯了，我看病有個規矩，專看疑難大症，那就是凡是人家能够看好的病，我絕不看……不對我的脾味的人，我更是見死不救……」

說到這裏，他由不住仰頭哈哈又自大笑了兩聲，又接下去道：「所以在西崑崙一帶，有些認識我的人，都管我叫『瘋華陀』。」

關雪羽心裏在盤算着，確實不曾聽說過「瘋華陀」這麼一個外號，越加對眼前這個老人家感到好奇。

由於他身中金鷄太歲毒掌之後，雖賴鳳姑娘七指雪山「續命金丹」之藥效，加上他本身功力，勉強將毒性困鎖於「氣海穴」內，但是却並未能將毒性完全根治，一朝發作起來，仍是足以致命。

眼前這個白髮老人，僅僅憑着對面觀察，匆匆一見之下，即能看出關雪羽的身上傷勢，只此判斷功力，已大異尋常。

當下，他遂即離座趨前請醫。

老人點點頭道：「你的病情，重在一個『毒』字，可是？」

關雪羽嘆息一聲道：「老先生眞神人也。」

老人一笑道：「我只從你這雙眼裏，即能察看出你傷勢的輕重，你目色藍中透青，這就表示你在內功中具有相當不錯的境界，似乎已進入上層境界，只可惜還未能達頂峯地步，否則，眼前毒勢，又豈能奈你何？」

停了一下，他遂即又說道：「——如今你瞳子黑中帶金，就證明，你身上奇毒，眼前雖受制於你，未能發作，但毒性奇烈，一朝發作，便將構成大害……俗語說得好：來好不如來巧，我這一杯蟒血，倒是恰恰對症下藥，成了你的解毒救命恩物了！」

關雪羽聽他這麼一說，自無可疑之處，內心之一腔隱憂，頓時爲之掃除一空，既驚又喜，一時爲之瞠然！

愣了一愣，這才驚覺過來，當下自位子上站起，上前一步，深深向着老人一拜道：「果眞如此，你老人家便是我再世的大恩人，請受我一拜！」

白髮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一隻手捋着飄洒在胸前的長鬚，微微點了一下頭，倒是並不謙虛，實實在在的接受了對方的大禮參拜。

「論及我們在餘姚的鄉禮、輩份，這一拜倒是受得！」白髮老人一雙眸子，直視着對方道：「老實說吧，你大概不姓關吧？……年輕人不可說謊咧！」

關雪羽臉上一紅，未及出口。

白髮老人一笑說：「這一點並不奇怪，我們餘姚以文風見長，習武的人稱得只是鳳毛麟角，比較起來，最出色的，便只有你們燕家一家！」

「第二。」他接下去道：「燕家人，由你祖父那一代的人算起，都長相好，男的英俊，女的清秀，而且你們之間都有一個特徵！」

伸出一根手指，指了一下關雪羽臉上：「那就是你們眉眼之間異常開朗，這一點外人固是不察，我却是一望即知。」

關雪羽點點頭，表示同意。

他因而便有所悟的問道：「這麼說來，你老人家與家父、與先祖，是曾相識的了？」

聽到這裏，白髮老人禁不住「赫赫！」有聲的笑了起來——却又似有些兒感傷的嘆息一聲道：「令尊大概便是當今燕字門的掌門人燕追雲，燕大俠？」

關雪羽點頭道：「正是家父！」

「這就是了！」老人微微閉了一下眼睛，又自張開道：「我們見過幾面，但是比較起來，我却與你祖父燕南天你祖伯燕浩天就更熟一些！」

微微一笑，他搖搖頭，說：「這已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了，想來甚是遙遠……」輕輕嘆了一聲，道：「不想了……想不到事隔數十年，在這個客棧裏，竟會遇見了你，也算是有緣……若非如此，我那杯千年蛇血，豈會捨得送與你喝！」

關雪羽聽他這麼說，料非虛假，對方既是與自己祖父輩兄弟論交之人，往後多年來又復遷居崑崙，這就難怪自己對他如此陌生了！

當下又復向他道了謝，忍不住再一次向他探問姓名。

白髮老人微笑道：「不是我不告訴你，實在無此必要，如今是多事之秋，我可不願多惹是非，小友，你就別多問了。」

關雪羽料定對方這類奇人異士，多是性情古怪，不願訴說之事，再多問也無益，倒不如順其自然的交往下去，日子久了，自然知悉一切。

他心裏充滿了好奇，只是偏偏不知如何出口，自從方才服下和參的蟒血之後，一陣奇熱過後，已漸漸緩和下來，這時只覺得通體上下，甚是舒坦，彷彿所有汗毛毛孔盡數張開，遍體生溫之下，隨即興起了一些睡意。

老人哈哈一笑道：「啊——我幾乎忘了，你方才服過靈藥，理當有一場大睡，這就去吧！」

說話的當兒，關雪羽已自覺出一雙眼皮時往下垂，敢情已是睡意大濃，忙即起身告辭，白髮老者只是笑臉相送，並未多說。

待到轉回房中之後，關雪羽已是步履蹣跚。

他生平從來也沒有這麼睏過，匆匆把房門關上，倒向牀頭，未及寬衣，便自沉沉睡去。

這一覺可眞是够長的。

若不是那突如其來的琴聲，很可能他還不會醒，這時，當他睜開雙眼向外張望時，迎接他的竟然是一窺紅日。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絕技騙魔王直搗百花閣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立忠雖然被拋落巢湖裏，但穴道已被艾菁解開，不致淹死，他再假扮司空英回同心盟等候老山主派閔中五來，他跟閔中五來到百花閣分舵，伺機行事，此時火琉島主聶衞公也帶了葛懷俠的假人頭來見老山主，老山主也安排一個假山主接見，跟着武翁房玄齡等人衝入地下室，把假山主擒獲，以爲可以要脅他們，豈料反中了老山主佈下的機關陷阱，俞立忠聶衞公以及五位武曲星都被困在鐵牢內，無計可施，老山主想知道俞立忠竟能死裏逃生，提出要他將點穴後能在水中運氣衝穴的內功心法說出，作爲交換條件，放走他們，俞立忠只好拖延時間，等候救兵……

比武又文鬥

武翁房玄齡沉「哼」一聲，擺頭環望聶衞公及武英，武傑，武俠，武棍問道：「你們五位贊成他將那內功心法傳授給對方麼？」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俞特使願犧牲一己而解救我們六人，此等精神實堪欽佩，照說我們不該答應他，但他剛才說的話也很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若得不死，不但可以替他復仇，尚可解救東方特使及敝孫女之命，所以權衡輕重得失，老夫同意俞特使的主張！」

武翁房玄齡氣得面色鐵青，擰頭轉對武英皇甫奇問道：「皇甫老兒，你的意見如何？」

武英皇甫奇笑道：「我的骨頭跟你一樣又硬又臭，所以我決定站在你那邊！」

武翁房玄齡面有喜色，再轉對武傑黎中夫問道：「黎老，你呢？」

武傑黎中夫露出一個難爲情的笑靨道：「老夫並非怕死，但總覺死得要有代價，因此老夫覺得以俞特使的主張爲佳。」

武翁房玄齡頓足長嘆道：「咳，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這話當眞不錯，老朽只知你黎中夫是個寧折不彎的人物，想不到竟也是個窩囊！」

武傑黎中夫斂目道：「人各有志，房老何必相強？」

武翁房玄齡鄙夷一哼，移望武俠顏正問道：「顏老，你大概也是貪生怕死之輩，是吧？」

武俠顏正笑道：「嘿，我還沒表示立場，你房老居然就破口大罵起來了！」

武翁房玄齡冷哼道：「要不然，你顏老有勇氣陪老朽一道死？」

武俠顏正道：「死，一眨眼就過去了，這點勇氣我是有的！」

武翁房玄齡大喜，再移望武棍甘露民道：「甘老，同心盟處理每一件事，一向以少數順從多數做爲決定，如今我們就以此來表決俞立忠的主張，你的意見有決定性的作用，希望你別讓老朽失望！」

武棍甘露民嘻嘻笑道：「抱歉，生命太可貴，所以我只好讓你失望！」

武翁房玄齡ㄋ驚又怒，沉聲問道：「你是說，贊成敝徒孫的主張？」

武棍甘露民點頭笑道：「是的，雖然老夫也不忍見他爲解救我們從容就義，但目前的情況却只有這個辦法比較正確！」

武翁房玄齡怒道：「鬼話，你要是怕死就直說一句！」

武棍甘露民笑道：「房老，這不是吵嘴的時候，而且剛才你自己說願以同心盟處理事件的方法來決定俞特使的主張，因此你更不該生氣！」

武翁房玄齡似覺自己確不該生氣，因ㄋ斂目深深一嘆道：「三比三，贊成反對各居一半，因此俞立忠的主張不能——」

火琉島主聶衞公打岔道：「四比三，不是三比三，因此俞特使的主張通過。」

房玄齡瞪眼嚷道：「亂講，誰說四比三？」

火琉島主聶衞公冷笑道：「房老請數一數，我們這裏一共是幾人？」

武翁房玄齡道：「俞立忠這孩子的意見不能算進去！」

火琉島主聶衞公沉臉問道：「爲何他不能算進去？」

武翁房玄齡道：「他是提出意見ㄋ人，無權參加意見！」

火琉島主聶衞公怒道：「哼，這是哪一門的規律？」

武翁房玄齡理直氣壯道：「同心盟的規律！」

火琉島主聶衞公轉向武傑黎中夫問道：「黎老，同心盟有這條規律麼？」

武傑黎中夫搖頭道：「老夫不清楚，好像沒有吧。」

武英皇甫奇接口說道：「有！同心盟有這條規律！」

武棍甘露民冷笑道：「別騙人，同心盟的規章老夫曾讀過一遍，根本沒有這條規律！」

武翁房玄齡大聲道：「老朽讀過兩遍，的的確確有這條規律！」

「沒有！」

「有！」

「沒有！」

「有！」

六段武林絕頂高人，三個說有三個說沒有，登時口沫飛濺的大吵起來。藏身於鐵壁外的老山主聽得不耐煩，大喝一聲道：「你們都給我住嘴！」

六人果然停止吵嘴，彼此敵視着，大有一言不合武力決定ㄋ勢。

俞立忠排解忠聶衞公和翁武的打鬥。

老山主嘿嘿笑道：「俞立忠，你不必聽從他們的意見，快把那門內功心法的竅訣唸出來！」

俞立忠搖頭道：「不成，我們同心盟ㄋ人，不管任何事情，均須經過決議後才能付諸實行！」

老山主冷笑道：「哼，你們想拖延時間，打諒本山主不知道？」

俞立忠道：「別多疑，我們七人已插翼難飛遲早難免一死，拖延時間何用？」

老山主道：「你速做決定，本山主不耐久候！」

俞立忠微笑說道：「我想我們總會吵出一個結果，既然你已給了我們一段時間，再等一會又有何妨？」

老山主道：「好，本山主再給你們半炷香的時間，到時若無結果，本山主就要放火殺人！」

俞立忠點頭笑道：「對，這才是你老山主應有的風度！」說着，回望師祖道：「師祖，弟子雖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可惜一直沒有時間去熟讀同心盟的規章，是以弟子亦不知到底有無這條規律，爲今ㄋ計，我們必須先研究研究同心盟到底有沒有這條規律，假如能研究出來，事情就可決定了。」

武翁房玄齡怒氣冲冲地道：「都是你作怪，今天你若不聽我的命令，我就不認你這個徒孫！」

武傑黎中夫立刻接嘴道：「喂喂，我說房老兒，俞立忠如今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今天這件事不是你們祖孫倆的私事，你可不能抬出師祖的身份來壓迫他啊！」

武傑黎中夫道：「你如此專橫，事情只有愈弄愈糟糕！」

武翁房玄齡道：「老朽就是要專橫，你黎中夫不服氣，咱們可在手底下見個高低！」

武傑黎中夫面孔一沉道：「你講不講理？」

武翁房玄齡冷笑道：「也不知是誰不講理，同心盟明明有那麼一條規律，你們却說沒有，哼！」

武傑黎中夫態度亦呈強硬，冷冷道：「同心盟明明沒有那條規律，是你房玄齡無中生有的！」

「胡說，明明有那條規律！」

「你才胡說，明明沒有！」

「有！」

「沒有！」

武翁房玄齡暴跳起來，戟指武傑黎中夫大喝，道：「放馬過來，咱們用武力解決！」

武傑黎中夫豈肯示弱，但正待舉步跨上ㄋ際，火琉島主聶衞公搶先閃身而出，悍笑道：「要打架，咱們兩個來！」

武翁房玄齡寒臉冷聲道：「正合吾意，請！」

火琉島主聶衞公抱拳說了聲「有僭。」左足向前跨出一步，右手一揚，駢伸二指，以一式「仙人指路」向武翁房玄齡的眼睛隔空點去。

武翁房玄齡把頭一幌，揉身直上，豎掌如刀反擊聶衞公胸口，掌風「呼！」然有聲，凌厲異常！

這兩人，一個是十二武曲星中的頂尖人物，一個是名震天下的江湖異人，名氣聲勢均在伯仲之間，所以這番交手，無疑是武林中一場驚天動地的好戲！

但是，兩人才交手一招，俞立忠已一步跳到兩人中間，做好做歹向雙方連揖道：「師祖，聶島主，請暫息雷霆，千萬動手不得，這樣做是親者痛，仇者快……」

武翁房玄齡暴喝道：「滾開！這裏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俞立忠躬身垂手，道：「師祖如要動手，請先打死弟子！」

武翁房玄齡厲聲叱道：「嘿，你以為師祖不敢殺你？」

俞立忠垂頭不語。

武翁房玄齡喝道：「你滾不滾？」

俞立忠仍是垂頭不語。

武翁房玄齡怒哼一聲，正欲推掌擊出，武俠顏正即時飛步跳近，舉手架住他的手掌，含笑道：「房老，虎毒不食子，使不得！」

武翁房玄齡眼睛一瞪道：「呸，連你也要反過來了？」

武俠顏正笑道：「不，我不反對你與聶島主動手，但應該換個方式！」

武翁房玄齡問道：「換甚麼方式？」

武俠顏正道：「譬如說，文鬥！」

武翁房玄齡眉頭一皺道：「文鬥？你要老朽跟他吟詩作對？」

武俠顏正道：「不，只要不動手動脚，彼此出些難題讓對方解答，誰解答不好，誰便算輸。」

武翁房玄齡面容一動道：「嗯，這主意倒也新鮮……」

雙目一抬，向火琉島主聶衞公問道：「姓聶的你來不來？」

火琉島主聶衞公仰臉傲笑道：「要文要武，老夫無不奉陪！」

武翁房玄齡道：「好，咱們各出三個難題，誰答對的多誰便算贏，那輸者不能再有任何意見！」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可以，你先出題！」

武翁房玄齡道：「不必客氣，你先出好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也罷，老夫聽說你房玄齡最喜歡猜謎，老夫就出三個謎讓你猜，時限一炷香！」

武翁房玄齡欣然道：「一言為定，你出吧！」

火琉島主聶衞公略一思忖，即道：「第一題：茲，射老子一句。」

武翁房玄齡把「茲」字唸了幾次，閉目想了一會，臉上突露笑靨睜目道：「玄之又玄，是否？」

火琉島主聶衞公頷首道：「對，第二題：半部春秋，射字一！」

武翁房玄齡又把「半部春秋」唸了幾次，又雙目想了起來。

其餘的武英、武傑、武俠、武棍及俞立忠覺得很好玩，於是也各自思索「半部春秋」的謎底，一時整個「牢」房靜得針落可聞！

一會之後，老山主的聲音又由鐵壁外透了進來！「諸位，半炷香的時間已至！」他語音冰冷緩慢，充份顯示他有一顆冷靜的頭腦，使人覺得他不是一個可以欺騙的人，因此聽得衆人的心弦為之一緊！

「姓聶的你來不來？」

火琉島主聶衞公仰臉傲笑道：「要文要武，老夫無不奉陪！」

武翁房玄齡道：「好，咱們各出三個難題，誰答對的多誰便算贏，那輸者不能再有任何意見！」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可以，你先出題！」

武翁房玄齡道：「不必客氣，你先出好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也罷，老夫聽說你房玄齡最喜歡猜謎，老夫就出三個謎讓你猜，時限一炷香！」

武翁房玄齡欣然道：「一言為定，你出吧！」

火琉島主聶衞公略一思忖，即道：「第一題：茲，射老子一句。」

武翁房玄齡把「茲」字唸了幾次，閉目想了一會，臉上突露笑靨睜目道：「玄之又玄，是否？」

火琉島主聶衞公頷首道：「對，第二題：半部春秋，射字一！」

武翁房玄齡又把「半部春秋」唸了幾次，又雙目想了起來。

其餘的武英、武傑、武俠、武棍及俞立忠覺得很好玩，於是也各自思索「半部春秋」的謎底，一時整個「牢」房靜得針落可聞！

一會之後，老山主的聲音又由鐵壁外透了進來！「諸位，半炷香的時間已至！」他語音冰冷緩慢，充份顯示他有一顆冷靜的頭腦，使人覺得他不是一個可以欺騙的人，因此聽得衆人的心弦為之一緊！

俞立忠大聲道：「那麼再點一炷！」

老山主冷笑道：「再點上一炷？」

俞立忠道：「不錯，你不以為聶島主出的謎底很有意思？」

老山主道：「本山主只知你們在拖延時間！」

俞立忠道：「出路已絕，救兵難期，我們拖延時間幹麼？」

老山主道：「既然如此，你們早點死和遲點死並無兩樣，本山主要放火了！」

俞立忠心中暗急，又大聲道：「等一下，你怕我們逃掉是不是？」

老山主道：「正是，你們如此拖延時間，表示同心盟仍有人會找到此處，所以I—I」一語未畢，武翁房玄齡忽然大叫道：「老朽想到了！老朽想到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想到就說出來，何必鬼叫？」

武翁房玄齡道：「秦！對不對？」

火琉島主聶衞公點頭道：「對，現在老夫要出第三題，這一題較前的更難…」

武翁房玄齡一哂道：「只要人家肯給我們時間，老朽自信能解答各種難題！」

老山主接口「嘿嘿」怪笑道：「房玄齡，你認為本山主只要給你們一炷香的時間，你們就可獲救麼？」

武翁房玄齡笑道：「這是不可能的，而且老朽和聶島主的輸贏乃是在決定俞立忠的主張，並非拖延時間等人來搭救。」

老山主道：「也好，本山主索性再給你們一炷香的時間I—I」

武翁房玄齡打岔道：「不對，老朽和聶島主各有一炷香的時間，現在老朽才用去了半炷香，所以我們應該還有一炷半香的時間才對！」

老山主冷笑道：「好吧，本山主不相信你們能在一炷半香的時間之後獲救，就給你們一炷半香的時間好了！」

武翁房玄齡點頭表示謝意，轉對火琉島主聶衞公問道：「聶島主，你的第三題是甚麼？」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亘，射古詩一句！」

房玄齡問道：「哪一朝代的古詩？」

火琉島主搖頭道：「不知道！」

房玄齡愠然道：「哼，古詩浩瀚似海，你不指定朝代出處教人如何去猜？」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假如你不滿意，等下你也可以用這方法刁難老夫！」

武翁房玄齡點頭說了聲「好！」便又閉目苦思起來。這時，武傑黎中夫便用「傳音入密」向俞立忠問道：「俞特使，你可有逃命之策？」

俞立忠傳音答道：「沒有。」

武傑黎中夫道：「這怎麼辦？一炷半香的時間很快就會過去呀！」

俞立忠道：「到時只好聽天由命！」

武傑黎中夫道：「你是出名的鬼計多端，怎的今天也束手無策了？」

俞立忠道：「請原諒，晚輩是人而非神！I—」

武傑黎中夫搶嘴道：「不成，你非得想出一個逃命的辦法不可！」

俞立忠道：「是，晚輩正在想呢。」

時間，在衆人的焦慮之下，似乎過得特別快，不一會工夫，只聽老山主又開聲道：「房玄齡，你的時間到了！」

武翁房玄齡雙目一睜望着火琉島主聶衞公笑問道：「亘，射『旦復旦兮』？」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果然高明，射對了！」

武翁房玄齡面容一喜，抖擻精神道：「好，現在輪到老朽出題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只管唸來！」

武翁房玄齡說道：「解鈴格，悼亡，射四書一句！」

火琉島主聶衞公也把眼睛閉上，大約一炷香燒掉三分之一後，他才睜目道：「可是『非夫人之為慟而為誰？』」

武翁房玄齡讚道：「射對了，再來一個I—工，射蘇詞一！」

又過一炷香的三分之一後——

「大江東去，對不對？」

「對，最後一題是堆金格——」

「且慢，何謂堆金格？」

「堆金格就是：射中的謎底還要每個字拆開來讀，比如謎底是『杜仲』，拆開來讀便成『土木中人』，懂不懂啊？」

「好，把你的謎面唸出來！」

「往來盡簪纓，射論語三字！」

「往來盡簪纓？盡簪纓？哼哼……」

火琉島主聶衞公一面「哼」一面絞腦汁，其實他比武翁房玄齡一樣是胸羅萬有的絕世高人，甲方出了題，乙方很快便想到答案，其所以不願立刻作答，正是在拖延時間，希望想出一個逃命之策而已。

又過了一炷香的三分之一後，老山主怪笑一聲：「聶衞公你的時間也到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雙目徐睜，目注房玄齡微笑道：「姓房的，你這一題是實謎題中之最佳作！」

武翁房玄齡笑道：「誇獎了，聶島主是否已想到了謎底？」

火琉島主聶衞公點頭道：「謎底是『問管仲』，不知對不對？」

武翁房玄齡道：「還要拆開來讀！」

火琉島主聶衞公微微一笑：「問管仲，拆開來讀便成『門口個個官中人』！」

武俠顏正忍不住開口讚道：「妙！往來盡簪纓正是門口個個官中人，這個謎題構想得太妙了！」

武翁房玄齡笑道：「聶島主果然厲害，但這一來我們勝負未分，如何是好？」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只好再來一次，你我再出三題以定勝負！」

武翁房玄齡說道：「好是好，就怕人家不肯答應。」

火琉島主聶衞公轉向老山主的那堵鐵壁大聲道：「山主，老夫希望在離開人間之前打敗房玄齡出出一口烏氣，你能不能再給我們一些時間？」

「呼！」一聲輕爆，那二十支火筒驀然一齊吐出火焰來！

這就是老山主給火琉島主聶衞公的答覆！

只聽他哈哈狂笑道：「聶衞公，你們大概可以支持一刻時，所以你們現在仍可開始賭勝負啊！」

語畢，大笑不止！

衆人受不住火燄的攻迫又一齊簇聚於「牢」房的中央，武棍甘露民急得連連搓手道：「門口個個官中人？哼哼，要是門口個個都是同心盟的人，那就好了……」

× × ×

百花閣的門口這時果然來了八個同心盟的人。

這八個人便是蓬萊仙翁葛懷俠，不倒翁尉遲必勝，老頑童高三歌，八臂金猿段雲平，南天王佟陽，千手劍客上官威，流浪天使盧儀南及南海散人。

他們混在治遊人羣裏來到百花閣門口，千手劍客上官威和流浪天使盧儀南當先舉步跨入。

「請坐，兩位爺！」

那個半老徐娘的鴇母盈盈起立，含笑招呼，但竟似不知來的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

上官威和盧儀南相視一笑，前者開口說道：「沈大姐，我們是找貴妃來的！」

那鴇母凝目一哦笑道：「好呀，我們『百花閣』有兩個楊貴妃，但不知兩位爺爺要的是哪一個？」

上官威笑道：「要那個年紀大的，我知道她今年芳齡三十八！」

鴇母檢衽一福道：「是，她正在後院房中，兩位爺請隨老身來！」

上官威和盧儀南隨着她走入，來到後院一間小客廳，鴇母將廳門關上這才轉對上官威和盧儀南正容發問道：「恕老身眼拙，兩位隸屬哪一分舵？」

盧儀南答道：「太原、長治兩地，奉命來此報到！」

鴇母點點頭，走出廳左掀開一幅高大的山水立軸，手指不知在何處按了一下，只聽「拍！」的一聲，立軸後面的板壁立時沉下一大塊，露出一道暗門，她開了暗門後即側身肅客道：「兩位請進！」

上官威和盧儀南先後彎腰而入，兩人才步下暗門內的一道石級之際，驀聞「刷！刷！」兩響，身前身後同時降落一堵鐵柵，頓時將他們兩人困在地道中！

鴇母吃吃笑了兩聲，探首向暗門喊道：「姚舵主，又捉到了兩條大魚，交給你啦！」說罷，關上暗門，拉下立軸，返身走出來。

回到前廳，只見八臂金猿段雲平和南天王佟陽站在廳上和幾個姑娘打情罵俏，不由暗暗冷笑一聲，當下含笑近前問道：「兩位爺，這幾個姑娘如何？」

南天王佟陽咧嘴笑道：「不壞，嬌嬌滴滴，令人垂涎三尺！」

鴇母笑道：「那麼，爺喜歡哪一個，只管把她拉進去！」

南天王佟陽道：「不，老夫要那楊貴妃！」

鴇母假意注目一哦道：「我們『百花閣』有個楊貴妃，但不知您老要的是哪一個？」

南天王佟陽道：「要那個年紀大的，老夫知道她今年芳齡三十八！」

鴇母檢衽一福道：「是，她正在後院房中，兩位爺請隨老身來！」

於是，八臂金猿段雲平和南天王佟陽也着她走入，像對待上官威和盧儀南一樣，來到後院小客廳，鴇母先將廳門關上，然後轉對段雲平和佟陽問道：「恕老身眼

拙，兩位隸屬那一分舵？」

段雲平答道：「昆明鳳儀，奉命來此報到！」

鴇母點點頭，走去掀開立軸，打開暗門，側身肅客道：「老山主就在裏面，兩位請進！」

段雲平和佟陽以爲先前混入的上官威和盧儀南尚未被發覺，心中暗喜，當下從容而入。

先前被困在地道中的上官威和盧儀南，此刻已不知那裏去了！

段雲平和佟陽雖也警戒於心，仍未料到變化就在眼前，兩人步下石級之際，身前身後又是「刷！刷！」兩响，降落兩堵鐵柵！

鴇母又探首入暗門，笑喊道：「姚舵主，又捉到了兩條，後面大概還有，你手脚可得快點呀！」

只聽地道內有人冷冷答道：「別替我操心，妳快出去吧！」

鴇母笑「嗯」一聲，關好暗門，放下立軸，打開廳門又到前面接客去了。

這一邊，段雲平和佟陽一發覺落入圈套，不禁大吃一驚，兩人立時發掌猛劈鐵柵，無奈鐵柵堅固無比，任憑他們傾力發揮，硬是牢不可破！

救絕頂高手

他們正在焦急之際，忽覺立足之處連同鐵柵緩緩下沉，一直沉落兩丈左右，接着改向右方滑去，好像進入山洞中，四周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

大約向右滑行二三丈後，才見前面有一點燈光，而就在此時，滑動之勢忽的一頓而止！

這時，段雲平和佟陽方才發覺原來已被囚禁於一間鐵籠中，但令他們吃驚的却是此刻站在鐵籠外的兩個人——千手劍客上官威和流浪天使盧儀南！

他們並肩含笑而立，既未受鐵籠之困，身上也無一樣桎梏！

噫，這是怎麼一回事？段雲平和佟陽神色均是一愕，嘴巴一張正要發問，一縷傳音入密的細語已先鑽入他們耳朵裏——

「兩位請勿出聲！」

發出傳音入密的是千手劍客上官威，他接着上前轉動兩支鐵桿，忽左忽右的轉了十幾下，然後輕而易舉的將整堵鐵柵掀開，傳音說道：「兩位快請出來！」

段雲平和佟陽驚惑不置，兩人跳出鐵籠，不約而同「傳音」急問道：「上官特使，這是怎麼回事呀？」

上官威含笑不語，輕輕將鐵柵放下，又握住其中兩支鐵桿左右旋轉數下，然後順手一推，那鐵籠便應手滑回一條黑暗的地道中去！

佟陽忍耐不住，拉住盧儀南「傳音」問道：「盧特使，別賣關子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盧儀南搖頭「傳音」答道：「在下也還弄不清楚，剛才我們也像兩位一樣落入陷阱，後來鐵籠滑行到這裏時，有人用『傳音入密』和上官特使通話，上官特使立刻就懂得開啓鐵籠之法，看情形，有人在暗中幫助我們！」

佟陽驚訝道：「但那個『姚舵主』似在監視我們的行動，現在我們脫出鐵籠，他怎未發覺？」

盧儀南舉目四望道：「這間地下室密不通風，那『姚舵主』大概看不見。」

佟陽道：「不對，他即使看不見我們，剛才你們兩位脫出鐵籠時，他應該會知道才對啊！」

盧儀南聳肩笑笑道：「也許那『姚舵主』就是暗中幫助我們脫困的朋友吧！」

佟陽轉對上官威傳音問道：「上官特使，幫助我們脫困的可是那個姚舵主？」

上官威微笑道：「不錯！」佟陽又急問道：「他是何人？」

上官威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佟陽訝然道：「嗄，連你也不知？」

上官威點頭說道：「情形是這樣的：剛才我們兩個被鐵籠運送到這裏時，忽然有一縷傳音細語鑽入我耳中——

「『上官特使，你們終於來了！』

「我一聽，嚇了一驚，心想對方如是『老山主』的部下，他何必用傳音發話？因此我便也傳音問道：『你是誰！』

「『同ㄩ盟的一份子？』

「『甚麼？』

「『以前是同ㄩ盟的人，現在是老山主麾下的一名分舵主！』

「『哼，貴姓大名？』

「『等下你就會明白，現在請聽我說，火琉島主及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俞立忠七人正被困於一間鐵牢中，老山主打算放火燄將他們活活燒死，如今他們正在使計拖延時間——你們一共來了幾個？」

「『一千個，所以你們最好趕快投降吧！』

「『哈，你把我當作敵人？』

「『難道不是？』

「『爲可能發展的情勢設想我暫時不想把姓名說出，現在請相信我的話並請先據實回答我，你們今天一共來了幾人？』

「『一千人？』

「『咳，這樣好了，我先放你們出鐵籠，等大家到齊後我再現身與你們相見，但須注意，老山主與你們僅隔一壁，你們出籠後，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否則武翁房玄齡等七人便會立刻死於鐵牢中！』

「『嘿嘿，是麼？』

「『握住第五支鐵桿和第七支鐵桿，前者向左旋轉十二下，後者旋轉九下，快快！』

「我聽他說得很急促，便將信將疑的轉動鐵桿，結果果然打開了鐵籠，他又教我關上鐵柵，把鐵籠推回去，不久你們兩位就來了！」

上官威述說至此，雙手一攤聳肩苦笑道：「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經過，所以現在你們若問我對方是敵是友我也無法作答，還是耐ㄩ等一下看看吧。」

段雲平重新運目四顧，發現置身於一間堅固的地下室，右方有一道鐵門，一看即知要按動機關才能啓開，當下舉手一指那條進出鐵籠的地道，問道：「由此能不能出去？」

盧儀南搖頭道：「不能，那地道中也有一道鐵門，它要等到鐵籠滑進來時，才

會自動上升！」

段雲平說道：「我們等它上升時，衝出一看如何？」

盧儀南苦笑道：「根本衝不出去，因爲它上升時，鐵籠已滑進來了！」

段雲平扼腕一嘆，道：「眞奇怪，武翁房玄齡在城外進入百花閣，却一下被困住了？」

上官威道：「這表示武翁等人已被老山主圍住，老山主心知我們會來，故先佈下陷阱！」

佟陽焦躁地道：「這可如何是好？他們七人正等待着我們去搭救，而我們——啊，那鐵籠又滑過來了！」

盧儀南搖頭「傳音」答道：「在下也還弄不清楚，剛才我們也像兩位一樣落入陷阱，後來鐵籠滑行到這裏時，有人用『傳音入密』和上官特使通話，上官特使立刻就懂得開啓鐵籠之法，看情形，有人在暗中幫助我們！」

果然，他話剛完，那鐵籠業已滑到地道口！鐵籠中，赫然囚禁着蓬萊仙翁葛懷俠，不倒翁尉遲必勝，老頑童高三歌及南海散人四人！

好，八個都到了，假如那個「姚舵主」不是眞有誠意幫助同心盟，今天正派一方的精英被老山主一網打盡了！

上官威正欲上前爲他們開鐵籠，只見那老頑童高三歌伸手輕輕一推，那面鐵柵便應手而開，不禁驚詫道：「咦，你怎知開啓之法？」

老頑童高三歌當先跳出，笑嘻嘻道：「怎麼樣？你以爲只有你一人懂得開啓之法？」

上官威立刻猜想到必是那個「姚舵主」已將「一切」告訴他們，當下轉望蓬萊仙翁葛懷俠傳音問道：「盟主，那『姚舵主』已和您講過話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最後一個走出鐵籠，點頭答道：「不錯，你們快隨老朽來！」說着，快步朝右方那道鐵門走去。

上官威搶步跟上，又問道：「那『姚舵主』是誰？」

蓬萊仙翁葛懷俠伸手握住鐵門的一個圓頭門柄，一面旋轉一面答道：「他是我們同心盟的人，姓名等救出他們七人後再告訴你們！」說完，鐵門的圓頭門柄內發出「克達！」一聲輕响，顯已轉到部位，可以拉開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且不開門，轉身向跟到身後的七位金衣特使凝聲傳音說道：「諸位特使，據那位『姚舵主』說，火琉島主及武翁房玄齡等人正被困於一間鐵牢中，老山主已開始施放火燄企圖殺害他們，所以情況已甚危急，這道鐵門後即是那間鐵牢中的外壁，老山主和他二十名嘍囉正在裏面施放火燄，諸位衝入後下手不必留情，並儘速設法將聶衞公等七人救出！」

盧儀南接口急問，道：「盟主不想進去？」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要，但老朽打算力擒那老山主，所以救人之事，由你們七位負責！」話說到此，猛然拉開鐵門，閃身掠了進去。

不倒翁尉遲必勝等七人隨後疾衝而入，抬頭一看，見是一間覓大的機關房，齒輪鐵鍊縱橫密佈，對面一堵鐵壁下，正有七名嘍囉各執一支火筒在向鐵牢內施放火燄，樣子得意至極！

不倒翁尉遲必勝大喝一聲，雙掌一揚，隔空拍出兩股凌厲掌風！

兩名嘍囉如中焦雷，發出「啊！啊！」兩聲慘叫，登時倒地氣絕！

老頑童高三歌，八臂金猿段雲平，南天王佟陽三人如法泡製，其餘五名嘍囉登時了賬。

原來，這間機關房其大無比，那間鐵牢只是當中的一部份，而現在不倒翁三人打死的七名嘍囉，也只是在四面鐵壁的其中之一面，換句話說，另外的三面鐵壁，還有十三個嘍囉在施放火燄！

因此，那七名嘍囉剛剛倒地，七位金衣特使已分頭向左右掠去。

那些嘍囉豈是七位金衣特使之敵，一時慘叫迭起，紛紛倒了下去！

而這時，在機關房的一個角落裏，蓬萊仙翁葛懷俠却遭遇到有力的抵抗！

原來他轉到鐵牢最裏面的外壁時，果見一個蒙面老人站在那裏哈哈大笑，身邊站着武狂龔一夫和武毒墨亮，他一看就知那蒙面人必是老山主，立即飛身掠過去。

武狂武毒同時發現蓬萊仙翁葛懷俠撲到，一驚非小，慌忙四掌齊揚，發掌阻攔，大叫道：「山主速退，葛懷俠來了！」

掌風，勢如驚濤拍岸，猛捲而至！

蓬萊仙翁葛懷俠身在空中，照理很難承受武狂武毒的掌力，但他一身修爲已到超凡入聖之境，身形縱起之時周身已佈滿罡氣，是以武狂武毒發出的掌力，只將他的撲勢擋了一下，並未傷得他分毫。

但是，武狂武毒發出的掌力何等雄渾，雖然傷不了蓬萊仙翁，機關房的機器却如遇暴風，各種器具「嘩啦啦」的四散飛揚！

蓬萊仙翁葛懷俠長笑一聲，身如閃電飛掠，再度向前撲去。

十二武煞星和十二武曲星，身手均在伯仲之間，但雙方首腦人——武魔濮陽鴻飛（已死）和武仙葛懷俠——總要比其餘諸人高出一籌，是以武狂武毒一向雖無聯手攻敵的習慣，這時一見蓬萊仙撲到，也不覺聯起手來，雙雙發招搶攻，企圖擋住蓬萊仙翁，好讓老山主安然脫逃。

蓬萊仙翁葛懷俠亦知對方心意，故出手均是傾力而爲，一拳一掌皆似狂風暴雨，以最強硬的姿態攻迫過去。

但武狂武毒都是叱咤風雲的大煞星，此刻聯手迎敵，其威力也强得令人想像不到，竟然硬碰硬的敵住蓬萊仙翁的攻勢。

掌影如蝴蝶錯落飄閃，眞氣似龍捲風怒掃猛吹，縱橫於機關房的鐵鍊劇烈震盪着……

倏忽之間，站立於武狂武毒身後的老山主已然隱沒不見了！

武狂武毒一見目的已達，不敢戀戰，兩人一打暗號，突地分向左右掠開。

機關房的通路不少，兩人一幌一閃便已沒了踪影！

這只不過是一眨眼的事，等到七位金衣特使殲滅施放火燄的二十名嘍囉而趕到蓬萊仙翁身邊時，只見蓬萊仙翁呆呆的站立着。

不倒翁尉遲必勝問道：「盟主沒看見那老山主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嗒然一嘆道：「看見了，只差沒有抓到他罷了！」

不倒翁尉遲必勝又問道：「爲何給他跑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他身邊有武狂武毒隨行保護，他們瞧見老朽趕到，一齊上前動手阻撓，只兩下工夫，那老山主便乘機跑掉，武狂武毒也跟着跑了。」

不倒翁尉遲必勝頓足道：「早知他身邊有武狂武毒，屬下等先趕來多好！」

八臂金猿段雲平接問道：「他們往哪一條地道跑的？」

蓬萊仙翁葛懷俠一指左右兩條地道說道：「武狂武毒逃入這兩條地道，老山主却不知去向。」

八臂金猿段雲平道：「咱們何不分頭追上去看看？」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還是先救人要緊，諸位已將火筒破壞了吧？」

不倒翁尉遲必勝道：「是的，但遍尋不着啓開鐵牢的門路。」

蓬萊仙翁葛懷俠舉目打量機關房中間的那座鐵牢，皺皺眉道：「這間鐵牢好像是由機關操縱的，假如能找到機鈕，便不難啓開。」說着，移步走到一支火筒前，將火筒抽出，湊近鐵壁上的圓孔往內瞧望，發現火琉島主聶衞公等七人聚坐於一起，似無傷亡，不禁大喜道：「聶島主，你們沒事吧？」

那鐵牢裏的火琉島主聶衞公聞聲雙目一抬，沒好氣的笑道：「托福，只是這間鐵牢現在已熱得像個火爐，你再不趕快設法救我們出去，等下就『有事』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忙道：「請再忍耐片刻，老朽等這就設法救出諸位！」說罷轉對七位金衣特使吩咐：「諸位，大家快分頭找出那啓開鐵牢的機鈕！」那知話聲甫落，鐵牢的一面鐵壁忽然自動緩緩上升！

蓬萊仙翁葛懷俠和七位金衣特使神色一愕，擺頭張望，這才發現機關房內除了他們八人之外，還有一個陌生人！

他是個年約六旬的老人，相貌粗獷中帶着幾分邪惡，兩顆眼睛熠熠如星，十分可怕！

這時，他站在一個大齒輪的後面，左手攬着百花閣那個鴇母，右手正按在一支鐵柄上，一看便知正在上升的鐵壁是他按動的！

千手劍客上官威一見之下，衝口發問道：「你就是那個『姚舵主』？」

那老人點了點頭，面露一絲笑意。

千手劍客上官威方待再問，火琉島主聶衞公等七人已由鐵牢衝出，他們雖然僥倖未死，心裏却有一股火氣，武翁房玄齡大叫道：「老山主何在，我們找他去！」

蓬萊仙翁葛懷俠微笑道：「房老別慌，且先聽令徒講講，他大概知道老山主的下落！」

武翁房玄齡一怔道：「你說甚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一指那老人笑道：「他不是你房老的徒弟麼？」

武翁房玄齡驚訝的移目打量那老人，詫聲道：「你——你是老朽的徒弟？」

那老人躬身答道：「是的師父，我是正倫！」

原來，這個姚舵主竟是久無音訊的鐵面閻羅靳正倫！

除了蓬萊仙翁一人之外，衆人均大感意外，誰也想不到他鐵面閻羅靳正倫竟獨自混入老山主的陣營當上了一名分舵主，這是從何時開始的事？

武翁房玄齡啞然笑了笑，道：「正倫，你何時變成老山主的一名分舵主？」

鐵面閻羅靳正倫走到衆人面前，將手裏的鴇母拋到地上，笑道：「偶然一個機會，正倫發現這『百花閣』是老山主的分舵之一，又發現舵主姚天風是穿着一套人皮，因此正倫暗中將他除掉，穿上了他的人皮，於是搖身一變而爲『百花閣』的主人！」

武翁房玄齡大笑：「原來如此，老山主一幫人喜穿人皮，敢情有利也有弊！」

俞立忠連忙上前叩見師父，鐵面閻羅靳正倫揮手示意仰起立，轉望蓬萊仙翁問道：「盟主未擒獲老山主？」

蓬萊仙翁葛懷俠搖頭，尷尬的笑道：「沒有，老朽沒想到仲身邊跟隨着武狂武毒兩人……」

鐵面閻羅靳正倫含歉道：「這是屬下之錯，因爲今天一連串發生之事，均出屬下意料之外，是以屬下未能從容安排，誠屬可憾！」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這也是仲氣數未盡之故，靳特使可知仲逃往何處？」

鐵面閻羅靳正倫道：「很難推測，仲有不少分舵，到處均可藏身。」

蓬萊仙翁葛懷俠問道：「那些分舵，靳特使都知道麼？」

鐵面閻羅靳正倫道：「屬下只知道七處，這河南一境除已放棄的洛陽桑苧茶莊和本城百花閣外，與皖境交界之永城，與陝西交界之潼關均是，此外山東濟南府、保定府、江蘇寶山、無錫、鎮江均有！」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老朽昨日接得同心盟傳到的消息，方知老山主已採取游擊方式企圖將二幫三教九門派一一擊破，如今少林、武當、華山三派不幸已爲其殲滅，猜想他們下一目標必是崆峒派，可惜我們不知他們在甘肅的分舵所在地。」

鐵面閻羅靳正倫點頭略一沉吟，忽然返身走到那鴇母身邊，沉聲問道：「沈七姑，妳要死抑是要活？」

鴇母沈七姑爲他所擒，麻穴受制，渾身動彈不得，但嘴巴仍可說話，聞言微微一笑道：「要死便怎樣？要活便怎樣？」

鐵面閻羅靳正倫冷然道：「要死，我不爲難妳，立刻叫妳魂歸離恨天，要活，那妳就必須老實回答一些問題！」

沈七姑道：「我當然想活命，但你們却不能逼我說謊！」

鐵面閻王靳正倫目光一凝道：「此言怎講？」

沈七姑道：「譬如我不知道的事，你們不能逼我非知道不可！」

鐵面閻羅靳正倫點頭道：「這個當然，但妳如把知道的事推諉不知道，那可不大好，我可以由妳眼神看出來！」

沈七姑道：「好！你問吧！」

鐵面閻羅靳正倫問道：「第一：老山主逃往何處？」

沈七姑道：「不知道！」

鐵面閻羅靳正倫冷笑道：「哼，你當眞不知道麼？」

沈七姑道：「不錯，你是『百花閣』的主人，這幾天你和老山主接觸的比我多，你都不知道，我怎會知道？」

鐵面閻羅靳正倫道：「但妳天天晚上和武狂在一起，想必他會向妳透露一些秘密！」

沈七姑紅臉道：「沒有，他和我談的都是一些……一些不堪入耳的話！」

鐵面閻羅靳正倫道：「好，第二個問題，妳知道老山主一共有幾處分舵？」

沈七姑道：「我只知道各大城市都有，詳細數字却不知道。」

鐵面閻羅靳正倫問道：「甘肅方面，妳知有幾處？」

沈七姑道：「只知一處，在蘭州府中，分舵主是把守蘭州城的總兵毛一平。」

鐵面閻羅靳正倫點點頭，轉望蓬萊仙翁問道：「盟主還想知道甚麼？」

蓬萊仙翁葛懷俠搖頭道：「沒有了，我們現在是鞭長莫及，知道也沒用！」

鐵面閻羅靳正倫道：「不然，盟主打算如何去制止老山主的行動？」

蓬萊仙翁葛懷俠說道：「先出去再說吧！」

鐵面閻羅靳正倫道：「好的，盟主等請隨在下來。」說罷，移步欲行。

火琉島主聶衞公急道：「且慢，還有兩個人沒有救出來呢！」

鐵面閻羅靳正倫住足，問道：「哪兩個？」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敝孫女及東方特使，據說他們也被困在此處。」

鐵面閻羅靳正倫搖頭道：「沒有，那是老山主扯的謊，令孫女及東方特使未在此處！」

火琉島主聶衞公大驚道：「不然，老夫的孫女被帶到何處去了？」

鐵面閻羅靳正倫沉吟道：「在下不知令孫女及東方特使在山主手中，否則倒可事先打聽打聽……」

蓬萊仙翁葛懷俠問道：「靳特使確知他們不在此處？」

鐵面閻羅靳正倫點頭答道：「是的，屬下冒充姚舵主混入此處已有半年之久，這地下的所有佈置屬下均甚清楚，半月前，老山主來到此地時，他身邊只有武狂武毒等少數幾人，並未見有聶姑娘及東方特使在內。」

蓬萊仙翁葛懷俠轉對火琉島主苦笑道：「看來老山主不是一個守信用之人，那天聶島主若眞砍了老朽的頭顱，聶島主也一樣討不回孫女！」

火琉島主聶衞公急得團團轉道：「現在一切都完了，老山主一定會殺死敝孫女以洩恨，那如何是好？」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聶島主請放心，老山主殺害令孫女對他並無好處，他不會那樣傻的！」

火琉島主聶衞公當局者迷，忙的問道：「依你說，他會如何處置敝孫女？」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老朽猜想他是把令孫女和東方特使關禁於某一秘密地，這樣可以牽制聶島主同心盟的行動，反過來說，他如將令孫女殺害，聶島主必然不肯受他威脅，這對他實在有害無益！」

火琉島主聶衞公聽得有理，心下稍安，含怒道：「這還不錯，他若敢殺害老夫孫女，老夫不把他碎屍萬段絕不干休！」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走吧，大家先離開這家『百花閣』再說！」

鐵面閻羅靳正倫領路欲走，忽又停住，轉對躺在地上的沈七姑道：「半個時辰後，妳的麻穴可以自解，妳可以繼續在這裏住下，但不許派人去通知老山主洩露我的秘密，懂不懂？」

沈七姑面現喜色道：「好的，你所謂不許洩露你的秘密，指的是哪一點？」

鐵面閻羅靳正倫道：「老山主等人尚不知我這個姚舵主是假的，因此我身上這套人皮還可派用場，這就是我的秘密！」

沈七姑道：「知道了，我又不知老山主逃去何處，要想通知他也辦不到呀。」

鐵面閻羅靳正倫輕「哼」一聲，遂舉步向一條地道內走去。

蓬萊仙翁葛懷俠等隨後跟入，一行十五人在鐵面閻羅靳正倫的領路下，由原路鑽出到內廳，往前面的「百花閣」走來。

百花閣的妓女，敢情已知發生變故，早已逃得一個不剩，蓬萊仙翁葛懷俠不禁搖頭苦笑道：「老山主的分舵眞是無奇不有，茶莊、酒樓、客棧、妓寨，甚至於他的分舵主，還有當總兵的，眞是不可思議之至！」

出了百花閣，鐵面閻羅靳正倫把俞立忠喊到面前低聲吩咐一番，俞立忠應命脫離了衆人混入街上一羣尋花問柳者之內。

他在花街上來回閒蕩了一陣，看見與「百花閣」斜對面的一條黑暗的巷口，有個妓女幽立在那裏等待客人照顧她，於是移步靠了過去。那妓女年約二十，容貌平平，皮膚又黑，是以無人問津，看見俞立忠走過來，面色一喜，做出一個迷人的媚笑，輕聲問道：「喂，公子，你來麼？」

俞立忠上下看她一眼笑問道：「妳叫甚麼？」

那妓女答道：「小牡丹！」

俞立忠道：「爲何獨自站在這裏？」

那妓女挑眉一笑道：「有何不對？」

俞立忠道：「這裏燈光幽暗，人家看不見妳啊。」

那妓女道：「你公子不是看見了？」

俞立忠笑道：「我喜歡在霧裏尋花，但像我這種人能有幾個？」

那妓女伸手拉住他，吃吃嬌笑道：「你這人有意思，跟奴家去吧。」

俞立忠道：「別忙，先聊一聊。」

「聊甚麼？」

「妳今年幾歲了？」

「十八歲。」

「哪裏人？」

「遠得很，說了你也不知道！」

「說說又有何妨？」

「山西天河鎮，聽到沒有？」

「哦，那是個小鎮吧？」

「嗯，說小也不小，有一百多戶人家哩。」

「怎麼跑到這裏來的？」

「噯，你別問這個好不好？」那妓女佯嗔道。

「我喜歡聽，妳說吧！」

「我說了，你就跟我去，好不？」

「好，妳說！」

「我十三歲時，我娘病死了，我爹又娶了個後母，那後母是個潑辣貨，視我如眼中釘，時常說我壞話，我爹爲了討她喜

歡，就打我給她看，一天總要打我三四次，後來……後來……」

「唉，別哭，好好說嘛！」

「後來，我忍受不住了，就偷偷跑離家，想到城裏去找我阿姨，不想在路上遇見了一個人……」

「遇見了甚麼人？」

「一個中年人，他看見我行色匆匆，問我何處去，我便老老實實告訴他，他聽了很同情，說去投奔阿姨也不是頭路，他說他在這開封府有個姊姊需要一名丫鬟，問我肯不肯做一名丫鬟，我心想做丫鬟也是自食其力，總比投靠親戚好，於是就跟他來到了此地。」

「結果是他偷偷把妳賣到此處？」

「正是，但事情還不止此，他——咦，你不聽了？」

「等下再來，這銀子給妳！」

「喂，你怎麼啦？」

「別叫，妳看對面那家『百花閣』，此刻有個青衣文士走出來……」

「嗯，你認識他？」

「正是，他是我的好朋友，向日裏，他最喜假裝斯文，硬說從未涉足花叢，今晚終於被我捉到了，我要去落落他的臉皮，不陪了！」俞立忠說到這裏，疾步混入行人中，悄悄尾隨着前面那個剛由「百花閣」出來的青衣文士。

他一看那青衣文士的走路姿態，就知他是女扮男裝的鴇母沈七姑！她，易裝離開百花閣，其動向不問可知，當然是要去會晤老山主等人！

這便是鐵面閻羅靳正倫暗囑俞立忠留在花街的目的，果然不出所料，沈七姑所供不實，她顯然知道老山主及武狂武毒三人的去處。走出花街，只見沈七姑脚下加快，迅捷混入大街上的行人中，還頻頻回頭張望，敢情她也担心有人跟踪哩。

俞立忠經驗豐富，自然不會被她發現，但他看她那麼機警，不由有些憂慮，心想她是「百花閣」的鴇母，其在本城必然認識不少富豪顯貴，如果她突然走入一個「朋友」的宅院，自己却不好跟入，那時她若從後門溜出，自己對街道不熟，勢必會被她溜掉……

他這個憂慮，果眞猜中了。

只見那沈七姑走到一座大門第的門口，忽然折身閃了進去！

俞立忠趕緊擋住一個行人問道：「請問那座紅漆大門的人家戶主是甚麼人？」

那行人順着他的手指掉頭望去，答道：「那是胡捕頭的家！」俞立忠道了謝，立即往後街奔來。開窰子，仰仗捕頭之處甚多，所以沈七姑認識衙門捕頭可說是很自然之事，退一萬步說，如果胡捕頭也是老山主的部下，那也一樣，沈七姑除非不再出來，要來便一定是由後門！

幸而附近的大街小巷並不如俞立忠想像之複雜，是以他當機立斷，立刻往胡捕頭家的後面奔來。

胡捕頭家的後門，是一條黑暗的小巷，俞立忠閃身疾入，在一處可掩蔽身形的牆角蹲下來。

果然，約莫盞茶工夫之後，胡捕頭家的後門「呀！」的一聲開了，兩條黑影隨之走出，前者身材瘦小，分明是沈七姑不錯，後者身材高大，也許即是胡捕頭，只見他舉手搭住沈七姑的肩頭，輕笑道：「別忙着走，讓我親一親！」

沈七姑輕輕移開他的手，脆笑道：「胡大爺別開玩笑，老身人老珠黃了啊！」

胡捕頭一把抱住沈七姑的腰肢，嘻嘻笑道：「妳才不老，人說三十如虎，四十如狼，老子就喜歡狼虎！」

沈七姑半推半就地道：「快放手，讓人撞見了，多不好意思！」

胡捕頭緊緊抱住不放，笑道：「這條巷子沒有人，妳放心！」

沈七姑惱笑道：「眞是的，老身確實有急事，你放了老身吧。」

胡捕頭道：「親個嘴便讓妳去！」

沈七姑急着要走，無奈之下，只得仰臉道：「好，你快親！」

胡捕頭登時嘴如雨下，直把個鴇母沈七姑親得「嗯嗯唔唔」的呻吟起來。

良久之後，雨過天晴，胡捕頭意猶未足，仍摟着她不放，輕聲道：「我的甜心，這後門內有一間柴房……」

沈七姑頓足道：「不成，老身非走不可了！」

胡捕頭依依不捨的鬆手放開她，道：「那麼，明晚我會去百花閣，妳可不許避不見面！」

沈七姑點頭道：「好，老身等着你便了。」說完，匆匆走了。

她走向俞立忠躲藏的這邊巷子，因走得急故未發現俞立忠藏身於牆角，俞立忠容得她走出巷子後，方又悄悄尾隨上去。

但見她低頭疾行，拐彎抹角，最後竟走出了北城門！

黑夜裏，城外行人稀少，是以她一出城門，立時放開脚步，向前疾奔。

俞立忠避開官道不即不離的跟着，一面暗忖：「看她急急如喪家之犬，到底她是欲去會晤老山主抑或是自家要逃命？」

他覺得後者的可能性較大，因爲沈七姑只不過是「百花閣」的鴇母，其地位尚在分舵主之下，誠如她向師父所說的話——你是「百花閣」的主人，這幾天你和老山主接觸的比我多，你都不知老山主的去向，我怎會知道？是故，俞立忠認爲此番跟踪沈七姑大概不會有多大收穫，但想是這樣想，他仍決定遵照師父的囑咐——跟踪到底！半個時辰後，他跟踪沈七姑來到波濤滾滾的黃河邊上！

噫，她要過河？假如是的話，那可糟了，夜間渡船不多，自己未曾易容，自不能跟她同乘一船，但若慢她一條船，等自己上岸時，不知她跑往那裏去了？

俞立忠正感爲難之際，忽見那站在河岸邊的沈七姑右手一揚，一縷烟火冲空射起，接着「叭！」的一聲，四丈高空爆出了一朵火花！啊，她發出了暗號！如此看來，她是來會晤老山主而非在逃命了！

俞立忠一見之下，心中又喜又憂，喜的是：斷了綫索的敵踪又已得到，憂的是：老山主必是在河中某一船上，當他把沈七姑接上船後，開船一走，自己如何繼續跟踪呢？這個憂慮，在一艘黑船出現在他眼底下之時，便告消失了！

是的，一艘黑船，正慢慢向河岸靠過來！

（未完）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